

玉女黄衫

第十一章 初戏群魔

静等三人去远，孟红绡与黄慕枫方自纵出藤蔓，商量怎样去往“万劫门”前窥探之计。

黄慕枫摇头一叹说道：“想不到除了北天山的‘玄冰老魅’、‘玉雪书生’、萧九寒师徒以外，还有什么大雪山的‘鬼手天尊’、‘百变无常’、郝大风师徒，也要与‘万劫’一派互相勾结！群魔乱舞，魑魅搏人，行见那一场将于四月初四日召开的‘万劫大会’之上，不知要有多少豪侠英雄，遭逢劫数！”

孟红绡秀眉微蹙说道：“据所闻所见，不仅‘黄衫红线’庞真真未曾陷身‘万劫魔宫’，连顾青枫也似尚未赶到呢？”

黄慕枫笑道：“也许顾青枫兄已到野人山，只因人单势孤，藏在暗中窥探！我们还是赶紧准备一下，去往‘万劫门’前，参观大雪山、北天山、野人山三派歃血定盟之会，或可得知究竟？”孟红绡笑道：“我们要去便去，还要作甚准备？”

黄慕枫笑道：“我们此去，极有可能败露行藏，要与什么‘玉雪书生’、萧九寒、‘百变无常’、郝大风以及万劫群魔等，较量几手！”孟红绡点头说道：“我们既然想探听究竟，争斗之事，在所难免！但几位老魔头为了应付‘万劫大会’，均正闭关练功，剩下一干小魔，未必能拦阻得住我与枫弟全身而退！”

黄慕枫笑道：“我不是顾虑安全，而是顾虑红姊应否暴露真实身份。”

孟红绡含笑说道：“既然难免动手，又怎么能掩饰得住本来面目？”

黄慕枫目注孟红绡道：“红姊化装易容以后，对方就认不出你是‘紫清玉女’孟红绡了！”

孟红绡失笑说道：“枫弟倒说得轻松，这样仓卒之间，叫我怎样易容易服？”

黄慕枫道：“小弟身边带有替换男装，红姊只要不嫌肮脏便可使用。”

孟红绡道：“纵然易着男装，但对我这副尊容，又怎样打发？万劫群魔统统认得我呢！”

黄慕枫伸手怀中，取出一只白玉小瓶，白瓶内倾出一粒紫色丹药，递与孟红绡，含笑说道：“这是一位武林狂人在临终之际送给我的‘易容丹’，红姊拿去以清泉化开，涂在脸上，包管即使遇见了‘中条剑客’顾青枫兄，也认不出你是他的梦里佳人‘紫清玉女’！”

孟红绡低头目注掌中所托的紫色丹药，微作踌躇！

黄慕枫猜出她的心意，说道：“红姊尽管使用，事后定让你恢复绝代容光，天人姿态！”

孟红绡接过衣药等物，寻了一处僻静所在，遵照黄慕枫所说，换装易容以后，果然变成了一位神情潇洒，但却面容丑怪的青衫书生！

黄慕枫等待孟红绡返回，看她几眼，拊掌大笑说道：“红姊，你这脸上如今又紫又青，真倒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紫清玉女’！”

孟红绡苦笑说道：“枫弟，你把我作弄成这副模样，倘若‘复容丹’无效，可真糟透了呢！”

黄慕枫笑道：“小弟天大的胆也不敢作弄红姊，红姊如果不放心，此时便请试试‘复容丹’的灵效如何？”

孟红绡摇手说道：“何必如此糟蹋灵药？我相信枫弟就是！”两人一面谈笑，一面提气轻身，向百丈坪头的“万劫门”前驰去！

二人在驰向百丈坪途中，孟红绡含笑问道：“枫弟，你那‘易容丹’及‘复容丹’，是哪位武林异人临终所赠？”

黄慕枫笑道：“是……”

一个“是”字才出，忽又蹙眉住口，想了一想说道：“此事尚未到宣布时期，红姊能不能原谅我暂且不答？”

孟红绡生性极其冲和恬淡，素来不愿强人所难，闻言遂微笑点头，不再追问，与黄慕枫提气轻身，向百丈坪“万劫门”赶去！

“百丈坪”顾名思义，自是一片广大石坪，石坪背山之处，建筑了一座金碧辉煌的“万劫魔宫”，宫前四五十丈，则建筑了一座高大牌楼，牌楼上赫然横题着震慑江湖的“万劫门”三个大字！

“万劫”两字，漆作朱红，“门”字仍是金色，可见“瑶池使者”毕金环尚未能寻得“天下第一狠心人”，把他剜心沥血！

门下十三白骨圆环之中，并未悬挂业已遭害的“瞽目诸葛”苗平及“黑蛇教主”谢云之的人头，却悬着十三只精致宫灯，照耀得“万劫门”附近，颇为明亮！

当时是在元宵左右，月被云遮，清光难透，偌大的“百丈坪”上，除了“万劫门”下所悬的十三盏宫灯及远远“万劫魔宫”中的星星灯火以外，便是一片沉沉黑暗！

孟红绡、黄慕枫赶到此处，恰值三四名执役侍者在“万劫门”下摆设好了香案等物，回转“万劫魔宫”去请代表“万劫魔主”的“瑶池使者”毕金环、代表大雪山“鬼手天尊”的“百变无常”郝大风暨代表北天山“玄冰老魅”的“玉雪书生”萧九寒前来结盟换帖！

黄慕枫一看周围景物，不禁向孟红绡蹙眉说道：“红姊，你看这百丈坪上光秃秃的，连半株树木全无，却叫我们藏身何处？”

孟红绡想了一想说道：“反正我们打算与这干魔头较量较量，即令败露行迹，亦自无妨，只求暂时隐身，多听一些背后之言便可！”

说到此处，伸手一指那座“万劫门”，又复笑道：“那‘万劫门’满悬宫灯，门下虽然明亮，门上却更觉黑暗，我们藏身其间，岂不甚好？何况一般人心理，都是防远不防近，‘瑶池使者’毕金环等既想不到会有外人掩来，更想不到人就藏在他们头顶之上！”

黄慕枫点头笑道：“红姊此议极妙，我们动作要快些，倘若‘瑶池使者’毕金环等一出‘万劫魔宫’，就来不及了！”

一面低声发话，一面身形疾闪，宛如燕影轻飘般的，便已纵到了“万劫门”上！

黄慕枫对他所擅的轻功素极自诩，人到“万劫门”上，方想回头招呼孟红绡赶来，耳边却已听得孟红绡清柔的语音，低声笑道：“枫弟，这根横梁极巨，我们卧身其上，尽有余裕，下面情景，亦可一目了然，倒是个颇为理想的所在呢！”

黄慕枫见自己分明先行纵身，却比孟红绡后到，不由大吃一惊，钦服无已，摇头叹道：“红姊，你这身超绝轻功，委实令小弟望尘莫及！”

孟红绡笑道：“枫弟何必太谦？我也不过比你早半步而已！”

黄慕枫正欲再说，孟红绡忽然向他微一摇手，俯卧在那“万劫门”的粗

巨横梁之上！他如今已对孟红绡的耳力由衷钦服，见状知有人来，遂赶紧随同卧倒。

二人身形刚刚伏卧梁上，“万劫魔宫”之内，果然出现两行珠灯，簇拥着七八个男女魔头，向“万劫门”前缓缓走来。

人影渐近，语音可闻！

孟红绡耳目之力，大异寻常，老远便即看出除了两旁提珠灯的八名侍者以外，当中互相笑语的男女魔头，共有七人！

七人之中，五人均曾相识，其余一男一女，则从未见过！

相识的五人，是“瑶池使者”毕金环、“餐霞使者”卫芳华、“拘魂使者”池中龙、“桃花使者”连城玉等“万劫四魔”以及适才前山所见“北天山玄冰老魅”的大弟子“玉雪书生”萧九寒！

至于那从未见过的一男一女，男的身着黑色长衫，脸带故意制作得极为可怖的人皮面具，显然必是“大雪山鬼手天尊”派来的“百变无常”郝大风，女的则与“万劫群魔”穿着同样彩衣，好像是“万劫魔主”新收的弟子。

这男女七人缓步而来，互相笑语，业已走到“万劫门”下，果然均对梁上藏人之事毫未发觉！

“瑶池使者”毕金环走到香案之前，含笑向“百变无常”郝大风、“玉雪书生”萧九寒说道：“郝、萧二位师兄，请来拈香！”

“玉雪书生”萧九寒应声笑道：“毕师姊乃是此会主盟，自应先行拈香，小弟与郝兄随后便了！”

毕金环摇头笑道：“大雪山‘鬼手’门下，北天山‘玄冰’门下，与野人山‘万劫’门下，自此三派一体，祸福与共，何分主从？两位师兄既然如此谦逊，我们便一齐拈香，歃血饮酒！”

说完便与郝大风、萧九寒一同拈香默祷，刺指滴血，和酒而饮！

喝完血酒，再把“万劫魔主”、“鬼手天尊”、“玄冰老魅”名帖，互一交换，便算结盟完毕！

毕金环吩咐撤去供案，此时长空乌云尽散，蟾魄流辉，百丈坪头，景色清绝！

孟红绡、黄慕枫见云消月出，知道不能久藏，遂互以“蚁语传声”商议，决定选择适当时机，现身一斗群魔，考验考验自己的功力！

“拘魂使者”池中龙像是与那“百变无常”郝大风颇为投缘，手指远山岚影，微笑说道：“郝兄，这百丈坪头的景色，不论日夜，均颇清幽，郝兄如无要事，大可在此盘桓几日！”

“百变无常”郝大风以一种低如鬼啸的难听话音答道：“多谢池兄美意，但郝大风奉我师傅之命，要到九疑山三元帮一行，只好事毕以后，再来领教的了！”

“瑶池使者”毕金环闻言笑道：“郝兄要去三元帮则甚？”

“百变无常”郝大风阴森森地一笑说道：“我师傅昔年与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曾有嫌隙，故而命我设法盗取庞千晓的‘翻天三宝’，以便在‘万劫大会’之上对他加以羞辱！”

“瑶池使者”毕金环蹙眉说道：“郝师兄这桩任务恐怕不易完成，因为不仅‘翻天怪叟’庞千晓武学绝世，他更对‘翻天三宝’极为珍视，镇日亲身携带，却是如何下手？”

“百变无常”郝大风说道：“我师傅说是万一对方‘翻天三宝’不能下

手，便设法把庞千晓的独生爱女‘黄衫红线’庞真真掳回藏边大雪山去。”

“桃花使者”连城玉银牙紧咬，冷笑一声说道：“庞真真那丫头亦不好惹，何况如今是否尚活在世上？也不得而知。”

郝大风目注“桃花使者”连城玉，愕然问道：“连师姊能否说得详尽一些？”

连城玉指着自已断去半截的手臂，咬牙说道：“我与我池四师兄去往怀玉山阴风峡左近，寻找顾青枫、庞真真报仇，却只遇上庞真真一人，凭她的技艺，自然非我之敌，谁知这贱婢竟拼着两败俱伤，发出两粒‘火孩儿’邬赤所炼的‘三离霹雳弹’，当时巨响震空，天崩地裂之下，池师兄先为烈火灼昏，我则断去一臂，但我在神智昏迷之前，瞥见庞真真也自满面鲜血，缓缓倒地！”

郝大风方自哦了一声，连城玉又复说道：“等我与池师兄悠悠醒转，庞真真业告踪影全无，只剩下她所着的黄衫在地！她若死去，尸首何往？她若未死，则怎会不在离去之时把我与池师兄就便加害，故而此女生死，迄今成谜，听说她爹爹‘翻天怪叟’庞千晓也已得闻噩耗，正传令三元帮所有分坛，全力搜查庞真真的生死存亡及身落何处？”

“玉雪书生”萧九寒听到此处，故意向“桃花使者”连城玉卖好示情，微笑着说道：“连师姊，那‘黄衫红线’庞真真死了便罢，若是未死，萧九寒必然设法砍下她两条手臂，替你报仇雪恨！”

连城玉闻言，秋波一转，眼风连抛，媚笑说道：“萧师兄如此盛情，小妹先行谢过，但庞真真贱婢的‘三离霹雳弹’霸道无伦，萧师兄万一与她狭路相逢，千万要小心呢！”

黄慕枫潜听至此，以“蚁语传声”功力向孟红绡问道：“红姊，我们要不要动手？顾青枫兄的踪迹迄今未见，可能不会来了！”

孟红绡答道：“我们现身斗斗他们也好，这干魔头的猖狂神态，实在令人看得生气！”

黄慕枫听孟红绡同意一斗群魔，不禁高兴得自“万劫门”横梁之上翻身坐起，仰天长啸！

这声突如其来的长啸，果把“万劫门”下的一干魔头大大吓了一跳，齐自功力潜聚，双掌护胸，抬头向上观看！

百丈坪头月光如水，只见“万劫门”的横梁之上，坐着两条人影，指点烟岚，互相谈笑，根本就未把门下群魔看在眼内！

“百变无常”郝大风首先阴森森地向“瑶池使者”毕金环冷笑问道：“来人是谁？怎的如此大模大样？”

“瑶池使者”毕金环又惊又怒之下，目注“万劫门”上，只见这两条人影，一着黄衫，一着青衫，虽然人在暗中，面目难辨，但从那非凡气概及英挺风神看来，似是两位少年人物！

她凶心一动，先以“蚁语传声”功力向“拘魂使者”池中龙暗暗 317 说道：“池四师弟，你自‘拘魂幡’被毁以后，所练的‘蝙蝠神针’极为灵妙难防，在对方下来答话之时，悄悄出手！”

“拘魂使者”池中龙冷哼一声，伸手入怀，毕金环异常得意地目注孟红绡、黄慕枫，傲然笑道：“来人是哪路朋友，怎的还不下来？难道真要我毕金环施展‘诸天罡气’飞身迎客么？”

黄慕枫闻言，与孟红绡互看一眼，双双飘身落地，并以他那沙哑的嗓音

晒然不屑地说道：“‘诸天罡气’四字，只能吓唬吓唬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井底蛙之辈，在我们弟兄眼内，却不值一笑，你们集‘玄冰’、‘鬼手’、‘万劫’三派人物的眼力，难道还看不出我弟兄的宗派来历么？”

“拘魂使者”池中龙在黄慕枫一面飘身落地，一面晒然发话之间，便已料准对方的位置，悄无声息地暗向背后掷出两只“追魂铁蝠”！

他这“追魂铁蝠”，又名“蝙蝠神针”，制造得极为灵巧，与普通蝙蝠毫无二致，以特殊手法发出，回环飘荡，满空乱飞，因无一定路线，遂令人绝难闪避，蝠口中含有寸许小针，针系寒铁所铸，无坚不摧，专破各种内家气功，并具有见血封喉的奇毒！

“拘魂使者”池中龙计算得极为精确，黄慕枫、孟红绡刚刚身形落地，那两只“追魂铁蝠”，也刚在他们面前，翩翩掠过！

百丈坪气候温暖，虽然时值正月中旬，但冬眠蝙蝠已醒，正有不少“吱吱”怪叫地飞舞夜空，真蝠假蝠之间，越发叫人难以分辨！

那两只“追魂铁蝠”分明业已掠过孟红绡、黄慕枫面前，但忽然电疾折回，迅速无比地分向二人心窝射到！

孟红绡如今功力之高，虽不自知，但耳目聪明，迥超流俗！“追魂铁蝠”才一折回，即被她发现有异，施展了一式“大罗手”中的“天女拈花”，便把那只“追魂铁蝠”以拇食中三指轻轻拈住！

“追魂铁蝠”入手以后，孟红绡才知不是天生怪蝠，竟是人力暗器，不由向黄慕枫急急叫道：“枫弟小心，这不是蝙蝠，而是对方所发的恶毒暗器！”

黄慕枫剑法极好，但其他功力，则比孟红绡逊色多多，如此变生顷刻之下，虽已听得孟红绡发话警告，也告措手不及，被那“追魂铁蝠”蝠口所含寒铁毒针，打中胸前“七坎”死穴左近！

池中龙见孟红绡拈取自己“追魂铁蝠”的手法那等灵妙，不禁大吃一惊，但旋见黄慕枫已被打中，遂轩眉狂笑说道：“我这‘蝙蝠神针’，专破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横练以及各种内家气功，无坚不摧，见血封喉……”

话犹未了，黄慕枫已笑吟吟地伸手自胸前黄衫之上起下那只“追魂铁蝠”看了一眼，遂随意掷向“拘魂使者”池中龙，晒然说道：“你别吹牛，这样一只小小蝙蝠，哪会有你所说的如许威力！”

原来黄慕枫居然也会回旋飘荡手法，眼看那只“追魂铁蝠”业已掷到“拘魂使者”池中龙面前，却突地一翻一斜，转对站在池中龙身旁的“百变无常”郝大风眉心飞去！

“百变无常”郝大风惊愕之下，忙一偏头，只听“刷”的一声，险煞人的，被那“追魂铁蝠”的右翼，擦着耳边掠过！

这样一来，不仅“拘魂使者”池中龙浓眉深锁，满面飞红，连孟红绡心中也觉得十分奇怪！

因为孟红绡拈住“追魂铁蝠”以后，目光微瞥，便看出蝠口短针确系上好寒铁所铸，并还色带暗蓝，显有剧毒！黄慕枫胸前要害分明已被打中，怎会毫不在乎，安然无事？

众人方自疑怀难释，“瑶池使者”毕金环因看出来者不俗，遂发话问道：“两位怎样称呼？来我百丈坪‘万劫门’前何事？”

黄慕枫目光一转，仍以他那沙哑的语音诚心挑衅地傲笑说道：“彼此风来水上，云度寒塘，何必留甚名姓？你如真要称呼，便叫我‘降魔郎君’，叫他‘荡魔秀士’便了！”

“瑶池使者”毕金环听得心头腾火，冷笑说道：“照尊驾这种外号看来，你们是特到‘万劫门’前降魔荡魔的了？”

黄慕枫狂笑道：“降魔之期，要到四月初四，我们仅是随意闲游而已！常言说得好！‘风月无今古，林泉孰主宾’，难道你们在此盖了一座‘万劫魔宫’，便不许别人走进野人山百丈坪么？”

“瑶池使者”毕金环深觉对方词锋犀利，咄咄逼人，令自己颇难还口，遂只好晒然冷笑说道：“你们虽有降魔愿望，荡魔心肠，却恐怕道行太浅，缺少一些服魔手段？”

黄慕枫笑道：“道浅则潜心修道，魔来则拔剑降魔！”

“玉雪书生”萧九寒针锋相对地接口说道：“常言说得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黄慕枫目闪奇光，扬眉笑道：“你便是个百丈巨魔，我只要一拔霜锋，也将砍作无数寸段！”

那位面目姣好、神情淫荡的陌生彩衣女子，闻言笑道：“你狂了这大半天，怎不拔剑试试？”

黄慕枫目光一注这陌生彩衣女子，发话问道：“姑娘何人？虽然身着‘万劫魔衣’，但‘万劫魔宫七使者’中，好像却无你在内！”

那长相最难看的“百变无常”郝大风，阴森森地说道：“你即使不认得新被‘万劫魔主’收归门下的‘荡魄使者’，总应该听说过‘方外三凶’四字！”

黄慕枫哦了一声，重又打量了那陌生彩衣女子几眼，恍然笑道：“原来你是‘方外三凶’中，死剩下来的‘荡魄尼姑’妙真，如今装上了一头假发，倒真叫我认不出你的庐山面目了！”

“桃花使者”连城玉忽然听出了一些疑窦，目注黄慕枫问道：“你怎会认识我们‘万劫魔宫七大使者’？”

黄慕枫被连城玉问得一怔，但随即傲笑答道：“本郎君既有‘降魔’之号，自然慧镜高悬，无魔不识！”

说完，偏头笑向孟红绡说道：“‘荡魔秀士’，今夜野人山百丈坪头，除了‘万劫魔主’、‘玄冰老魅’及‘鬼手天尊’等三个老魔不在以外，倒也可算群魔乱舞！你我何妨且拿这些魔崽子们试试降魔手段，荡魔神功！也好让他们尝尝滋味，归报老魔，赶快刻苦修为，免得使我们在四月初四的‘万劫大会’之上，斗得太不过瘾！”

孟红绡微微一笑，未曾答话，因为她知道眼前七位男女群魔中，除了“百变无常”郝大风一人深浅未悉以外，其余个个是好手！黄慕枫所擅的剑法虽然威力甚强，但人数多寡悬殊，倘若吹嘘太过，万一难敌落败，岂不弄得灰头土脸，无法收拾？

这时“玉雪书生”萧九寒仗恃一身“玄冰神功”，意欲人前卖弄，遂缓步向前，目注黄慕枫，微笑说道：“在下北天山‘玄冰’门下‘玉雪书生’萧九寒，愿意领教领教‘降魔郎君’的降魔手段！”

他一面发话，一面却借着这发话之间，向黄慕枫暗暗吹出两口无形无声的“玄冰真气”！

黄慕枫身有异宝，毫无所惧，但头脸手足等处却感觉一阵酷冷寒气排空涌到，几乎令人难以禁受！知道定是“玉雪书生”萧九寒弄鬼，遂在微微一颤以下，意欲提聚丹田真火予以抵御！

孟红绡灵慧无比，冷眼旁观，看出一些端倪，遂施展“妙音神功”中的“万妙清音”，向黄慕枫笑道：“‘降魔郎君’，这位‘玉雪书生’萧九寒乃是北天山‘玄冰老魅’的衣钵传人，一身‘玄冰神功’发诸无形，非同小可，你不要过份托大，被人冻得骨髓成冰，那才是大笑话呢！”

孟红绡的“妙音神功”能够择人而施，这几句说儿，别人听在耳中并无异状，但黄慕枫闻之，却百脉舒泰，如浴春风，手足头脸之间，哪里还感觉得出丝毫寒意？

他知道孟红绡暗中相助，趁势越发卖狂地大笑道：“‘荡魔秀士’，你不要替我担心，郎君自有凌云气，哪怕人间冰雪寒？我倒真想多领略一些北天山‘玄冰’门下的无形暗算手段！”

“玉雪书生”萧九寒所施展的“玄冰真气”极为厉害，且两次均系吹向对方心窝，但对方不仅毫无所惧，反倒笑语从容地揭破自己所施的凶谋，不由暗吃一惊，遂潜聚功力，准备发出看家绝学“玄冰神掌”！

故而黄慕枫语音才了，“玉雪书生”萧九寒便抱拳笑道：“好一个‘郎君自有凌云气，不怕人间冰雪寒’，萧九寒敬请赐教几招武林绝学！”

他因秉性阴毒，平生最喜暗箭伤人，遂在微一抱拳之间，又把所练的“玄冰神掌”，化为几缕阴寒彻骨的无形劲气，自指尖发出，分袭黄慕枫胸前各大要穴！

黄慕枫直等寒气上身，方始警觉，微退半步，心内一惊，暗想自己若非身着两件罕世异宝，足以阻挡任何掌力暗器，岂不早就遭了此人毒手？

又惊又怒之下，杀气忽生，伸手肩头，“呛啷”微响，撤出了青铜长剑！

“玉雪书生”萧九寒见自己暗用“玄冰神掌”，居然又告无功，不由大吃一惊，暗想这位自称“降魔郎君”的黄衫丑汉，莫非不是血肉之躯？否则自己威力极强的师门绝学，怎会对他连连失效？

疑诧之间，见对方剑已出鞘，遂也把双眉一剔，冷冷问道：“尊驾要动兵刃？”

黄慕枫大笑说道：“阁下怎的如此健忘？方才我不是早已说过，‘魔来则拔剑降魔’！”

萧九寒冷笑一声，探手雪白儒衫之内，取出一条由十数枚雪亮的钢环连锁而成，并有龙头龙尾的奇形兵刃！

黄慕枫见他这条奇形兵刃仿佛太长，竟达六尺左右，遂知必有特殊手法！否则软兵刃如此长度，施展起来，定然不便！

果然萧九寒手握钢环中央，把那两端的龙头龙尾分垂于地，目注黄慕枫，冷笑说道：“尊驾可曾见过萧九寒这条兵刃？”

黄慕枫横剑当胸，傲然笑道：“兵刃可随自己心意打造，有何足诮？本郎君胸中自有惊人之学，能凭一剑荡群魔……”

语犹未了，“玉雪书生”萧九寒便即晒然说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贼，休要如此张狂！凭你那三尺凡铁，决难在我这既名‘七巧飞龙索’，又号‘夺命十三环’的无边威力之下，逃得过三十照面！”

语音方住，右手已扬，一阵摄人心魂的钢环脆响起处，龙头龙尾齐飞，龙头撞向“玄机”，龙尾袭向“期门”，左手并指遥点“丹田”，居然在这一刹那间，分攻黄慕枫上中下三处要穴！

黄慕枫虽有自恃，却也颇对这“玉雪书生”萧九寒发招之速、手法之妙及攻敌之狠，暗暗惊心！肩头微晃，以一种奇妙的步法退出数尺，但身形才

退即进，乘着萧九寒正在收招换式之间，青铜长剑震腕发力，幻出朵朵剑花，攒刺而到！

旁观的“百变无常”郝大风，见了黄慕枫这招剑法，低低咦了一声，像是有所惊诧。

“玉雪书生”萧九寒既已抢先出手，哪甘一开始便被对方平反先机，遂也施展出一种奇妙手法，右手微松，改握龙头，内劲一凝，龙尾忽向上飞，带着闪闪钢环，直向黄慕枫剑身缠去！

黄慕枫怎肯令手中长剑被“玉雪书生”萧九寒那条既名“七巧飞龙索”，又号“夺命十三环”的奇异兵刃缠住？青铜剑微缩即展，幻成一片如海剑光，着地卷到！

“玉雪书生”萧九寒见对方撤招换式，又快又妙，不由也自微吃一惊，正要尽展自己这条独门兵刃的奥妙之处，与黄慕枫放手一搏，忽然一条人影轻如燕掠闪到，并响起“百变无常”郝大风阴森森的语音说道：“萧兄可否请暂时停手？小弟有话，要想问问对方！”

萧九寒飘身五尺，微笑说道：“郝兄尽管问，等你问完以后，我再让这狂妄小儿，见识见识‘夺命十三环’的真正滋味！”

“百变无常”郝大风目光俨如冷电，在黄慕枫身上来回一扫！

黄慕枫不悦问道：“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这样看我则甚？”

“百变无常”郝大风不以为忤地冷冷答道：“我要看看你究竟是三元帮中的什么人物？”

黄慕枫冷笑说道：“你凭什么竟指我与三元帮有深切关系？”

“百变无常”郝大风阴森森地一笑说道：“你方才与‘玉雪书生’萧九寒兄动手之际，第一招‘万蜂归巢’，是‘翻天怪叟’庞千晓家数，第二招‘铁锁横江’，是铁剑真人手法，难道与三元帮的关系还不深厚？”

黄慕枫静听“百变无常”郝大风说完，不由双眉一轩，仰天狂笑！

“百变无常”郝大风觉得他那沙哑的笑声异常难听！遂自蹙眉问道：“你这样狂笑则甚？难道我对你那两招剑法看错了么？”

黄慕枫晒然道：“你对我那两招‘万蜂归巢’、‘铁锁横江’，看得虽然不错，但却不知我对当世各大剑术名家的各种剑法，无所不通。”

“百变无常”郝大风摇头不信说道：“我不信你有如此博学？”

黄慕枫傲性忽发，手中青铜长剑一抖，漫空全是剑花错落！

“百变无常”郝大风咦了一声，说道：“你果然懂得不少，这招‘北斗垂光’，颇有几分已故名剑客‘中条逸士’焦大先生的‘天遁剑法’的味道！”黄慕枫见自己的招术又被对方识破，颇觉不服，右臂微伸，长剑平平一扫，在空中横铺一片寒光剑雨，又复问道：“你再认认看，这是什么家数？”

“百变无常”郝大风应声答道：“这一招名称颇美，叫做‘流水落花’，看似平淡，其中却藏有三种变化煞手，是北海青萍宫主人‘海天剑圣’展青萍的手法！你如果不再会用别的剑法，我郝大风已可点破你的来历！”

黄慕枫怒道：“谁说我不会别的剑法？”

语音方了，长剑立抖，这回却是四招连发，剑光如海，剑影如山，隐隐风雷，如挟天风海雨，威势凌厉已极！

“百变无常”郝大风看完黄慕枫这四招剑法以后，不禁蹙眉自语说道：“奇怪，奇怪！”

黄慕枫嘿嘿冷笑道：“奇怪什么？大概我这四招剑法，你从来未曾见

过？”

郝大风目射冷光，扬头傲笑答道：“谁说未曾见过？这是钓鳌居士‘风云雷雨’四四一十六式中的‘舞雪凝冰’，‘彩霞练水’，‘斜鞭紫电’，‘泼火清尘’四招绝学！”

这时“瑶池使者”毕金环等万劫群魔及“玉雪书生”萧九寒，均为黄慕枫施展的精妙剑术所惊，知道无怪来人口出狂言，果然身负绝学，不是寻常俗手！

黄慕枫接连施展五位名剑客的惊世绝招，均被“百变无常”郝大风所识破，不由也颇惊愕地发话问道：“你究竟认识多少剑法？”“百变无常”郝大风仰天狂笑说道：“当世中有名剑法，我郝大风无所不识！”

这一句狂言，激动了温和娴静的孟红绡，青衫微飘，举步上前，自黄慕枫手中接过青铜长剑，随意施展一个剑式，含笑问道：“请教郝朋友，我这招‘莲台法雨’，是什么剑法？”“百变无常”郝大风愕然凝目，蹙眉不语！

黄慕枫冷笑着说道：“你刚才不是大发狂言，如今怎的不说话了？”

“百变无常”郝大风无可奈何地强辩说道：“我只说凡属当世中有名剑法，无所不识！像他这种自创俗招，哪里能够知道许多？”黄慕枫仰天狂笑，哧了一声，说道：“我把你这不识羞耻的丑鬼！‘荡魔秀士’方才这招剑法，比我所施展的‘翻天怪叟’庞千晓、铁剑真人、‘中条逸士’焦大先生、北海青萍宫主人‘海天圣剑’展青萍及钓鳌居士等五大名家绝学，还要有名气得多！你却认做他自创俗招，岂不令人齿冷？”

“百变无常”郝大风竟能忍受黄慕枫的冷嘲热讽，毫不动怒，直等静静听完，方似触动灵机地阴阴一笑，点头说道：“你说得不错，方才我确实有点走眼，但如今却真正猜出来了！”黄慕枫哪肯相信？扬眉问道：“你说说看！”

“百变无常”郝大风笑道：“我们可否借此打个赌儿？”黄慕枫认为“摩诃剑法”除了孟红绡以外，无人能识，遂点头说道：“要赌便赌，我们以什么作为赌注？”

郝大风笑道：“我若猜得不对，大雪山‘鬼手’一派退出联盟，不参与‘万劫大会’！”

黄慕枫点头说道：“这个赌注不错，也很别致，但你若猜对，又要我们如何？”

郝大风笑道：“我若猜对，请你们立刻离开这‘万劫门’前，不要扫了我新结盟的兄弟姐妹们的清谈雅兴！”

孟红绡也不相信这“百变无常”郝大风能猜出自己所施展的“摩诃剑法”，遂接口笑道：“我们便是如此决定，尊驾请猜！”郝大风嘴皮微动，突然施展“蚁语传声”功力，向孟红绡及黄慕枫说道：“你方才施展的那招‘莲台法雨’，是‘荡魔宝录’所载三种旷代绝学之一‘摩诃剑法’！”

孟红绡悚然一惊，眉头双蹙，一丝奇异的啸音，突然徐徐发出！

这丝啸音并不高亢，也不猛烈，只是含着一片祥和天机，但却使“万劫”、“鬼手”、“玄冰”三派等七位男女魔头，心中感觉一阵迷惘！

“万劫门”下十三白骨圆环之中所悬的十三盏宫灯，也倏然一齐熄灭！

孟红绡的啸声，持续不久，便告收歇！

“万劫”、“鬼手”、“玄冰”三派男女群魔的心头迷惘，亦均随之消除！

十三盏宫灯，也由执役侍者重新点起！

但“万劫门”前，夜沉沉，空荡荡，静悄悄，却哪里还有自称“荡魔秀士”与“降魔郎君”的孟红绡与黄慕枫的丝毫人影？

“瑶池使者”毕金环向“百变无常”郝大风讶然问道：“郝兄还未猜测，来人怎已认输遁走！”

“百变无常”郝大风笑道：“我因无十成把握，遂用‘蚁语传声’功力，向那自称‘荡魔秀士’之人耳边悄悄悦了一句话儿，谁知居然懵对？竟使他们认输遁走，省了不少周折！”

“拘魂使者”池中龙问道：“郝师兄是怎样猜测？‘荡魔秀士’所施展的那招‘莲台法雨’，又似平淡无力？又似奥妙无穷？确难看出属于何宗何派！”

“百变无常”郝大风笑道：“我猜那招‘莲台法雨’，是‘荡魔宝录’所载三种旷代绝学中，与‘妙音神功’、‘大罗手’齐名的‘摩诃剑法’！”

“玉雪书生”萧九寒闻言失惊说道：“照郝师兄这样说来，那位‘荡魔秀士’竟是‘紫清玉女’孟红绡所扮的了！”

“桃花使者”连城玉摇头说道：“孟红绡业已落入‘苗疆双怪’手中，她怎生逃得出妙音公主与‘烈火太岁’呼延炳之手？”

“瑶池使者”毕金环想了一想，憬然说道：“可能，可能，真可能是‘紫清玉女’孟红绡！因为她临去一啸，啸声并不见奇，却能使我们心神迷惘，宫灯尽灭，除了‘荡魔宝录’中所载的‘妙音神功’以外，还有何种绝学具此威力？”

“桃花使者”连城玉蹙眉说道：“就算‘荡魔秀士’是‘紫清玉女’孟红绡所扮，那自称‘降魔郎君’之人，又是谁呢？”

“百变无常”郝大风笑着道：“根据他会用‘翻天怪叟’庞千晓、铁剑真人、‘中条逸士’焦大先生、北海青萍宫主人‘海天剑圣’展青萍及钓鳌居士等五位使剑名家的剑法一事看来，此人必与五大名剑极有关系，我听说‘中条逸士’焦大先生有位衣钵传人，叫做‘中条剑客’顾青枫……”

话犹未了，“餐霞使者”卫芳华接口说道：“郝师兄，你这回可猜错了！顾青枫身量与你仿佛，不像自称‘降魔郎君’之人那般矮小，语音也颇宽洪朗脆，不像‘降魔郎君’那般沙哑难听！”

“百变无常”郝大风哦了一声，目注“餐霞使者”卫芳华，微笑说道：“原来卫师妹与‘中条剑客’顾青枫熟识！”

卫芳华银牙一咬，满面杀气说道：“我恨不能食他之肉，寝他之皮，便他烧作飞灰，我也认得！”

“百变无常”郝大风又复问道：“卫师妹怎会与顾青枫结下这深仇恨？”

卫芳华脸上一红，嗫嚅难答！

“瑶池使者”毕金环知道卫芳华有所羞窘，遂为她解围地岔开话头说道：“郝师兄既然猜出那‘荡魔秀士’就是‘紫清玉女’孟红绡所扮，怎不当众叫破？免得被她轻易走脱？”

郝大风笑道：“一来我也不曾见过‘摩诃剑法’，并无十分的把握，只是根据‘降魔郎君’所说‘比五大名家剑法，还要有名得多’一语，试加推测！二来你我三位恩师均在闭关，不在目前，来人既是‘紫清玉女’孟红绡，则我们万一胜不过她得自‘荡魔宝录’之中的三种旷代绝学，暨‘降魔郎君’的精妙剑法，岂不反倒弄得灰头土脸？倒不如听任他们赌输遁走，等到‘万

劫大会’再决雌雄，比较来得稳妥！”

毕金环听他说得有理，只好含笑点头，“百变无常”郝大风遂向群魔告别，赶往湘南九疑山，独探三元帮，并与“拘魂使者”池中龙约好，归途过此再作畅聚！

“百变无常”郝大风走后，“桃花使者”连城玉以一双水汪汪的媚眼，向“玉雪书生”萧九寒不住连抛眼风，娇声含笑问道：“萧师兄，‘百变无常’郝大风郝师兄因有事在身，才匆匆赶往九疑山，你是否可以多与我们盘桓些日子？”

“玉雪书生”萧九寒本来是位色中饿鬼，花里魔王，闻言自然立即点头笑道：“小弟一无所事，便是在此等待参与‘万劫大会’也可！”

“桃花使者”连城玉听他这样说法，遂转对“瑶池使者”毕金环笑道：“大师姊，我们并非惧怯‘苗疆双怪’的武功，只是对于‘烈火太岁’呼延炳的霸道火器有些头疼！如今萧师兄既无要事，他所练‘玄冰真气’又正是烈火克星，小妹遂想请萧师兄陪我走趟高黎贡山烈火洞，试试能否把庄七师弟救出！”

毕金环听“桃花使者”连城玉要去营救七师弟“氤氲使者”庄梦蝶，夫归之情，自然不便拦阻，但自己亦对“玉雪书生”萧九寒的风流俊俏，颇为垂青，倘若连城玉与他同行，岂非是干柴烈火，一触即燃！自己……

思犹未毕，“玉雪书生”萧九寒也自笑道：“毕师姊请放心，小弟奉陪连师姊前去，一来可以设法营救庄梦蝶师兄，二来也可试试本门‘玄冰真气’是否能够克制‘烈火太岁’呼延炳的猛烈火器？以为‘万劫大会’预作应敌准备！”

毕金环见“玉雪书生”萧九寒也是这般说法，自更不便拦阻，但眼珠一斜，计上心头，向连城玉含笑说道：“营救七师弟之事，自属理所当然，但‘苗疆双怪’之内，不仅‘烈火太岁’呼延炳的一身火器猛烈无伦，连妙音公主也极难斗！我正想是否亲自陪同你们一行？……”

连城玉不等毕金环语完，便即接口笑道：“魔主恩师正在闭关，大师姊坐镇‘万劫魔宫’，何等重要，岂可擅离？加上高黎贡山距此甚近，小妹与萧师兄更不会狂妄硬来，只是伺机而动！大师姊真若慎重，便请再派卫三师姊与我们同去便了！”

毕金环暗想倘派“餐霞使者”卫芳华前去，岂不正好让“玉雪书生”萧九寒一箭双雕？遂在微一沉吟以后，点头说道：“加派一人也好，但我与卫三师姊尚欲商量其他要事，不如请池四师弟偏旁一行，他那‘追魂铁蝠’，或许能对‘苗疆双怪’构成相当威胁？”

“拘魂使者”池中龙恭身领命，“桃花使者”连城玉则猜透大师姊心意，微微一笑，未再多言，回转“万劫魔宫”，略为收拾用物，便与“玉雪书生”萧九寒、“拘魂使者”池中龙一同赶赴高黎贡山烈火洞，企图自“烈火太岁”呼延炳、妙音公主等“苗疆双怪”手中，营救“氤氲使者”庄梦蝶脱险！

他们此去自有一番紧张香艳的精彩经过，但须暂时慢提，先行表叙“紫清玉女”孟红绡及黄慕枫二人方面。

孟红绡与黄慕枫趁着眼前灯光齐灭，群魔心神并为“妙音神功”所惑之际，悄悄脱身，远离“万劫门”，驰到隔峰一片小松林中，方自驻足休息。

黄慕枫满心佩服地向孟红绡微笑说道：“红姊的‘妙音神功’委实奥妙无穷，实令小弟叹为观止，心崇不已！”语完未听孟红绡作声，黄慕枫诧然

看去，却见这位身怀旷代绝学的“紫清玉女”，正在仰视中天明月，秀眉微蹙，出神思索！黄慕枫重重叫了一声“红姊”，再复含笑问道：“红姊，你在想些什么？”

孟红绡手掠云发，缓缓道：“我有两件事儿百思不得其解，枫弟人甚聪明，何妨猜上一猜？”

黄慕枫笑道：“红姊的心事，不太难猜，第一件事定是系念那‘中条剑客’顾青枫，为何迄今未见踪影？”

孟红绡毫不掩饰地点头说道：“第一件猜得不错，第二件呢？”黄慕枫又笑道：“第二件事大概是弄不懂那位‘百变无常’郝大风，为何能识破我们所施展的各种剑法！”

孟红绡点头说道：“枫弟又猜对了，‘百变无常’郝大风能够认识你所施展的当代五大名剑客的剑法，虽已难得，尚不足过份惊奇，但他连我那‘莲台法雨’，也认出是‘摩诃剑法’，却真真怪异得不可思议！”

黄慕枫闻言，眉梢方自微剔，孟红绡又加解释说道：“因为那‘摩诃剑法’乃列在‘荡魔宝录’最后，我新近才得参悟，除了在祁连山峰头曾向枫弟演练以外，关于其中招式手法，连对顾青枫均未提过，怎会被那‘百变无常’郝大风到眼认出？”黄慕枫点头说道：“这确实是一桩不可思议的怪事！”孟红绡忽然向他注目笑道：“枫弟，我又想起第三件怪事！”黄慕枫想了一想，即摇头说道：“这第三件怪事，我却猜不出了！”

孟红绡摇头一叹，微笑说道：“‘当局者迷’之语，委实一点不错！”

黄慕枫失惊说道：“‘当局者迷’？红姊所说第三件怪事，难道指的是我？”

孟红绡含笑问道：“我以‘大罗手’拈住‘拘魂使者’池中龙所发的‘追魂铁蝠’以后，曾加审视，见蝠口短针，果是寒铁所铸，无坚不摧，并蕴剧毒！枫弟既被此物打中心窝，怎会安然无恙？”

黄慕枫哦了一声，说道：“这并不是什么怪事，因为我贴身穿了一件刀枪不入、掌力难伤的武林异宝‘桃花软甲’！”

孟红绡想不起这“桃花软甲”是何来历？不由又向黄慕枫探问，黄慕枫含笑答道：“小弟在一偶然机会之中遇上一位病已垂危的武林高手！”

孟红绡插口说道：“这位武林高手，莫非就是当世五大名剑之一的钓鳌居士？”

黄慕枫又赞道：“红姊真是冰雪聪明，那钓鳌居士因病已垂危，遂在他临终之前托我一件大事！”

孟红绡问道：“什么大事？”

黄慕枫答道：“他传了我‘风云雷雨’四四一十六剑式以及一件‘桃花软甲’，要我立誓访寻一位他久寻未得之人，代表钓鳌居士赠甲传剑！”

孟红绡笑道：“此人是谁？福缘真个不浅！”

黄慕枫大笑说道：“红姊真该为他一贺，他就是你朝思暮想，时刻挂在心头的枫哥哥呢！”

孟红绡愕然说道：“钓鳌居士要把‘桃花软甲’及‘风云雷雨’四四一十六剑式，指定你转传给顾青枫则甚？”

黄慕枫笑道：“钓鳌居士说是他在六诏山桃花沼旁，钓取“桃花鲛”时，曾遇顾青枫，惊为罕见奇材，匆匆传了‘风云雷雨’四招剑法，并约请顾青枫有暇时前往东海钓鳌矶，再传其余一十二式！谁知钓鳌居士返回东海，把

‘桃花鲛’剥皮制成软甲以后，竟发现自己不久人世，为了使生平绝技不致失传，遂再入中原，到处寻找顾青枫的踪迹！”孟红绡微叹道：“这位钓鳌居士如此珍视他一身所学，倒也难得！”

黄慕枫继续说道：“但钓鳌居士还未寻到顾青枫，却已沉痾渐发，万般无奈之下，并因与我恰好相逢，只得命我先立重誓，然后传剑赠甲，等到见我把四四一十六式精绝剑招练熟，这位老人家心愿才了，也就含笑而逝！”

孟红绡听清究竟后，方自恍然，蓦地转身面对松林以外，含笑说道：“林外是那位朋友？你听够了么？”

这两句话，使黄慕枫又惊又愧，因为有人在林外窃听，自己居然毫无所觉！

孟红绡话音才了，眼前果然黑影电飘，“百变无常”郝大风像个狰狞恶鬼般的自林外一闪而入！

黄慕枫见是“百变无常”郝大风，遂冷然说道：“你来得正好，‘荡魔秀士’有话问你！”

“百变无常”郝大风目光一注孟红绡，阴森森地笑了一笑说道：“郝大风对于尊驾应该怎样称呼？是称做‘荡魔秀士’，还是称做‘紫清玉女’？”

孟红绡秀眉一蹙，方待发话，黄慕枫已向“百变无常”郝大风，先行问道：“你这样说话，有何根据？”

“百变无常”郝大风笑道：“除了‘紫清玉女’孟红绡以外，谁会施展‘妙音神功’及‘摩诃剑法’？”

孟红绡忍不住问道：“你怎会认识‘摩诃剑法’？”

郝大风笑而不答，反向孟红绡、黄慕枫问道：“除了‘摩诃剑法’以外，还有什么剑法能比当世五大名剑客所擅的剑法更为有名！”

黄慕枫忽然暗以“蚁语传声”向孟红绡说道：“红姊快用‘大罗手’把他点倒，我要剥去此人脸上所戴的狰狞人皮面具，看看他的本来面目！”

孟红绡自参悟“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等三种罕世绝学以后，尚未与人正式动手，闻言也想一试“大罗手”的威力妙用究竟如何？遂纤手微伸，一式“佛手降魔”，向“百变无常”郝大风的胸前点去！

“百变无常”郝大风想不到孟红绡会蓦然动手，不由惊噫一声，欲待闪避！

但孟红绡这招“佛手降魔”，似缓实快，并含蕴无穷变化，极难逃脱！只见“百变无常”郝大风身形连闪两闪，业已避出丈许，仍被孟红绡如影随形地点了腋下晕穴！

晕穴着指，身形立倒，黄慕枫看得不禁失声说道：“红姊，威力好强的‘大罗手’！”

孟红绡自己也有点意想不到，秀眉微扬，含笑说道：“这大概是因出其不意，才奏奇效，否则此人分明身具上乘武功，怎会如此容易被制？”

说到此处，又复目注黄慕枫问道：“枫弟要看他的本来面目则甚？”

黄慕枫指着昏卧地上的“百变无常”郝大风，微笑说道：“一来我觉得此人所戴的这副鬼脸太以丑怪，想看看他本来面目究竟如何？二来也想让红姊试试‘大罗手’的威力，精妙到何种程度？”

一面说话，一面低头伸手把“百变无常”郝大风脸上所戴的人皮面具猛然揭起！这层人皮面具，一被揭起，黄慕枫及孟红绡不由均自惊异得往后倒退几步！

原来“百变无常”郝大风人皮面具以内的本来面目，半边靛蓝带紫，半边赤红带黑，竟比那张已颇丑怪的人皮面具，还要丑怪百倍！

黄慕枫微惊以后，双眉一剔，愤然说道：“想不到世间竟有如此丑恶之人，索性把他毁掉算了！”

说完，右掌一扬，便欲凌空劈下！

孟红绡随手一招“优昙托钵”，拦住黄慕枫疾落的右掌，蹙眉说道：“枫弟何必如此手辣，此人恶迹未彰，我们杀他则甚？”

黄慕枫讪然一笑说道：“他长得这副怪相，定非善良之辈，红姊既然仁慈惻隐，不肯杀他，我们是否趁机把他武功废掉，也好为即将到期的‘万劫大会’去一劲敌！”

孟红绡摇头笑道：“大雪山‘鬼手’一派，闻名便知定是邪恶人物，又与‘万劫’、‘玄冰’两派结盟，显然更非善类！废他武功，原无不可，但这次对方是在毫未提防之下被我点倒，倘再趁危下手，未免有失光明。我们还是对他宽饶，留书略予告诫便了！”

黄慕枫惭佩交进，目注孟红绡说道：“红姊无论在心地或武功人品各方面，均高超绝顶，无法企及，令人好生仰慕！小弟如与你相较，直似腐草流萤之于中天皓月，判若云泥的了！”

孟红绡笑道：“枫弟不要把我如此捧法，我随意留上数语，对这位‘百变无常’郝大风略加劝戒以后，便需赶紧离此，去寻找顾青枫的踪迹！”

语音了后，便即伸手在“百变无常”郝大风的身边地上，书写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孽海无边，回头是岸”等十六个大字！

黄慕枫见字，微叹一声说道：“红姊虽然佛口婆心，却恐这般凶邪人物迷溺已深，不会把你这几句话儿当作暮鼓晨钟，幡然觉悟呢！”

孟红绡微微一笑说道：“我也知道几句空言，难收震聩启迷之效，但劝不劝在我，悟不悟在他，莽莽江湖，茫茫孽海，不平之事与邪恶之人太多，我们虽然无法一一铲除度化，只要不惮烦劳，尽力而为之，也就可以问心无愧的了！”

黄慕枫点头说道：“红姊的心胸，毕竟高人一等！顾青枫兄不知何故未来野人山，如今我们却往哪里去找他呢？”

孟红绡虽对顾青枫相思欲绝，但仍微笑说道：“茫茫海宇，何处相寻？我们只好随意游览一番，反正最多再过两个多月，总可在‘万劫大会’上见面的了！”

黄慕枫听孟红绡如此说法，忽然扬眉笑道：“红姊既欲随意闲游，我们便游趟湘南九疑山，探探三元帮总坛好么？”

孟红绡讶然问道：“枫弟要探三元帮总坛则甚？”

黄慕枫笑道：“小弟生性好奇，上次遇见铁剑真人之时，曾听他说系奉庞帮主飞鸽传书，叫他放弃搜寻‘黄衫红线’庞真真，才自千危谷与顾青枫分手，匆匆赶回九疑山！故而想去探看探看三元帮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严重大事？能使得‘翻天怪叟’庞帮主对他独生爱女的安危下落均不顾及！”

孟红绡闻言，嫣然笑道：“去趟九疑山也好，我颇想见见那位三元帮庞帮主的爱女‘黄衫红线’庞真真的姿容风致！”

黄慕枫笑道：“小弟见过庞真真，她虽然也可算得上是绝代容光，但与姊姊相较起来，却仍要逊却几分颜色！”

说到此处，微微一叹又道：“可惜这位‘黄衫红线’业已遭劫遇难，玉

殒香消，笑貌早归天上去，空留名号在人间……”

孟红绡秀眉一蹙，目注黄慕枫问道：“枫弟既未亲眼看见庞真真姑娘遭难，怎能断定她必已香消玉殒？”

黄慕枫说道：“红姊难道未曾听得‘桃花使者’连城玉说是在她被‘三离霹雳弹’威力震昏之前，看见‘黄衫红线’庞真真满面鲜血缓缓倒下！”

孟红绡摇头说道：“仅凭这几句话儿，也未能够断定庞真真姑娘定然死去！”

黄慕枫说道：“庞真真至今踪迹毫无，显然凶多吉少！何况‘桃花使者’连城玉既见她满脸鲜血，分明容貌已毁，女子对于容貌，重于性命，尤其是平素尚以姿色自诩之人！故而小弟判断庞真真生不如死，多半已离浊世！”

孟红绡觉得黄慕枫这种分析颇有道理，不禁自然而然地心内一酸，腮边垂落两行珠泪！

黄慕枫见状，讶然问道：“红姊，你好端端的流泪则甚？”

孟红绡秀眉一蹙，凄然说道：“我觉得那位‘黄衫红线’庞真真红颜薄命，太以可怜！”

黄慕枫也自微兴感慨，黯然吟道：“自古佳人多薄命，苍天底事勾红颜？……”

这两句吟声，勾引得孟红绡的颊上泪珠，又复潜潜而落！

黄慕枫忽似想起甚事，咦了一声，讶然问道：“红姊，庞真真姑娘和顾青枫感情不错，论起关系，与你还算处在敌对地位！怎的你听得她噩耗以后，不仅不为去一情敌表示高兴，反倒伤心垂泪起来？”

孟红绡拭去颊上泪痕，微笑说道：“我与顾青枫虽然两意相投，似也不应禁止他再结交另外的红妆知己！”

说到此处，语音微顿，深深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何况我与庞真真姑娘虽未见面，但心中却可想像得到她的高超品格，绝世风神，似乎投缘已极。”

黄慕枫笑道：“这大概就是所谓‘神交’，红姊如此爱护庞姑娘，庞姑娘倘若泉下有知，定然也对红姊敬佩感激不尽！”

孟红绡又是凄然一叹道：“‘万劫大会’事了，我一定要不惮艰难，走遍天涯海角，仔细寻找她的下落踪迹！倘若庞姑娘安然无恙，我愿意与她结为姊妹，相亲相爱地共事顾青枫！万一证实庞姑娘真遭不幸，我也要为她选择山明水秀之处，亲手建造一所安灵墓穴，坟周满种梅花，并与顾青枫在坟旁结茅居住，不使庞姑娘泉下寂寞！每日晨昏，祭奠三炷好香，一杯美酒！”

孟红绡一面说话，一面珠泪泉流，才发现黄慕枫胸前的黄衫之上，也是一片模糊泪渍！

孟红绡诧然问道：“枫弟，怎么你也哭了？”

黄慕枫举袖拭泪，目注孟红绡，眼光充满钦佩敬爱的神色，苦笑说道：“我是被红姊的伟大襟抱，圣洁情操，感动得不能自主！”

孟红绡复感叹道：“彼此都是性情中人，我们不必在此徒作悲凄，还是如枫弟之言，游一趟湘南九疑山，也许庞真真姑娘已在‘翻天怪叟’庞千晓身旁，依依膝下？”

黄慕枫摇头一叹说道：“红姊这种想法不会实现，我们今生今世之中，定然无法再看见‘黄衫红线’庞姑娘了！”

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等孟红绡、黄慕枫赶到九疑山之时，“黄衫红线”

庞真真赫然果在三元帮内，由此不知又复引起了多少扑朔迷离的奇情怪事？

孟红绡、黄慕枫途中无事，可以暂时不提，且说那位被孟红绡用“大罗手”点了晕穴、昏睡林内的“百变无常”郝大风！

孟红绡与黄慕枫走后片刻，“百变无常”郝大风便晕穴自解，缓缓醒转！他一揉双眼，坐起身形，首先赫然入目的，便是孟红绡在地上留书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孽海无边，回头是岸”等十六个飞舞字迹！

郝大风就地上字迹细一辨认，点头自语说道：“我果然猜得不错，‘荡魔秀士’便是‘紫清玉女’孟红绡所扮！但却不知那‘降魔郎君’又是何人……”

自语未了，忽然看见抛在另一边地下的人皮面具，不由微吃一惊，伸手往脸上一摸，顿足叹道：“红妹，难道我们之间的魔难未了，尚须再复忍受一段刻骨相思么？不然你为何不由分说地蓦然把我点倒，又只在我脸上揭去一层人皮面具？”

话完，伸手脑后，轻轻一揭，揭下了这副比第一层人皮面具更为丑怪的第二层人皮面具！

这第二层人皮面具之内，却是一张俊美英挺的脸庞，也就是“紫清玉女”孟红绡朝夕相思、为他怀念悬忧的“中条剑客”！

原来顾青枫与铁剑真人在六诏山千危谷内分手以后，便即匆匆往野人山百丈坪的“万劫魔宫”赶去！

他虽然知道时近年终，已到自己与“紫清玉女”孟红绡所订的祁连山群玉峰头约会之期，但既认为孟红绡落入“苗疆双怪”手内，一时必然无法脱身！又因听了“笑煞”哈腾所说的曾见千危谷中迁走一男四女之语，断定“黄衫红线”庞真真被困“万劫魔宫”，遂在微一权衡轻重缓急以后，不赴祁连，直奔“万劫魔宫”，企图对意料中身陷魔窟的庞真真，竭力营救！

但他进入野人山区，却把方向找错，找到了百丈坪以西的一座森林之内，并还迷失路径！

顾青枫足足在这庞大厚密的森林之中转了两日有余，才转到了一片沼泽左边！

顾青枫透了一口气，走出森林，却见沼泽边上昏卧着一个黑衣男子！

抢步上前，见这男子年约三十七八，面容异常丑怪，似是无意之中中了沼泽之间的蒸腾瘴气，以致晕绝！

顾青枫豪侠襟怀，怎肯见死不救？遂取出身边所藏极好的解瘴灵药，准备喂这黑衣汉子服下！

谁知刚刚走到黑衣汉子身畔，蓦然见他黑衣一动，有条长才尺许、色呈土黄的似蛇非蛇、似蜥蜴非蜥蜴的怪虫，自衣下电疾钻出，窜入沼泽之内！

顾青枫也未多加理会，遂把解瘴灵药喂给黑衣汉子服下。一盏茶时过后，黑衣汉子悠悠醒转，双眼微睁，目光倦乏无力地略注顾青枫，重又闭阖！

顾青枫含笑说道：“这位仁兄觉得如何？”

黑衣汉子声若游丝，低微叹道：“好厉害的瘴毒！”

顾青枫向他含笑安慰道：“仁兄放心，小弟囊中的解瘴药物，颇具灵效，仁兄既已服下，必可安然无事！”

黑衣汉子闻言，默然不语，似在暗察体内中毒的深浅？

过了片刻，黑衣汉子忽然双目一睁，射出两股狠毒的凶芒。凝注着顾青枫，厉声说道：“你为什么骗我？我中毒之深，最多只能再活十 m”

顾青枫觉得这黑衣汉子神情狞厉，不似善类，但自己既已救人，便须救

彻，遂仍复含笑说道：“小弟的解瘴药物从未失灵，仁兄既然如此说法，我再为你、=一诊脉息！”

活完，一伸右手，正待搭向黑衣汉卡左腕的寸关尺上，但目光瞥外，突又看见那条似蛇非蛇。似晰蝎非蚰蝎的怪虫，仍在沼泽污泥之间，游来游去！

顾青枫恍然顿悟，呀！一声说道：“这条怪虫，适才曾在仁兄衣底钻出，仁兄既然发现体内蕴毒，莫非……”

话犹未了，黑衣汉子目光一注怪虫，失惊地接口说道：“这是‘九毒壁龙’，人中其毒，时隔九日对”会发作，但一发便告不治，全身皮骨血肉尽化黄水而死！”

顾青枫听得眉峰紧堕，忙向黑衣汉子问道：“仁兄既然认得这‘九毒壁龙’，定也知道解救方法，快请说出，小弟或可尽力亦未可知！”

黑衣汉子摇头答道：“‘九毒壁龙’之毒，除了我师傅的‘百灵火针’，以外，寻遍天下之后，亦复无药可救！”顾青枫问道：“尊师是谁？现在何处？”

黑衣大汉双眼一翻，傲然说道：“我师傅是大雪山的‘鬼手天尊’，我是‘百变无常’郝大风，难道你未曾听人说过？”顾青枫委实未曾听人说过“鬼手天尊”与“百变无常”的名号，但也只好应声点头说道：“久仰，久仰！”

“百变无常”郝大风的眼皮又是一翻，冷然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顾青枫心中委实厌恶此人，但是既已自找麻烦，只得忍耐到底，剑眉微蹙答道：“我叫顾青枫，仁兄尊师既在大雪山，我便立即护送仁兄前去如何？”

“百变无常”郝大风神态仍极骄傲地摇头说道：“我所中‘九毒壁龙’之毒，要在九日以后才会发作，足可自行赶回大雪山，不用你来护送！”

顾青枫既听对方如此说法，遂淡然一笑，抱拳说道：“这样说来，倒是顾青枫多事，但愿郝朋友安然无恙，你我后会有期！”话完，刚一转身，“百变无常”郝大风忽然叫道：“你且慢走！”顾青枫回头诧然问道：“仁兄既不用顾青枫护送，却又叫我为何？”

“百变无常”郝大风阴森森地一笑，说道：“我看你颇为爱管闲事！”

顾青枫剑眉双挑，岸然说道：“天下事本应天下人管，顾青枫游侠四海，乐于助人！”

“百变无常”郝大风道：“你既乐于助人，我想托你代办一事儿，你可肯办？”

顾青枫因为自己欲探“万劫魔宫”，察访庞真真下落，生恐“百变无常”郝大风托办之事路远费时，无法应允，遂先向郝大风问道：“你说说看，是什么事儿？”

郝大风却反向顾青枫问道：“你知不知道野人山中有座‘万劫门’？”

“万劫门”三字，顿提高了顾青枫的兴趣，忙自应声答道：“知道，知道，‘万劫门’是在那百丈坪上，门后并还建有一座‘万劫魔宫’！”

郝大风点头说道：“我就是请你往‘万劫魔宫’一行，将我身中奇毒，必须返回大雪山疗治之事，转告‘万劫’派人物，并说‘鬼手’门下，愿与‘万劫’、‘玄冰’两派结盟，共图武林霸业！”

顾青枫讶然问道：“你此来是与‘万劫’一派结盟？”

郝大风点头说道：“‘万劫魔主’邀约北天山‘玄冰老魅’与我师傅‘鬼手天尊’共同结盟，以图在‘万劫大会’之上，尽歼‘十三名手’，雄据武

林！但我师傅与‘玄冰老魅’、‘万劫魔主’均因闭关苦练神功，不便分身，遂派我与‘玄冰’门下的‘玉雪书生’萧九寒，与‘万劫’门下的‘瑶池使者’毕金环，代结盟约！”

语音至此微顿，月光凝注顾青枫又复说道：“你如肯代我往传此讯，郝大风并有极好酬报！”

顾青枫答道：“我虽可代你前去，但酬报却决不愿收！”

郝大风自怀中取出两付人皮面具，及三粒淡黄灵丹，得意笑道：“我这人皮面具制作极精，便两付同戴，喜怒哀乐等表情仍可一样传达，三粒‘变音丸’，更是妙用无方，你既行侠江湖，万一有事，必须易容改装，则这几件东西委实万金难买！”

顾青枫忽然灵机一动，暗想自己何不就利用这人皮面具及“变音丸”，化装成“百变无常”郝大风模样，去探“万劫魔宫”，当可轻易得知庞真真下落！

主意既定，遂称谢接过人皮面具及“变音丸”，化装成“百变无常”郝大风，向“万劫魔宫”赶去！

第十二章 骨肉情深

顾青枫到了“万劫魔宫”，万劫群魔果然毫不起疑，殷勤款待！

但顾青枫也因而得知“黄衫红线”庞真真根本未被万劫群魔掳来，“笑煞”哈腾在千危谷所见的陌生女子，只是新被“万劫魔主”收归门下、头戴假发的“荡魄尼姑”妙真而已！

直等“玉雪书生”萧九寒来到，彼此在“万劫门”下结盟，孟红绡、黄慕枫双双现身以后，才使顾青枫大感迷惑！

最先使顾青枫迷惑的是黄慕枫不仅会用“翻天怪叟”庞千晓、铁剑真人、“海天剑圣”展青萍及恩师“中条逸士”焦大先生等所擅剑法，并还施展出钓鳌居士不传之秘“风云雷雨”四大绝招，弄得他猜测不出此人究竟是何来历？

其次则是孟红绡所施展那招看来平庸无奇的“莲台法雨”，竟被黄慕枫诩为比当世五大名家剑法更为有名！

顾青枫因与孟红绡爱重情深，朝夕之间，魂牵梦萦，早就觉得这位“荡魔秀士”的举止神情，有些与心上人相像，再加上那招怪异剑法，遂触动灵机，暗暗发话一试！

谁知孟红绡身份刚被点破，便即施展“妙音神功”与黄慕枫双双遁走，顾青枫越发料准八九，赶紧饰词别却群魔，尾随追去！

好不容易追上二人，听出“荡魔秀士”果然正是心上人“紫清玉女”孟红绡所扮，但却在未及揭去面具，表明身份之前，又被孟红绡施展“大罗手”，出其不意地点了晕穴！

如今充满在顾青枫心头上的，是一片怅惘及一片迷惑！

怅惘的是孟红绡此去，鸿飞冥冥，恐怕非到“万劫大会”之上，无法相聚！

迷惑的则是那精通各大名家剑法的黄衫少年，究竟是何来历？怎么会与孟红绡姊弟相称，两个好似颇为亲密？

男女之爱，器量极小，顾青枫虽然胸襟气度素极恢宏豁达，便疑念难解之下，仍难免有点酸酸醋意！

他正在凄迷怅惘之中，蓦然一阵寒风吹来，袭人生颤，惊醒了这位“中条剑客”，猛一抬头，双目神光正好与天中皓月上下相对！

目光一注那轮圣洁的皓月，顾青枫灵明顿朗，迷惘全消，暗想“万劫大会”距今不过两个来月光阴，自己与孟红绡海誓山盟，情真意切，日后双栖行道，地久天长，又何在乎这段短暂离别？

至于那黄衫少年之事，更是不必多疑，因深知孟红绡品格操守，决无意外！换句话说，自己与“黄衫红线”庞真真那等相依千里，耳鬓厮磨，若被孟红绡看在眼里，她又将作如何感想？

想到“黄衫红线”庞真真，顾青枫不禁心中一动，暗忖庞真真既然未被“万劫群魔”掳来，则极可能已回三元帮，或为“翻天怪叟”庞千晓派人寻得，不然怎会突把铁剑真人用飞鸽传书唤回，不令再与自己加以搜索！

自己目前反正无法寻找孟红绡，距离“万劫大会”又颇有一段光阴，不如走趟三元帮，看看究竟？

心意既定，顾青枫遂仍自戴着“百变无常”郝大风所赠的人皮面具，扑奔湘南九疑山，恰好与孟红绡、黄慕枫，走的是同一方向！他们方向去处虽

然相同，但时间上却差了一日！

就因这一日相差，居然生出无穷事故！

孟红绡、黄慕枫先到九疑山，在尚未抵达三元峡之时，便从三元帮人物口中，听得“黄衫红线”庞真真果已回到了三元帮内！黄慕枫闻言之下，双眉微挑，向孟红绡诧异笑道：“红姊猜得真对，‘黄衫红线’庞真真姑娘果然无恙回帮，我们赶紧去往三元峡内看看！”

孟红绡笑道：“三元帮威震江湖，‘翻天怪叟’庞帮主名高望重，我们这样冒昧前去，岂不太过失礼？”

黄慕枫眼皮一翻，看着孟红绡问道：“红姊打算怎样前去？照我想来，只宜明入，不宜暗进，因为那三元帮中，明桩暗卡，埋伏极多，三元峡内，无殊铜墙铁壁，虎穴龙潭，实难擅越雷池半步！”

孟红绡笑道：“黄衫红线庞真真既然与顾青枫交好，则‘翻天怪叟’庞千晓便成了我们的父执前辈！故而慢说他三元峡内宛如龙潭虎穴，铁壁铜墙，就算是毫不设防，我们也不应该像窥探一般江湖帮会那等无礼闯入！”

黄慕枫笑道：“红姊毕竟光明磊落，你既然同意明拜三元帮，则拜帖之上所书姓名，是用‘紫清玉女’，还是用‘荡魔秀士’？”孟红绡笑道：“因为三元帮也曾派遣‘碧云娘’柳如烟、‘火孩儿’邬赤等去往乌蒙山九回谷，动过‘紫清玉女’的脑筋，似乎我还是叫做‘荡魔秀士’为妥。”

黄慕枫闻言笑道：“明拜三元帮，与暗探‘万劫门’不同，拜帖上除了外号，似乎还要有个姓名才成体统！”

孟红绡笑道：“有烦枫弟，替我写上‘荡魔秀士孟无忧’七字便了！”

黄慕枫双眉微扬，含笑说道：“‘孟无忧’三字，委实响亮，索性麻烦红姊，也替我起个化名好么？”

孟红绡想了一想，含笑说道：“枫弟就叫做‘降魔郎君黄无惑’吧！”

黄慕枫拊掌笑道：“仁者无忧，智者无惑，这名儿果然起得极好！但红姊胸襟如海，仁义如天，恰符‘无忧’之名，我却惑而又惑，正跌入万丈迷惘之内呢！”

孟红绡含笑问道：“枫弟，你为了何事这样迷惑？”黄慕枫嘴唇微动，欲言又止！

孟红绡笑道：“枫弟一向豪爽，今日怎的忽然有点……”话犹未了，黄慕枫便已满面悲凄神色，向孟红绡喃喃说道：“红姊，我除了对你之外，对任何人，任何事，甚至对我自己，均感觉迷之又迷，惑之又惑！”

孟红绡见他这般神情，不禁大感惊讶，暗自蹙眉思忖，黄慕枫是受了什么感触？语气突然变得如此衰飒！

她双眉刚蹙，黄慕枫脸上忽又阴霾尽除，含笑说道：“红姊，我想出了一条拜会庞帮主的极好理由！”

孟红绡虽然对黄慕枫阴晴不定的神色深觉惊奇，但仍含笑问道：“枫弟想出了什么理由？我们研究一下。”

黄慕枫笑道：“我们装作不知‘黄衫红线’庞真真业已回转三元帮，且把‘万劫门’前所闻，去向‘翻天怪叟’庞帮主报桩噩耗！”孟红绡摇头道：“这样开玩笑，会不会略嫌过份一点？”黄慕枫笑答道：“我们是实情实况，怎会嫌过？何况这样一来，‘翻天怪叟’庞帮主为了辟谣起见，定把他独生爱女唤出，红姊不是便可看见那位你曾经立愿要亲手替她建造一座安灵墓穴的‘黄衫红线’庞姑娘了么？”

孟红绡拗他不过，只得含笑点头说道：“枫弟，依你依你，但我生平不善说谎……”黄慕枫接口说道：“红姊放心，到了三元帮内，一切由我应对，红姊只要顺着我的口气，略为帮腔便可！”

计较既定，黄慕枫便准备了一份“荡魔秀士”孟无忧、“降魔郎君”黄无惑的名帖，偕同孟红绡，直奔三元峡口！

到了峡口，黄慕枫向三元帮值勤的弟子递上名帖，含笑说道：“有烦通禀庞帮主，就说江湖未学孟无忧、黄无惑，有机密要事求见！”

三元帮值勤弟子目光一注名帖，略作沉吟，蹙眉说道：“两位可知本帮庞帮主近来心绪欠佳，不见任何外客！只怕……”黄慕枫不等对方话完，便即笑道：“尊驾无妨报知庞帮主，就说孟无忧、黄无惑是来自野人山‘万劫魔宫’，也许庞帮主会破格接见？”

“野人山万劫魔宫”七字，果有奇效，那名值勤弟子在孟红绡、黄慕枫名帖之上加上了一张纸条，放起信鸽，传往峡内，并请孟、黄二人在峡口小屋落坐，略略等待。

孟红绡、黄慕枫并未进屋，只在峡口小立，指点烟岚，互相谈笑！

片刻以后，信鸽飞回，足上并带来指示。

三元帮值勤弟子看完指示，向黄慕枫恭身说道：“庞帮主破格延见，在本帮重地养德轩中等候二位！”

话完，便命人引导孟红绡、黄慕枫进入三元峡内！

孟红绡边行边向黄慕枫笑道：“枫弟真有办法，你若不打出‘万劫魔宫’的旗号，只怕我们颇不容易进入这三元帮呢？”黄慕枫得意一笑，手指沿途景色说道：“红姊请看，那是‘九折飞流’，那是‘含青小筑’，那是‘听水厅’，那是‘百步红桥’，这些景色，均颇灵妙清新，相当不俗！”

孟红绡一面纵目眺赏，一面点头说道：“岂止山水清灵，连名称也起得极为雅驯，可见三元帮内卧虎藏龙……”

话音未毕，突地咦了一声，向黄慕枫愕然发问道：“枫弟，你也是初到这三元帮，怎么对沿途景物如此熟悉，并能随口叫出名目？”

黄慕枫笑道：“三元帮威震江湖，这九疑山三元峡是两湖一带的武林圣地！小弟虽未来过，却已从友好口中听得耳熟能详，据说这三元峡内所有灵景之名，还是‘翻天怪叟’庞帮主携同爱女，一一登临，由‘黄衫红线’庞姑娘当时命名的呢！”

孟红绡秀眉一展，含笑说道：“由其才可见其人，这位庞姑娘的风神韵致，定然高华无比！她能无恙归来，我不但为顾青枫，连自己心中，也自然而然地充满了一片安慰！”

黄慕枫叹道：“红姊真是天人颜色，菩萨心肠，但愿那位庞姑娘知道你是顾青枫心中时刻难忘的‘紫清玉女’孟红绡后，也能不起丝毫嫉妒之心，就定可传为百世佳话的了！”

孟红绡笑道：“自古红颜莫不善妒，庞真真姑娘对我嫉妒，乃是人情之常，倘若不然，则是她超人之处！枫弟，我们大概已近养德轩，你不能再把‘红姊’、‘红姊’挂在口边，要记得我叫孟无忧，你叫黄无惑了！”

黄慕枫方自微笑点头，前行引路之人，已在一片雅静院落的月亮门外停步，说道：“两位请进，本帮庞帮主已在养德轩阶前相待！”

孟红绡久闻“翻天怪叟”庞千晓之名，抬头望去，只见院内一幢精舍阶前，站着一位骨相清奇、相貌威猛的青袍长髯老者。

不问可知，这位青袍长髯老者，定然就是三元帮主，但他眼角眉梢之间，却极为显明地流露出一种焦虑的神色！

孟红绡正在暗想“翻天怪叟”庞千晓的独生爱女既已无恙归来，为何仍自面带重忧之色？黄慕枫已向她低声笑道：“孟兄，庞帮主久候阶前，我们应该通名礼见！”

孟红绡脸上一红，抢前几步，与黄慕枫双双恭身施礼，抱拳说道：“武林未学孟无忧、黄无惑，参见庞老前辈！”“翻天怪叟”庞千晓目光如电，微扫二人，侧身含笑说道：“两位老弟是云南远客，彼此既无宗派渊源，何须太谦？请进轩中叙话。”

孟红绡与黄慕枫随在“翻天怪叟”庞千晓身后，走进养德轩之内，只见轩中窗明几净，陈设精雅，毫无一般江湖帮会的草莽之气！

宾主落坐，献过香茗，“翻天怪叟”庞千晓便即含笑说道：“两位老弟来自百丈坪万劫魔宫，莫非是‘万劫’一派？”

黄慕枫摇头笑道：“老前辈猜错了，晚辈与拜兄孟无忧一同偶游野人山，于百丈坪‘万劫门’前，无心得闻秘讯，因与老前辈颇有有关联，遂特意赶来禀报！”

“翻天怪叟”庞千晓笑道：“两位老弟盛意可感，但不知是何秘讯？”

黄慕枫欲言又止，故意吞吞吐吐地说道：“老前辈得知此事以后，还望放宽胸怀，不要过份激动才好！”

“翻天怪叟”庞千晓一捋长髯，目注黄慕枫，轩眉笑道：“君子问祸不问福，黄老弟有话尽管直讲不妨！庞千晓闯荡江湖，身经百战，慢说祸福小事，便对‘生死’二字，也看得极轻，老弟不必顾忌好了！”

黄慕枫问道：“庞老前辈膝前，是否只有‘黄衫红线’庞真真姑娘一位独生爱女？”

“翻天怪叟”庞千晓微一点头，黄慕枫又复嗫嚅说道：“晚辈所闻噩耗，便……便是庞真真姑娘业已身遭不幸，可能香消玉殒？”“翻天怪叟”庞千晓闻言一愣，但脸上并无悲容，目光微瞥黄慕枫、孟红绡，蹙眉问道：“黄老弟，你这有关小女的噩耗，是从何而得？”

黄慕枫答道：“晚辈是听‘万劫魔宫七使者’中的‘拘魂使者’池中龙、‘桃花使者’连城玉等二人亲口所说！”

话完，便把“万劫门”前所闻，向“翻天怪叟”庞千晓仔细加以陈述。

“翻天怪叟”庞千晓静静听完，不禁手抚长髯，仰天大笑！

黄慕枫明知故问道：“老前辈为何发笑？晚辈有甚话儿说错了么？”

“翻天怪叟”庞千晓笑了一阵以后，面色又转沉重，缓缓说道：“两位老弟远来报讯的美意，庞千晓极为感激，但小女真真虽然失踪颇久，最近却在苗岭深山之中，被人寻获了呢！”

黄慕枫讶然问道：“那位寻获庞真真姑娘之人，是否认错？”

“翻天怪叟”庞千晓拂然不悦说道：“黄老弟怎的这样说话？小女已被人自苗岭护送至此，难道我是她生身之父，也会认错了么？”

黄慕枫起立恭身，谢过失言之罪，偏头向孟红绡蹙眉说道：“孟兄，这真是天大怪事，那‘拘魂使者’池中龙与‘桃花使者’连城玉，平白无故地捏造谣言则甚？”

孟红绡尚未答言，“翻天怪叟”庞千晓却面又带愁容，深深一叹！

孟红绡微笑问道：“庞姑娘安然无恙，合浦珠还，老前辈应该高兴才是，

怎么反倒面有忧色？”

“翻天怪叟”庞千晓长叹一声，苦笑说道：“孟老弟有所不知，我女儿性命虽未丧失，但是可能由于‘三离霹雳弹’威力太强，受震太剧，以致迄今不仅口不能言，连心神举措，也都变成了一种痴迷状态！”

黄慕枫闻言，眼珠一转，拊掌笑道：“巧极，巧极！”

“翻天怪叟”庞千晓方自讶然注目，黄慕枫又复手指孟红绡微笑说道：“庞老前辈放心，我这位孟无忧兄精习岐黄，专门会治庞姑娘所患的这种失魂落魄怪症！”

孟红绡闻言，不禁大出意外，暗想黄慕枫为何信口开河，万一“翻天怪叟”庞千晓竟要自己替“黄衫红线”庞真真治疗这种失魂落魄怪疾，却是如何下手？

念犹未尽，“翻天怪叟”庞千晓果然面带喜色地站起身形，向孟红绡深深一揖！

孟红绡慌忙还礼，双颊微红，含笑问道：“老前辈这是为何，岂不折煞晚辈？”

“翻天怪叟”庞千晓满面企求的神色，向孟红绡陪笑说道：“孟老弟既精岐黄妙术，可否为小女一展回春手段？庞千晓必感同身受！”

孟红绡正感左右为难，黄慕枫业已接口笑道：“既怀华扁技，便有济人心，庞老前辈不必谦礼，且请庞姑娘出堂一见，也好使我们这位孟大名医，在望闻问切之下，施展回春妙手！”

“翻天怪叟”庞千晓喜形于色，含笑说道：“小女就在这养德轩后，两位老弟请入内室相见便了！”

说完，便即起身，亲自为孟红绡、黄慕枫二人引路。

孟红绡一面举步随在“翻天怪叟”庞千晓身后，转过前轩，走向内室，一面以“妙音神功”向黄慕枫耳边悄悄说道：“枫弟为何这等荒唐？……”

话方此，黄慕枫已以“蚁语传声”功力微笑说道：“红姊不要心慌，此事我已成竹在胸，少时你替庞真真诊脉以后，只消说她全无疾病，仅系受了重大刺激，精神失常便可！以下的戏，由我来唱好了！”

孟红绡委实猜不透黄慕枫葫芦之中卖的甚药？正想追问清楚，“翻天怪叟”庞千晓已在三间精雅静室之前，停步挑帘笑道：“两位老弟请进，这就是小女居住之处！”

孟红绡入室一看，右面静室中，坐着一位美绝天人的黄衫少女，但蛾眉不开，凤眼发直，果然有些失魂落魄的模样！

黄慕枫则心中不知是打的什么算盘？见了这黄衫少女以后，竟似大吃一惊，微退半步！

“翻天怪叟”庞千晓吩咐室中侍女为孟红绡着坐，并蹙眉苦笑道：“两位老弟，小女平素在江湖间叱咤风云，豪迈聪慧无伦，如今却变得这等痴痴呆呆的样儿，仿佛连我都认不清楚了呢？”

黄慕枫满面惊诧的神色，向孟红绡催促说道：“孟兄怎的还不为庞真真姑娘一诊脉象？”

孟红绡无可奈何地移座向前，侍女取过一支软枕，垫好庞真真的玉腕，由孟红绡为她诊断病势！

“翻天怪叟”庞千晓见爱女这对任何人都无理睬、似哑似痴之状，不由心内一酸，目中含泪！

孟红绡本来略谙医理，这细心诊察之下，发现庞真真不仅毫无病状，并且还内力极足，真气极强，精神极为充沛！

遂眉头一蹙，缩手退身，依照黄慕枫所说，向“翻天怪叟”庞千晓说道：“令媛毫无病状，只是受了重大刺激，精神失常……”

话方至此，“翻天怪叟”庞千晓的脸上业已现出极度失望的神色！

因庞千晓亦精医道，他为爱女诊脉的结果，便是这等判断，如今听孟红绡别无高明见解，自然颇为失望悲戚！

黄慕枫却出人意外地大笑说道：“庞姑娘若有病？则以孟兄的岐黄妙术定能着手回春，但如今这治疗精神失常一事，恐怕却要推我擅长的了！”“翻天怪叟”庞千晓闻言一喜，目注黄慕枫急急问道：“黄老弟，你真能够治疗这种失魂落魄之症？”

黄慕枫看了那位目光呆滞、神情迷惘的庞真真姑娘一眼，点头含笑说道：“庞姑娘这种症状似乎尚不太深？我先试上一试，看看能否有效力？”

“翻天怪叟”庞千晓大喜问道：“黄老弟要怎样试法？”黄慕枫抱拳笑道：“老前辈请恕黄无惑失礼无状！”

“翻天怪叟”庞千晓答道：“黄老弟尽管施为，不必如此谦礼！”黄慕枫含笑起身，走到庞真真面前，与她目光相对有顷，缓缓问道：“姑娘，你可知道你自己的来历？”

庞真真的两道眼神，依然直楞楞地盯在黄慕枫脸上，应声答道：“我姓庞，我爹爹是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翻天怪叟”庞千晓因寻回爱女以后，始终未曾见她开口，故而闻言之下，几乎惊奇得自座椅中跳了起来，向黄慕枫大喜说道：“黄老弟，莫非你会武林中失传已久的‘摄心大法’！”黄慕枫笑道：“老前辈，我们最好到外室一谈，让庞姑娘静息片刻！”

“翻天怪叟”庞千晓应声起立，一同走向外室，连落坐都来不及，便自双手把着黄慕枫的肩头说道：“黄老弟，你若能把小女治愈，庞千晓愿将生平绝技‘飘翔百剑’传赠！”

黄慕枫摇头笑道：“晚辈怎敢当老前辈如此宠赐，但万一侥幸能将令媛奇恙治愈，却想替她做个媒儿！”

“翻天怪叟”庞千晓大出意外地讶然问道：“黄老弟要替小女作媒？男方是谁？尚请见告！”

黄慕枫笑道：“男方是‘中条逸士’焦大先生的衣钵传人‘中条剑客’顾青枫，此人无论人品，武功……”

“翻天怪叟”庞千晓哈哈大笑，接口说道：“顾青枫的人品我已见过，他与小女本颇投缘，何况又是黄老弟为媒，这桩亲事我答应了！”

黄慕枫笑道：“老前辈不要答应得如此爽快，须知令媛若嫁顾青枫，不能身为正室，最多只能二女同事一夫呢？”

“翻天怪叟”庞千晓闻言，大出意外，虎目一瞪，沉声问道：“黄老弟此话怎讲？”

黄慕枫含笑说道：“因为顾青枫在结识庞姑娘以前，早已有了另外一位红妆知己！”

“翻天怪叟”庞千晓眉方一蹙，继续问道：“此女是谁？”黄慕枫笑道：“提起这位姑娘，委实可称名震乾坤，她就是身历百劫，终于参透“荡魔宝录”，学会‘妙音神功’、‘大罗手’及‘摩诃剑法’等三种旷世绝学的‘紫清玉女’孟红绡！”

孟红绡秀眉微皱，目光一注黄慕枫，似乎嗔怪他不节外生枝，多出事故！

“翻天怪叟”庞千晓所得“紫清玉女”孟红绡之名，颜色略霁，想了一想，又复问道：“孟红绡的品貌如何？”

黄慕枫笑道：“与令媛正是一时瑜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翻天怪叟”庞千晓点头说道：“照黄老弟这样讲法，只要小女甘心，老夫不加反对就是！”

黄慕枫闻言好似异常安慰，微笑说道：“既承老前辈允诺，我便为令媛庞姑娘疗治奇疾！”

“翻天怪叟”庞千晓问道：“黄老弟需用什么药物？除了过份珍奇者外，本帮均有存贮！”

黄慕枫笑道：“令媛即是心病，心病只须心药医，晚辈除了要请老前辈告知一些有关庞姑娘的琐事以外，不用其他药石！”“翻天怪叟”庞千晓如言略述“黄衫红线”庞真真的几件琐事以后，黄慕枫遂含笑起立，单独走入庞真真的卧室。

庞千晓提心吊胆地等了足有半个时辰，庞真真卧室之中，方自走出一名侍女，恭身禀道：“黄相公有请帮主，真真姑娘业已痊愈！”

“翻天怪叟”庞千晓高兴得全身一颤，喜溢眉梢，拉着孟红绡的手儿，便即踉踉跄跄的一同向内室走去！

孟红绡见庞千晓脸带笑容，目含泪珠，心头好不感动，暗想：“父母之心，真是对子女爱护得无微不至！‘翻天怪叟’庞千晓如今这副神情，分明是位蔼然长者，哪里还像一位号令群豪、雄霸江湖的三元帮主？”

两人走进内室，只见“黄衫红线”庞真真目中的呆滞之色果已大除，娇唤了一声“爹爹”，便自扑入“翻天怪叟”庞千晓的怀中，呜咽不止！

庞千晓也不禁老泪纵横，手抚爱女云发，连声加以安慰！

黄慕枫在一旁笑道：“庞姑娘所受刺激太深，如今虽然神智渐复，但对往事必仍多忘，老前辈务宜慢慢诱导，帮助她恢复记忆！”

“翻天怪叟”庞千晓诺诺连声，黄慕枫遂又长揖到地，含笑说道：“晚辈幸不辱命，就此告辞！”

“翻天怪叟”庞千晓愣了一愣，伸手自腰间解下一具长长的剑匣，向黄慕枫递去。

黄慕枫微退半步，摇头笑道：“晚辈已曾说过不敢当老前辈厚赐，只求答允……”

“翻天怪叟”庞千晓不等黄慕枫话完，便即满面感激神色，接口说道：“老夫只此独生爱女，故而深感黄老弟恩义，除了允诺小女与顾青枫的婚事外，并将这匣助我成名的‘飘翔百剑’赠送老弟！来来来，我们且到养德轩前草坪上，传你发放手法！”说完，便自手挽黄慕枫，并邀同孟红绡，往养德轩方面走去！

黄慕枫一面缓步随行，一面笑道：“老前辈厚意，晚辈心领，因黄无惑生平出言不二，这‘飘翔百剑’，决不敢受！”

“翻天怪叟”庞千晓听黄慕枫执意不肯收受一般江湖人物视为武林至宝的“飘翔百剑”，不禁眉峰微聚，想了想，又复问道：“两位老弟游侠江湖，可有定居之处？”

孟红绡笑道：“晚辈等以四海为家，天地为庐，哪里有定居之所。”

“翻天怪叟”庞千晓闻言，手指四外岚光，含笑说道：“这三元峡内景色尚不俗，两位老弟如愿屈驾留此，庞千晓当予以香主之位！”

黄慕枫摇头笑道：“晚辈等湖滨野鹤，天际闲云……”

“翻天怪叟”庞千晓接口说道：“两位老弟既然不惯拘束，我便待以客卿之礼！”

黄慕枫停步恭身，向“翻天怪叟”庞千晓深深一礼说道：“老前辈不必因这戈戈之事挂心，倘若真对孟无优、黄无惑兄弟看重，晚辈倒有几句良言奉劝！”

“翻天怪叟”庞千晓叹道：“两位老弟的襟抱见识，着实超人，当世少年英杰之中，极为罕睹！黄老弟有话请讲，老夫定当悬诸座右！”

黄慕枫脸上突然浮现一种说不出的神色，目注“翻天怪叟”庞千晓缓缓说道：“在这阴险江湖以内，名高见嫉，树大招风，老前辈身为三元帮主，位列‘十三名手’，似已极为绚烂，晚辈斗胆奉劝二语，就是‘绚烂极时平淡好，风帆久满意须收’！不知老前辈是否以为唐突？”

“翻天怪叟”庞千晓点头叹道：“黄老弟所说的，句句皆是金玉良言，老夫颇为感激！但等小女婚事定妥，及参与‘万劫大会’以后，庞千晓委实要作收帆打算的了！”黄慕枫脸上现出一种黯然的神色，恭身为礼说道：“但愿老前辈一切如意，福寿康强，晚辈等要告别了！”

“翻天怪叟”庞千晓对于孟红绡、黄慕枫二人，既颇喜爱，又颇感激，但却无法挽留，只好亲自送到三元峡口，彼此依依而别。

黄慕枫待绕过一座小峰，突然跃上峰头，转身向来路痴痴凝目！

孟红绡对他这种动作愕然莫解，遂也随同跃上，只见黄慕枫凝望着独自回三元峡的“翻天怪叟”庞千晓的背影，珠泪泉流！胸前黄衫，已是一片模糊泪渍！

孟红绡讶然问道：“枫弟忽然如此伤心则甚？”

黄慕枫含泪笑道：“红姊，我不是伤心，我是高兴得流泪！”孟红绡仍自讶然问道：“我等游侠江湖，助人为本，枫弟能为庞真真姑娘疗疾一举，原也算不了什么……”

黄慕枫拭去泪痕，截断孟红绡的话头说道：“红姊以为那位黄衫少女，果真是‘黄衫红线’庞真真么？”

孟红绡被他问得一愣，目注黄慕枫道：“枫弟何出此言？我们纵或不识，难道‘翻天怪叟’庞帮主也会将他独生爱女认错了么？我适才冷眼旁观，发现庞帮主对于庞真真姑娘，一片慈爱真情，颇为令人感动，哪有丝毫做作之处？”

黄慕枫双目之中泪光又现，摇头缓缓说道：“红姊，你猜错了，我不但亲眼看见‘黄衫红线’庞真真姑娘玉殒香消，并且还亲手为她挖坟埋骨！”

这两句话儿，听得孟红绡瞠目无言，惊奇万状！

黄慕枫凄然一笑说道：“红姊不要不信，我且拿件证物给你看看！”

话完，遂自所携行囊之中取出一柄奇形黝黑铁斧，持向孟红绡说道：“这柄是‘翻天怪叟’庞帮主‘翻天三宝’中的‘列缺神斧’，便是‘黄衫红线’庞姑娘临终之前遗赠小弟！”说到这里，手中“列缺神斧”微挥，一块斗大岩石应斧而裂，显然是锋芒绝世的前古异宝！

孟红绡见状，既不由不信，又不由不疑地目注黄慕枫，蹙眉问道：“若照枫弟这等说法，适才那位黄衫少女却是……”

黄慕枫满面诧异神情，接口说道：“小弟也正为此事惊异不已呢！那位黄衫少女不仅与‘黄衫红线’庞真真的面貌身材生得一般无二，便连话音举措，亦复极为相似！”

孟红绡想了一想问道：“枫弟既知‘黄衫红线’庞真真姑娘业已香消玉殒，怎不告知‘翻天怪叟’庞帮主，却反而替那冒牌黄衫少女巧为掩饰？”

黄慕枫神情凄绝地长叹一声道：“小弟在见了那位黄衫少女以后，对于应否揭穿，抑或掩饰的衡量之上，委实煞费苦心，如今却要向红姊请教！”语音微顿，神情益转幽凄地蹙眉说道：“‘翻天怪叟’庞帮主虽然名惊宇内，威震江湖，并有‘碧云娘’柳如烟、‘媚香仙子’孔凌霄等两位夫人，但元配早亡，嫡亲骨肉只有‘黄衫红线’庞真真姑娘一人，倘若得知爱女遭难去世，是否会对他发生严重影响？”

孟红绡应声答道：“老年丧女，悲痛愈恒，庞帮主若知此讯，定然极度伤感，至少也要减去大半雄心壮志！”

黄慕枫点头说道：“红姊说得对，我便因衡量及此，才设法替那黄衫少女掩饰，使她无父得父，使庞帮主丧女获女，岂不是桩莫大美事？”

孟红绡笑道：“美事确是美事，但枫弟怎知那位黄衫少女没有她自己的生身之父？”

黄慕枫含笑答道：“小弟久走苗疆，一看那位黄衫少女的举措神情，便知道她是一名流落苗疆的孤身汉族少女！”

孟红绡问道：“那位姑娘怎的那等神情怔忡？”

黄慕枫笑道：“她因面貌身材生得与‘黄衫红线’庞真真姑娘一般无二，才被人误认，送到三元帮中，但人地生疏，一无所知，自然难免茫茫失措！”

孟红绡哦了一声，恍然大悟说道：“我明白了，枫弟适才治病之法，便是把‘翻天怪叟’庞帮主告知的有关庞真真姑娘各事，一齐转告那位黄衫少女。”

黄慕枫接口说道：“不仅全部转告，我并为了力求真实起见，又依照‘万劫门’前所闻，替庞真真姑娘编造了一段死里逃生的故事！但对于三元帮内其他事物，却无法一一告知，只好推说她神智尚未全清，请庞帮主随时提醒，帮助她恢复记忆！”

孟红绡拊掌赞道：“枫弟心思真细，替她设想得这等周到！”

黄慕枫目光一注孟红绡，含笑问道：“红姊，顾青枫兄是不是位天生情种？”

孟红绡虽觉他这句话儿问得有点突然，但仍微笑答道：“顾青枫情真情深而不滥情，确实是位磊落奇男，光明侠士！”

黄慕枫黯然叹道：“越是情真情深之人也就越禁受不起感情方面的严重打击！顾青枫兄虽对红姊一往情深，但因种种机缘，亦与‘黄衫红线’庞真真姑娘情份不薄！他若得知庞姑娘为他在怀玉山中饮恨埋香，恐怕……”

孟红绡听出黄慕枫语意，不等他话完，便自接口含笑说道：“顾青枫若知庞真真姑娘这桩噩耗，精神上定受严重打击，心头创伤无法弥补！枫弟此事果然做得面面皆到，恰当已极！”

黄慕枫笑道：“此事虽然面面俱到，但擅自替顾青枫兄做媒一节，却终有些愧对红姊！小弟若非深知红姊是位襟怀旷达、仁慈无比的绝代巾帼奇英，也不敢如此斗胆放肆的了！孟红绡微笑道：“枫弟怎的又来捧我？我想要你陪我去办件事儿！”

黄慕枫眼珠一转，便即含笑说道：“红姊是否要我陪你去往怀玉山中，在‘黄衫红线’庞真真姑娘的坟前凭吊一番？”孟红绡神色黯然地点头说道：“枫弟猜得不错，我纵未能为庞姑娘营穴埋香，也应该到她坟前祭奠上一束生刍、三杯水酒！”黄慕枫笑道：“红姊这种意思虽然极好，但今日天色太晚，我们不妨在此休息一宵，明天再去好么？”

孟红绡说道：“我也颇爱此地风物灵秀，尤其这当头月色，清绝人间，我们就在这长松之下，以石为桌，对饮几杯，再寻宿处便了。”

说完两人倚松而坐，取出身带干粮美酒，对月倾杯，但黄慕枫忽似有甚感触，仰望流转万里，中天蟾魄，低声歌道：

“只一炉烟，一窗月，断送朱颜如许！韶华犹在眼，怪无端吹上，几分尘土，手捻残枝，沉吟往事，浑似前生无据，鳞鸿凭谁寄？想天涯只影，凄风苦雨！便研损吴绫，啼沾蜀纸，有谁同赋？当时不是错，好花月合受天公妒！准拟倩春归燕子，说与从头，争教他会人言语。万一离魂遇，偏梦被冷香萦住！刚听得城头鼓，相思何益？待把来生祝取，慧业相同一处！”

孟红绡静静听完，目注黄慕枫，蹙眉问道：“枫弟，我有句话儿久积心中，想要问你。”

黄慕枫道：“红姊有话，但问无妨！”

孟红绡问道：“我自与枫弟雪山订盟以来，总觉得你有什么不肯对人明言的伤心隐事？”

黄慕枫摇头笑道：“红姊不要多疑，小弟无甚伤心之事。”孟红绡道：“枫弟休要强辩，你方才歌唱那首纳兰词时，词意歌声，两皆凄绝，我虽无师旷之聪，难道还听不出你有满怀感触么？”

黄慕枫苦笑说道：“红姊，小弟委实并无什么不肯对人明言的伤心隐事，如果真有，绝不相瞒。”

孟红绡看他回话之时，凝望明月，眼中闪烁泪光，知他定有一份伤心往事，只是未到说明时期，才如此故作矫情，于是一笑置之，不再多问。

松影渐渐东移，黄、孟两人酒兴已阑，彼此都有几分醉意。

经过片刻沉默，孟红绡对黄慕枫说道：“枫弟，夜已深沉，该找宿处去了，明天还要你陪我去往怀玉山中‘黄衫红线’庞真真姑娘的埋香之所，祭奠祭奠，也好了却我一桩心愿呢！”

黄慕枫语音略带沙哑地答道：“好，但不知红姊与我分头去寻，还是一起去找？”

孟红绡道：“当然一起去找，既可互相照应，又能省去往返呼应之苦，枫弟，你看如何？”

黄慕枫道：“这样也好，我前次经过此地，偶见东南山谷茂松修竹，飞瀑流泉，景色秀绝群峰，谷深之处仿佛有个洞穴，当时因为赶路，未曾细察，如今反正无事，何不寻去看看，也许是个大好宿处哩！”

话才说完，两人即刻收拾起身，孟红绡一掌扫清石上酒菜遗渍，便自与黄慕枫同往东南山谷缓步行去。

这山谷距两人适才休息之处不过里许，展眼间便即到达，黄慕枫手指一道喷银泼乳的垂空匹练，对孟红绡说道：“红姊，你看那瀑布飞堕山涧之处，满生藤葛，就在那一片藤葛之后，不是隐约有个洞穴？只不知其中有无蛇虫？能否栖居？”

说到这里，俯身取起一块拳大山石，作势便欲投进山洞，一探究竟。孟

红绡见状含笑相拦说道：“枫弟不必投石，待我近前一听，便知里边有无蛇虫猛兽的了！”

黄慕枫闻言，望了孟红绡一眼，正要启齿动问，孟红绡又自接着说道：“枫弟，你是否怀疑在这声若奔雷的瀑布激响之中，还能仅凭耳力，就听出洞中虚实了么？”

黄慕枫道：“小弟心中，正有如此一问！”

孟红绡笑道：“枫弟，你当然一定晓得，武技之内有所谓‘天视’、‘地听’之术？”

黄慕枫答道：“对这种武功，小弟确实略知一二，但据小弟所悉，‘天视’一道，暂且不说，此种‘地听’之术，运用之时，必要澄心清虑，暨别无其他杂音干扰，才可在十丈以内，听出金针落地之声，若有其他杂音干扰——像现在这等奔腾而下的百丈瀑布，轰轰发发，任你武功再好，‘地听’技术再精，怕也无从施为呢！”

孟红绡点头说道：“枫弟所说，极为当行，但我要用的听法，不是什么‘地听’之术，却是……”

话还没有讲完，黄慕枫已经高兴得拍手脱口叫道：“红姊，我知道了！红姊所用，必系新近参悟的妙音……”

孟红绡也不等他说完，连忙以右手食指竖向朱唇，轻轻地嘘了一声，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

黄慕枫又望了孟红绡一眼，知道孟红绡此一举措，必有深意，忙把已到嘴边、尚未吐出的“神功”二字噎了回去！

孟红绡见黄慕枫似已会意，就对他招招手，两人举步同到涧边。

这山涧宽约三丈五六，正好横流洞口，等闲人物，想要飞渡此涧，跃进洞中，倒真还不太容易！

孟红绡微一侧身，倾耳朝那洞内听了片刻，随即转向黄慕枫笑道：“枫弟，今晚我们太以幸运，这座山洞之中果然决无蛇虫猛兽之属，是个极为理想的宿处！”

黄慕枫静待孟红绡说完，暗暗想道：“这‘妙音神功’果然妙用无方，我原欲试试红姊武功造诣到底如何？不想她竟这样了得，只一倾听，便已测出此洞实况，难怪‘荡魔宝录’成为武林中人志在必得之物，如今宝录业遭焚毁，普天之下，只有红姊熟记胸中！

“俗语说得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就是昔日的‘紫清玉女’，现今的‘降魔秀士’，身边的‘红姊’之所以迭受艰险的直接原因，也就是造成自己、顾青枫和她三人之间，悲合离欢，种种遭遇的间接缘由……”

孟红绡见黄慕枫无端端的又陷沉思，并且一脸伤感神色，对自己刚才的话，俨若未闻，料他又因甚事触动悲怀，遂稍稍提高声调二次说道：“枫弟，你又想些什么？多感伤神，愁苦无益，王孙莫作多情客，自古情多损少年！现在天色已然不早，该进洞好好休息一下，明日清早，还要赶往怀玉山，到‘黄衫红线’庞真真姑娘的香冢之前奠祭奠祭，借尽哀慕之意呢！”

黄慕枫闻言，顿从沉思中醒了过来，见孟红绡对自己关注之情，溢于言表，遂歉然应道：“小弟一时失态，有劳红姊久立，非常不安，还请红姊恕罪才好。”

孟红绡赶紧答道：“枫弟说哪里话来？你我自雪山结盟，相处至今，虽为异姓姊弟，何逾同胞手足？以后千万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黄慕枫感激得嗓音咽塞回道：“小弟遵命！我们过涧去吧！”

他这里话音方完，紫清玉女孟红绡随即当先开路，未曾任何作势，已自一式“凌虚举步”，姿态美妙绝伦地越过山涧！

三丈五六的距离，对这位研究“荡魔宝录”诸般神功初有成就的“紫清玉女”说来，毫无阻隔作用，直把个黄慕枫看得激发起万丈豪情，清啸起处，也自一式“天马行空”，紧随孟红绡身侧，轻飘飘地迅速飞渡！

此时孟红绡从囊中取出千里火折，打亮照路，黄慕枫则自肩头拔下青钢长剑，拨开藤葛，两个人一先一后，迳往洞中走去。

在火折照耀之下，首先展露于眼前的，是一条通道，两侧石壁和头顶上端十分光滑，隐约可见浮雕满布，脚下亦颇平稳，没有崎岖难行的感觉。

靠右首的石壁之上，并有三盏油灯，系分别就凸出的山石凿成，形式颇为古雅，距离高低，大致相等，外面一盏，去洞口不过三步，里面一盏，位于转角，显系照路之用，最妙的是每盏灯内，居然还存有不少灯油，及几根焦了头的灯草。

孟红绡边以火折点亮油灯，边向黄慕枫笑道：“枫弟，你道如何？是不是造化可人，蛮有意思？”

黄慕枫亦自面含微笑，应声说道：“红姊神功绝世，令人心服口服！”

孟红绡佯嗔问道：“枫弟，我的意思并非向你夸耀功力，谁要你来捧我？”

黄慕枫道：“那么红姊的意思是……”

话犹未了，孟红绡便已接口答道：“我的意思是说，单就这条通道的情况看来，我敢断定，此洞不是什么武林豪客潜修武学之处，就是哪位世外高人遁世隐居之所！”

黄慕枫奇道：“红姊，从这三盏油灯看来，此洞固然有人住过，但你又怎能断定是什么世外高人或武林豪客呢？”

孟红绡含笑说道：“枫弟，你大概未曾看出这油灯的位置隐合‘三才’方位，其中或许还有什么奥妙可寻！”

黄慕枫听她讲得合情合理，不由无限钦佩地点头说道：“红姊，你真是心细如发，为什么以前我就没有想到这些？”

黄慕枫话才说完，蓦然觉得“以前”两字颇有语病，如果孟姊姊注意听了，怕不会立刻从这“以前”两字，联想到自己早就来过？因为起初寻找宿处之时，自己明明讲了，这个洞穴是“前次经过此地，偶然望见”的，若叫红姊听出我以前已经来过，岂不是不合交友之道？交友之道，贵在推诚相处，何况还是结义姊弟黄慕枫越想越觉得愧对红姊，焦黄的脸上，不禁泛起一片红霞！

为了掩饰窘态，并分散孟红绡的注意起见，黄慕枫赶紧又接一句问道：“红姊，你还说过‘蛮有意思’，又为什么？”

孟红绡此刻边走边在观望石壁浮雕，对黄慕枫的神色变化，全未介意，及听他再次发问，才漫声答道：“枫弟，你看这些浮雕，刻的是什么图案？”

黄慕枫暗叫一声“渐愧”！这此浮雕刻些什么？自己以前为了营救心上人儿，突遭灾变，幸经老前辈——钓鳌居士携来疗治创伤，传习他那“风雷云雨”绝世剑法，在此洞栖息过一段时日，却因容颜被毁，心灰意懒之余，根本就对这满壁浮雕所刻到底是些什么图案？未曾细加观察！

如今经孟红绡一问，黄慕枫这才认真地朝浮雕上望了一眼，然后微带惊讶地问道：“红姊，这些浮雕上刻的图案，都是各种姿式的人像嘛！”

孟红绡正色说道：“对了！人像姿式，变化万千，说不定我们会从这些浮雕之中参研出某种罕见武学，岂不是‘蛮有意思’？”

两人谈谈走走，已到转角之处。

通道至此转向右方，右壁之上又有油灯两盏，高低距离，亦复相若，通道尽头便是石室，占地似甚广阔！黄慕枫猛触灵机，急向孟红绡问道：“红姊，这几盏油灯确有玄虚，前面三盏，隐合‘三才’方位，加上后面两盏，不又正当‘五行’之数了么？”

孟红绡不禁由衷地点头赞道：“对了！枫弟能触类旁通，足见悟性秉赋，全都高人一等，将来定有大成！”

黄慕枫笑道：“红姊，这回又轮到你捧我了！”

黄慕枫边说边向孟红绡索过千里火折，把里面两盏油灯一一点着，然后还鞘插好青铜长剑。

此时五灯齐燃，前后通道，顿时大放光明。

借着通道壁上的灯光，两人业已看清，石室只有一间，当中隆起一座新坟！

坟顶也放着一盏油灯，看来很像青铜制成，却已油尽灯枯，连所余灯心也都一焦到底！

坟侧散置半束紫草和一些凌乱的炊具。

此情此景，真把个多愁善感的黄慕枫看得一眶珠泪，孟红绡冷眼旁观，也不由满腹惊奇！

孟红绡无限关切地问道：“枫弟，你怎的见坟泣下，还说没有什么伤心往事？”

黄慕枫信手撕裂一角衣襟，就石室门外，右墙之上的那盏壁灯，饱沾油液，才举步走进室内，将油液挤入坟顶油灯，并以将干未干的带油襟布，扯成细条，做一灯心，放在灯里，用火点着，随即肃立坟前，口中喃喃有词地似在祷告什么？对他红姊所问，竟充耳未闻。

就连千里火折自手中跌熄，都未在意！

孟红绡跟着他走到室内，俯身捡起火折，纳回囊中，又向黄慕枫柔声说道：“枫弟，一座新坟，又惹起你的愁绪来了？”谁知道孟红绡不问还好，这一问及，反倒撩动黄慕枫的往昔悲情，抬头目注孟红绡，只叫得一声“红姊”！便索性嚎啕大哭起来！

孟红绡怜在心头，叹在口头，暗暗念道：“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今日证诸枫弟的动作神情，真是信而不爽！”

石室之中，新坟孤拱，炊具杂陈，情景本就透着神秘，透着凄凉！

何况一灯如豆，再加上黄慕枫的嚎哭，越发显得阴气森森，凜人心魄！

连孟红绡一代侠女，也不禁通体生寒，脸色微变！

黄慕枫哭到伤心之处，哀哀欲绝，孟红绡想予安抚劝慰，却又感觉不便！

许久，许久！黄慕枫止住泪水，强忍呜咽，一脸惶愧地望着孟红绡说道：“小弟太以该死——有件事情未对红姊明言，谨先谢罪，领罚！”

孟红绡半慰半劝地问道：“枫弟，你又来了？如果我要罚你，先罚你改变语气！你我手足情深，什么‘该死’不‘该死’、‘谢罪’不‘谢罪’、‘领罚’不‘领罚’的俗套，何必挂在嘴边？”

黄慕枫道：“此处小弟早已来过，这座新坟，亦即名列武林‘十三名手’之一的钓鳌居士老前辈的埋骨佳城，因有某种顾忌，虽然亲手营葬，却未予

立碑志铭，我的心中，至今还深感不安呢！”

孟红绡恍然说道：“枫弟，你疗伤学剑，就在这里？”

黄慕枫道：“嗯，这件事情，原想暂不奉告，又觉得委实不应相瞒，内心矛盾已极！红姊，你会不会怪我？”

孟红绡道：“枫弟，我怎会怪你？只是我仍要再劝你，我辈中人，首重修身养性，多愁善感，徒足损耗心神，影响进境，于事无补，于身何益？”稍停一下，孟红绡接着说道：“枫弟，常言道‘世事无常’，而今而后，还望你能深体斯意，凡事要看开一点才好！”说到此处，坟顶灯火，渐低渐小，灯油又快点尽。

黄慕枫遂衫袖轻挥，拂去坟前尘土，既感且悟地对孟红绡说道：“红姊，时辰已然不早，此室并无床榻，我们何不席地而坐，略事调息，等到明日天光一亮，我便陪你去往怀玉山中，一了心愿好么？”

黄慕枫此项提议，孟红绡自是点头赞同。

黄慕枫就地上取起三块小小碎石，屈指连弹，通道里面的三盏壁灯，随手而熄。

孟红绡则轻轻一啸，外面两盏，也应声而灭！

黄慕枫羡慕不已地说道：“红姊神功绝世，单凭一缕啸音，便可震熄灯火，比起一般武学，其悬殊程度，真不啻霄壤之别！”孟红绡由他去讲，一笑置之。

两人盘膝坐下，移时便即百虑齐蠲，神与天会，双双入定！内家真诀，果然不同凡响，黄、孟二人，经过调气行功，身体疲劳，便告完全恢复。

黄慕枫心中有事，先行醒来。

通道转角，早透天光。

再看孟红绡时，却还是眼帘深垂，宝相外宣，神仪内莹。黄慕枫料她又在利用这半霄宁静时光，参研“荡魔宝录”，此刻行功正紧，也就不去扰她。

遂悄悄站起，蹑手蹑足地举步走出石室。

既到洞口，这才用手拂去衫后尘土，深深地吸了一口长气。此时洞外情景已生变化，但见山雨滂沱，山溪暴涨，涧水面积，竟然倍宽往昔！那条瀑布，更如万马千军，挟着无比惊人的声势，往下狂泻！但造化之巧，有时确是出人意表，一片巨大山石，横悬洞口之上，并向前伸出一丈有奇，俨似一顶华盖，瀑布正中，硬被它挡成一幕晶帘，左右两侧，则分成双股巨大水柱，轰轰隆隆，直冲涧底，激起阵阵浪花，腾腾水雾，蔚为天下奇观。黄慕枫见状，心中暗忖：“天有不测风雨，人有旦夕祸福。”昨夜还是月明星稀，晴空万里的大好天气，谁知一宿一隔，就成了这等极端相反的光景。

他感怀身世，一缕淡淡清愁，不经意地又自袭上心头！随口漫声唱道：

“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

明月多情应笑我，笑我如今，辜负春心，独自闲行独自吟！近来怕说当时事，结遍兰襟，月浅灯深，梦里云归何处寻？”

歌声甫息，重又深深长叹一声：“唉……”

“枫弟！”不知何时，孟红绡业已悄悄地站到黄慕枫的后侧。他回眸一望，眼眶濡湿，并未立即答话，显然有无限哀怨，起伏胸中，不知从何说起！

孟红绡有意遣散他的秋思，嫣然问道：“枫弟，你对纳兰容若的词章，似乎特别偏爱？这两阕‘采桑子’，自枫弟口中唱出，更是感人！”

黄慕枫这才应答道：“红姊说得不错，我对纳兰容若的‘饮水词’，的确偏爱！”

孟红绡微笑问道：“如此说来，枫弟定有一番道理了，能告诉我么？”

黄慕枫点头应道：“我觉得纳兰容若性情真挚，天才横溢，是北宋以来，唯一能力追李重光的出色词人！”

他讲到此处，语音略顿，又复说道：“小弟触绪伤怀，长歌解闷，我还想再唱一阕易安居士的‘浪淘沙’呢！红姊，你会不会笑我？”

孟红绡摇摇头道：“唱吧！唱吧！我怎会笑你呢，此刻你的心情，我还懂得，能借歌声发泄发泄也好，免得把一股惆怅，久郁心底，反足伤神！”

话才说完，黄慕枫随即接口唱道：

“帘外五更风，吹梦无踪。画楼重上与谁同？记得玉钗斜拨火，宝篆成空。回首紫金峰，雨润烟浓。一江春浪醉醒中。留得罗襟前日泪，弹与征鸿！”

歌声本就低沉，唱到后来，更是似有若无，加上瀑泻雨急，连孟红绡那等耳力，而且站在近侧，也分不出究竟是洞外水响，还是他的呜咽？

人到伤心之时，就是百般解劝，亦未必奏效。

“紫清玉女”孟红绡冰雪聪明，当然深谙此理，暗自想道：“眼前不是解劝的时候，昨宵早已解劝过了，还不是徒费唇舌？只有设法岔开他的思绪，使其心有所系，无暇想及过去，才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她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对于那阵婉转凄凉、回肠荡气的辞意歌声，根本不作批评，不作赞美！只是慎重其事地对黄慕枫说道：“枫弟，这等雨势，还不知下到什么时候？看样子我们同往怀玉山中，至‘黄衫红线’庞真真姑娘墓前了愿之举，非等雨憩，不能成行，何不暂释愁怀，做些大有意义的事情？”

黄慕枫经她如此一说，果然微露欣喜地点头问道：“做一些‘大有意义’的事情？好，好，好！红姊，是不是即刻开始？”

未容孟红绡答话，他又接口说道：“红姊，请你先别讲出，让我猜上一猜！何谓‘大有意义’的事情？”

他显然越来越有兴趣，愁眉尽展，继续说道：“红姊，你对我向不藏私，并又对我期望甚切，所以我敢断定，所谓‘大有意义’的事情，不外两件，第一、红姊见我熟知当今各家神奇剑法，意欲锦上添花，再传我‘荡魔宝录’中所载的盖世绝学——‘摩诃十三剑’，使我这‘降魔郎君’名副其实，仗三尺青锋，为世间扶持正义，替江湖扫清妖孽！第二……”

孟红绡见他所想，全合自己心意，加以愈说豪情愈高，遂颇为快慰地接口说道：“枫弟，你第一点既猜得丝毫不错，第二点可能也与我心意相合？就是若从这五盏壁灯之上，一探此洞秘密，或许颇有所获？”

黄慕枫、孟红绡二人不谋而合，同具一般心意，既经道破，不禁相顾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说到做到，这一双雪山订盟的异姓姊弟，便自在大笑声中，往洞内缓步走去。

黄慕枫年岁轻轻，童心未泯，足下移形换位，身躯略飘，便抢在孟红绡之前，先到了第一盏壁灯之下。

孟红绡对黄慕枫的轻功一向颇为赞誉，见状正待夸说几句，让他高兴，忽然发现黄慕枫手握灯石，满面惊异神色！

原来这盏灯石，嵌在壁中，出乎意料地坚稳异常，上下不能扳动，左右

不能摇晃，向外也不能拉出分毫。

这一来惹得黄慕枫性起，正想运功毁去石灯，一观究竟，猛又觉得此举未免太过鲁莽，枯黄的脸庞之上，自然而然地泛起淡淡红晕。

孟红绡旁观者清，看出黄慕枫尚有一种方法未曾试探，正待加以指点，黄慕枫竟也触动灵机，向孟红绡微微一笑，右掌暗运功劲，索性把那灯石再朝壁内按去！这回果然得心应手，用力并不太大，灯石即告内陷寸许！黄慕枫见状，心头微跳，孟红绡也面有喜色。

但两人正相顾欣疑交集之际，变化忽来！

“隆隆”微响起处，一块平滑的山石，自洞顶迅速下降，恰好封住洞口，遮断天光，使洞内成为一片漆黑！

好在两人均是身停灯下，距离洞口尚有数尺，故只受虚惊，未生意外！

黄慕枫眉峰微聚，意欲拉出壁灯，使那封洞巨石恢复原状。但那盏壁灯被推入壁寸许以后，俨若生根，竟难如愿拔出，黄慕枫只得暂时缩手，莫名其妙地呆在当地！

孟红绡却毫不犹疑地先行晃着火折，将五盏壁灯一一点燃，使洞中恢复明亮，然后再与黄慕枫研究怎样开启这块封闭自己出路的巨石之法。

黄慕枫首先说道：“红姊，我已试过，想把这一盏壁灯，恢复原来位置，却一点拉它不动！其中奥妙可能在另外四盏灯上？”孟红绡点头道：“枫弟所料，与我相同，我们只要顺着次序，一盏盏地试将过去，必有所得！”

黄慕枫闻言笑道：“红姊不必多劳，还是由小弟试探便了。”孟红绡含笑答道：“枫弟，由你下手试探，由我在旁防范，因为通道之内，或许另藏埋伏？要有一人凝功戒备，防范任何突起危机，方为稳妥！”

黄慕枫深匙孟红绡所言，两人遂并肩缓步前行，走到第二盏壁灯之下！

黄慕枫举手抓住灯石，片刻工夫，就被他试出，扳、摇、拉三种方法同样无效，于是慢慢用力，又向壁内推去，整座石灯，随即陷进寸许。

隆隆轻响起处，那块堵住洞口的平滑山石，果又应声缓缓上升，移时便即隐入洞顶，第一盏壁灯，也跟着向外凸出，恢复原状。

山风吹处，五灯灯焰，晃得一晃，险些被吹熄，但是天光重透，通道似乎更觉光明。

这一来，黄孟二人喜翻心底，要不是顾忌“男女授受”尚“不”能“亲”的礼教传统，差点拥抱起来。

“红姊，我知道啦！我知道啦！”

从这句话音之上，就可以听出黄慕枫是如何高兴的了。不等孟红绡答话，他竟自拉着她的玉手，直向第三盏壁灯奔去！

第十三章 处处奇峰

黄慕枫这种喜极忘形的举动，孟红绡对他不忍责怪，因为雪山一盟，份属姊弟，携手同行，只证明他天真纯洁，就情理而言，当不算是逾越礼教规范。

孟红绡边作此想，边生惑念，原来她此刻发觉枫弟之手，怎的会和自己一模一样？柔若无骨！

一朵疑云，立即涌上心头，而且一再扩大，想要问他，却又讷讷地不便开口。

只得摆脱他的左手，静立一旁，看他继续试探。

这第三盏壁灯透着奇怪，任凭黄慕枫将先前各法一一试遍，依旧稳悬壁上，牢不可动！

当初开辟这座洞府的那位主人，似乎有意和他为难，让他刚在夸说“知道”之后，随即堕入五里雾中。

只见他望定灯石，眼睛一转也不转动，满脸奇异的神色，窘态毕露！

孟红绡见了，不禁掩口葫芦，差点失声笑出来，于是半作解围、半作提醒地说道：“枫弟，此灯既与先前两盏有异，无甚迹象可寻，何不暂行放过，先去试那其余两盏？”

经孟红绡如此一提，黄慕枫也自觉好笑，遂立即和他红姊向右转进，往里面一段通道走去。

剩余两盏，一推便陷，毫不费力，深度一如先前，也均凹进寸许。

就在他们推动最后两盏壁灯的同时，东边通道和那石室中的情形，也随着发生一种变化！

原来那间被黄慕枫用作钓鳌居士这一代奇人永久归宿之地的石室，当第四盏灯石才一凹陷，光线随即增强，尤其是钓鳌居士坟墓右侧，格外明亮，等到第五盏再被推进以后，未停多久，又复与第四盏壁灯，同时还原外凸，石室之中，也重行逐渐暗淡下来。

孟红绡看出端倪，便对黄慕枫说道：“枫弟，昨晚我就料定，这洞内石室可能不止一间，如今看来，果然所料不错，石室之中，还有石室，第四盏灯与第五盏石灯，便是启门闭户之用，枫弟且再把第四盏石灯推陷，一齐进去看看！”

黄慕枫笑道：“红姊，以前我因过份悲伤，虽在此洞住过若干时日，却未想到这些，委实惭愧！”

说完，两人便走入室内，缓步行到右墙正中一扇新现的石门之前，但眼内情景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原来石门之内是间极为精雅的书房，四壁缥缈，琳琅满目，桌椅琴棋等陈设用具，古意扑人，西面壁前所置放的一座绿沉六曲屏风，雕刻精细，更使人触目便知是件颇为名贵之物！

黄慕枫呀了一声，含笑说道：“红姊，这石洞的主人不但是位武林高人，也是一位风雅奇士，你看这间书房，还布置得蛮不错呢！”

孟红绡流目四顾，点头说道：“这间书房雅致绝伦，几上瑶琴，定然也非俗品，我见猎心喜，倒想试一试手！”

黄慕枫大喜道说：“红姊既善奏琴，请施妙技，我来替你拂去椅上尖土！”孟红绡缓步走过，伸出纤纤玉指，微拨琴弦，只听“丁冬”脆响连声，琴音

清越无比！

黄慕枫在一旁听得失惊叫道：“红姊，这弦音如此清越，好像是具‘焦尾古琴’呢？”

孟红绡看他一眼，微笑说道：“枫弟闻声识物，定然也是一位琴中名手，指下知音，我且弄斧班门，弹一曲‘天仙引’吧！”说完，微一凝神，目光徐注古琴，便即弦中凝雨，指下生波，弹奏出一首美妙绝伦的“天仙引”法曲！

黄慕枫生平颇嗜音乐，因孟红绡弹得太好，不禁悠然出神，直等她玉手一收，弦停声住，方自恍如梦觉，拊掌赞道：“红姊，我要拜你为师，你的指法比我高明多了，能不能再弹一曲‘高山流水’，或是‘平沙落雁’？”

孟红绡含笑点头，正待继续弹奏，但目光微注西面壁前的那座绿沉屏风，突然“咦”的一声，站起身形，满脸惊愕神色！黄慕枫见状讶然问道：“红姊，你看见了什么？怎的神情如此惊异？”

孟红绡向他招手笑道：“枫弟，你到这边来看！”黄慕枫应声走到孟红绡身旁，举目看去，原来那座绿沉屏风之后，居然还有一扇石门。

孟红绡笑道：“枫弟，你极为聪明，何不试猜一下，这扇石门之内，是甚景象？”

黄慕枫想了一想说道：“我猜这扇石门之内，有张玉榻，榻上长眠着一位风神秀朗的翩翩公子，或是容光盖代的绝世佳人！”孟红绡笑道：“枫弟这种想法，颇见高明，换句话说，你就是认为里室便是这座洞府主人的长眠之所！”

黄慕枫点头答道：“我正是这种想法！”

孟红绡站起身形，微笑说道：“我们且慢弹琴，过去看看！”黄慕枫一面随同举步，一面笑道：“红姊，假如我猜得不错，有没有什么好处？”

孟红绡失笑说道：“有好处，有好处，倘若枫弟猜得不错，我把‘摩诃剑法’倾囊相赠就是！”

黄慕枫闻言，满怀喜悦地抢先一步，飘身闪过屏风，便往石门之内凝目看去！

不着还好，一看之下，却惊奇得“哎呀”一声，呆在当地！孟红绡见状，不知黄慕枫何事惊奇？遂也闪身赶过，一同注目！

天下事往往奇妙得出人意料，原来这石门之中，又是一间石室，但室内哪有什么床榻之属？除了正中拱起一座孤坟以外，空荡荡，别无一物！

四壁空空，孤坟兀兀，这第三间石室，不仅与第一间石室，完全相同，连坟前也照样未曾立有任何碑碣！

黄慕枫奇诧无已地摇头说道：“红姊，你看事情多怪，第一间石室中的孤坟，是我亲手把钓熬居士老前辈埋在其内，怎的这间新发现的石室之中，也有这么一座孤坟，坟前既无碑碣，又无标志，其中埋的又是谁呢？”

孟红绡笑道：“枫弟何必奇诧？你已经赢了东道，我少时便把悟自‘荡魔宝录’中的十三式‘摩诃剑法’倾翼相授！”黄慕枫讶然问道：“这室中只有一座孤坟，我怎会赢了东道？”孟红绡笑道：“室中虽无床榻，但既有这三尺孤坟，岂非正是石洞主人的长眠之所？”

黄慕枫知道孟红绡是有意借机加惠自己，不禁以两道深含感激的眼光凝注孟红绡脸上，缓缓地说道：“红姊，你对小……弟如此爱护成全，却叫我怎生报答？”

孟红绡嫣然笑道：“枫弟说哪里话来，我们雪山一盟，情同手足，生死祸福，始终共之，除了那‘摩诃十三剑’以外，连‘大罗手’及‘妙音神功’等两种旷代绝学，我也绝不藏私，准备一齐传授给你！”

黄慕枫闻言，感激得双目之中泪光浮动，但却连连摇手说道：“红姊为了‘荡魔宝录’中的‘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等三种旷世绝学，经了多少魔劫？受了多少艰辛？直到如今才算拨云见日！……弟蒙传‘摩诃十三式’已极感激，对于‘妙音神功’及‘大罗手’，决不敢贪得无厌的了！”

孟红绡微微含笑，正待发话，但秀眉轩处，突然触动灵机，似有所得？

黄慕枫见状问道：“红姊想些什么？”

孟红绡笑道：“我在想那第三盏壁灯！”

黄慕枫眉头微蹙说道：“那第三盏壁灯，不是弄不动么？”

孟红绡说道：“当时虽然弄不动它，如今却不妨再试上一试！”黄慕枫将信将疑地回身走人通道，伸手向那第三盏壁灯，用力一按！

谁知这一按果然按动，与其他四盏壁灯一般的陷进寸许！

黄慕枫佩服无已地向孟红绡含笑问道：“红姊，你怎会知道这三盏壁灯如今可以按动？”

孟红绡微笑答道：“第一二盏灯，封洞启洞，第四五盏灯，开门关门，则这第三盏灯，必然也与什么门户有关？故而我在进入第三间石室以后，触动灵机，令枫弟回头试上一试！”

黄慕枫指着壁灯笑道：“如今灯已陷壁，另外一重门户，必然开启，我们且回第三间石室看看！”

等孟黄二人进入第三石室以后，室中情景，却大出他们的意料之外！

原来第三盏壁灯陷壁的结果，并未开启什么另外门户，却开启了室中那座三尺孤坟！

坟中并未埋人，只埋着四五尺长的一具长方铁匣！

孟红绡起初以为这铁匣之中盛贮的定是这石洞主人的骨灰，方自心头微含歉疚地对匣恭身，黄慕枫却咦了一声，含笑叫道：“红姊，你看多怪！这筑坟之人，不把墓碑筑在坟外，反倒藏在坟内，并做得那样小法！”

孟红绡闻言注目看去，这才看见在长方铁匣之前，有座具体而微，高仅两寸的小小石碑，因被裂坟碎土所杂，不易发现！

黄慕枫俯身拂去碑上尘土，只见镌有奇古篆书，细经辨认之下，方看出是“埋剑冢”三个大字！

孟红绡恍然笑道：“原来这铁匣之中埋的是剑，并非石洞主人的骨灰！”

黄慕枫笑道：“红姊，我们能否开匣一看，究竟是柄什么名贵的剑儿，藏得如此神秘！”

孟红绡想了一想，点头示意，黄慕枫遂抱起铁匣，轻轻用手揭开！

匣中果然是柄形式奇古的长剑及一本又薄又小的绢册，还有一张素纸！

素纸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剑名干将，谱号飞鹰，有缘者得，济世救民！”

黄慕枫看完，不禁喜心翻倒地伸了一伸舌头，向孟红绡含笑说道：“红姊，这柄剑来头不小，是春秋神物‘干将剑’呢！”

孟红绡微笑拔剑，龙吟起处，精芒夺目，令人一望而知，果然是柄吹毛折铁的前古神物！

黄慕枫喜孜孜地伸手取起那本又薄又小的绢册，向孟红绡笑道：“红姊，

宝剑既是春秋神物，这册‘飞鹰剑谱’，定也不同凡响！但不知为何这小册簿，似乎写不下多少字呢？”

一面说话，一面信手翻翻绢册，目光注处，脸上立时现出惊愕不解的神色！

孟红绡随同看去，原来这册“飞鹰剑谱”只有一页，上面仅仅写着“一到三十六”的三十六个数字，但次序颠倒异常，颇为杂乱！

黄慕枫苦笑说道：“这石室的主人太以好弄玄虚，难道叫我们看了这颠倒杂乱的三十六个数字之后，就足能仗以除暴安良、济世救民么？”

孟红绡笑道：“枫弟不要懊丧，这三十六个数字虽然颠倒错乱，但其中必含妙理，尚待推敲，照我看来，似乎代表三十六个剑式？”

黄慕枫苦笑说道：“红姊想得倒是不错，但这‘飞鹰剑谱’共只一页，哪里来的什么剑式？”

孟红绡闭目忖度好久，也未忖度出个所以然来，因见黄慕枫满脸失望的神色，遂微笑道：“枫弟，在我们不曾参透这三十六个数字的秘密之前，我先把‘摩诃十三式’传授给你！”

说完，手执“干将剑”，一式一式的，把自己从‘荡魔宝录’中悟出的十三式“摩诃剑法”，向黄慕枫详细讲解演练！

黄慕枫一面凝神学习，一面却对孟红绡的深挚情意，感动得双睛润湿！

费了约莫整整一日光阴，黄慕枫才把“摩诃十三式”中的变化一齐记熟，两人均感神疲，遂在第二间石室之中，倚几朦胧睡去！

等到孟红绡酣然一梦醒来，却发现黄慕枫业已不在这石洞之中，连那柄春秋神物“干将剑”，也被他一齐带走，只留下一册玄秘难测的“飞鹰剑谱”！

孟红绡好生诧异，暗想自雪山结盟以来，自己早就看出黄慕枫的心胸品格颇为正大光明，怎的如今突然带走“干将剑”，与自己不辞而别？

正在诧异莫解之时，忽然瞥见那座六曲屏风之下，有张素纸，纸上书有甚多字迹，像是本来留在几上，被风拂至屏风之下！

孟红绡知道这张素纸，定是黄慕枫留书，遂赶紧拾到手中，欲观究竟？

但她在低头抬取黄慕枫留书之际，目光偶触屏风，却发现了一桩怪事！

原来那座六曲绿沉屏风之上，雕镌着一株老梅，但老梅枝上的每一朵梅花，都是一个古篆字！

孟红绡细心辨认之下，认出这些梅花篆字，正是石室主人留书，嘱咐得到“干将剑”及“飞鹰剑谱”之人，务须在壬寅年的八月中秋之夜返回洞中，将这座六曲屏风上所镌的梅根，用剑挖出！

孟红绡知道壬寅年就是今年，也就是这石室主人要自己在今年中秋之夜，把那绿沉屏风上所镌的梅根，用剑挖出！

她虽然绝顶聪明，但也猜不透石室主人如此安排的用意所在？只得暂时撇开，先行观看黄慕枫所留的素纸。

那张素纸之上写了不少字儿，等孟红绡仔细看完，不由惊奇万分地呆然木立！

原来黄慕枫三字，却系化名，竟是“中条剑客”顾青枫的另一位红颜知己“黄衫红线”庞真真所扮！

庞真真函中说明，自己在怀玉山中施展“三离霹雳弹”，与“拘魂使者”池中龙、“桃花使者”连城玉拼命，结果两败俱伤，一齐晕绝！

等到悠悠醒来，却已不知过了多少时日？卧身在这古洞以内！

搭救自己之人，正是钓熬居士，因寻不着顾青枫，自知寿元将尽，又见庞真真根骨极佳，遂把她救来，传授“风云雷雨”四四一十六式绝招，并命她立誓转传顾青枫及代交那件桃花鲛皮所制的“桃花软甲”！

庞真真虽然学成罕世绝学，但一来挂念顾青枫安危，二来因自己面颊被“三离霹雳弹”爆伤甚剧，容颜已毁，心头仍颇抑郁！

钓熬居士传完“风云雷雨”剑法，果然天年已尽，但在逝世以前，又送了庞真真两瓶行走江湖颇有用途的易容变音灵药！

庞真真有了这两瓶易容变音丹药，灵机动处，遂竭力揣摩男子的行动举止，准备不再以女儿面目出世！

等庞真真改扮男装，走出古洞后，才知当地就是九疑山，不由心中踌躇难决，究竟先去探望爹爹，还是先去打探顾青枫的安危下落！

在她踌躇未定之下，忽从三元帮人物口中知悉，爹爹已飞传朱红竹令，命各地分坛搜寻自己的下落，并请首席护法铁剑真人与顾青枫同往千危谷探听营救！

顾青枫既有确讯，庞真真自然立即赶往千危谷，但途中却与铁剑真人相遇，知道爹爹已下令放弃搜寻自己，顾青枫则欲独奔野人山百丈坪的“万劫魔宫”，再作打探！

庞真真一方面既猜不透爹爹为何用飞鸽召回铁剑真人，对自己放弃营救？一方面又感激顾青枫为自己独闯“万劫魔宫”的关切情怀，另一方面又想到如今正是“紫清玉女”孟红绡与顾青枫所订“雪山之约”的相见时日！

庞真真忽然心中一动，暗忖自己何不走趟祁连山群玉峰头？倒看枫哥哥会不会为了急于援救自己，而不赴孟红绡的“雪山之约”？

主意既定，立即赶赴群玉峰，顾青枫果然未来，自己反倒与孟红绡惺惺相借地雪山定盟，结为姊弟！

庞真真叙完前情，并在函中请求孟红绡务代自己严守此项秘密，因女孩儿家容颜一毁，万念皆灰，尚幸有位与自己几乎完全相像的假庞真真现在三元帮中，正好由她来代尽孝道，弥恨情天，使爹爹“翻天怪叟”庞千晓与顾青枫，都不致为了自己有所悲痛牵挂！

最后，庞真真并说明自己取走“干将剑”之举，别具深意，至迟在四月初四的“万劫大会”以前，必将此剑及“风云雷雨剑谱”、“桃花软甲”，一并送还，或许尚有其他馈赠？俾使孟红绡、顾青枫得能仗以力伏群魔，名扬天下！

孟红绡看完化名黄慕枫的“黄衫红线”庞真真留书，不禁感慨万千！

她虽因身是女孩儿家，了解女孩儿家容颜被毁后的心理变化，但却仍觉庞真真此举欠妥，因为顾青枫并非世俗贪恋颜色脂粉的薄幸男儿，何况庞真真颊上伤疤又是为他所留，只有对她格外敬爱，决不会丝毫厌恶！

如今庞真真留书一走，大有彼此缘尽今生、不再相见之意，倒叫顾青枫与自己将来海角天涯地颇难寻找！

尤其她颊上伤疤，自己决不信无法复原如旧，倒要趁着距离“万劫大会”尚有两个余月的这段光阴，设法探寻什么罕世灵药，使庞真真恢复绝代容光，与自己同侍顾青枫，免得美中不足，情天遗憾！

孟红绡想到庞真真的容貌，不禁又想起现在三元峡内的那位假庞真真，心中暗忖天下纵或有容貌相像之人，但怎会面目身材完全无二，相像到连她生身之父“翻天怪叟”庞千晓都辨认不出的这等地步？

自己目下反正身无要事，等把在这神秘石洞中所得的什么“飞鹰剑谱”略加参详以后，索性再复潜入三元帮，探查那位假庞真真姑娘究竟是何来历？

孟红绡想到此处，暂撇杂思，重新专心一志地对那册薄得只有一页的“飞鹰剑谱”，加以推敲参悟！

但那一页剑谱之上，除了从“一到三十六”的三十六个错综排列的数字，别无所存，任凭孟红绡如何天悟神聪，也参悟不出丝毫奥妙！

孟红绡越推究越觉糊涂，合起“飞鹰剑谱”，秀眉双蹙，自语道：“我就不信这页‘飞鹰剑谱’会比‘荡魔宝录’还要艰深，且到洞外略为徘徊舒散，再来推究！”

话完，起身走出石洞，在那凌空飞瀑之下，小坐片刻，果然觉得心中烦惑渐除，灵明一爽！

孟红绡心怀舒畅之下，忽然想起自己与庞真真初入洞时所见的洞顶浮雕人像，暗忖这石洞主人既是绝代武林奇客，则那些浮雕人像必有深意！自己反正对“飞鹰剑谱”一时无法参悟，不如暂加撇开，且把心思用到这些浮雕人像之上，或许另有所得？

主意既定，遂起身入洞，细看洞顶浮雕人像，果然像像姿式不同，举手投足之间，分明隐合什么奇妙招术身法？

孟红绡心中一喜，照着那些人像姿势，循序演练，但却觉得蹩扭异常，格格不入！连续几次试验，均是如此，孟红绡不禁秀眉双蹙，凝视洞顶，惑然莫解！

但她这一凝视之下，灵机忽动，愁眉渐解，笑逐颜开，知道自己巧获骊珠，可能又要学得一桩武林绝艺！

原来那些洞顶浮雕人像，不多不少，恰恰三十六个！

浮雕人像正是三十六个，则岂不与那页“飞鹰剑谱”的三十六个数字两相符合？

两者有脉络相通？孟红绡遂取出“飞鹰剑谱”，遵从那颠倒杂乱的排列次序，一式一式的，照着洞顶浮雕人像，再复演练！

这次演练，果与上次大不相同，不仅毫无蹩扭之处，并颇觉得心应手！

三十六种姿态练完，孟红绡业已知道洞顶浮雕即是三十六招“飞鹰剑法”，但石洞主人故意把先后次序，颠倒排列，而把正确数字，记载在那薄仅一页的“飞鹰剑谱”之上！

孟红绡已得骊珠，自然反复演练，由生变熟，由熟生巧，等她把这三十六招“飞鹰剑法”记熟胸中以后，竟然悟出这套剑法不仅威力奇强，变化神妙，并还与自己得自“荡魔宝录”中的“摩诃十三剑”，可以互相融会！

孟红绡参透这项奥秘，越法对石洞主人的身份怀疑异常，暗忖难道这石洞主人竟与传留“荡魔宝录”的空门奇侠有何关系？

疑念既动，遂索性把整座石洞，再复细搜一遍，看看还有什么未经发现的神秘之处？

细搜的结果，别无异处，孟红绡遂烧木为书，以巾作纸，把洞顶三十六式浮雕人像，一齐摹绘在自己所用的一幅丝巾之上！

摹完浮雕，孟红绡又对那座绿沉屏风，凝神猜测！

这座六曲绿沉屏风之上，横雕着一株形态奇古的老梅，每朵梅花，都是一个奇古的篆字！

孟红绡暗想梅花篆字之谜，已被自己看透，但石洞主人为何定要叫人把

屏上所铸梅根挖出？而指定必须在壬寅年的八月中秋动手？

饶她绝顶聪明，也无法把这桩秘密参悟，孟红绡平白费了不少神思、依旧茫无所得之下，只好默对石洞主人通诚致谢，并向外室钓熬居士坟前恭身三拜，缓步走出这座神秘石洞！

孟红绡出洞以后，因顾青枫踪迹不知，无法相寻，遂在九疑山随兴徜徉，意欲等到夜晚暗入三元峡，一探那位假庞真真究竟是何来历？竟与真的“黄衫红线”庞真真，生得如此相像？

随兴登临，流光易逝，孟红绡出洞之际，本是未末，转瞬间残阳匿彩，夜色四笼，九疑山中，业已笼罩了一层朦胧暮网！

孟红绡因时属正月月底，毫无月色，较易隐匿身形，遂在戌辰时分，便施展轻功，扑奔三元峡口！

但才到三元峡口，便望见峡内灯光如海，人影幢幢，笑语喧腾，一片欢笑之声，好似有什么喜庆之事。

孟红绡见状，不禁秀眉略蹙，暗想难道今夜竟是“翻天怪叟”庞千晓，或“碧云娘”柳如烟、“媚香仙子”孔凌霄的寿诞之期，否则三元峡内怎会如此喜气洋洋，灯光如海？

她这种猜测完全错误，原来今夜竟是那位假庞真真姑娘与“中条剑客”顾青枫的吉日良辰，洞房花烛之夕！

顾青枫在野人山中，因彼此各自乔装，话未说明，突被“紫清玉女”孟红绡用“大罗手”点倒，醒来以后，伊人无迹，怅怅久久，也就决定乘着距离“万劫大会”还有一段时间，先走趟九疑山三元峡，看看，“黄衫红线”庞真真已否脱险归来，安然回到三元帮内？

顾青枫以“百变无常”郝大风的面目在“万劫魔宫”中与万劫群魔盘桓之时，分明从“拘魂使者”池中龙及“桃花使者”连城玉口内听得庞真真身受重伤，多半已遭不测，如今尚欲再去九疑山探望之故，无非与庞真真之间的情愫极深，在未获得她或生或死的确切消息以前，系念之怀，始终难定！

他是随后而来，故而到达九疑山之时，恰比孟红绡、庞真真晚了一日。

也就是顾青枫刚刚抵达三元峡口，孟红绡、黄慕枫业已进入那座神秘石洞之内！

顾青枫早于前山便从与三元帮有关人物口中，听得“庞真真”脱险归来，人在三元峡内，心头不禁暗想“翻天怪叟”庞千晓明知自己对庞真真关怀颇甚，却为何在爱女业已无恙归来以后，不将此讯告知自己，只用飞鸽传书把铁剑真人唤回？

庞千晓如此作法，岂非显系不愿自己与庞真真过份接近？对方既然厌恶自己，何必再以本来面目投帖请谒？不如就用“百变无常”郝大风的身份暗入三元峡，一晤庞真真，彼此索性尽倾积愆，运慧剑斩情丝，从此绝缘，既可使她不拂她老父意旨，也免得自己将来在孟红绡面前难以交代！

顾青枫主意既定，遂等到宵深人静，施展轻功，进入三元峡内。

哪知三元帮因江湖多事，又与“万劫魔宫”方面结下强仇，故而警戒极严，表面虽仍松弛，其实整个三元峡内昼夜不息，满布桩卡！

顾青枫才入三元峡，便被隐伏暗处昼夜警戒的暗桩发觉！因知善者不来，又从轻功身法之上，看出顾青枫武学极高，遂也不加拦阻，只是悄悄扯动警铃，通知帮内的首脑人物！

顾青枫哪知就里，因上次来过，路径颇熟，遂径扑“翻天怪叟”庞千晓与家人聚居的后宅重地！

一路之间，毫无拦阻，但到了养德轩前，却使顾青枫剑眉双蹙，踌躇无策！

原来“翻天怪叟”庞千晓正在养德轩前与铁剑真人展枰对弈，并有两位相貌相同、生得极为英俊的十五六岁少年，侍立在庞千晓的身后！

当地是块广大草坪，别无他路可通内宅，顾青枫不禁隐身在一株合抱大树以后，暗自寻思，怎样才可瞒过“翻天怪叟”庞千晓及铁剑真人耳目，进入内宅，去与“黄衫红线”庞真真相会？他正苦思无策之际，铁剑真人突向“翻天怪叟”庞千晓哈哈大笑说道：“帮主高明，贫道认败，这局围棋倘若下到结果，我大概要输四五子呢？”

“翻天怪叟”庞千晓也自大笑说道：“真人太谦，这局棋你只是少了两个劫材，局面并不太坏，怎的就不过了？”

铁剑真人目注侍立庞千晓左右的“和合双童”萧英萧俊，含笑问道：“英哥儿俊哥儿，我前日教你们的‘分行合运巧打天星’手法，可曾练熟了么？”

萧英恭身答道：“英儿等对真人所传的手法虽未精熟，却已略知诀窍！”

“翻天怪叟”庞千晓笑说道：“你们两个小鬼灵精，到处磨人传授，所得好处真不在少，且用这围棋子儿，把真人所传的‘分行合运巧打天星’手法，练来给我看看！”

萧英萧俊恭身领命，每人伸手取了三颗围棋握在掌内！

“翻天怪叟”庞千晓手指顾青枫藏身的大树，含笑说道：“英儿俊儿，就以这颗大树作为假设敌方便了！”

顾青枫闻言一惊，暗想“翻天怪叟”庞千晓这等说法，莫非已知自己藏身树后？念犹未了，那“和合双童”中的萧英业已首先出手，右掌一翻，三粒黑色围棋带着划空锐啸，作品字形地电疾飞出！

萧英所发这三颗黑色围棋出手以后，萧俊掌中的三颗白色围棋也自随后打出！

黑棋在前，白棋在后，但飞到距离顾青枫藏身大树树身五尺左右之际，三颗黑棋突然稍稍一慢，竟被后飞的三颗白棋打个正着！这白棋所含劲力极强，虽把黑棋击得左右偏飞，但本身方向却丝毫未改，依旧“夺夺”连声，飞嵌入大树树干之内！

顾青枫方在暗赞萧俊的腕力不弱，耳边却又听得“嘶嘶”破空微响！

他一来心中已存戒意，二来又是内家好手，故而一听这“嘶嘶”微啸的破空声息，便知是方才被白棋击飞的那三颗黑棋，居然绕走弧形，暗袭自己！

转念之间，三颗黑棋业已飞到当头，顾青枫只得伸手一抄，悄悄接在手内！

这时“翻天怪叟”庞千晓目注铁剑真人，哈哈大笑道：“真人，这两个娃儿竟能在短短两日之内，将你所传的‘分行合运巧打天星’手法练到这等地步，总算难得！”

铁剑真人点头一笑，尚未答言，萧英却业已星目闪光，噘着嘴儿说道：“我那三颗黑棋被人家毫不费力地接去，帮主怎的还要夸奖？”

顾青枫闻言，知道自己的踪迹早已败露，正待现身走出，“翻天怪叟”庞千晓已自双目一翻，神光电射，狂笑说道：“是哪派武林贵客，黑夜光降三元帮，何必如此藏藏躲躲？难道庞千晓还款待不起几杯水酒么？”

顾青枫听得剑眉一蹙，只好自大树之后，飘身闪出！

“翻天怪叟”庞千晓见来人形貌不但丑怪异常，并极为陌生，不由眉头微挑，一捋氏髯，正待再度发话，身旁侍立的“和合双童”中的萧英，业已飘身纵落顾青枫面前五六尺远，冷然喝道：

“朋友赶快通上名号，你一不投帖，二不拜山，却夤夜妄闯养德轩重地，难道丝毫不懂江湖规矩，或是对三元帮有所轻视么？”

顾青枫本就不愿以本来面目与“翻天怪叟”庞千晓相见，如今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不便吐露真实姓名，只好一面准备觅机退走，一面应声答道：“在下郝大风，人称‘百变无常’，是大雪山‘鬼手天尊’门下，对中原武林素所陌生，不知此处竟是三元帮重地……”

话犹未了，萧英便即冷笑接口说道：“深入九疑山三元帮的养德轩前，还说不知这是三元帮重地，朋友未免太以欺人！常言说得好：‘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萧英先行领教朋友几乎大雪山‘鬼手’一派的精粹武学！”

话完，掌出，一掌“毒龙探爪”，挟着沉雄劲气，便往顾青枫胸前击到！顾青枫探知身入龙潭虎穴，不宜妄动干戈，遂缩胸吸气，微一飘身，退出一丈五六之外，准备暂时遁走，再作计较，哪知足尖点地，方一转身，身后不远，却站着一男一女！

女的昔日见过，正是“媚香仙子”孔凌霄，男的则光看那一身赤红色的奇异装束，便知是名满江湖的“火孩儿”邬赤！

顾青枫原是聪明人物，一看眼前情形，便知自己踪迹早已败露，落入三元帮算计，如今不啻身在笼中，鱼游釜内！

这时“翻天怪叟”庞千晓站起身形，目注顾青枫，含笑发话说道：“大雪山‘鬼手天尊’昔年与老夫曾有一番过节，今日居然命你前来窥探三元帮虚实，莫非他已把那只左手练得复原如旧了么？”

顾青枫想不到“翻天怪叟”庞千晓竟与大雪山“鬼手天尊”乃是昔年旧识，闻言之下，不禁愕然，暗忖自己对于“鬼手天尊”一切陌无所知，对答之间，岂不立将露出马脚？

“媚香仙子”孔凌霄何等厉害？见顾青枫这一发怔，便立即飘身近前，咯咯娇笑说道：“朋友，你大概不是什么‘百变无常’，何必冒打‘鬼手’一派的旗号，赶快揭下脸上所戴人皮面具，让我们看看究竟是龙是虎？”

顾青枫知道无法再行隐瞒，只好伸手把脸上所戴两层人皮面具，一齐揭落！

他这人皮面具一摘，正待向“翻天怪叟”庞千晓傲然发话之际，“翻天怪叟”庞千晓却当先纵到顾青枫面前，伸手拉住他的手儿，高兴已极地大笑道：“顾贤侄，你来得正好，老夫正愁踏遍天涯，无法相觅……”

话音未了，“媚香仙子”孔凌霄也自接口笑道：“枫哥儿，原来是你，你今夜却要这等大弄玄虚则甚？”

顾青枫想不到“翻天怪叟”庞千晓及“媚香仙子”孔凌霄竟对自己极为亲善，不禁越发俊脸通红，讷讷无语！

铁剑真人因曾与顾青枫联袂共赴千危谷，故而已知这位“中条剑客”的高傲性情，遂呵呵大笑道：“顾老弟，我猜得出你不以本来面目请谒庞帮主之意！”

顾青枫抬头看了铁剑真人一眼，铁剑真人又复笑道：“老弟定是对于庞帮主用飞鸽传书把贫道召回三元帮，而未将真真姑娘脱险归来之事相告一

节，有些芥蒂？”

顾青枫听对方一言道中自己心意，方觉微窘，“翻天怪叟”庞千晓却已拍着他的肩头，纵声呵呵大笑道：“这桩事儿，老夫确实处理欠妥，但顾贤侄也应该体谅老夫乍见真真宛若白痴，记忆全失，难免惊急过度，心神不属，急于想找铁剑真人回帮商议，以致……”

顾青枫听到此处，也大出意外地失惊问道：“庞老前辈，真妹完全失去记忆了么？”

“翻天怪叟”庞千晓大笑道：“真儿记忆全失，百药罔效，三元帮全帮上下，束手无策！幸亏贤侄的两位友好善加治疗，使她恢复部份记忆，如今贤侄再复光临，真儿愁思一解，必可完全无恙的了！”

顾青枫愕然问道：“顾青枫有两位友好曾经来此为真妹施技疗疾么？”

“翻天怪叟”庞千晓点头说道：“孟无忧与黄无惑难道不是贤侄至友？”

顾青枫眉头一蹙，恍然顿悟地脱口问道：“是不是‘荡魔秀士’与‘降魔郎君’？”

“翻天怪叟”庞千晓笑道：“贤侄猜得不错，据我看来，这两人之中似以‘降魔郎君’黄无惑与贤侄的交情更为深厚！”

顾青枫心中暗想“荡魔秀士”孟无忧分明就是“紫清玉女”孟红绡的化名，想不到她会跑到三元帮中替庞真真疗治奇疾！但另外一位“降魔郎君”黄无惑，却猜不透是何来历？居然会施展“翻天怪叟”庞千晓、铁剑真人、“海天剑圣”展青萍、恩师“中条逸士”焦大先生等各家独门剑法，以及钓熬居士秘不传人的“风云雷雨”四四一十六式剑法！

心中正在狐疑难释，忽听“翻天怪叟”庞千晓认为“降魔郎君”黄无惑与自己交情深厚，不禁诧然问道：“庞老前辈从何看出那位‘降魔郎君’黄无惑与顾青枫的交情深厚？”

“翻天怪叟”庞千晓哈哈一笑，尚未答言，铁剑真人业已接口笑道：“那位‘降魔郎君’黄无惑在庞帮主面前替老弟与真姑娘作了大媒，难道还不是你的至交好友？”

顾青枫哪里想得到此事竟是真庞真真为假庞真真作媒？不禁既觉奇窘，又觉惊疑，暗想这位与孟红绡同来的“降魔郎君”黄无惑竟替自己与庞真真作媒，莫非他与孟红绡……

“翻天怪叟”庞千晓见顾青枫脸上满布羞窘为难的神情，遂失笑说道：“顾贤侄，你不要为难，我知道你心中的为难之事！”

这两句话儿，越发使顾青枫如堕五里雾中，“翻天怪叟”庞千晓一面与顾青枫携手进入养德轩内，一面向他耳边低声笑道：“顾贤侄是否为了‘紫清玉女’孟红绡之故，而不敢对真儿的婚事率然应允？”

顾青枫听“翻天怪叟”庞千晓言语中业已知道自己与“紫清玉女”孟红绡早定深盟，不由得更加奇愕！

“翻天怪叟”庞千晓又复笑道：“顾贤侄放心，我们都是武林人物，应该不拘小节，豪迈绝伦，‘紫清玉女’孟红绡又非一般庸俗女儿，故而老夫对于此事采取开明措置，将来便由孟红绡与真儿双双妻事你一人，无分大小便了！”

顾青枫与“紫清玉女”孟红绡固然深盟早定，但对于“黄衫红线”庞真真，情义亦复极深，平日辄因鱼与熊掌未便得兼，又不能辜负任何一面之事，忧愁无策！如今既听“翻天怪叟”庞千晓这等说法，自然心花怒放，不再矜

持，赶紧恭身拜倒，改称岳父！

“翻天怪叟”庞千晓高兴得纵声呵呵大笑，俯腰双手扶起顾青枫，但掌心互合之际，居然暗送内家真力！

顾青枫知道庞千晓是要考较考较自己，遂满面含笑，不动声色，提足师门的“子午神功”，贯注双掌，抵拒来势！

“翻天怪叟”庞千晓把内家功力加到七成，见顾青枫仍无丝毫怯意，遂收手呵呵笑道：“顾贤侄倜傥风流，英雄了得，难怪真儿平素那等眼高于顶，竟会对你一往情深，委实不愧是我庞千晓的东床娇客！”

顾青枫被自己这位新拜的岳父称赞得满脸通红，无以解嘲，嗫嚅问道：“请问……岳……岳父，真妹何在？”

“媚香仙子”孔凌霄妙目流波地看了顾青枫一眼，含笑接口道：“真真今日情绪颇坏，哭泣半天，刚刚睡熟，暂时不必加以惊扰，且在这养德轩内设宴为贤侄接风洗尘之后，再去唤醒真真，使她骤然惊喜，或许便可完全恢复记忆？”

顾青枫听庞真真一病至今，尚未痊愈，不禁心中好生凄楚！暗想真妹此次因伤成病，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己，独斗“万劫双魔”所致，自己无论在“恩情”二字的任何一字之上，也不应对她丝毫辜负！

他虽然亟于要与庞真真相见，携手慰借，一解相思，但“翻天怪叟”庞千晓适才当面允婚，名份已定，“媚香仙子”孔凌霄又是这等说法，哪里还好意思表示急不可待？只好随同众人，在养德轩中饮宴谈笑！

顾青枫因知“翻天怪叟”庞千晓还有一位庞姬，名叫“碧云娘”柳如烟，遂含笑问道：“怎的未见柳夫人……”

“柳夫人”三字方出，“媚香仙子”孔凌霄业已嫣然笑道：“因为‘万劫大会’会期已近，我们必须与会之人，均各下苦功，新练了几桩绝艺，我与铁剑真人今日功成，柳夫人则尚在闭关，大概要到后日才可完成她那威力无边的‘碧云四绝’！”

顾青枫听到三元帮中的这几位首脑人物，均对“万劫大会”极为重视，各自闭关苦练神功，遂向铁剑真人笑道：“晚辈自与老前辈于六诏山千危谷分别以后，便即遄程赶赴野人山百丈坪的‘万劫魔宫’，结果虽未寻见真妹，却探听得了另外一桩大事！”

铁剑真人含笑问道：“顾老弟请讲，是桩什么大事？”

顾青枫笑道：“自从‘苗疆双怪’乘虚袭击千危谷，杀死‘五毒使者’唐嘉、‘逍遥使者’崔一苇，掳走‘氤氲使者’庄梦蝶后，‘万劫魔主’深觉‘十三名手’不可轻侮，本身实力仍嫌单薄，遂与另外两个隐迹多年的穷凶极恶的魔头勾结，互相结为盟好，以张‘万劫大会’声势！”

“翻天怪叟”庞千晓拈杯笑道：“大概贤侄所说的两个魔头，便有大雪山‘鬼手天尊’在内？”

顾青枫脸上微红，点头答道：“岳父猜得不差，正有‘鬼手天尊’与他弟子‘百变无常’郝大风在内！”

说完，遂把自己巧遇“百变无常”郝大风，为他解除瘴毒，并蒙赠两副人皮面具之事，细述一遍。

“翻天怪叟”庞千晓听完以后，浓眉略轩，微笑说道：“我与‘鬼手天尊’十数年前曾在青海积石山下会过一阵，彼此苦斗了半日光阴，他左掌所练‘抓魂手’虽被我勉强废去，但我也略受微伤！如今既敢再出武林，功力

必复，委实是名劲敌，不可忽视！”

铁剑真人微微点头，看着顾青枫含笑问道：“顾老弟，与‘万劫魔主’缔结盟好的另外一位魔头，是何名号？”

顾青枫应声答道：“北天山‘玄冰老魅’与他的得意弟子‘玉雪书生’萧九寒！”

铁剑真人眉头一蹙，向“翻天怪叟”庞千晓问道：“帮主可曾会过这‘玄冰老魅’？”

“翻天怪叟”庞千晓摇头笑道：“我只知其名，未会其人，但就真人的重视神情看来，大概又是一位扎手人物？”

铁剑真人点头答道：“此人武功另辟蹊径，别具玄妙，往往一掌相交，便能令人为之骨髓成冰，奇寒而死！故若与这‘玄冰老魅’动手，必须早把纯阳真火提聚预防，丝毫疏忽不得！”

“翻天怪叟”庞千晓忽然想起一事，向顾青枫举杯笑道：“顾贤侄，你既假借‘百变无常’郝大风的旗号身入‘万劫魔宫’，可曾看见那‘万劫魔主’是个甚等样人？”

顾青枫摇摇头笑道：“‘万劫魔主’对‘万劫大会’极为重视，如今正在闭关练功，小侄致未得见！但从‘万劫’一派的掌门女弟子‘瑶池使者’毕金环的口中，却偶然听出‘万劫魔主’似与三元帮人物结有特殊恩怨？”

“翻天怪叟”庞千晓闻言，沉吟片刻说道：“我也觉得那位‘万劫魔主’似对‘三元帮’怀怨极深？但把往日所结的仇人一一细加推断之下，却又推断不出任何迹象。”

顾青枫剑眉深蹙说道：“不论那‘万劫魔主’的来历如何？这场‘万劫大会’必然是血雨腥风，凶恶已极！”

“翻天怪叟”庞千晓双眉微举，目中一射神光，看着顾青枫含笑问道：“贤侄是否认为老夫惧怕那‘万劫魔主’？”

顾青枫笑道：“小侄不敢如此想法，但我却觉得‘万劫魔主’与那‘玄冰老魅’、‘鬼手天尊’结盟联手，声势颇大，而赴会的其他武林名手方面，不仅是各自为政，其间甚至尚有仇隙！因此相形之下，岂非……”

铁剑真人听到此处，不由瞿然说道：“顾老弟此虑极是，如今武林‘十三名手’之中，‘瞽目诸葛’苗平与‘黑蛇教主’谢云之双双遭害，‘中条逸士’焦大先生与‘百忍神尼’又复或归极乐，或作仙游……”

顾青枫接口说道：“据我所知，钓鳌居士亦有重病在身，寿元难续，即将谢世！”

铁剑真人低哦了一声，说道：“这样说来，现存的‘十三名手’只有‘苗疆双怪’、‘娄山三煞’、‘海天剑圣’展青萍、庞帮主及贫道七八人而已！”

顾青枫向“媚香仙子”孔凌霄笑道：“根据‘瑶池使者’毕金环所说，‘万劫魔主’认为孔夫人与柳夫人可以递补‘百忍神尼’及先师焦大先生遗缺！”

“媚香仙子”孔凌霄嫣然一笑道：“那‘万劫魔主’哪里是抬举柳夫人与我递补‘百忍神尼’及‘中条逸士’的遗缺？分明只是想要把我们姊妹的项上人头也悬挂在‘万劫门’前的十三白骨圆环之内！”

铁剑真人微笑道：“这样统计起来，‘娄山三煞’及‘苗疆双怪’与本帮素有嫌隙，‘海天剑圣’展青萍也一向独行其是，则到了‘万劫大会’之时，帮主果然应该略加谨慎！”

“翻天怪叟”庞千晓点头说道：“真人与顾贤侄分析的结果，‘万劫大会’之上，仍数‘万劫’、‘鬼手’、‘玄冰’三派联盟，及三元帮两者实力最强，我们只要洞识利害，不再临时树敌，或邀得‘海天剑圣’展青萍那位无甚立场的好手助阵，则正可叱咤群雄，睥睨天下！”

话完，饮干杯中美酒，双眉展处，神采飞扬，发出一阵震天狂笑！

顾青枫见状，不禁眉梢一蹙，暗想“翻天怪叟”庞千晓好胜之念，如此强烈，决非佳兆！自己与他既然已是翁婿关系，则似应与庞真真设法规劝这位老人家略淡名心，善养天和，不仅为武林造福，也是葆元益寿之道！

“翻天怪叟”庞千晓狂笑以后，神情甚为高兴地侧顾“媚香仙子”孔凌霄道：“真儿熟睡甚久，如今谅已醒来，我们且陪顾贤侄去她房中，使她蓦然惊喜，可能有益病势？”

顾青枫因知庞真真因伤致病，失去记忆，心中对她关切思念万分，只不便主动急于探看而已，如今既听“翻天怪叟”庞千晓这样说法，遂赶紧站起身形，点头说道：“真妹此次灾厄，全系因我而起，小侄心中歉疚万分，委实急于探望她的伤病情势！”

“媚香仙子”孔凌霄笑道：“顾贤侄尽管放心，真真内外无伤，只是刺激太重，有点神志不清，失魂落魄的模样！”

顾贤侄因曾在“万劫魔宫”亲耳听得“拘魂使者”池中龙叙述庞真真在怀玉山中施放“三离霹雳弹”的情事，始终认为庞真真受伤颇重，甚至容貌已毁，但如今“媚香仙子”孔凌霄竟然说她内外无伤，不禁讶然问道：“我在‘万劫魔宫’明明听得‘拘魂使者’池中龙说，那‘三离霹雳弹’爆裂之时，真真亦受重伤，满面鲜血！”

“媚香仙子”孔凌霄瞟他一眼，边行边自微笑说道：“那些么魔小丑之言，怎可深信，眼前已到真真所居的飞虹榭，贤侄进去看看，她除了精神略微憔悴以外，是否依旧昔日容光，玉润珠圆，毫无所损！”

话音了处，微一飘身，纵入一幢玲珑水榭之中，向内室高声叫道：“真真你看，是谁来了？”

这时铁剑真人及“火孩儿”邬赤仍在养德轩中饮酒，未曾随来，“翻天怪叟”庞千晓遂拉着顾青枫的手儿，一同飘身纵进水榭，并含笑说道：“顾贤侄，真儿见你以后，异常惊喜之下，她的病状大概便可完全痊愈的了！”

顾青枫觉得“翻天怪叟”庞千晓拉着自己的那只手儿，抖颤不已、显见他心情颇为紧张激动！不由暗想，这位老人家身为三元帮帮主，号令群雄，经多见广，又是当世“十三名手”之一，频年争战江湖，“翻天三宝”之下，伏尸无数，流血成河，足可算是杀人不眨眼的人物！但如今为了关切庞真真的病状，却显出这等神情，可见得天下父母疼爱子女之心，委实无微不至！

两人刚刚落足水榭，内室帘栊已挑，“媚香仙子”孔凌霄陪着一位绝代容光的黄衫少女，珊珊走出！

顾青枫哪里知道其中另有绝大隐情？这位假庞真真的身材面貌，甚至举措神态，都与真庞真真吻合得一般无二！

两人蓦然相见，顾青枫见庞真真的玉颊娇容果然丝毫不损，不由心头狂喜！旋又剑眉略蹙，暗忖：真妹一切未变，只是那一双秋水眼神，凝注自己，怎的却陌生已极？

黄衣少女凝望顾青枫几眼，臻首微偏，向“媚香仙子”孔凌霄问道：“孔姨娘，他……他究竟是谁呀？”

顾青枫见庞真真果然失去记忆，竟不认识自己，不禁心中一酸，噙泪欲滴，皱眉叫道：“真妹，我是顾青枫，你……你难道真……真个不认识我了么？”

黄衣少女又复向他凝视几眼，微一摇头，缓缓说道：“你这人还不讨厌，但我却不认识你！我最喜欢秋天那些红得像火的满山枫叶，你为什么不叫红枫，却叫顾青枫呢？”

顾青枫哪知眼前的黄衣少女并不是与自己精深义重的“黄衫红线”庞真真，闻言不禁两行英雄珠泪垂坠青衫，感觉到束手无策！

那黄衫少女见顾青枫凄然垂泪，反倒嫣然一笑说道：“咦，你怎么哭了？常言说得好‘丈夫有泪不轻弹’，你既是男人家，就不应该轻易流泪！”

这时，不但顾青枫伤心欲绝，啼笑皆非，连“翻天怪叟”庞千晓也不禁老泪纷披，愁肠百结！

他本来以为爱女经过“荡魔秀士”孟无忧、“降魔郎君”黄无惑等一番疗治之后，失神的病状业已大大好转，如今再与她心所深爱的顾青枫互相见面，或可霍然痊愈？谁知眼前事实又大出意料顾青枫与“翻天怪叟”庞千晓均对黄衣少女泪眼相看、愁眉无策之际，那位“媚香仙子”孔凌霄却蓦然灵机一动，计上心头！

她伸手拉着“翻天怪叟”庞千晓走过一旁，笑吟吟地说道：“帮主，我倒有条妙计，定然可使真真祛除这种失神落魄的病状！”

“翻天怪叟”庞千晓摇头苦笑道：“真儿连顾贤侄都不认识了，你还有什么妙计？”

“媚香仙子”孔凌霄柳眉双扬，得意笑道：“我刚才灵机一动，突然想起真真所患是非常病症，一定要用非常手段，方能使她心神复原，寻常药石，决无功效！”

“翻天怪叟”庞千晓苦笑道：“你的话虽不错，但谁会这种非常手段？”

“媚香仙子”孔凌霄笑吟吟地伸手一指顾青枫，并凑向“翻天怪叟”庞千晓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翻天怪叟”庞千晓闻言，先是略蹙双眉，微微一愣，然后点头说道：“这种办法，大概是无可奈何的最后手段，你且陪真儿进入内室，我与顾贤侄商量此事！”

“媚香仙子”孔凌霄秋波微转，看着顾青枫神秘一笑，便即挑起帘栊，陪同黄衫少女进入内室。

顾青枫弄不懂“媚香仙子”孔凌霄向自己所作的神秘微笑是何用意？不由心中好生怙悒！

“翻天怪叟”庞千晓叫了一声“顾贤侄”，有话要说，但却似有所碍难，欲言又止！

顾青枫见状，越发深觉蹊跷不安，遂向“翻天怪叟”庞千晓说道：“岳父有话请讲，不必碍难，凡属能对真妹有益之事，顾青枫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翻天怪叟”庞千晓听他这样说法，欣然色喜，拍着顾青枫的肩头，大笑道：“贤侄对于真儿，果然意挚情深，我们武林人物，不必拘泥什么缚礼烦文，今夜便算你们二人的洞房花烛之夕！”

这“洞房花烛之夕”六字，听得顾青枫俊脸通红，心头狂跳，慌不迭地连连摇手说道：“此事恕小侄有方岳父尊命，我决不能背着‘紫清玉女’孟

红绡与真妹先圆花烛！”

“翻天怪叟”庞千晓闻言，凝视顾青枫，点头说道：“贤侄真是光明君子，我也知道此举失礼，有点强你所难，但真儿的病势极深，非经如此大喜之事，无法使她心神恢复常态！贤侄与她情份不薄，庞千晓也年迈苍苍，仅此独生爱女，请贤侄略为通权，答……答允老夫所……所请了……吧！”

庞千晓说到后来，因关切爱女病状，业已双睛含泪，激动得几乎语不成声，全身颤抖！

顾青枫则一来因与庞真真生死患难相共，彼此爱好，情份极深，二来见“翻天怪叟”庞千晓关切爱女的神情，颇为感动，哪里还说得出决绝之语？

就在他略作沉思之际，“媚香仙子”孔凌霄已从内室中挑帘而出，手中擎着两杯美酒，递给顾青枫一杯，笑吟吟地朗声说道：“事分缓急，人贵从权，‘紫清玉女’孟红绡是位巾帼奇英，决不会对你今宵之事有所责怪！何况还有‘翻天怪叟’庞千晓、铁剑真人及孔凌霄等为你作证？来来来，我敬你一杯，祝贺顾贤侄与真真从此花好月圆，无灾无厄！”

顾青枫暗想庞真真之所以病到如此程度，乃是为了一心维护自己的安全，独斗“拘魂使者”池中龙、“桃花使者”连城玉等“万劫双魔”所致！她能为自己不惜性命，自己怎能衔恩不报，如此薄情？似应答允“翻天怪叟”庞千晓及“媚香仙子”孔凌霄所请，也许共度良宵，一番旖旎温存之下，庞真真当真能够复原如旧，岂不是好？

及至自己拿定主意，也自信有此定力，虽圆花烛，不效于飞，只要与庞真真清白相持，问心无愧，日后也不致对“紫清玉女”孟红绡无法交代！

顾青枫想通以后，俊目一张，神光湛然，向“翻天怪叟”庞千晓及“媚香仙子”孔凌霄恭身说道：“真妹此病，因我而起，顾青枫自应义不容辞地为她尽力！小侄遵从岳父与孔夫人之命，与真妹清白相对，并尽量加以安慰便了！”

说完，含笑举杯，把“媚香仙子”孔凌霄递给他的那杯美酒，喝了个干干净净！

“媚香仙子”孔凌霄见状，嫣然一笑，便招呼“翻天怪叟”庞千晓，向顾青枫告别，双双退出这所建筑极为精雅的飞虹水榭！

“翻天怪叟”庞千晓一面与“媚香仙子”孔凌霄向养德轩走去，一面蹙眉说道：“想不到顾青枫贤侄竟如此矜持，他们今宵既圆花烛，竟仍声称要与真儿清白相对！”

“媚香仙子”孔凌霄闻言，一阵咯咯娇笑说道：“这班少年人只是嘴硬，其实移干柴近烈火，哪得不焚？何况他们本就已情深意挚，我又从中帮了一点小忙……”

“翻天怪叟”庞千晓听到此处，愕然接口问道：“你在那杯美酒之中做了手脚？”

“媚香仙子”孔凌霄点头笑道：“我早就料到顾贤侄可能会有点含负清高的道学头巾气，故而把一粒‘媚香丸’溶于酒中，敬了他与真真每人一杯‘媚香美酒’！”

“翻天怪叟”庞千晓脸上微红，双眉一皱问道：“你怎么让真儿也服下这种药物？”

“媚香仙子”孔凌霄秋波一转，媚笑道：“帮主平日何等精明？如今是否为了真真病势悬忧太过，有点糊涂了呢？”

“翻天怪叟”庞千晓讶然问道：“我何事糊涂？”

“媚香仙子”孔凌霄笑道：“真真适才看见顾青枫贤侄之际，是否只觉得他不太讨厌，而并认不出这位‘中条剑客’是与她互相爱恋、盟山誓海的心上人儿了呢？”

“翻天怪叟”庞千晓点头说道：“就因为真儿连顾贤侄都认不真切，我心中才格外忧虑！”

“媚香仙子”孔凌霄目注“翻天怪叟”庞千晓笑道：“帮主请想，真真既认不得顾青枫贤侄，我若不敬她一杯‘媚香美酒’，她怎肯与一位陌生男子同床共枕，鸾凤和谐？”

“翻天怪叟”庞千晓闻言后，不禁暗骂自己当真糊涂，但觉得由父母下手，使爱女爱婿服用媚药之举，总有点不大对劲，遂默然无语地赶往养德轩中，与铁剑真人及“火孩儿”郝赤等，饮酒解闷！

就在庞千晓等群集养德轩中饮酒之际，“紫清玉女”孟红绡业已到了三元峡口！

这两处情事，暂且慢提，先行表叙飞虹水榭之中，那位“中条剑客”顾青枫的奇异遭逢及温馨旖旎！

顾青枫见“翻天怪叟”庞千晓与“媚香仙子”孔凌霄退出飞虹水榭以后，因胸襟坦荡光明，遂略一定神，伸手挑起珠帘，缓步走进内室！

那黄衫少女正自倦倚绣榻之上，见顾青枫挑帘走进，也不坐起，只把一双黑白分明的妙目睁得大大的，凝望着这位“中条剑客”！

顾青枫一阵心酸，侧身坐在绣榻边，拉着黄衫少女的一双素手，柔声问道：“真妹，你当真不认识我了么？”

黄衫少女任凭顾青枫抚弄着自己一双柔黄素手，也不羞缩，秀眉微扬，含笑答道：“我不认识你，你怎会知道我的名字？”

顾青枫不仅由外貌上认定这黄衫少女就是庞真真，更因她风神语音，无一不像，故而根本未起丝毫疑窦，接口笑道：“你是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爱女，‘黄衫红线’庞真真七字，驰誉江湖……”

话犹未了，黄衫少女便即摇头说道：“你说得有点不对，我是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的女儿，名字也叫庞真真，但却从来未曾闯荡江湖，更没有什么‘黄衫红线’的外号！”

顾青枫不知这黄衫少女如今向自己所说的乃是实话，尚以为对方神智未清，乱发谰语，依然含笑说道：“真妹爱着黄衫，擅用‘红线十三针’，又复精于剑术，武林中遂公送美号‘黄衫红线’，你怎么连自己的外号都忘记了昵？”

黄衫少女道：“黄色衣服，我是从小就爱穿着，但哪里会用什么‘红线十三针’呢？”

顾青枫因先入为主，始终认为对方精神恍惚，记忆丧失，不禁怜生心底，愁锁眉尖，又复问道：“真妹，你对我们在千危谷恶斗‘娄山三煞’、万劫群魔，以及长途跋涉，东海求医等事，难道全都无法记忆了么？”

黄衫少女睁大一双妙目，凝注顾青枫，摇头笑道：“我从襁褓之际，生长迄今，除了这次被人迷倒，送来此处以外，足迹始终不曾离过苗岭，哪里和你去过什么千危谷呢？”

顾青枫越听越觉伤心，移坐床头，轻伸猿臂，拢住黄衫少女的香肩，向她玉颊之上亲了一亲！

黄衫少女仍不羞缩，只向顾青枫微笑问道：“我一看见你时，就觉得你不太讨厌！如今你对我这样亲热，可是喜欢我么？”

顾青枫笑道：“真妹，你可知道你爹爹已把你许配我了，并指定今宵就是我们的洞房花烛之夕！”

黄衫少女闻言，双眉一扬，含笑问道：“枫哥哥，你愿不愿意娶我？”

这一声“枫哥哥”，叫得顾青枫回忆起与庞真真互相爱好的欢乐前情，不由偎着黄衫少女的香腮，一面凄然垂泪，一面柔声说道：“真妹，我们如今洞房花烛，怎会不愿娶你？你已经记得叫我‘枫哥哥’，大概就快好了？”

黄衫少女听得顾青枫说是愿意娶她，高兴得娇靥堆春，下床在几上斟了一杯香茗，双手捧给顾青枫，含笑说道：“枫哥哥，你既然愿意娶我，便请喝了这杯香茗、我再告诉你几句老实话儿！”

顾青枫毫不考虑地一面饮茶，一面微笑问道：“老实话儿？难道真妹的这场失魂落魄怪症，竟是装出来的？”

黄衫少女笑道：“我根本未曾失魂落魄，何必要装？”

顾青枫讶然问道：“真妹既然不曾失魂落魄，怎会对前事无法记忆？”

黄衫少女笑道：“我根本不是‘黄衫红线’庞真真，你叫我对她所经之事怎样记忆？”

顾青枫见她说话的神情果然不似有甚疾病，不禁疑惑更深地蹙眉问道：“你方才不是曾经承认你是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的女儿庞真真么？”

黄衫少女点头笑道：“我确是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的女儿庞真真，但却不是‘黄衫红线’庞真真，依我猜测，那位‘黄衫红线’庞真真可能是我姊姊？”

顾青枫越听越惊讶绝伦，弄不清对方所说的到底是否满口谰语？

倘系谰语？则对方的言语神情均极自然，丝毫看不出失常之处！

倘非谰语？则不但从来未曾听说“翻天怪叟”庞千晓有第二位女儿，何况也决无姊妹二人均以“真真”为名之理！

黄衫少女见顾青枫满面疑惑的神情，又复笑道：“枫哥哥，你喝了那杯茶儿，已经是我丈夫，我才肯告诉你老实话，连这‘枫哥哥’三字，也是别人教我这样叫你的呢！”

顾青枫闻言，不禁心内一惊，暗想照对方的话意听来，莫非三元帮这等举措，竟是设下圈套，算计自己？念犹未了，黄衫少女继续笑道：“昨天来了一位‘降魔郎君’、一位‘荡魔秀士’，那‘降魔郎君’委实厉害，竟知道我不是真正的‘黄衫红线’庞真真，对我讲了好大一段故事，使我了解故事内容以后，便于永远冒充下去！”

顾青枫惊问道：“有这等事？那‘降魔郎君’对你讲的是什么事？”

黄衫少女笑道：“他讲的是你与‘黄衫红线’庞真真东海求医转来，路经怀玉山阴风峡时，巧遇万劫群魔，要把你当做‘天下第一狠心人’沥血挖心，及‘黄衫红线’庞真真为你独斗‘拘魂使者’池中龙、‘桃花使者’连城玉，以致身受重伤的经过！”

说完，遂把庞真真向她所说的话儿，对顾青枫复述一遍。

顾青枫知道这些情节除了自己以外，只有庞真真能够知晓，故而闻言之下，不禁暗想，难道那位“降魔郎君”竟是“黄衫红线”庞真真所扮？但她怎会与假扮“荡魔秀士”的“紫清玉女”孟红绡遇在一处？

这疑问正在脑中翻腾，难于解释，黄衫少女又向顾青枫嫣然一笑道：“那位‘降魔郎君’对我叙述这段故事之际，神情凄楚异常，边说边自垂泪，最后还声明要替你我作媒，并叫我对‘翻天怪叟’庞帮主视如亲父，好好孝顺！”

顾青枫听至此处，已知自己所料不错，再联想到“降魔郎君”的颊上疤痕，以及所擅各名家剑术等事，遂恍然大悟地失声说道：“这位‘降魔郎君’才是真正的‘黄衫红线’庞真真呢！”

黄衫少女点头笑道：“你的想法与我相同，但我却要辜负我这姊姊的美意，今夜与你成婚以后，明天便将回转苗岭去了！”

顾青枫讶然问道：“你真是来自苗岭？”

黄衫少女点头笑道：“我师傅拾得我时，我身上束有一条素巾，上书‘此女名真真，系庞千晓之骨血’！遂蒙她老人家抚养教育，一向生长于苗岭天蚕谷内！”

第十四章 情天铸错

顾青枫听得“苗岭天蚕谷”五字，不禁大吃一惊，目注黄衫少女，接口问道：“你师傅难道竟是传说中隐居‘苗岭天蚕谷’，极少出世，号称当代第一养蛊好手的‘天蚕仙娘’么？”

黄衫少女点头笑道：“我师傅正是‘天蚕仙娘’，你以后最好叫我‘天蚕女’庞真真，以示与我姊姊‘黄衫红线’有别！”

顾青枫所饮“媚香酒”的药力，此时业已渐渐发作起来，面对“天蚕女”庞真真这等绝代姿容，忽觉丹田一热，心中一荡！

但药力刚刚发作，灵明自未全泯，顾青枫一面强制茁长的情思，一面暗想天下事真是无奇不有，“翻天怪叟”庞千晓居然生下两个女儿，都叫庞真真，自己却始终坚称只有“黄衫红线”庞真真一位独生爱女！

照“天蚕女”庞真真与“黄衫红线”庞真真声音笑貌无不极端相似的一事看来，她们显然必是一胎孪生的同胞姊妹，然则谁又是这两位庞真真的生身之母？

想到此处，顾青枫忽然发现其中果有蹊跷，因为自己只知“碧云娘”柳如烟是“黄衫红线”庞真真的二姨娘，“媚香仙子”孔凌霄是三姨娘，却从来未曾听说过“翻天怪叟”庞千晓的原配夫人是谁？以及或生或死，今在何处？

“天蚕女”庞真真异常娇媚地偎在顾青枫的身旁，微笑说道：“一来是我住不惯这九疑山三元峡！，二来是我见我爹爹好像根本不知道还有我这么一个女儿，我也不必勉强高攀！三来我师傅爱我太甚，定然为我失踪之事焦急万端！故而今夜与你成亲以后，等明日曙光一透，我便要回转苗岭天蚕谷了！”

顾青枫知道“天蚕女”庞真真久居苗岭，已有苗人习性，对于男女爱好之事，毫不羞涩，直率异常，何况她紧紧偎在自己怀中，秋波送媚，眉黛传情，简直引诱得自己丹田之间的那股奇异热力越来越强，有点把持不住！

顾青枫不知自己与“天蚕女”庞真真均已被“媚香仙子”孔凌霄有意促成美事，在酒中下了上佳的媚药！不由得暗叫一声不妙，思忖自己也曾遇过“荡魄尼姑”妙真，“餐霞使者”卫芳华那等荡妇淫娃，一再以色相引诱，但均能清清白白的安然无事！难道今夜与这“天蚕女”庞真真共处一室之下，竟逃不过红粉魔劫？

心中警惕，身儿自然也随着往后稍微退缩，不敢与“天蚕女”庞真真过份亲热！

“天蚕女”庞真真见顾青枫往后退缩，不禁微抬螭首，秋波凝注地嫣然一笑，说道：“枫哥哥，我从我姊姊口中，业已听出你是一位光明磊落的侠义男儿！但我已嫁你，你已娶我，我们亲亲热热，不能视做荡检逾闲，而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份内之事！”

顾青枫无词可对，不由急得口中讷讷说道：“我……我……我……”

此时两人四目相对，“天蚕女”庞真真也是绝顶聪明的人物，竟从顾青枫的眼神之中看出他心内所恩，蓦然面容一冷，妙目中精光电闪，发话问道：“枫哥哥，你已经饮过我倒给你的那杯香茶，难道还敢对我们互相嫁娶之事有所反侮么？”

顾青枫闻言之下，突想起这位“庞真真”号称“天蚕女”，来自“天蚕

谷”，是当代第一养蛊能手“天蚕仙娘”的心爱徒儿，不由大吃一惊，目注那只被自己饮完香茶的空茶杯，蹙眉问道：“听你如此说法，难……难道你在这杯香茶之中，业已下了‘天蚕毒蛊’？”

“天蚕女”庞真真点头笑道：“枫哥哥，我师傅是水摆夷族，我自幼蒙她教养，当然一切皆有苗夷习性！这茶中下蛊一举，并无恶意，只是为了保证夫妻长聚，永不变心，我们恩爱一宵，明晨分别以后，你必须要在百日之内，赶来我苗岭天蚕谷中，否则天蚕啮心之惨，决非任何药物可以治疗，任何功力可以忍受，以及任何刑罚可以比拟的呢！”

顾青枫久走江湖，自然深知蛊毒的厉害，闻言正震惊欲绝，心头狂跳之际，“天魔女”庞真真业已发动苗女缠郎的攻势，玉臂双伸，紧紧搂住顾青枫的颈项，拉着他双双倒卧在榻上，柔声叫道：“枫哥哥，我好喜欢你，你怎的敢和我亲热呢？我不是和我姊姊长得一模一样的么？”

软玉投怀，温香在抱，兰芳暗度，口脂轻尝，此情此景，已足销魂！何况双双腹中所饮的“媚香药酒”，也在发挥最大灵效？刹那间，这飞虹水榭的内室之中，充满了一片旖旎温馨，苗岭佳人，吹箫引凤，中条剑客，误入天台！一双侠女英雄，霎时变成了云雨巫山的襄王神女！

说也凑巧，“紫清玉女”孟红绡迟不来，早不来，恰好在这来不得的时光，赶到飞虹水榭之外！

她之所以畅行无阻之故，一来是练就了“荡魔宝录”，功力极高，二来是“翻天怪叟”庞千晓因爱女终身有托，高兴异常，传令全帮悬灯结彩，放怀饮宴，防范略懈！

孟红绡进入三元峡内，隐身暗处，听出处处悬灯结彩之故，是为了帮主爱女“黄衫红线”庞真真姑娘下嫁“中条剑客”顾青枫，今宵便属花烛之夕！

这位“紫清玉女”得讯之下，不禁将信将疑，暗忖哪有这等巧事？自己与“黄衫红线”庞真真遍寻顾青枫不得，昨日才到三元峡中，顾青枫竟也不仅随后赶来，并且立即与那位冒牌货色的庞真真姑娘同圆洞房花烛！

她既然有些怀疑不信，立即施展绝顶轻功，照着昨日来时所走的途径，直奔养德轩后的飞虹水榭！

路过养德轩时，孟红绡瞥见“翻天怪叟”庞千晓等一班三元帮首要，均在轩中高烧红烛，开怀畅饮，并不时传出贺喜之声，遂一面极度小心地悄悄绕越，一面暗忖照这情形看来，前峡所闻，似乎竟是实事？

她转念一想，此事委实也有可能，因为那位冒牌货色的庞真真与真庞真真完全相像，连“翻天怪叟”庞千晓是她亲生之父，尚且辨认不出，顾青枫又怎能独具慧眼？

顾青枫既不知其中蹊跷，在见了庞真真为他落得如此模样，自然难免伤情感德地歉疚万分，可能才允立即成婚，以冀给与庞真真一些心灵安慰，精神补偿！

但根据顾青枫平素的品格情性，自己可以断定，他只是想借此好好安慰庞真真，使她恢复旧态，必然仅有花烛之名，决无花烛之实！

孟红绡心中虽然想得头头是道，但等她身形落在飞虹水榭之前，却不禁把一切观念完全改变！

原来，飞虹水榭虽然门窗紧闭，但内室之中，“中条剑客”顾青枫与“天蚕女”庞真真鸾凤和谐、轻怜蜜爱的无限春光，却哪里瞒得过这位曾经练就“妙音神功”、耳目之慧均大异常人的“紫清玉女”？

孟红绡起初还以为在这飞虹水榭之内互相欢好之人，并非顾青枫与庞真真，直等到耳中闻得极其低微亲蜜的几声“枫哥哥”及“真妹”以后，方一咬银牙，顿足飘身，退出三元峡外！

她这一走，是去往何处？心中对于顾青枫是恨？是妒？抑或仍像以前一般相爱？均且慢表，仍先叙述三元峡中情事！

一宵易逝，展眼便是次日清晨，“翻天怪叟”庞千晓与“媚香仙子”孔凌霄兴匆匆地赶来飞虹水榭，想看看爱女庞真真经过顾青枫一番爱情滋润及花烛良宵，是否完全恢复常态？

但是目光刚刚瞥见飞虹水榭，“翻天怪叟”庞千晓脸上便自变色，知道事情不妙，因为飞虹水榭的两扇大门，似已被人在极度愤怒之下，用掌力震得四分五裂！

“翻天怪叟”庞千晓只以为顾青枫神志清醒之后，对孔凌霄在酒中暗下媚药一事深表不满，愤然走去！遂赶紧飘身纵进飞虹水榭，连呼“真儿”，意欲向她解释，并查询经过！

哪知飞虹水榭之中，器物狼藉，人影毫无，只有顾青枫所留下的一封书柬！

柬上除了叙述“天蚕女”庞真真与“黄衫红线”庞真真姊妹之别及一切经过以外，并怒斥“翻天怪叟”庞千晓位列“十三名手”、号令三元帮，是当代武林中一派宗师身份，不该用如此下流的手段，陷人于不义！

“翻天怪叟”庞千晓看得又羞又恼，又气又急，手指“媚香仙子”孔凌霄，连连顿足说道：“这……这……这都是你，你……用……用的高明手……”

“高明手段”的“段”字尚未说出，“翻天怪叟”庞千晓便因气急过度，怒吼一声，晕绝过去！

“媚香仙子”孔凌霄也慌了手脚，一面赶紧把“翻天怪叟”庞千晓抱卧内室榻上，按摩救治，一面令人去把铁剑真人请来，商议一切。

铁剑真人闻讯赶到飞虹水榭，“翻天怪叟”庞千晓业已苏醒，满腔急怒也略微稍减！

“媚香仙子”孔凌霄柳眉深蹙，把顾青枫所留的柬帖递与铁剑真人观看，并告知他一切情事！

铁剑真人得悉经过以后，向“翻天怪叟”庞千晓低声问道：“帮主，你究竟是否有两位爱女，均名真真？”

“翻天怪叟”庞千晓苦笑答道：“这件事儿，连我自己也不大清楚！”

铁剑真人闻言，不禁与“媚香仙子”孔凌霄互相对看一眼，暗想莫非庞帮主也同样患上了失魂落魄怪症？哪有身为父，不知自己究竟有几位女儿之理！

“翻天怪叟”庞千晓猜出铁剑真人及孔凌霄心中所疑，苦笑几声说道：“关于真儿的生身之母，我一向不愿对人提及，如今在这种怪异情形之下，只得一叙前因，请你们帮我推测推测！”

铁剑真人点头说道：“帮主请讲，此事出自帮主之口，入于孔夫人及贫道之耳，也决不会再向第三人泄漏！”

庞千晓叹道：“此事我并非不可告人，所以始终严守秘密之故，只是为了疼爱真儿，不愿使她为她那不知生死、无法寻觅的母亲多增思念之痛而已！”

铁剑真人哦了一声，问道：“帮主的元配夫人，究竟是哪一位？”

庞千晓蹙眉不答，反向铁剑真人问道：“昔年苗岭之中崛起一位名满江湖的红粉魔头，但成名未久，便自消声匿迹，不知所终！真人可曾听说此女？”

铁剑真人想了一想答道：“是不是‘玄玄魔女’万飞霜？”

庞千晓点头说道：“真人说得不错，‘玄玄魔女’万飞霜就是真儿的生身之母！”

“媚香仙子”孔凌霄听得哟了一声，说道：“帮主，江湖中传言‘玄玄魔女’万飞霜的心肠狠毒无比，你怎会与这红粉魔头缠上了呢？”

庞千晓长长一叹说道：“此事可称孽缘巧合，当时我江湖行道，路经苗岭，偶遇‘玄玄魔女’万飞霜，因双方性情均极高傲，遂为了小小的争执动起手来，互相恶斗半日以后，万飞霜输了一招，居然立即声称她生平从不服人，我既胜她，便非嫁我为妻不可！”

“媚香仙子”孔凌霄接口笑道：“‘玄玄魔女’万飞霜本就美冠当时，怪不得真真长得那等姿容绝代，帮主幸获娇妻，真可谓是飞来艳福！”

庞千晓白了孔凌霄一眼，继续向铁剑真人说道：“真人应该知道，庞千晓并非可用色相相诱之人，但当时我因在不知不觉之中，早就被万飞霜施展‘天魔迷魂大法’惑乱心神，以致不克自持，竟糊里糊涂地与她结为夫妇！”

铁剑真人问道：“帮主既然已与‘玄玄魔女’万飞霜结为夫妇，怎会又复彼此反目？万飞霜如今是生是死，踪迹安在？”

庞千晓苦笑说道：“米已成饭，木已成舟以后，我始渐渐发现江湖传言不虚，‘玄玄魔女’心肠褊狭绝伦，手段狠毒无比，决非百年佳偶！”

“媚香仙子”孔凌霄问道：“帮主既然发现不宜与‘玄玄魔女’万飞霜长相厮守，难道凭你的武功尚自无法脱身？……”

话犹未尽，突地哦了一声，恍然说道：“我明白了，大概帮主要想猛挥慧剑，斩断情丝之际，那位‘玄玄魔女’万飞霜业已身怀有孕？”

庞千晓点头说道：“你猜得不错，当时‘玄玄魔女’万飞霜呕吐吞酸，身怀六甲，不由使我进退两难，因我虽有意脱离万飞霜，却不能抛弃我的亲生骨肉！”

铁剑真人接口说道：“这乃是人之常情，但帮主究竟是在何时，才与那‘玄玄魔女’万飞霜分袂的呢？”

庞千晓拈须长叹说道：“此事我作得略嫌过份，故而至今思及，还觉对于‘玄玄魔女’万飞霜有点歉疚不已！”

“媚香仙子”孔凌霄笑道：“往事如烟，感叹何益？帮主不必悲伤，还是继续往下讲吧！”

庞千晓举袖拭去眼角泪光，缓缓说道：“万飞霜不知我对她已怀厌意，发现有孕以后，遂与我商讨生男生女如何定名之事？”铁剑真人笑道：“这是一项重大关键，因为贫道从来尚未见过姊妹同名之例！”

庞千晓惑然说道：“关于此事，我也觉得诧异！因为当时听了‘玄玄魔女’万飞霜此言，只随口说了两句：‘生男名正宇，生女叫真真’！”

铁剑真人闻言，略一寻思，扬眉问道：“帮主是在‘玄玄魔女’万飞霜产后多久才把真真姑娘带走？”

庞千晓赧然答道：“我即因此事，始终觉得对万飞霜略怀歉疚，我事先早就秘密觅妾代乳苗女，是在真儿离母体之际，便不辞而别，悄悄离去！”

铁剑真人听到此处，眉梢一展，点头笑道：“我明白了！”庞千晓惑然问道：“真人明白什么？”

铁剑真人笑道：“在贫道看来，‘天蚕女’庞真真生得与‘黄衫红线’庞真真毫无二致！”

庞千晓说道：“慢说真人，连我还不是照样看不出来？”铁剑真人笑道：“根据她姊妹二人的容貌、身材、语言、神态无不极度相像之事，再加上帮主适才所说，贫道斗胆断定她们是一胎孪生！”

庞千晓瞿然问道：“一胎孪生？”

铁剑真人点头笑道：“我认为帮主仅把刚刚出生的‘黄衫红线’庞真真姑娘带走以后，却不知还有一位‘天蚕女’庞真真姑娘尚在‘玄玄魔女’万飞霜的腹内！”

“媚香仙子”孔凌霄抚掌笑道：“真人这种设想委实奇妙，帮主既曾说过‘生男名正字，生女叫真真’之语，则‘玄玄魔女’万飞霜腹中那位后出世的姑娘，自然也叫‘庞真真’了！”

铁剑真人向“翻天怪叟”庞千晓笑道：“帮主请想，‘玄玄魔女’万飞霜生下第二个女儿之后，因不知被你先带走者是男是女？自然替她命名‘真真’，否则哪会姊妹同名？又生得那等相像？”

庞千晓听得点头说道：“这桩事儿，似乎只有真人所作这种推测可以解释！但那苗岭天蚕谷中的‘天蚕仙娘’，会不会就是失踪已久、不知生死的‘玄玄魔女’万飞霜呢？”

“媚香仙子”孔凌霄笑道：“帮主这种想法也有可能，你要不要走趟苗岭天蚕谷，拜访拜访这位威震苗蛮的当世第一养蛊能手？”

庞千晓点头说道：“我自应前去一查此事，倘若那位真儿当真是我骨肉，我还要把她接回三元峡内！”

“媚香仙子”孔凌霄闻言笑道：“帮主何时启程？我陪你去！”

庞千晓微一摆手，正待发话，铁剑真人已先笑道：“柳夫人尚在闭关，功行未满，帮中事务需人主持，孔夫人最好留守，由贫道奉陪帮主，走趟苗岭天蚕谷便了！”

庞千晓向“媚香仙子”孔凌霄说道：“‘玄玄魔女’万飞霜心肠狭隘，妒念奇重，万一那‘天蚕仙娘’真是她时，则你在身畔反而更会为我多添不便！”

“媚香仙子”孔凌霄听得失笑说道：“既然如此，我自然不便前去，引得那位‘玄玄魔女’大兴醋海风波！且命萧英萧俊随行，侍奉帮主！”

庞千晓想了一想说道：“此去可能颇有凶险，何况与那般养蛊能手折冲，较诸一般江湖争斗，又自不同，故而萧英萧俊不必随行，我要选拔一名香主同去，倒有大用！”

铁剑真人笑道：“帮主意中之人，莫非便是‘火孩儿’邬香主？”庞千晓点点头说道：“‘火孩儿’邬赤的一身火器，对于克制各种恶蛊，特具灵效，苗岭天蚕谷之行，似乎少他不得！”铁剑真人低声笑道：“帮主所见极是，但依贫道看来，事不宜迟，越快越好，何不传谕邬香主略作准备，我们立刻就走！”庞千晓闻言，遂命人将“火孩儿”邬赤叫来，告以即有苗疆之行，命他准备足以克制毒蛊的诸般火器！

“火孩儿”邬赤欣然道：“邬赤早就觉得‘苗疆双怪’中的‘烈火太岁’呼延炳太以盛气凌人，如今既然有事往苗疆，正好会他一会！”

铁剑真人笑道：“‘烈火太岁’呼延炳住在云南高黎贡山，我们此行，却是前往贵州苗岭，邬香主想会呼延炳，只好等到‘万劫大会’的了！”

“火孩儿”邬赤闻言，遂去摒挡一切，准备侍从“翻天怪叟”庞千晓及铁剑真人，一同前往苗岭。

他们同往苗岭之事，留待后叙，如今再复提到“中条剑客”顾青枫方面。

顾青枫为“媚香药酒”所迷，情欲奔放，享尽温柔，但巫山梦罢，一觉醒来，枕边余香犹在，“天蚕女”庞真真却芳踪早渺，只留下一条素巾，上书：“天蚕在腹，万勿变心，百日之间，苗岭重聚！”

顾青枫起初尚以为昨宵的一夜荒唐，乃是梦境！如今看了巾上字迹以后，不禁愧悔万分，全身汗下如雨！

暗想自己作出如此荒唐举措，如何对得住“紫清玉女”孟红绡、“黄衫红线”庞真真等两位红颜知己？

顾青枫越想越烦，遂取桌上纸笔，留书说明经过，并且斥责“翻天怪叟”庞千晓，不该运用下流手段，将自己陷于不义！

留书完毕，走出飞虹水榭，因胸中愤怒难消，回手一掌，竟把水榭门户，拍得四分五裂！

这时三元帮中人物，多半醉卧未起，即有少数轮值弟子，因知顾青枫乃是帮主的东床娇客，故而均不相拦，让他容容易易地出了三元峡外！

顾青枫立足高崖绝顶，让那寒厉的山风吹得遍体悚然，接连打了几个冷颤，神智反倒觉得清醒了一些！

他略为定神以后，仰天悲声叫道：“顾青枫，顾青枫，你作出如此无耻荒唐之事，有何面目再见红妹、真妹，不如干脆跳崖一死！”

话音一了，身形复闪，便欲向崖下纵落，在嶙峋乱石之间，求得解脱！

顾青枫身形才闪，他身后丈许以外的一块大石之后，霍然站起一人，似欲对他抢救，不使他投崖自尽！

但那人刚刚站起，顾青枫突又止步摇头叹道：“不对，不对，我若这样一死，未免太不清白，应该在百日之内，设法寻到红妹、真妹，说明经过，然后拔剑自尽，才死得比较光明磊落！”

顾青枫身后之人，听了他这番自言自语，知道他目前死念已消，才暗暗透了一口长气，重复藏入大石之后！

那人藏好不久，顾青枫竟也走到这块石上落坐，右手握拳，向左掌上狠狠一击，恨声说道：“但茫茫海角，莽莽天涯，我却往何处寻找红妹、真妹？何况时期仅有百日之限，过了百日，我就将五脏尽裂而死！”

顾青枫正自叹息无处寻找“紫清玉女”孟红绡及“黄衫红线”庞真真，谁知那位化名为“降魔郎君”黄慕枫的“黄衫红线”庞真真，就在他所坐的这块大石之后！

原来庞真真在那古洞之中留书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知孟红绡后，以为孟红绡必然走去，自己便可设法再回三元峡内，探听探听那位假庞真真究竟是何来历？怎会与自己生得一般无二！

谁知藏在暗处窥伺好久，见“紫清玉女”孟红绡竟也在出洞之后，略一徘徊，等到夜间进入三元峡内！

“黄衫红线”庞真真因根本不知道顾青枫正在三元峡内与那位“天蚕女”庞真真洞房花烛之事，暗想自己容颜被毁以后，自觉不能与顾青枫匹配，情天难补，生趣毫无，本拟一死解脱，但因堂上尚有老父之故，才踌躇莫决！如今既有另一位庞真真可代自己奉侍高堂，克尽孝道，则只要等其他心愿完成以后，便可含笑归真，离开这烦恼的尘世！

“黄衫红线”庞真真的其他心愿，便是想倚仗古洞中新得的“干将剑”，去往六诏山桃花沼，运用“雌雄双剑”气机吸引之理，把沉在毒泥中的“莫邪剑”取出，赶到“万劫大会”之上，将这两柄春秋神物赠与顾青枫、孟红绡，并留下“风云雷雨剑谱”、“桃花软甲”，以忠钓鳌居士之托，再将“列缺神斧”归还老父，便可万缘皆了，毫无牵挂地自求解脱！

但她正在独立峰头、愁肠百转之际，忽见三元峡内，电掣云飞般驰出一条人影！

仅从那种绝世身法之上，“黄衫红线”庞真真便看出来人竟是入峡未久的“紫清玉女”孟红绡！

心中不禁好生惊奇，暗想红姊入峡未久，怎的忽然退出？并跑得这般快法，身后又未见有人追袭！

念犹未了，“紫清玉女”孟红绡的身影，竟直向“黄衫红线”庞真真所立的峰头驰来！

“黄衫红线”庞真真因此时不宜与孟红绡见面，遂赶紧藏入一块大石之后。

孟红绡上得峰头，毫无其他动作，只是面对三元峡，在严寒夜风猎猎飘衣之中，木然痴立！

藏在石后的“黄衫红线”庞真真，虽然听不见孟红绡有甚怨愤之语，看不见孟红绡有甚悲苦之情，但仅从她那木然痴立，一动不动的神态之上，已可测知孟红绡在三元峡中遇上了什么重大佛心之事！

“黄衫红线”庞真真暗忖孟红绡胸襟向来仁厚宽大无比，如今这等神情，到底是为了何事？

正在猜测，孟红绡蓦一偏头，遂使“黄衫红线”庞真真瞥见她满面泪痕，连胸前罗衫之上，也布满了一片模糊泪渍！

庞真真见状，越发骇然，几乎纵身跃出，欲拉着孟红绡的手儿，一问究竟？

孟红绡微抬螭首，仰望云空发出一声充满悲凉的长叹，然后顿足飘身，纵落峰下，电疾驰去！

“紫清玉女”孟红绡一走，“黄衫红线”庞真真平添满腹疑云，决定赶紧潜入“三元峡”，看看峡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怪事？能令胸襟高朗无比的“紫清玉女”孟红绡，伤心到那等地步？

但她刚刚立计，正欲飘身之际，三元峡中又复驰出一条人影！

这条人影，在轻功身法方面虽也不弱，却显然要比“紫清玉女”孟红绡差了几成火候，也是毫不停留地直奔西方而去！

“黄衫红线”庞真真哪知这条人影，便是与自己一胎孪生，并又同名的“天蚕女”庞真真，已和顾青枫花开并蒂，共度良宵，如今正独自回归苗岭。

她独立高崖，虽正临三元峡口，距离却远，何况又在黎明前的极度黑暗之间，自然看不清对方是谁？只暗觉平素好手如云、警戒森严的三元帮，今夜怎的成了任人出入的松弛情况？

“黄衫红线”庞真真思念着顾青枫，思念老父，又复感伤自己红颜已毁，不愿见人，多般愁绪齐集心头，使得这位骨傲心高的绝代侠女凄惶不已，悲从中来，销尽英风，泪如雨落！

她独自伤心片刻以后，沉沉暗黑的天空中，也由东方透出一些熏微的曙光。

三元峡口，也在这熹微曙光之中，驰出第三条人影！

这第三条人影，便是“中条剑客”顾青枫，但他前在野人山百丈坪冒充“百变无常”郝大风时，因怕漏出马脚，一切均小心翼翼地竭力掩饰，致未被暗藏“万劫门”上的“紫清玉女”孟红绡与“黄衫红线”庞真真识破身份！如今既已恢复本来面目，怎会再加掩饰？轻登巧纵之下，所施展的显然正是“中条逸士”焦大先生的独门轻功“游龙身法”！

“黄衫红线”庞真真一看之下，双目珠泪立收，暗想天下事哪有如此巧法？枫哥哥怎会也在此时赶到了三元峡内！念犹未了，顾青枫居然也与“紫清玉女”孟红绡一样，不谋而合，直扑庞真真所立之处。

庞真真照样利用大石隐身，听得顾青枫几句愧恨自责之言以后，心忖怪不得红姊那等伤心？枫哥哥果然做出了有愧红姊而欲自尽谢罪之事！

但转念一想，又觉不对，因为顾青枫愧悔自责的话中，虽然曾称“对不起红妹”，却也有“真妹”两字在内！

这一来不禁更把庞真真弄得满腹疑云，猜不透顾青枫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自己与孟红绡之事？及为何活不过百日便将五脏俱裂而死！

她在怀疑难释之下，想起自己如今业已易容更名，何不索性现身走出，设法与顾青枫互作深谈，岂不便知究竟？

心念才动，又听顾青枫在石上长叹一声，自语说道：“红妹、真妹，这也要怪你们不该假扮什么‘降魔郎君’、‘荡魔秀士’，倘若在野人山‘万劫门’前，我就认出你们的本来面目，哪里还会聚铁九州，铸成大错，永远无法弥补！”

这一番话听得庞真真好不惊心，其中又复包含了三桩疑问！

第一桩是顾青枫怎会知道三元峡中的赝鼎庞真真不是自己？及自己与孟红绡假扮成“降魔郎君”、“荡魔秀士”之事？

第二桩是照顾青枫的语气听来，自己与孟红绡暗探野人山百丈坪之际，顾青枫居然也在“万劫门”前，当时为何遍觅不见？

第三桩是顾青枫究竟做出什么大错？竟有“九州聚铁”及“无法弥补”之语？尤其顾青枫既知“降魔郎君”是自己所扮，怎可出与相见？

庞真真微一踌躇，想起钓鳌居士所赠易容变音灵药甚多，只要顾青枫稍微离开大石，便可悄悄另取一粒，重新改变容貌！

至于衣着方面，虽然一时难易，亦可脱去黄衫，仅以短装出见！

庞真真主意刚定，顾青枫业已凄然一叹，站起身形，向崖下走去！

庞真真慌忙化开一粒“易容丹”涂在脸上，又服食了一粒“变音丸”，脱去外衣黄衫，悄悄追踪，随后窥探，经过这一阵忙碌，顾青枫的身形已在二三十丈以外，并已下到崖底，转过一重峰脚！

庞真真生恐追踪不及，顾青枫那等伤心之下，可能会出什么意外？遂赶紧提气轻身，足底加劲！但刚刚转经峰脚，却见顾青枫在一条凌空飞坠的山泉之下，听任那冰冷的山泉把自己的头发衣衫，淋得透湿！

庞真真知道顾青枫这种举措，一定是心中烦闷得无法排泄，才想借着冷泉浇头，一清神智！思忖之间，顾青枫竟似烦闷未消，索性仰起头儿，听任那冰冷山泉，冲激在面门之上，并咕嘟咕嘟地，咽了几口！

庞真真看得越发惊疑万状，猜不透顾青枫到底受了什么重大刺激？

她因亟于明白其中究竟，遂银牙暗咬，自峰脚之后现身缓步走出！

但庞真真刚刚现身，顾青枫却突然呻吟一声，跌倒在地，不住乱滚，好

似痛苦已极！庞真真见状，不禁震惊欲绝，急叫了一声“枫哥哥”，便自纵身扑过，观看究竟？

人在情急之间，往往机心尽失，不易掩饰本性！

庞真真易容变音，并脱去外着黄衫之举，无非不愿使顾青枫认出自己的本来面目！但她这一声衷心焦急而脱口叫出的“枫哥哥”，岂不自露马脚？前功尽弃！

庞真真一声“枫哥哥”出口，自知失言，却悔已无及，只得硬着头皮仍旧扑将过去！谁知顾青枫如今竟已双颧似火，神智昏迷，根本对她所呼的“枫哥哥”三字，未曾入耳！

庞真真既觉心中一定，又觉心中一酸，因为她略通医道，业已看出顾青枫的这突发病势极为凶险！双目噙珠，秀眉紧蹙，仔细为顾青枫一诊脉息，不由越发没了主意！

原来庞真真起初以为顾青枫是误饮毒泉，才致猝然病倒！但脉象之中，却又似伤寒？又似伤肝？毫无中毒模样！

庞真真诊察不出顾青枫病状，只得先喂他服下两粒武林中极为珍贵、功能护心保命的龙虎灵丹！

灵丹入腹有顷，顾青枫依然全身火热，昏迷不醒，庞真真不禁愁肠百结，苦思解救之道？

想来想去，毕竟被她想出一个人来！

此人也住在九疑山中，但与人无忤，与世无争，自号“乐天樵子”！

这“乐天樵子”复姓欧阳，单名一个川字，不识武功，却精通医理文学，连“翻天怪叟”庞千晓都对他颇为敬重，严令三元帮徒不许对欧阳川妄加惊扰！

庞真真既想起此人，遂弯腰抱起那全身水湿、神智昏迷的顾青枫，急急向“乐天樵子”欧阳川所居的“乐天草庐”赶去！

欧阳川这“乐天草庐”，就建造在孟红绡、庞真真寻到“干将剑”的那座秘洞之外的幽谷谷口。

草庐仅有三间，俭朴已极，但周围环境却颇为幽雅，流泉怪石，翠竹青山，衬托得宛如仙境！

“乐天樵子”欧阳川虽然不通武功，但久作山居，腰腿自健，镇日芒鞋竹笠，采药砍柴于云深峻岭之处。

庞真真抱着昏迷不知人事的顾青枫到了乐天草庐之前，见双扉倒扣，欧阳川不在庐中，正自芳心焦急之际，忽然听得隐隐有人作歌，唱的是：

“不贪名利复何忧，所喜山居乐事稠，草屋三椽能避雨，蓑衣一袭胜貂裘！”

庞真真一听歌声，便知是“乐天樵子”欧阳川采药回转，不禁“怦”然心喜，抬头望去，果见一位芒鞋赤足的蓑衣老人，肩负药锄，手提药囊，自崖角右方缓缓转出。

“乐天樵子”欧阳川忽然见有人站在自己的草庐之外，先是一愕，但是由庞真真所抱的顾青枫身上猜出来意，抢前几步，含笑问道：“小哥儿怎样称呼？你怀中所抱是谁？怎知欧阳川略通医道，来此求治？”

一面含笑问话，一面推开柴扉，延客入内，并命庞真真把顾青枫轻轻放在一张软榻之上。

庞真真因“黄慕枫”“黄无惑”及自己本名均不宜再用，遂恭身答道：

“晚辈尚心仁，这位则是人品正直、名震江湖的‘中条剑客’顾青枫，因为忽患奇疾，并久闻老人家医道通神，特请一展回春妙手！”

“乐天樵子”欧阳川闻言，遂立为顾青枫诊断脉息，并向庞真真笑道：“欧阳川长居九疑，从不出世，尚老弟是怎生知我略通医理？”

庞真真陪笑答道：“晚辈曾从三元帮‘翻天怪叟’庞帮主口中，得闻老人家神医盛誉！”

“乐天樵子”欧阳川哦了一声，脸上忽然浮现出一片异样的神色！

庞真真看得心中一跳，嗫嚅问道：“老人家，难道顾……顾青枫兄的病……病势……”

“乐天樵子”欧阳川目光一转，向庞真真含笑说道：“尚老弟不要着急，这位顾老弟的病势虽重，却非无药可治！”

庞真真听说顾青枫有救，这才芳心略定，“乐天樵子”欧阳川又复向她问道：“这位顾青枫老弟可有家室？”

庞真真应声答道：“他既无妻子，又无父母，是孑然一身，游侠天下！”

“乐天樵子”默然片刻，细诊脉象，缩手起立，摇头笑道：“若照尚老弟如此说法，则这位顾青枫老弟的人品，却未见得十分正直的呢？”

庞真真愕然问道：“欧阳老人家因何看出这顾青枫的人品并不十分正直？”

“乐天樵子”欧阳川笑了一笑，缓缓答道：“据我诊断，他的病势是急怒伤肝，加上受了阴寒！”

“阴寒”二字，听得庞真真脸上一红，耳根一热，心头也一阵狂跳！

暗想怪不得枫哥哥神情那等愧悔，红姊那等难过，原来他昨夜竟在三峡中，与假庞真真互相好合，今晨久立高崖，被严劲山风一吹，再听任冰冷的山泉浇得全身水湿，以致染了“阴寒”及伤肝重症？

但想到此处，又觉不对，因为顾青枫与自己东海求医，长途相共，终日耳鬓厮磨，甚至投怀送抱的享尽温柔，尚且发情止礼，丝毫未及于乱！怎会在这一夜之间，便与那位假庞真真有了合体之好？

“乐天樵子”欧阳川见庞真真闻言之后，正自低首深思，遂含笑问道：“尚老弟莫非怀疑我所诊不实？”

庞真真慌忙陪笑说道：“老人家神医绝代，自然指下无虚，还请赶紧赐以妙药！晚辈适才是在思忖，这位顾青枫兄平素人品确极端正，怎会突然作出如此荒唐之事？”

“乐天樵子”欧阳川一面起身亲为顾青枫处方煎药，一面微叹道：“‘情’之一字，用得正时，可以沛乎天地！用得邪时，可以颠倒乾坤！任凭你一等一的英雄人物，最难过的便是‘情关’一道！能够参得透红粉骷髅，空花色相的，在这大千世界之内，却有几入！”

庞真真虽知“乐天樵子”欧阳川所诊所说均系实事，但仍极度信任顾青枫的品格，只是芳心存疑，准备静等顾青枫病势痊愈，再行细问经过，并探听他为何自称在百日以内便将五脏寸裂之故！

顾青枫急怒伤肝及受了阴寒等两桩病势，本极凶险，但在“乐天樵子”欧阳川岐黄妙技悉心调治，暨庞真真衣不解带，全神服侍之下，本身体力又强，遂于五日以后，即告霍然痊愈！

庞真真经过再度易容及变音更名，顾青枫果然认不出眼前之人，就是自己渴欲相寻的“黄衫红线”！只把这位尚心仁视为救命恩兄，感激不尽！

“乐天樵子”欧阳川在第五日上，见顾青枫神智业告完全清醒，体力已渐复原，遂再行为他细诊脉息，察看是否病已全好？

庞真真因顾青枫死里逃生，芳心大慰，本在满面含笑，但忽见“乐天樵子”欧阳川一面为顾青枫细心诊脉，一面却又流露出奇异的神情，遂不禁愕然问道：“欧阳老人家，顾青枫兄的病势难道还有什么变化不成？”

“乐天樵子”欧阳川摇头答道：“顾老弟的病势已愈，但我却发觉另外一件怪事！”

语音一顿，目光凝注顾青枫问道：“顾老弟，我诊断你脉息之际，发现你体内似有一种奇异潜力！倘若一旦发作……”

顾青枫长叹一声，点头接口答道：“欧阳老人家的指法之高，委实堪称绝世！你所说的奇异潜力，可能就是腹中的‘天蚕毒蛊’？”

庞真真失惊叫道：“顾兄，你何时曾与苗疆人物打过交道？不然怎会中了蛊毒之内最厉害的‘天蚕毒蛊’？”

顾青枫叹道：“我是中了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之女庞真真的暗地算计！”

这几句话儿，听得庞真真怒满心头，但又不便发作，只得眉梢一聚，冷然说道：“顾兄此话，恐怕有些言不由衷？”

顾青枫愕然问道：“小弟生平从不谎言，尚兄何出此语？”

庞真真道：“小弟生长湘南，与三元帮中人物多半熟悉，似乎听得庞老帮主的爱女庞真真，对于顾兄青眼独垂，两情互洽，怎会用苗疆毒蛊加以暗算！”

顾青枫苦笑地说道：“尚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与小弟相识，并颇称投契的是‘黄衫红线’庞真真！用‘天蚕毒蛊’对我暗算的是‘天蚕女’庞真真！”

庞真真听得柳眉一蹙，向“乐天樵子”欧阳川问道：“欧阳老人家，顾兄神智是否尚未完全清醒，不然怎会满口胡言？”

“乐天樵子”欧阳川弄得也自茫然道：“顾老弟病已全好，但‘翻天怪叟’庞千晓帮主的膝下，分明只有一位独生爱女！”

顾青枫摇摇手叫道：“不对，不对，庞帮主大概有两个女儿，均名‘真真’，只是外号有别，一个叫‘天蚕女’，一个叫‘黄衫红线’！”

庞真真气得摇头说道：“顾兄简直信口胡言，慢说庞帮主只有一个女儿，便算真真两位千金，也不会同命一名，姊妹无别！”

顾青枫急道：“尚兄怎不信任小弟？我说的全是实言，至于为何姊妹同名，恐怕只有询问‘翻天怪叟’庞帮主，才知究竟的了！”

庞真真见顾青枫说得如此逼真，越发疑云满腹，蹙眉问道：“顾兄既然这等说法，能否把详细经过见告？”

顾青枫长叹一声说道：“古人说得好：‘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顾青枫虽然作了一件败德无行之事，仍愿向欧阳老人家及尚兄坦白一陈！”

说完，遂把三元峡内所经，详细叙述一遍。

庞真真静听顾青枫叙述完毕，心中不禁疑云更深，暗想那“天蚕女”庞真真虽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绝似孪生姊妹，但怎的从未听爹爹提过此事？

“乐天樵子”欧阳川如今已知顾青枫确是一位心地光明的正人君子，遂含笑说道：“顾老弟，‘天蚕毒蛊’非比寻常，你既不愿对‘天蚕女’庞真

真专心相爱，长侍妆台，即必须早作打算，否则，一满百日，蛊毒发作，纵令华陀再世，扁鹊当前，也是无可救药的了！”

庞真真听得毛发悚然，向“乐天樵子”欧阳川恭身陪笑说道：“欧阳老人家，你就是当世华陀，今之扁鹊，既然这等说法，便请再为顾兄身中‘天蚕毒蛊’之事，一施妙手如何？”

“乐天樵子”欧阳川眉头微蹙，含笑说道：“既参华扁技，便有济人心，欧阳川亟愿为顾老弟一尽绵薄！但我对于苗疆毒蛊，只能防患未然，不能制之已发，顾老弟所中的‘天蚕毒蛊’业告深入肺腑，却是奈何？”

庞真真见“乐天樵子”欧阳川无力制蛊，知他决非推委，不禁愁锁双眉，又复问道：“老人家，难道凡属中了蛊毒之人，便均无药可救？”

“乐天樵子”欧阳川摇头笑道：“天生一物，必有一克，但苗疆毒蛊，系各人自炼，无法得知其中究含何物，却怎生下手相救？”

庞真真急道：“照老人家这样说来，顾兄除非向苗女屈服，于百日以内自投天蚕谷外，岂非束手待毙？”

“乐天樵子”欧阳川笑道：“有桩佛家故事，尚老弟定然知晓！”

庞真真问道：“什么故事？”

“乐天樵子”欧阳川笑道：“高僧法眼曾向泰钦禅师发问：‘虎项金铃，谁人解得’？”

庞真真点头答道：“这桩故事，晚辈知道，虎项金铃，只有系者解得！”

说到此处，恍然顿悟地哦了一声，又道：“解铃原是系铃人！欧阳老人家的用意，莫非是命顾兄仍需向‘天蚕女’庞真真身上设法解救？”

“乐天樵子”欧阳川笑道：“我已说明苗疆毒蛊多半自炼，除了本人，别无解药！何况那‘天蚕女’庞真真又是当世第一养蛊能手‘天蚕仙娘’的心爱弟子，用蛊手法，必甚高明！旁人倘一妄动，可能不但未曾救得顾老弟，反会断送他一条性命！”

庞真真闻言，看了顾青枫两眼，眉锁重忧，默然不语！

“乐天樵子”欧阳川笑道：“我虽不会武功，但却看得出顾老弟与尚老弟均具一流身手，何不走趟苗岭天蚕谷，也许或能如愿？”

顾青枫苦笑道：“苗疆毒蛊，望之无形，受之无觉，并非武功能拒！要去由我自行一试，不敢烦动尚兄共涉奇险！”

庞真真笑道：“小弟与顾兄虽属新交，但对‘中条剑客’的英名却钦迟已久！彼此既然气味相投，何必再分你我？倒是苗疆恶蛊，阴毒难防……”

“乐天樵子”欧阳川笑道：“顾老弟及尚老弟难道忘了我方才所说，对于苗疆恶蛊虽难制之已发，却能防患未然么？”

庞真真大喜问道：“老人家有何明教？”

“乐天樵子”欧阳川起身取来一只药箱，自箱中检出四片紫色草叶，递与顾青枫及庞真真，每人两片。

顾青枫把这紫色草叶略为凑近鼻端，便嗅得一片清幽奇芬。知是珍贵药物，遂含笑问道：“请教老人家，此草何名？及怎样用法？是否可以预防一切苗疆恶蛊？”

“乐天樵子”欧阳川笑道：“这是极为难得的‘龙涎草’，可惜年限略浅，仅呈紫色，未有红边，倘若四边赤红，中央绀紫，即是千年神物，慢说各种苗疆毒蛊足可草到病除，便连生死人、肉白骨，甚至青春不老、永驻红颜，也不算什么难事的了！”

庞真真听到“青春不老，永驻红颜”八字，想起自己容貌已毁，满脸伤疤，不禁心头一酸，双睛湿润，赶紧偏过头去，勉强镇定心神，凄然忍泪！

顾青枫哪会想到这位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尚心仁，竟是“黄衫红线”庞真真的另一付面目？故而未曾注意到她的神情变化，继续向“乐天樵子”欧阳川问道：“多谢老人家慨赠灵草，但不知怎样用法？”

“乐天樵子”欧阳川含笑说道：“两位老弟到了苗岭天蚕谷时，把这‘龙涎草’各含一片在口，另一片则卷成小卷，塞入鼻内，即可避免那些能在不知不觉间伤人的恶蛊毒害！”

说到这里，哦了一声，又道：“我适才业已说明，这种龙涎草略嫌年浅，两位老弟对于天蚕谷的一切饮食之物，仍须慎莫进口！”

庞真真此时心神略定，闻言复笑问道：“请教老人家，晚辈闻得一般江湖传言，苗疆毒蛊通常只能暗暗下在饮食之内……”

“乐天樵子”欧阳川不等庞真真话完，便即笑道：“苗疆毒蛊可分有形、无形两种，一般养蛊之人，只能用无形毒蛊下在饮食之内！但若获得真传，功行到了火候，便可使那些由天蚕、蜈蚣、虾蟆等等毒物练成的恶蛊恢复原形，飞出伤人，委实厉害无比！尤其天蚕谷的‘天蚕仙娘’，号称当世第一养蛊能手！两位老弟身入虎穴，万勿对她丝毫大意！”

顾青枫、庞真真谢过“乐天樵子”欧阳川疗疾及赠草指点之德，因事不宜迟，便自告别，双双赶往苗岭天蚕谷而去！

他们赶到苗岭之际，正是“翻天怪叟”庞千晓、铁剑真人及“火孩儿”邬赤在天蚕谷上踌躇无策之时！

原来“翻天怪叟”庞千晓、铁剑真人及“火孩儿”邬赤，在三元峡中略事捭挡，便即往贵州苗岭赶去！

“翻天怪叟”庞千晓昔年便在苗岭与“玄玄魔女”万飞霜共效于飞，结为夫妇，自然对这旧游之地，路径颇熟！

故在进入苗岭以后，便向铁剑真人及“火孩儿”邬赤含笑问道：“真人与邬香主可知天蚕谷位在何处？”

铁剑真人及“火孩儿”邬赤一齐摇头示意，“翻天怪叟”庞千晓笑道：“这天蚕谷的地势异常隐秘，又称‘谷中之谷’！”铁剑真人笑道：“这个名称颇为特殊，帮主可知怎会叫做‘谷中之谷’？”

“翻天怪叟”庞千晓笑道：“真人欲知究竟，且先随我翻上西南方那座最高山峰！”

话音了后，身形微闪，便自当先向西南方高峰扑去！

铁剑真人、“火孩儿”邬赤随后腾身，这三人全是当今武林中的一流人物，哪消多久？便均跃登峰顶！

“翻天怪叟”庞千晓手指峰后一条云翳雾郁的山谷，微笑说道：“此谷深约三十余丈，沿壁苔藓肥厚，陡滑难行，也许还有苗岭特产的奇毒蛇虫？真人与邬香主下谷之时，务宜特殊谨慎！”

铁剑真人闻言点头，“火孩儿”邬赤却觉得苔肥藓滑及小小的蛇虫，哪里会难得住自己这等身负内家绝艺之人？遂未怎的注意，只向“翻天怪叟”庞千晓笑道：“帮主，这条幽谷莫非就是‘天蚕谷’么？”

“翻天怪叟”庞千晓摇头笑道：“我们下到这条幽谷谷底，才算是到了天蚕谷之上！”

铁剑真人哦了一声笑道：“怪不得那天蚕谷又称‘谷中之谷’，原来果

然是藏在另外一条幽谷以内！”

“翻天怪叟”庞千晓笑道：“这上下两条幽谷，本来都有出口，但曾因地壳地震，山形变迁，出口均被封死，成了如今这种仅能上下，无法旁通的状态！否则便应该叫做‘天蚕壑’及‘壑中之壑’，不应该叫做‘谷’了！”

“火孩儿”邬赤人如其名，性如烈火，闻言笑道：“管它是‘谷’是‘壑’，我们且入其中，瞻仰瞻仰苗疆怪异！”

话音方了，身形便闪，宛如一朵红云，向那幽谷之中，飘然降落！

“翻天怪叟”庞千晓双眉一蹙，向铁剑真人说道：“邬香主有些莽撞，尤其其他那身红衣，最易引得一些意想不到的怪异蛇虫加以攻击，我们要紧随接应才好！”

铁剑真人连连点头，两人遂亦施展绝顶轻功，极为小心地沿壁降落！

降约四五丈许，忽然听得先行的“火孩儿”邬赤低低地哼了一声，似是受了什么袭击？

铁剑真人知道不妙，赶紧把山行必备的“蛟筋飞抓”取在手内！

果然不出所料，“火孩儿”邬赤在低哼一声之下，便似神智昏迷，失去知觉，竟向深谷之中坠去！

铁剑真人的“蛟筋飞抓”及时出手，把“火孩儿”邬赤下坠的身形，凌空抓住！

“翻天怪叟”庞千晓则看见满布崖壁、绿润肥厚的藓苔之间，有根形似翠色山藤之物，倏然一闪不见！

铁剑真人提起“火孩儿”邬赤，见他业已人事不知，只好暂不下谷，与“翻天怪叟”庞千晓，重又翻回谷上！

“翻天怪叟”庞千晓忧心于色，向铁剑真人问道：“真人，你方才可曾看见一条自己会动的绿色山藤？”

铁剑真人久走蛮荒，所知甚博，闻言一惊道：“照帮主所说，邬香主莫非是被‘五毒碧钩藤’所伤么？”

“翻天怪叟”庞千晓点头说道：“大概如此，这只怪我一时疏忽，仅告诉邬香主注意蛇虫，却忘了告诉他在这苗岭深山之中，往往连一草一木，均具奇毒！”

铁剑真人蹙眉叹道：“邬香主一身功力非同等闲，寻常毒物，慢说草木之属，便是蛇虫一类，也对他难以伤害！谁知偏偏遇见这极为罕见的‘五毒碧钩藤’，此物所具毒刺，无坚不摧，倘若不幸被其缠上？更连整块山石均会缠碎，人兽遇之，决无生理！邬香主这种情形，似仅略微触及，还算不幸中之大幸呢？”

“翻天怪叟”庞千晓闻得此言，向铁剑真人问道：“真人既知这‘五毒碧钩藤’厉害，可有解毒之法？”

铁剑真人摇头苦笑道：“据贫道所知，‘五毒碧钩藤’之毒，只有‘七巧珊瑚果’能解，但匆促之间，却到哪里去找这种灵药？何况邬香主纵服‘七巧珊瑚果’后，要昏睡五日，才会苏醒哩！”“翻天怪叟”庞千晓笑道：“真人虽然见闻极博，说得丝毫不错，但对于苗岭深山的其他种种怪异，却仍不如我所知详尽！”

铁剑真人从“翻天怪叟”庞千晓的神情语气之上，略为看出端倪，不禁惊喜问道：“帮主莫非知道何处有那能解‘五毒碧钩藤’奇毒的‘七巧珊瑚果’么？”

“翻天怪叟”庞千晓笑道：“真人有所不知，造化奇巧万分，天生一物，必有一克！凡在‘五毒碧钩藤’周围十丈以内，必然生有一株‘七巧珊瑚果’！”

铁剑真人听罢大喜说道：“既然如此，我们便赶紧分头搜寻‘七巧珊瑚果’，来为邬香主祛治奇毒！”

“翻天怪叟”庞千晓摇头笑道：“不必搜寻，方才我上峰之时，目光微扫，曾经瞥见真人身前崖壁的丈许之下，便生有一株‘七巧珊瑚果’！”

铁剑真人遂照着“翻天怪叟”庞千晓所说，微一闪身，飘下崖壁，果见有根紫色异草，草上并结有七枚形若珊瑚的小小果实！

遂伸手摘下，跃登峰头，向“翻天怪叟”庞千晓问道：“帮主法眼无差，但不知要给邬香主服食几枚果实？”

“翻天怪叟”庞千晓笑道：“这‘七巧珊瑚果’中，六枚果实皆蕴奇毒，只有一枚果实，才是‘五毒碧钩藤’的克制之物！”

铁剑真人闻言，再一仔细观察手中的“七巧珊瑚果”，方始看出只有最尖端的一枚果实色作朱红，其余六枚则色泽较暗！

遂摘下尖端那枚朱红果实，递与“翻天怪叟”庞千晓，含笑说道：“帮主所云，大概就是这枚朱红果实！”

“翻天怪叟”庞千晓点头一笑，略为捏破那枚朱红色的“七巧珊瑚果”外皮，把果中浆汁挤向“火孩儿”邬赤口内！

铁剑真人摇头叹道：“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想不到那‘万毒碧钩藤’之毒，只有‘七巧珊瑚果’能解，而‘七巧珊瑚果’中，竟又仅有一枚可食？倘若不知底细之人，误将七枚果实一齐服下，岂非反会……”

“翻天怪叟”庞千晓截住铁剑真人话头，含笑问道：“真人无妨猜上一猜，倘若把七枚果实一齐服下，会有何等结果？”

铁剑真人摇头示意，“翻天怪叟”庞千晓又复说道：“我昔年在这苗岭居住之时，曾经亲见一人全身渐化脓血而死，据‘玄玄魔女’万飞霜相告，便是中了‘五毒碧钩藤’毒，误把七枚‘七巧珊瑚果’一齐服食所致！”

铁剑真人听得好不骇然，目光微瞥“火孩儿”邬赤，见他面色已由苍白渐转红润，知是灵药生效，遂向“翻天怪叟”庞千晓问道：“照邬香主的面色看来，‘七巧珊瑚果’已生灵效，但难道真要像帮主所说，至少昏睡五日，才会苏醒么？”

“翻天怪叟”庞千晓点头说道：“我们非在此处为邬香主守护五日不可，此外别无他策！”

说到此处，忽然双眉一轩，向铁剑真人要过其余六枚具有奇毒的“七巧珊瑚果”来，继续笑道：“让我来利用这六枚‘七巧珊瑚果’，使真人观看一些新鲜情事！”

铁剑真人讶然问道：“这六枚具有奇毒的‘七巧珊瑚果’还有用么？”

“翻天怪叟”庞千晓微微一笑，选块平坦的青石，把昏睡不醒的“火孩儿”邬赤抱卧石上，并请铁剑真人就石落坐，然从拈取三枚“七巧珊瑚果”，用联珠手法发出，“吧吧吧”的击约莫两丈以外的一片崖壁根际！

庞千晓所用的手法极重，三枚“七巧珊瑚果”全被打得稀烂，果汁四溅之下，山风微一吹拂，铁剑真人的鼻观之中，立即嗅到一片宛若兰香的芬馥气味！

铁剑真人嗅到香味以后，猛然省悟问道：“莫非这‘七巧珊瑚果’的奇异香味，能够勾引什么罕见蛇虫之属？”

“翻天怪叟”庞千晓笑道：“岂仅能够勾引罕见蛇虫，倘若照我所料，在这阵香味散发以后，应该是适才使邬香主受伤中毒的那根‘五毒碧钩藤’首先出现！”

话音才了，便见谷边缓缓伸出一条碧绿山藤，宛如一条绿色长蛇一般，向那溅有“七巧珊瑚果”果汁的崖壁根际，蜿蜒游去！

铁剑真人知道这根绿色山藤便是适才使“火孩儿”邬赤受伤中毒的“五毒碧钩藤”，不禁惊奇得正欲发话，“翻天怪叟”庞千晓却向他含笑摇手，以内家“蚁语传声”功力说道：“真人不要出声，因为这‘五毒碧钩藤’颇具灵性，容易受惊遁走，我们且静静旁观，大概还有好戏可看呢！”

铁剑真人点头不语，两人遂凝神细看那条“五毒碧钩藤”的动静！

“五毒碧钩藤”蜿蜒到了溅有“七巧珊瑚果”的崖壁根际，突然又自极为灵敏地缩往谷下，隐迹不见！

铁剑真人业已看清“五毒碧钩藤”的形状，仍用“蚁语传声”向“翻天怪叟”庞千晓笑道：“怪不得邬香主那高功力竟会受伤？原来这种怪藤全身布满尖锐倒刺！”

“翻天怪叟”庞千晓摇摇头叹道：“天地之大，真是无奇不有！真人只看出这‘五毒碧钩藤’的藤身，满布尖锐倒刺，尚不知此物灵柔如蛇，奇坚逾钢，非用我那‘列缺神斧’之类的前古神物，根本无法将它斩断！”

铁剑真人哦了一声，说道：“此物既然具有奇毒，又兼至柔奇坚两者之长，倘若弄它一段，作根长鞭，岂不是威力极强的上好兵刃？”

“翻天怪叟”庞千晓双眉微蹙，满脸可惜的神色，点头一叹说道：“真人这种想法极为高明，可惜我的‘列缺神斧’被真儿带走，如今空凭人力，却无法把它弄断！”

铁剑真人笑道：“我们互相对话，均用‘蚁语传声’，极为慎密，那‘五毒碧钩藤’怎似受惊遁往谷下？”

“翻天怪叟”庞千晓笑道：“我猜它不是受惊遁走，而是有意埋伏！”

铁剑真人会意笑道：“怪不得帮主说是还有好戏可看，大概有甚恶毒蛇虫要倒霉了？”

语音方了，“翻天怪叟”庞千晓嘴角微撇，向铁剑真人笑道：“真人请看，在那堆怪石之间出现了什么怪物？”

铁剑真人侧目微瞥，不禁骇然，原来在那乱石堆之中，出现了一只金毛巨蛛，除去六条长足不算，仅仅蛛身，便足有面盆大小！

这只金毛巨蛛出现以后，便极为迅速地爬行到崖壁根际，嗅吸那些“七巧珊瑚果”果汁！

“翻天怪叟”庞千晓轻轻一碰铁剑真人，示意他注目谷边“五毒碧钩藤”适才隐迹之处！

原来那条“五毒碧钩藤”业已重新出现，但似怕将金毛巨蛛惊走，并未向峰顶蜿蜒，只是由柔变刚，向谷中横处挺直了八九尺长一段！

铁剑真人见状，知道“五毒碧钩藤”的这种动作，正是准备向那金毛巨蛛发动突击！

金毛巨蛛似是极爱嗅吸那“七巧珊瑚果”果汁，根本未曾发觉危机顷刻！

“五毒碧钩藤”横伸到了一丈左右，竟自倏然折转，便如自谷下飞起一条碧绿长鞭，照准金毛巨蛛背上，电疾鞭落！

金毛巨蛛也是通灵异物，碧影才翻，便知不妙，一声惨厉儿啼，腾空跃

避！

但那“五毒碧钩藤”真比一条活蛇还要灵敏，动作之快，更胜如石火电光，金毛巨蛛刚刚六足腾空，身上便多了一圈碧虹，被“五毒碧钩藤”缠得惨啼落地！

铁剑真人昔年曾经见过一只比这只金毛巨蛛略小的同样怪物，便已凶狠无比，独自吞食了七条赤链毒蛇，但如今这只大得吓人的金毛巨蛛，却在“五毒碧钩藤”紧缠之下，除了发出惨厉哼声以外，毫无反抗之力！

碧虹缠到相当分际，再复猛一收束，只听“波”的一声，金毛巨蛛便告血浆狂流，破腹而死！

铁剑真人看得向“翻天怪叟”庞千晓骇然说道：“邬香主适才若被这条‘五毒碧钩藤’缠住，则所受之惨，简直不敢想像！”

“翻天怪叟”庞千晓点头叹道：“再好的武功，若遇上这种不测祸变，也将无从施为，只好身遭惨死，化作南柯一梦！”

这时，那条“五毒碧钩藤”在“七巧珊瑚果”果汁及金毛巨蛛血浆之中不住蜿蜒，色泽也逐渐加深加亮，显得绿润如流，美观已极！

铁剑真人知道“五毒碧钩藤”加深绿色之故，是吸收了“七巧珊瑚果”及“金毛巨蛛”的精华所致，不禁笑道：“难怪它要预作埋伏，算计那只金毛巨蛛，原来……”

“翻天怪叟”庞千晓不等铁剑真人话完，便自叹息说道：“这‘五毒碧钩藤’本身已具罕世奇毒，再吸收了‘七巧珊瑚果’及金毛巨蛛的精华，定然毒性更强！倘若能如真人所言，弄它一段，真是一条威力绝伦的大好兵刃！”

铁剑真人目光微瞥“火孩儿”邬赤，忽然触动灵机，含笑说道：“帮主不必叹惜，贫道或可设法把这‘五毒碧钩藤’弄上一段，为帮主在‘万劫大会’之上添威助阵！”

“翻天怪叟”庞千晓摇摇头说道：“真人不必白费心思，我‘列缺神斧’不在手边，这‘五毒碧钩藤’决非人力能断！”

铁剑真人笑道：“如今自然无奈它何，但五日以后，或许能如所愿，也说不定？”

“翻天怪叟”庞千晓听出铁剑真人语意，恍然说道：“真人莫非想等邬香主醒来，由他下手？”

铁剑真人点点头笑道：“邬香主的‘三离真火’威力奇强，也许可以把这‘五毒碧钩藤’烧断一节，作为兵刃！”

“翻天怪叟”庞千晓闻言，看着剩余的三枚“七巧珊瑚果”笑道：“真人这种想法可能如愿，我们便把这三枚‘七巧珊瑚毒果’留到五日以后，俾作引诱‘五毒碧钩藤’出现之用！”

商议既定，“翻天怪叟”庞千晓与铁剑真人遂在这附近徘徊展眺，等待“火孩儿”邬赤毒解醒转！

第十五章 蛮荒猎奇

过了五日，始终昏睡不醒的“火孩儿”邬赤，果告霍然而苏，“翻天怪叟”庞千晓与铁剑真人心情宽慰之下，遂含笑向他叙述受伤中毒的经过及有关“五毒碧钩藤”的各种怪异！

就在此时，“中条剑客”顾青枫与由“黄衫红线”庞真真化名的尚心仁，也已到了这峰顶切近！

天蚕谷地势隐僻，但是“天蚕女”庞真真曾经向顾青枫详告路径，故而容易地便自寻到此处！

顾青枫老远便听得爹爹“翻天怪叟”庞千晓、铁剑真人及“火孩儿”邬赤的纵声笑语，不禁微吃一惊，停步向顾青枫压低喉音说道：“顾兄，三元帮庞帮主及铁剑真人、‘火孩儿’邬赤等，居然也在峰头，顾兄要不要与他们相见？”

顾青枫口角微披，晒然答道：“薰莸难共器，冰炭不同炉，我不愿意再与这位枉居前辈、举措下流的庞帮主见面了！”

庞真真听得心中一阵难过，勉强低声笑道：“顾兄既不愿与庞帮主见面，我们便须略微绕道，再上峰头，因为小弟估量自己及顾兄的功力，纵极小心谨慎，蹑足潜踪，也必须在七八丈外，才不致被庞帮主等人发现踪迹！”

顾青枫点头同意，方一转身，庞真真又拉住他，向右一指，低声说道：“顾兄，我们既然绕道，便必须位在下风，方能听得见对方言语！并因庞帮主等功力极高，从此以后，我们更应以‘蚁语传声’对话，才较稳妥！”

顾青枫间言果以“蚁语传声”笑道：“尚兄真好细心，我们照计而行便了！”

两人均具极好轻功，再复事先警戒，特别小心，果然悄悄绕登峰头，而使“翻天怪叟”庞千晓毫无所觉！

“火孩儿”邬赤静静听完“翻天怪叟”庞千晓及铁剑真人说明经过以后，便自双眉微剔，怪声笑道：“既然如此，帮主便请施为，把那‘五毒碧钩藤’诱来，由邬赤运用平素尚具威力的‘三离真火’一试！”

“翻天怪叟”庞千晓微笑点头，拾起一枚“七巧珊瑚果”，便向左前方的一块巨石打去！

“波”的一声爆响，果汁淋漓，又复腾起一片淡淡的兰花之香！

铁剑真人含笑问道：“帮主先前连发三枚‘七巧珊瑚毒果’，如今怎的只发一枚？”

“翻天怪叟”庞千晓笑道：“我只发一枚之故，是避免香气太浓，万一引来其他毒物，岂不多费手脚？”

庞真真倾耳凝神地潜听至此，用“蚁语传声”功力向顾青枫笑道：“顾兄，倘若‘火孩儿’邬赤的‘三离真火’仍然烧不断那‘五毒碧钩藤’时，小弟倒有法儿弄它一段送给顾兄，添件绝好兵刃！”

顾青枫愕然问道：“尚兄难道未曾听见庞帮主说，这种‘五毒碧钩藤’含有至柔至刚两种特性，除了‘列缺神斧’那等前古神物之外，决非人力能断么？”

庞真真笑道：“小弟身边便有前古神物！”

顾青枫闻言，不禁满含疑惑地看了庞真真一眼！

庞真真因怕顾青枫起疑，不敢说出身畔带有“列缺神斧”，遂手指肩头

剑柄，微笑说道：“顾兄怎的意似不信？小弟肩头长剑，便是锋芒无比的春秋神物！”

顾青枫骇然问道：“春秋神物，传世不多，我只知道有柄‘莫邪剑’，如今沉在六诏山桃花沼的卅丈毒泥之下！”

庞真真笑道：“小弟此剑正与‘莫邪剑’是雌雄一对！”

顾青枫越发惊道：“雌名‘莫邪’，雄名‘干将’，前古仙兵，无物能抗！尚兄如此说法，难道你肩头所插，竟是武林人物梦寐以求的‘干将剑’么？”

庞真真点头一笑，目光遥瞥“翻天怪叟”庞千晓、铁剑真人、“火孩儿”邬赤，见他们尚在静等“五毒碧钩藤”出现，遂向顾青枫笑道：“这种前古仙兵，多半皆具有灵性，‘干将莫邪’更属雌雄双剑，彼此之间，应有气机相吸！故而俗语有云：‘干将一出世，莫邪不在远。’顾兄既知‘莫邪剑’的下落，等此间事了，我们不妨同作六诏之行，倘若能双剑合璧，定然威力倍增，足可仗以除暴安良、降魔卫道的了！”

顾青枫听得不住点头，同意庞真真的这种想法！

这时那条“五毒碧钩藤”果然又为“七巧珊瑚果”的香气所诱，自谷下蜿蜒伸出，移向果汁溅处！

“火孩儿”邬赤一来要为受伤中毒之事泄愤，二来欲在帮主之前显示自己所练“三离真火”的威力，遂等“五毒碧钩藤”伸展上峰足有一丈七八之际，蓦然一甩手中火红葫芦，便有一线亮如电闪的银色火光，激射而出！

这“三离真火”的威力果然极强，崖壁山石才沾银线，即被烧响裂坠，一片焦黑！

但“五毒碧钩藤”却毫无所损，只是受了惊吓，倒卷起一圈碧虹，迅捷绝伦地落往谷下！

铁剑真人不由失声微叹道：“想不到邬香主如此猛烈的‘三离真火’，竟仍不能把那‘五毒碧钩藤’烧断！”

“火孩儿”邬赤脸上则满布一片讪讪之色！

“翻天怪叟”庞千晓笑道：“烧不断这根‘五毒碧钩藤’并无大碍，只是我们下谷之际，还须特别小心！莫要被它突加奇袭，又遭不测才好！”

话音了后，身形立飘，首先开路，往天蚕谷中降去！

“翻天怪叟”庞千晓既已先行，铁剑真人与“火孩儿”邬赤，自然也均随同下谷！

庞真真又复略候片刻，未见丝毫动静，知道爹爹等人下谷已深，方与顾青枫从隐身之处转出。

顾青枫摇头一叹道：“天地之大，何奇不有？真所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谁能想得到一根区区山藤竟然深具灵性，有那等威力，并还不惧‘火孩儿’邬赤名满江湖的‘三离真火’！”庞真真笑道：“深山大泽，本生龙蛇，何况这洪荒未辟的苗蛮瘴疠之区，自然更多怪异！甚至一草一石之微，均足杀人，我们必须特别小心，否则万一埋骨此间，岂不冤枉绝顶？”顾青枫忽然又勾动愁怀，凄然叹道：“小弟一身罪孽，满腹伤心，若能埋骨此间，倒也灭却了不少烦恼！”

庞真真也被他引得满腹辛酸，但恐顾青枫生疑，只好强抑悲思，含笑说道：“顾兄不要如此伤感，你是否想看看我的‘干将神剑’？”

“干将神剑”四字，使顾青枫一振英风，从黯然情愁之中，扬眉点首。

庞真真自背后解下“干将剑”来，双手捧着，向顾青枫递去。顾青枫接剑在手，正自赞美不绝地摩抚赏鉴之际，突然耳边听得“波波”两声，鼻间并嗅见一片兰花香味！

原来庞真真业已仿效她爹爹“翻天怪叟”庞千晓所为，把剩余的两枚“七巧珊瑚果”，一齐掷碎在丈许以外的山石之上！顾青枫失惊说道：“适才闻得庞帮主说，那‘五毒碧钩藤’性极灵巧敏捷，我们若不觅地藏身，它可能不会出现！”

庞真真指着一块高几近丈的嵯峨怪石笑道：“这块高大怪石足可蔽人，我们便藏在石后好么？”

顾青枫点头赞同，两人相顾一笑，身形略闪，便均自藏入石后！

但足足等了顿饭光阴，仍未见那“五毒碧钩藤”闻香而来，在崖头出现！

庞真真眉头微蹙，想了一想，向顾青枫苦笑道：“糟了，我们恐怕所愿成虚，枉费心力？”

顾青枫讶然问道：“尚兄此语，从何而见？”

庞真真道：“那‘五毒碧钩藤’虽然不惧‘三离真火’焚烧，但既颇通灵，必受惊吓，怎还会被‘七巧珊瑚果’所发的兰香引诱得再度出现？”

顾青枫闻言，觉得这种推测极为合理，但偶然目光一转，脸上倏现惊容，向庞真真低低说道：“尚兄请看，‘五毒碧钩藤’虽未出现，却被‘七巧珊瑚果’所发的兰香，引来了另一怪物！”庞真真自石后伸头一看，果然大吃一惊，只见距离“七巧珊瑚果”四溅果汁的左侧方七八尺外，正蠕着一堆血红的蛇影！这条蛇儿通体血红，其细仅如人指，但却长达丈余，全身风车似的盘作一堆，昂起一只比身躯粗大足有数倍的三角蛇头，凝视着发出阵阵兰香的“七巧珊瑚果”果汁！

庞真真叹道：“在这种洪荒未辟的苗蛮化外之区，草木禽兽均靠天赋本能竞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故而培养得无不警觉奇高，顾兄请看，这条细身大头的红色怪蛇，分明是被‘七巧珊瑚果’所散发的兰香引诱而来，却仍深具戒心，不敢贸然就食呢！”

顾青枫凝目细看那条血红怪蛇，看出蛇身虽细，依然满布逆鳞，呼吸之间，微微启阖，神态极为威猛，在它经行过的石地之上，并显出蜿蜒的痕迹！

庞真真藏身的位置靠近崖边，这时忽然瞥见那条“五毒碧钩藤”又从谷下出现，慢慢伸向峰顶！

遂以“蚁语传声”向顾青枫说道：“顾兄，那‘五毒碧钩藤’又复出现，大概是为了‘七巧珊瑚果’的香味，及红色怪蛇的气息双重引诱而来！”

顾青枫摇头答道：“这条红色怪蛇神态威猛，必甚难斗，我不信那‘五毒碧钩藤’真能把它制服得住！”

庞真真笑道：“这种藤蛇恶战的洪荒奇景，委实难得寓目，我们大可看个痛快，切勿出声惊动，拆散了这台好戏！”

顾青枫含笑点头，两人遂摒息静气地坐观究竟！

“五毒碧钩藤”上到将及峰顶之际，仍像先前一般，横伸丈许，静静待敌！

红色怪蛇则因等了好久，毫无异动，心中戒念已弛，遂高昂三角怪头，凌空窜起，宛如一道朱虹，飞向“七巧珊瑚毒果”的果汁溅处！

朱虹刚刚腾空，一条碧绿藤影立自谷下飞上，电疾横卷，缠在一起！

蛇乃朱红，藤为碧绿，这一互相纠缠，混合成了一条彩练，满地乱翻，

难分上下！

顾青枫向庞真真大喜叫道：“尚兄，这是大好机缘，你怎的还不快挥‘干将神剑’？”

庞真真摇头笑道：“如今一蛇一藤正自纠缠得难分上下！我若挥剑断藤？那条血红怪蛇定然逃去，贻为祸害！还是静等双方缠斗力竭之际，一并除去的好！”

顾青枫闻言，颇佩服庞真真心细虑周，但仔细注目之下，看出蹊跷，不禁又复诧然问道：“尚兄，你可看出那‘五毒碧钩藤’想把血红怪蛇拖往西南，那怪蛇却在拼死抵拒，不肯随藤移动？”

庞真真循声凝目，哦了一声，笑道：“西南方数尺之外，正有那只金毛巨蛛的遗尸，可能蛛蛇两物相克，‘五毒碧钩藤’一时制蛇不死，遂想把它拖往西南，借重金毛巨蛛的遗毒之力！”

顾青枫点头笑道：“尚兄真个心细如发，这种见解极为高明，令小弟好生钦佩！”

说话之间，那条红色怪蛇虽然竭力挣扎，但仍敌不过“五毒碧钩藤”，终被拖得向金毛巨蛛遗尸之处，缓缓移动！

越是逼近金毛巨蛛的遗尸，红色怪蛇挣扎得越是强烈，但刚一触及金毛巨蛛体内所溢的浆血之时，红色怪蛇便在一阵剧烈颤抖以后，寂然不动！

顾青枫正自看得怵自惊心，清脆龙吟起处，庞真真业已掣出“干将剑”，飞身向那“五毒碧钩藤”扑去！

“五毒碧钩藤”果极通灵，一闻剑鸣，便知不妙，要想遁往谷下！

但因那条红色怪蛇虽死，却仍与“五毒碧钩藤”纠缠未开，行动间难免略微迟缓，庞真真的动作又快得宛如石火电光，遂被“干将剑”削个正着！

连对“三离真火”都毫不畏怯的“五毒碧钩藤”，竟仍禁不起“干将剑”的绝世锋芒，立被削断了一丈四五一段！

但“五毒碧钩藤”藤梢虽断，根部却仍电疾似的遁往谷下。

庞真真一剑奏功，高兴得回头叫道：“顾兄请看，这是多好的一条长鞭！”

顾青枫应声纵过，对那段长达一丈五尺左右的“五毒碧钩藤”看了几眼，微笑说道：“若以此物作为兵刃，委实威力无边！只可惜尚兄削得太长一点！”

庞真真眉梢微动，想了一想，含笑说道：“顾兄既然嫌长，我再把它从中斩断，并将藤身倒钩，削去五寸，缠以金丝，作为把手，岂不成了两根长约七尺的绝好软鞭？”

顾青枫点头说道：“这种办法极好，鞭长七尺，使用起来，比较灵活顺手！”

庞真真见顾青枫同意这样作法，便一举“干将剑”，欲向“五毒碧钩藤”的藤身中央斩下。

但剑虽举起，却未下落，因为在这片刻之间，又生怪事！那条红色怪蛇所有的皮鳞血肉，居然均已化得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串细细骨骼，及一颗巨大头骨！

顾青枫摇头叹道：“此由看来，那只金毛巨蛛的毒力，端的厉害无比！”

庞真真也自骇然，精光掣处，照准藤蛇相缠的中央部份，举剑劈落！

“呛啾啾”一阵清越龙吟燎绕耳边，“五毒碧钩藤”应剑中分，但那串细细的蛇骨，却丝毫未损！

顾青枫失惊叫道：“这条蛇儿的皮鳞血肉均已化尽，只剩下一串蛇骨，

居然还能禁得住斩金截玉的‘干将神剑’？”庞真真柳眉双挑，微觉不服，极为小心地挑开“五毒碧钩藤”，又向那串蛇骨，凝足真力，连刺三剑！

龙吟不绝，脆响当空，不仅蛇身骨骼安然无损，连那硕大的头骨，也在挨了一剑以后，毫未显出破裂之状！

庞真真愕然说道：“想不到这条蛇骨竟有如此结实？”话完，撕条衣边，包住蛇尾，拾将起来，向一块巨石之上，抡圆猛劲砸下！

这一砸，砸得庞真真与顾青枫惊奇万分，愕然瞠目！原来经过如此猛砸以后，蛇头蛇骨依然完好，却把那块大石砸得四分五裂！

顾青枫失声叫道：“尚兄，这条连头蛇骨，岂非又是一件不畏任何刀剑的绝好兵刃？”

庞真真点头一笑，却已蹙眉叹道：“一条蛇骨，两截断藤，我们这趟收获，真不在小！但蛇骨、断藤等物，均浸在金毛巨蛛的浆血之内，恐有剧毒，不敢沾手，却便如何是好？”

顾青枫也觉得那金毛巨蛛所遗的浆血，既能把红色怪蛇的皮鳞血肉化尽，必然具有奇毒，不宜由于贪得而有所冒险！遂向庞真真笑道：“尚兄这种顾虑确见细心，我们可否先行觅地把这两段‘五毒碧钩藤’及一条蛇骨埋藏起来，俟将来寻人请教以后，再复取出！”

庞真真想了一想，点头笑道：“顾兄高见极是，我们暂时在那片崖壁脚下的中央部份，加以埋藏便了！”

一面说话，一面动手掘坑，把“五毒碧钩藤”及红色怪蛇蛇骨埋藏其下。

顾青枫叹道：“莽莽江湖之内，能够认得‘五毒碧钩藤’之人，恐已为数不多？至于这条红色怪蛇蛇骨……”

庞真真接口微笑说道：“顾兄不必担心，有两句俗语，你可知道？”

顾青枫问道：“什么俗语？”

庞真真笑道：“眼前有佛，何必西天？”

顾青枫恍然问道：“莫非尚兄是想向‘翻天怪叟’庞帮主请教？”庞真真点头答道：“我们适才由他们的言语之中听出，庞帮主对这苗岭之内的一切洪荒怪异，知晓甚详，小弟又复与之有识，向他请教，岂非再好不过？”

顾青枫剑眉微蹙，正待作答，忽然听得谷下有人援壁登峰，遂以“蚁语传声”向庞真真说道：“尚兄，峰下忽有人来，我们且略微回避，看看是‘翻天怪叟’庞千晓等人，抑或天蚕谷中人物？”

庞真真也有所闻，遂与顾青枫同闪身形，又复双双藏入大石之后！

约莫过了两盏热茶时分，便自谷下窜起三条人影！

这三条人影，正是“翻天怪叟”庞千晓、铁剑真人及“火孩儿”邬赤！

“翻天怪叟”庞千晓在满面愤色之内，并充满了惊异的神情，上得峰头，毫未停留，便似有甚急事般的，与铁剑真人、“火孩儿”邬赤，匆匆驰去！

顾青枫讶然说道：“庞帮主等下峰不久，怎的便自如此匆匆离去，难道在天蚕谷外，受了什么挫折？”

庞真真摇头说道：“慢说庞帮主与铁剑真人位列‘十三名手’，身怀罕世绝学，便连‘火孩儿’邬赤，也是当代武林中极难缠的人物！以他们三人之力，哪会轻易遭受挫折！”

顾青枫也知“翻天怪叟”庞千晓等功力绝高，但想起适才所见的红色怪蛇以及“五毒碧钩藤”等物，不禁微叹说道：“洪荒怪异，可能甚于绝代武功，庞帮主等千里远来，匆匆而去，必然大有原因！我们是否下谷一探？”

庞真真笑道：“常言道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既到苗疆，哪有不下天蚕谷之理！但苗疆毒蛊确实厉害，比较那些奇蛇怪物，更为难缠，似应在下谷之前，把‘乐天樵子’欧阳川所赠的‘龙涎草’准备妥当！”

顾青枫闻言之后，遂与庞真真取出那四片紫色草叶，各以一片含在口中，另一片则搓成小卷，塞入鼻内！

准备妥当，两人遂施展绝顶轻功，贴着陡滑山壁，慢慢下谷而去！庞真真最担忧的便是怕“五毒碧钩藤”再在不知不觉之下，对自己与顾青枫蓦然突袭，故而始终手持“干将剑”，贯注全神，留心警戒！

约莫滑下十来丈之后，庞真真忽然瞥见足下丈许以外的峭壁之间，伏有两条形如绝大壁虎的绿色怪物！

这怪物身长约莫二尺七八，但尾长却足逾五尺，全身碧绿，伏在壁间，与肥厚苔藓完全同色，若非那条长尾之上有条极细的金线，只消把双睛一闭，几乎便令人无法发觉？

庞真真悚然一惊，伸手拦住顾青枫，以目示意！

顾青枫起初真未发现这两条怪物，但经庞真真相拦示意，目光一注之下，不禁失惊说道：“尚兄，这两条东西的色泽形相，不是传说中厉害无比，并绝迹甚久的洪荒怪物‘长尾金线喷沙蜥蜴’么？”

庞真真点头说道：“顾兄所料，与我相同，这种怪物所喷之沙，虽蕴奇毒，却难及远，我们又在上，只要距离它一丈以外，便可无虑！”

顾青枫苦笑说道：“仅保无虑，似还不够，我们若不将这‘长尾金线喷沙蜥蜴’赶走，却怎能继续下谷？”

庞真真笑道：“我们不妨施展暗器一试！”

顾青枫问道：“尚兄用的是什么暗器？”

庞真真刚待作答，忽想起自己为了隐瞒身份，绝不能使用仗以成名的“红线十三针”，只好含笑说道：“小弟对于暗器一道，素所不精，还是请顾兄施展便了！”

顾青枫笑道：“我不擅暗器，不如干脆取块山石……”话犹未了，那两条“长尾金线喷沙蜥蜴”，忽然双双把头一抬，像两道绿虹般的，向顾青枫与庞真真凌空飞窜而至！窜到七八尺之际，并张口喷出一片淡绿细沙，电疾射到！

这种淡绿细沙，不仅奇毒，并具奇腥，但顾青枫与庞真真，因鼻中塞有“龙涎草”，故而闻不出丝毫腥味！

庞真真想不到“长尾金线喷沙蜥蜴”竟会这等突然发难，仓卒之间，避已无及，只得与顾青枫双双略凝真气，向电疾射来的绿色细沙，引袖拂去！

罡风微啸，劲气排空，那片绿色细沙虽被拂得飞扬四散，但两只“长尾金线喷沙蜥蜴”却业已冲到顾青枫、庞真真的足下！

庞真真“干将剑”剑光一闪，刚待划空劈落，那两只“长尾金线喷沙蜥蜴”却似有甚警兆，怪叫几声，蓦然收势急转，掉头飞坠深壑！

顾青枫叹道：“春秋神物，毕竟不凡，尚兄剑光才掣，便把这两只罕见毒物吓得掉头逃走！”

庞真真摇头笑道：“这‘干将剑’精芒内敛，外表古朴异常，那‘长尾金线喷沙蜥蜴’似乎不会望而生畏？”

顾青枫讶然问道：“尚兄这样说法，则那两只怪物掉头疾遁之举，却又怕的什么？”

庞真真眼珠一转，反向顾青枫问道：“顾兄请想，是不是我们口中所含与鼻间所塞的‘龙涎草’，有克制毒物之效？”

顾青枫想了一想，点头说道：“尚兄的这等猜测，委实大有可能，我们倘若再逢毒物，不妨用它试上一试！”

两人一面笑语，一面继续往下滑行，途中果又遇见几种罕见蛇虫，但顾青枫与庞真真自口中取出“龙涎草”叶略一展动，便即见而远遁！

庞真真证实了“龙涎草”果能克制各种毒物以后，向顾青枫笑道：“顾兄，这几片龙涎草叶年代还浅，便有如此灵效，倘被我们遇见一株‘乐天樵子’欧阳川所说四边赤红、中央绀紫的‘千年龙涎草’，却是多好？”

顾青枫叹道：“这种罕世神物，可遇难求，又不知生长在哪处名山大川？只好各凭福缘了！”

庞真真笑道：“神物虽少，怪物却多，我适才试作统计，我们自进入苗疆以后，所遇见之奇毒蛇虫，包括那条奇中之奇的‘五毒碧钩藤’在内，已有一十七种！”

顾青枫笑道：“毒物之外、还有毒蛊，我真不懂‘天蚕仙娘’师徒，怎会选择这样一处近乎鬼域的幽僻山谷，作为定居之所！”

庞真真笑道：“我们尚未抵达天蚕谷，途程便即如此险恶，倘若到了地头，不知又将是什么光景？”说到这里，忽又向顾青枫笑道：“顾兄，常言道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许天蚕谷内倒是个柳暗花明、风景绝佳的所在？”

顾青枫摇摇头说道：“我不相信，在如此穷山恶水之中，会有什么美好去处？”

一面说话，一面继续下降，也未再遇怪物，便自到达谷底！

谷底景色，果如庞真真所料，怪石奇松，清瀑碧嶂，看去颇为幽美，庞真真目光微扫四周，向顾青枫含笑说道：“顾兄，若非‘天蚕女’庞真真亲口向你告知苗疆的路径及‘天蚕谷’所在，我们委实无法找寻，任何人到了此间，均必以为已达谷底，哪里会想得到谷中有谷？”

顾青枫也指着左侧石壁根际的一条石缝，微叹说道：“尚兄请看，那条石缝，远远看去确实其形如蚕，足见鬼斧神工的造化之妙！”

庞真真微笑道：“顾兄，我们不必在此多所耽延，还是赶紧下谷，设法寻找那‘天蚕毒蛊’的解蛊灵药！”话完，便欲缓步向那蚕形石缝走去！

顾青枫摇手叫道：“尚兄慢走，我们还要略商对策，才可去往天蚕谷内！”庞真真讶然停步问道：“顾兄有何顾虑？”

顾青枫苦笑说道：“我是想先决定一下，究应软求，抑或硬取？”

庞真真笑道：“我们自然应该先礼后兵，万一软求不允之际，再设法动武硬取！”

顾青枫苦笑摇头，正待发话，忽然听得一丝曼妙的歌声，起自那条蚕形石缝之下！

两人凝神倾耳细听，听出唱的是：

“春寒恻恻春阴薄，整半月，春萧索，晴日朝未升屋角，树头幽鸟，对调新话，话罢还飞却！红入花腮青入萼，尽不爽，花期约，可恨狂风空自恶，朝来一阵，晚来一阵，难道都吹落！”

庞真真静静听完，向顾青枫笑道：“顾兄，我虽未见过‘天蚕女’庞真真，但却一听就知道这首‘金粟道人’所作的‘青玉案’词曲，是她所唱！”

顾青枫问道：“尚兄何以见得？”

庞真真笑道：“第一，身居苗疆却唱汉词！第二，词意幽怨颇深，尤其是‘对调新话，话罢还飞却’之意，正与顾兄九疑山韵事符合……”

说到这里，哦了一声，目注顾青枫，又复笑道：“顾兄，‘天蚕女’庞真真既在苗疆生长，必如一般苗女，极为痴情，更何况她与‘黄衫红线’庞真真面貌相若，姿色定颇不俗！顾兄大可弄假成真……”

顾青枫不等庞真真话完，便即苦笑道：“尚兄不要取笑，‘紫清玉女’孟红绡与‘黄衫红线’庞真真等两位绝代红妆，均对小弟恩情无限，业已使我衷心惶惶，不知所措，哪里还敢再坠绮障。”庞真真点头说道：“此事真正可虑之处，就在顾兄另有两位红妆知己！因为苗女虽然痴情，亦极性妒，‘紫清玉女’孟红绡与‘黄衫红线’庞真真或许能让顾兄兼收并蓄，一箭三雕，但‘天蚕女’庞真真的卧榻之旁，却定不容他人酣睡！”

顾青枫越听越觉心烦，目光四瞥之下，忽然看见壁角暗处有张素纸！

遂起身走过，拾起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有劳三元帮帮主光降，本应迎迓，但正值炼蛊期间，不能相见，四月初四‘万劫大会’之时，当率领掌珠，去往‘万劫门’观光盛会，届时再为请教！”

末后并署有“天蚕仙娘敬白”六字！

庞真真看完纸上所书，恍然说道：“原来庞帮主等千里远来，被拒入谷，才那样悻悻而去！”

语音刚落，歌声又起，这回唱的是“三变词人”柳耆卿的“昼夜乐”：

“洞房记得初相遇，便只合，长相聚，何期小会幽欢？变作别离情绪！况值阑珊春色暮？对满目，乱花狂絮，直恐好风光，尽随伊归去！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拼，悔不当初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庞真真听得目注顾青枫失笑说道：“柳耆卿的这首词儿，恰好说尽目前光景，尤其是从最后两句‘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之内，更可看出‘天蚕女’庞真真对于顾兄的缱绻深情。天下尽多惆怅事，劝君莫作负心人！顾兄连前带后，已有三位红妆知己，务宜妥慎处置，曲予周全，不应使其中任何一位伤心肠断，弄成恨海难填，情天莫补才好！”

顾青枫听完话后，满面通红，无法作答！

庞真真眼珠一转，柳眉双扬，含笑说道：“顾兄，你敢不敢独自一人下这天蚕谷去？”

顾青枫暗想自己倘若独自下谷？遇上“天蚕女”庞真真时，对方变脸相向，倒易应付，万一来个纵体投怀，痴缠不已，自己又曾与她有合体之缘，岂非为难到了极处？

庞真真见他沉吟不语，又复笑道：“顾兄倘若一人下谷，事情比较好办！因为‘天蚕女’庞真真与你结有前缘，相思颇甚……”

顾青枫俊脸通红地接口说道：“尚兄休要取笑，我就怕与‘天蚕女’庞真真见面以后，对方又施展‘苗女缠郎’的手段，来个拼命痴缠，岂不难处？若能反脸成仇，我倒不惧……”

庞真真也不等顾青枫话完，便自摇头笑道：“不会，不会，常言道得好：‘自是汉郎多薄幸，由来苗女最痴情！’‘天蚕女’庞真真虽系汉女，但生长苗疆，自具苗人习性！她在见你以后，定然喜出望外，纵体投怀，紧紧相抱，你便打死她也不还手，骂死她也不还口，焉有反脸成仇之理？”

顾青枫越听越觉皱眉，顿足说道：“我最怕的便是这种软缠的手段，尚兄有无妙策见教？”

庞真真笑道：“顾兄虽是绝顶英雄，到底怕这美人关口！你既有此为难，便请暂在谷上相待，小弟代你下谷一行便是！”

顾青枫摇头说道：“尚兄陪同小弟远来蛮荒，顾青枫业已感激不尽，哪有再让你孤身下谷，故犯奇险之理？”

庞真真笑道：“顾兄放心，小弟只是以礼代你去见‘天蚕女’庞真真姑娘，充当一次说客，探探对方口气如何，哪会以身犯险？”

顾青枫听他这样说，想了一想答道：“尚兄若作说客，倒是可行，但我们必须约时为限，倘尚兄逾时不返，即有变故，小弟定当下谷，策应尚兄，共同御敌！”

庞真真闻言，颇对顾青枫的襟怀钦佩，点头一笑说道：“顾兄说得有理，我们即以半日为限便了！”说定，微一闪身，便欲纵向天蚕谷口！

顾青枫忽然叫道：“尚兄留步！”

庞真真回头笑道：“顾兄有何叮嘱？”

顾青枫道：“半日之限太长，小弟不知尚兄在谷内吉凶，有些放心不下！”

庞真真笑道：“下谷上谷，已颇需时，小弟还要设法说服‘天蚕女’庞真真姑娘，向她索讨解蛊灵药，半日之限，怎会太长，恐怕还有点不够用呢？”

顾青枫苦笑说道：“既然如此，我们便以半日为限，并请尚兄千万不要向‘天蚕女’庞真真说出小弟现在天蚕谷上！”庞真真失笑说道：“像‘天蚕女’庞真真那样一位绝代红妆，顾兄怎的对其畏如蛇蝎？”

顾青枫叹道：“自古美人称祸水……”

庞真真接口笑道：“顾兄此语，是否失之过偏？绝代红妆固足倾城倾国，但又何尝不一样的名垂青史，光耀千秋？姐已褒姒与西子王嫱，绝不能视作一丘之貉！”

顾青枫苦笑点头，承认失言，并请庞真真尽快赶回，免得自己心焦苦盼！

庞真真含笑点头，身形飘处，便往天蚕谷下降去！

这天蚕谷虽甚狭隘，但狭隘之处并不太深，约莫十来丈后，便即豁然开朗！到了谷底，芳草如茵，百花怒放，灵泉怪石，美不胜收，果如自己所料，景色绝佳，与谷上风光迥不相若！一座建在峭壁飞泉左近的小红亭内，有位黄衫少女，倚栏独立！

庞真真身形一现，那黄衫少女只把目光微注，低低地咦了一声，并未现出其他惊愕神色！

这位黄衫少女，自然就是适才作歌之人，也就是与“黄衫红线”庞真真同姓同名，可能还是同胞孪生的“天蚕女”！

庞真真见她竟也爱着黄衫，不禁好生奇诧，暗想难道此女与自己真是姊妹，否则，除了容貌酷似以外，怎的连性格也这等相若？

“天蚕女”庞真真静等庞真真走到亭前，方声若银铃的发话问道：“你是否我爹爹三元帮庞帮主派来的？我师傅不是已令灵蟒传书，声明炼蛊期间不会外客，彼此等到‘万劫大会’之上再行相见的么？”

庞真真笑道：“我不是三元帮庞帮主所派，只是为友挺身，特来求见姑娘的一名说客！”

“天蚕女”庞真真如今才大感意外地盯了庞真真几眼，扬眉问道：“你不是庞帮主所派，竟敢擅入天蚕谷么？你是为谁来作说客？”

庞真真含笑道：“山川本无主，何处不可行得？这天蚕谷又非……”

“天蚕女”庞真真见庞真真气宇不凡，不等她话完便自摇头说道：“我不怪你擅入天蚕谷了，只问你是为谁来作说客？”

庞真真含笑反向“天蚕女”庞真真问道：“姑娘适才所唱的两首歌词之内，满蕴相思，你为他‘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之人，又是哪个？”

“天蚕女”庞真真喜得身形一颤，急急问道：“你……你……你莫非是为我枫哥哥而来？我尚未请教尊名上姓？”

庞真真笑道：“我叫尚心仁，乃是‘中条剑客’顾青枫的生平挚友！”

“天蚕女”庞真真听庞真真自称是顾青枫生平挚友，不禁秀眉双展，梨涡微现，但这种喜色，不过略闪即逝，仍以一副幽怨神情问道：“顾青枫现在何处？他为什么自己不来见我？”庞真真见“天蚕女”庞真真委实是生得娇艳已极，无论一颦一笑，均足使人荡魄销魂，心中不由暗想，倘若她真是自己胞妹，则怎样才能使她脱离“天蚕仙娘”，回归爹爹膝下？“天蚕女”庞真真见庞真真目注自己，凝神不语，遂讶然问道：“我问你顾青枫为什么自己不来见我？你怎么不作答复？”庞真真心头一动，反向“天蚕女”庞真真问道：“我先问你，顾青枫是不是一位嵌奇侠士，磊落男儿？”

“天蚕女”庞真真点点头答道：“我枫哥哥胸襟高朗，傲骨嶙峋，自然当得起‘嵌奇侠士，磊落男儿’八字！”

庞真真笑道：“这种‘嵌奇侠士，磊落男儿’，就是世俗所谓的‘大丈夫’，姑娘知不知道‘大丈夫’的节操如何？”“天蚕女”庞真真毫不犹豫地应声答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庞真真微笑说道：“姑娘既然懂得大丈夫的节操，应该如何？也就应该知道‘中条剑客’顾青枫自己不来见你之故！”“天蚕女”庞真真闻言，睁大一双黑白分明的妙目，凝视着庞真真，目光中充满惶惑不解的神色！

庞真真含笑解释道：“顾青枫不愿前来见你，是不愿在被威武所屈的情况之下，到这天蚕谷中乞命！”

“天蚕女”庞真真眼皮连眨，目光微转，哦了一声说道：“大概我枫哥哥怪我不应对他暗下‘天蚕蛊’！”

庞真真点头笑道：“人之相爱，全在一心，对于一位风骨高傲之人，再厉害的蛊毒也不能使其移心夺志，有时反会引起反感！”“天蚕女”庞真真眼圈一红，泫然欲泣地说道：“我事后想起枫哥哥的为人，也知道他定对此事不满，但这是我‘天蚕’门下施蛊苗女的一贯向例！何况如今木已成舟……”

庞真真见“天蚕女”的神色颇有悔意，不禁心中微喜，接口说道：“姑娘不要说‘木已成舟’，应该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天蚕女”庞真真也是聪明绝顶之人，闻言恍然大悟说道：“你是不是替顾青枫来讨‘天蚕蛊’的解药？”

庞真真笑道：“姑娘绝代风神，顾青枫无双侠士，你只要把那‘天蚕蛊’的解药交给我，我不仅保证你们定在‘万劫大会’之上相逢，并愿竭力撮合，使你们排除万难，结为连理！”

“天蚕女”庞真真愕然不解道：“我真心喜欢他，只要他也喜欢我，我们便是夫妻，还有什么千难万难？”

庞真真暗笑对方生长苗疆，深染苗人习俗，出语比较直率，遂即含笑问道：“姑娘知不知道在你以前，顾青枫业已有了红妆知己？”

“天蚕女”庞真真点头说道：“我知道，他和我姊姊‘黄衫红线’庞真

真也颇为要好！”

庞真真笑道：“不止，不止，在你之前，顾青枫与‘黄衫红线’庞真真情投意合，但在‘黄衫红线’庞真真之前，他又早与‘紫清玉女’孟红绡海誓山盟！”

“天蚕女”庞真真听得柳眉一扬，摇头说道：“不行，我们苗人讲究专爱，我最多对我姊姊忍让一些，但却决不让枫哥哥和什么‘紫清玉女’孟红绡要好！”

庞真真笑道：“你这几句话儿之内，有两个错误！”

“天蚕女”庞真真睁大两只妙目，讶然问道：“我有什么错误？”

庞真真走入亭中，倚栏而坐，微笑说道：“第一点错误是你是汉人，并非苗女，行事又何必依苗俗？第二点错误是顾青枫与‘紫清玉女’孟红绡结识最早，连‘黄衫红线’庞真真都甘心让她，何况于你？”

“天蚕女”庞真真静静听完，摇头微笑说道：“我没有错，是你错了！”

这两句话，把庞真真听得一愣，目注“天蚕女”庞真真问道：“我的错在何处？”

“天蚕女”庞真真面容一冷说道：“第一点，我虽是汉女，但未曾受过父母片刻抚育之恩，生在苗疆，长在苗疆，养我教我的都是苗人，却叫我行事习性，怎能不依苗俗？”

庞真真被对方堵得无话可答，只好点头说道：“这一点算你有理，第二点呢？”

“天蚕女”庞真真说道：“第二点，顾青枫虽然先后结识三位红妆，但却仅仅和我燃过花烛，入过洞房，有过夫妻之实！故而我和顾青枫乃是夫妻，我姊姊与‘紫清玉女’孟红绡，最多只能算是顾青枫的异性密友而已！”

庞真真因这桩事实乃间接由于自己造成，故而又听得无言可对！

“天蚕女”庞真真又复说道：“无论是在苗在汉，论情论理，只有作妻子的不容许丈夫结交异性密友，决计不会反道而行……”

庞真真越听越不对劲，遂截断“天蚕女”庞真真的话头，含笑说道：“你口口声声说顾青枫是你丈夫，但可知道若非你冒用‘黄衫红线’庞真真之名，顾青枫怎会与你结为夫妇？”

“天蚕女”庞真真点头说道：“这就是我愿对姊姊忍让的最大理由，否则我们虽属一母同胞，但天南地北，各自东西，根本也谈不上什么姊妹情份！”

庞真真见越说越僵，只得暂时撇开正题，向“天蚕女”庞真真笑道：“你与‘黄衫红线’庞真真姑娘，究竟是否姊妹？”

“天蚕女”庞真真应声答道：“我爹爹是‘翻天怪叟’庞千晓，‘黄衫红线’庞真真的爹爹也是‘翻天怪叟’庞千晓，她自然是我的姊妹！”

庞真真问道：“你母亲是谁？”

“天蚕女”庞真真摇头答道：“我不知道我母亲是谁！”

庞真真暗想爹爹对自己一向说母亲早死，从未提过名姓，难道其中果有难言之隐，这“天蚕女”庞真真，真是自己胞妹不成？

想到此处，又向“天蚕女”庞真真问道：“你既与‘黄衫红线’庞真真是同胞姊妹，为什么均以‘真真’二字为名，岂不令人容易混淆？”

“天蚕女”庞真真笑道：“我师傅拾我之际，我身上有条素巾，上书‘此女名真真，系庞千晓之骨血’字样，我自然应该叫做庞真真！至于‘黄衫红线’庞真真为什么也叫此名？大概只有我爹爹自己明白的了！”

庞真真越问越觉糊涂，心中颇后悔没拦住爹爹，把自己母亲是谁？及为何姊妹同名的谜般问题，问个清清楚楚！

“天蚕女”庞真真见对方低首沉吟，不禁微笑说道：“你沉吟什么？最好赶快把我枫哥哥找来，我想他想得紧呢！”

庞真真摇头说道：“顾青枫骨傲心高，怎肯受人挟制？你若不先把他所中的‘天蚕蛊毒’解除，他决不会宛如乞命的前来见你！”

“天蚕女”庞真真柳眉紧蹙，满面忧容说道：“我知道你不是故作虚言，但我枫哥哥所中蛊毒，并非我所能解，却便怎处？”

庞真真大吃一惊，讶然问道：“你会放‘天蚕蛊’，竟没有‘天蚕蛊’的解药？”

“天蚕女”庞真真苦笑说道：“我本有解药，但自九疑山三元峡归来以后，便被我师傅收去，声称除非顾青枫依照苗规，自行人谷投到，决不轻予解毒！”

庞真真皱眉说道：“你是你师傅的唯一传人，定得宠爱，何不向‘天蚕仙娘’求说求说？”

“天蚕女”庞真真摇头答道：“我师傅虽然爱我，但门规极严，决不丝毫宽假！我这次私自出山，便受重罚，不准上谷半步，否则我也许早就找我枫哥哥去了！”

庞真真闻言，不禁搓手无策！

“天蚕女”庞真真见状，妙目一转，忽向庞真真笑道：“我想出了一个法儿，你看是否使得？”

庞真真问道：“什么法儿？”

“天蚕女”庞真真笑道：“你去把我枫哥哥找来，假作依照苗规自行投到，等我师傅替他解去‘天蚕蛊毒’以后，我再悄悄放他逃走！”

庞真真蹙眉说道：“这个法儿似乎不太佳妙。”

“天蚕女”庞真真苦笑说道：“除此以外，我别无他法可想，你且试上一试好么？”

庞真真此时业已相信“天蚕女”庞真真确是自己胞妹，见她这种楚楚可怜的婉变神情，不忍拒绝，只得点头说道：“我便照你这种说法，去和顾青枫商议商议！”

“天蚕女”庞真真自庞真真语气之中听出一点端倪，不禁又惊又喜地问道：“我枫哥哥是否就在谷上？”

庞真真既不愿扯谎，又不便直说，囁嚅答道：“他……他……他离此不远！”

“天蚕女”庞真真高兴得跳脚说道：“我跟你一同前去，向他求说好么？”

庞真真闻言，颇觉为难，正自寻思怎样拒绝之际，“天蚕女”庞真真忽又柳眉愁皱地凄然摇头说道：“不行，不行，我师傅不准我出这天蚕谷中半步！”

庞真真从这一事之上，业已看出“天蚕仙娘”果然门规极严，“天蚕女”庞真真适才所说，不是虚语！

她略一盘算，自己下谷的时间已不在短，生恐顾青枫心焦苦盼，遂一面起身施礼，向“天蚕女”庞真真告辞，一面含笑说道：“姑娘放心，我定尽全力为你与顾青枫之间排除阻碍，打破僵局！”

话完，方一转身，“天蚕女”庞真真忽又叫道：“尚朋友，请暂留贵步！”

庞真真微笑问道：“姑娘还有什么话儿交代我么？”“天蚕女”庞真真的一双妙目之内，闪动着盈盈泪光，悲声说道：“尚朋友，万一我枫哥哥性情太以高傲，不肯同意我所提的办法，也请你设法使他到这天蚕谷门，与我见上一面！”“天蚕女”庞真真说到后来，盈眶的情泪，已自忍不住滚滚而落！

庞真真看得好不怜惜，真想抱住这位娇憨的小妹，彼此安慰安慰，亲热亲热！

但手方一伸，忽然想起身作男装，不能如此冒失，只得强抑情怀，举袖拭去颊间泪渍！

“天蚕女”庞真真讶然问道：“尚朋友，怎么你也哭了？”庞真真忍泪笑道：“我一向心肠最软，见人悲伤，就会陪同垂泪！”

“天蚕女”庞真真带着眼角上的晶莹泪珠，嫣然笑道：“你这人真好，倘若替我将事办妥，我也把你认作哥哥！”

庞真真灵机一动，摇头笑道：“我不要你把我认作哥哥，却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儿？”

“天蚕女”庞真真看他一眼问道：“什么事儿？你说说看！”庞真真笑道：“我若替你与顾青枫撮合成功，你必须把‘紫清玉女’孟红绡当作嫡亲姊姊一般恭敬，不可对她有丝毫歧视！”“天蚕女”庞真真睁大两只妙目，凝视庞真真有顷，微觉含疑地缓缓问道：“我对‘紫清玉女’孟红绡像对亲姊姊一般恭敬，她是否会像对亲妹妹一般的疼爱我呢？”庞真真点头笑道：“‘紫清玉女’孟红绡是位了不起的绝代红妆，定然对你极为疼爱，你把她当做亲姊姊般恭敬，决不会错！”“天蚕女”庞真真以一双澄如秋水、朗澈无邪的目光，凝注在庞真真脸上，点头道：“尚朋友，我相信你，只要你能把我枫哥哥找来和我见面，我便答应那‘紫清玉女’孟红绡敬如亲生姊姊！”庞真真心中颇觉高兴，微笑说道：“好，我们一言为定！”语音了处，立即提气腾身，一纵数丈，往天蚕谷上援去！“天蚕女”庞真真叫道：“尚朋友慢走，我要送你一程！”庞真真一面腾身，一面摇手笑道：“姑娘不必送我，你就在此静候佳音便了！”

“天蚕女”庞真真虽然不知这位尚心仁就是她姊姊“黄衫红线”庞真真的化身，倒却颇为听话，闻言立在小亭中止步不前，仅以一副希冀的眼神，遥遥目送！

庞真真施展绝顶轻功，电疾骤升，出了天蚕谷，只见顾青枫业已等得颇为不耐，连搓双手，不住徘徊！

好容易盼得庞真真身形一现，顾青枫赶紧飘身近前，急急问道：“尚兄此夫可有凶险？天蚕谷内情形如何？”

庞真真笑道：“小弟来去自如，毫无凶险，至于天蚕谷内的情形，也正如我事先所料，可以称为‘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顾青枫皱眉说道：“我不是问你谷内景色，而是问‘天蚕仙娘’与‘天蚕女’庞真真师徒，可旨给予‘天蚕蛊’的解药？”庞真真笑道：“顾兄，慢说你问景色，固然正合‘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语，便是问事，也复如此！”顾青枫道：“尚兄请快直说，休要闷煞小弟！”

庞真真选块山石坐下，微笑说道：“这天蚕谷并不太深、小弟下谷以后，便遇见‘天蚕女’庞真真姑娘，在一座周围景色极佳的小亭之内，倚栏凝目，想念顾兄！”

顾青枫俊脸一红，苦笑说道：“尚兄休要取笑，你既遇‘天蚕女’庞真真，却是怎样动以说词？”

庞真真笑道：“我劝她不必朝夕苦盼，嚼尽相恩，并说明你性格高傲，只可以情动，不可以威屈，决不会为了身中‘天蚕毒蛊’而向她降心乞命！”

顾青枫点头说道：“尚兄说得对，小弟决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庞真真笑道：“那位‘天蚕女’庞姑娘也知道顾兄性情豪迈，绝非世俗之辈，故对当初下蛊一事，颇为悔恨！”

顾青枫惊喜问道：“她既对下蛊之事颇为悔恨，就应该把解蛊药物给予尚兄才对！”

庞真真含笑点头说道：“解药若在‘天蚕女’庞真真身边，她必会给我，可惜已被她师傅‘天蚕仙娘’收去，声称非等顾兄依照苗俗自行报到，入赘天蚕谷后，才肯为你解去所中蛊毒！”顾青枫听到此处，不由脸色一变。

庞真真含笑问道：“顾兄，交涉至此，是否业已‘山穷水尽疑无路’？”

这句话儿，听得顾青枫俊目闪光，扬眉问道：“尚兄快请往下讲，既已‘山穷水尽疑无路’，怎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庞真真笑道：“顾兄，那‘天蚕女’庞真真本质不坏，对于顾兄更是真诚相爱，百计周全，终于由她想出了一个法儿！”顾青枫问道：“是不是她要设法偷取她师傅收去的解蛊灵药？”庞真真摇头笑道：“‘天蚕仙娘’门规极严，庞姑娘焉敢向她师傅身畔盗药？她是想请顾兄诈为报到，等‘天蚕仙娘’赐药解毒以后，再行悄悄放你逃走！”

顾青枫剑眉一剔，摇头说道：“顾青枫生平决不作欺心之事，也决不向‘天蚕仙娘’那等妖邪人物低头屈膝！”

庞真真早就料到顾青枫的倔强性格难于就范，遂含笑说道：“庞姑娘此计确系出于一片真诚，并非想把顾兄诱入……”

顾青枫不等庞真真话完，便即连连摇手说道：“不论她动机如何，顾青枫宁被‘天蚕毒蛊’嚼碎心肝，也不愿对‘天蚕仙娘’低头片刻！”

庞真真佛然说道：“顾兄不要如此强傲，你知不知道你若逞强到底，将被‘天蚕毒蛊’啮碎的却非你一副心肝。”

顾青枫方自一愣，庞真真又复冷冷说道：“‘紫清玉女’孟红绡与你海誓山盟，‘黄衫红线’庞真真与你情深意挚，‘天蚕女’庞真真又与你有洞房花烛之好，同心既结，生死共之，你若身遭惨祸，岂非要使这三位绝代红妆也自碎尽芳心，流干情泪，等于被‘天蚕毒蛊’把四副心肝，一齐啮尽！”

顾青枫被庞真真这几句话说得闭口无言，凄然一叹，一双俊目之中，隐蕴英雄情泪！

庞真真见状心中暗喜，又复笑道：“自古英雄多识势，由来豪侠最深情！顾兄重人轻己，果然是位风流绝世的性情中人！”

顾青枫苦笑连声，向庞真真抱拳一揖说道：“多谢尚兄指教，否则顾青枫激愤之下，适才已萌自尽之心，可能铸成无边大错！”

庞真真听得大吃一惊，慌忙摇手说道：“顾兄千万不可如此，像你这等胸襟的人物，怎会动了厌世之念？”

顾青枫脸上一红，愆然说道：“小弟只是一时激愤，如今业已明白我虽可对‘天蚕女’庞真真绝情，却不能对‘黄衫红线’庞真真及‘紫清玉女’孟红绡负义！”

庞真真含笑道：“这三位姑娘都是天人颜色，绝代容光，并均身怀罕世

武学，又一齐深爱顾兄，难道在你心中，对她们还有什么轩轻不成？”

顾青枫叹道：“结交既有先后，情感自分厚薄！”

庞真真暗想自己何不乘机以第三者的身份，听听顾青枫背后之言，遂目注顾青枫微笑道：“小弟愿闻顾兄心中之语！”

顾青枫道：“‘紫清玉女’孟红绡与我结识最先，深盟早定，绝不能对她有丝毫辜负！”

庞真真点头正色赞道：“这是顾兄美德！”

顾青枫又道：“‘黄衫红线’庞真真虽然与我相识略晚，但交情却比‘紫清玉女’孟红绡还要密切！万里偕行，屡共患难，尤其怀玉山阴风峡一战，小弟身受重伤，并攫恶疾，全靠这位庞姑娘舍死忘生，殷勤呵护，才得侥幸不死！故而无论在情在义，顾青枫都将她与孟红绡一般看待！”

庞真真听顾青枫说到此处，不禁心头一阵凄楚，鼻际奇酸，目中珠泪，似欲夺眶而滴！

她赶紧银牙一咬，强自矜持，偏头避开顾青枫目光，看着天蚕谷口一带的奇松怪石！

顾青枫此时情感亦被激动，故未发现庞真真神色有异，又复说道：“但‘黄衫红线’庞真真不知怎的，却假扮什么‘降魔神君’黄慕枫，避免与我相见，并替那‘天蚕女’庞真真作媒……”

庞真真接口说道：“顾兄既不曾得罪‘黄衫红线’庞真真，则她此举，必有深意！”

顾青枫点头说道：“尚兄说得不错，‘黄衫红线’庞真真此举确有深意，而我也猜得出她的用意所在！”

庞真真此时业已满颊泪痕，故而闻言之下心中虽动，却不敢回头，依旧目注侧面，发话问道：“顾兄怎样猜测？”

顾青枫道：“我为了找寻‘黄衫红线’庞真真，曾经假扮大雪山‘鬼手天尊’门下的‘百变无常’郝大风，混入‘万劫魔宫’……”

庞真真听到此处，心中方始恍然，复又骇然！原来在“万劫门”前所遇的“百变无常”郝大风，竟是顾青枫所扮！

顾青枫继续说道：“……在‘拘魂使者’池中龙与‘桃花使者’连城玉口中探悉‘黄衫红线’庞真真于怀玉山中为了护卫小弟，独战群魔，施展‘三离霹雳弹’御敌之际，容貌受损，她大概即为此故，不愿见我，并因‘天蚕女’庞真真与她极为相像，遂想荐以自代！”

庞真真借着挥袖驱蚊，略拭颊上泪痕，淡淡说道：“容貌本是女子第二生命，何况‘黄衫红线’庞真真姑娘那等平素以姿色自负之人，一旦经此惨变，哪得不心灰意冷，羞见故人？顾兄千万不要辜负她荐贤自代的一片苦心才好！”

顾青枫摇头叹道：“她这种想法，真是大错特错！”

庞真真愕然问道：“错在何处？”

顾青枫道：“我对‘黄衫红线’庞真真所敬爱的是她对我的一片真情，并非贪图姿色！何况她颊上伤疤，更是为了苦心护我，拼死力战所致，怎可如此自弃？须知不仅天下无不治之伤，即令她真个成了无盐嫫母一般，顾青枫对她依然石烂海枯，此情不变！”

第十六章 滴血分身

庞真真听顾青枫对她表白的一片真情，芳心安慰异常，真想立即说明身份，与顾青枫细诉离情，彼此温存缱绻一番，以尝相思苦况！

但又转念一想，顾青枫对于“紫清玉女”孟红绡不能辜负，与“天蚕女”庞真真又有了合体之缘，三人俱是绝世丰神，中间夹了自己这样一个丑鬼，岂不大煞风景？

就算你们都敬爱自己，不以为嫌，但自己与之相对，也自心惭形秽，终日悒悒！

暗忖至此，庞真真刚刚略觉安慰的芳心之内，又转凄凉，黯然说道：“顾兄虽认为天下无不治之伤，但却又到哪里去找能够复容如旧的神医妙药？”

顾青枫胸有成竹地应声说道：“这次为我治病的‘乐天樵子’欧阳川医道极精，等我找到‘黄衫红线’庞真真后，便去向他求教求教，或许有法可想？”

这几句话儿，使庞真真已渐枯寂的芳心之中，又腾起了一股美好的希冀！

顾青枫话音略顿，继续说道：“我对‘紫清玉女’孟红绡、‘黄衫红线’庞真真情份如此，但与‘天蚕女’庞真真却素不相识，虽有合体之亲，无殊陌路之人，三者之间，自然极其明显地分出轩轻！”

庞真真含笑问道：“照顾兄这样说法，你愿意依照‘天蚕女’庞真真之计，诈做遵照苗规，入赘天蚕谷了！”

顾青枫剑眉双轩，朗声说道：“小弟的心意，适才已对尚兄言明，我只要能获得‘天蚕蛊’解药以后，便立即脱身，并永世不再与‘天蚕女’庞真真相见！”

庞真真闻言，连连摇头说道：“顾兄，你这种想法，也是大错特错，小弟未敢苟同！”

顾青枫愕然说道：“顾青枫愿闻尚兄明教！”

庞真真问道：“‘天蚕女’庞真真与‘黄衫女线’庞真真是什么关系？”

顾青枫答道：“她们是嫡亲姊妹，并可由两人声音笑貌无不相同的情形看来，可能还是一胎孪生姊妹！”

庞真真点头说道：“常言说得好，‘爱屋及乌’，顾兄既对‘黄衫红线’庞真真如此情深，怎可把她的同胞小妹视如陌路？”

顾青枫俊脸微红，口内期期，一时答不上话！

庞真真又复笑道：“据我从顾兄言语之中听出，‘紫清玉女’孟红绡与‘黄衫红线’庞真真两位姑娘，俱是襟怀豪迈的绝代红妆，她们不仅不会有嫉妒之思，可能也不允许顾兄对‘天蚕女’庞真真有始乱终弃之举！”

这“始乱终弃”四字，份量极重，听得顾青枫俯首无言，通身汗下！

庞真真见顾青枫这等愧悔神情，又复向他含笑安慰道：“顾兄不必惭愧，你当时是被药物所迷，本性丧失，才会有这等荒唐举措！不过大丈夫敢作敢当，既然已成事实，便不可逃避责任！”

顾青枫钢牙一咬，抬头目注庞真真说道：“尚兄教训得对，顾青枫委实不应逃避责任！”庞真真笑道：“故而顾兄此次下得天蚕谷之后，不但不应存着与‘天蚕女’庞真真姑娘虚予委蛇之心，并应动以真情，使她能够还诸本来，脱离‘天蚕仙娘’这等苗疆妖邪，投归她爹爹‘翻天怪叟’庞帮主的膝下！”

顾青枫点头说道：“尚兄所说确是正理，但‘天蚕女’庞真真自幼便受

‘天蚕仙娘’抚教，恐怕难以……”

庞真真不等顾青枫话完，便即接口笑道：“顾兄何必畏难，俗语云：‘但得工夫深，铁杵磨成针，万般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天蚕女’庞真真姑娘秀质天生，必具夙慧，经你善加开导，不会执迷不悟！”

顾青枫想了一想，向庞真真说道：“尚兄所教极是，小弟可以勉力一试，但不知尚兄是否与我一同下谷，抑在此处相待？”庞真真笑道：“这种儿女之事，第三人不便在侧，并亦非朝夕之功，小弟想与顾兄略作小别！”

顾青枫惊道：“尚兄欲往何处？”

庞真真笑道：“我乘着顾兄在天蚕谷内感化‘天蚕女’庞真真的一段期间，走趟六诏山桃花沼，试试机缘！”

顾青枫恍然说道：“尚兄是想取那‘莫邪剑’！”

庞真真点头笑道：“干将、莫邪这两柄春秋神物，若能合璧，似可在‘万劫大会’之上，为赴会群侠挽回不少劫数！”顾青枫点头说道：“尚兄这种想法抱负，极为伟大……”庞真真笑道：“这只是我的想法，不是我的抱负，因为我不善剑术，纵令得剑，也将转赠精于剑法之人使用！”

顾青枫惊道：“这等罕世神物，尚兄竟肯脱手赠人？”庞真真笑道：“我赠的不是别人，我打算把‘莫邪剑’赠给‘紫清玉女’孟红绡，把‘干将剑’赠与顾兄……”

顾青枫慌忙摇手说道：“小弟已受尚兄救命之恩，哪里还敢当得如此重赐？”

庞真真笑道：“常言道得好：‘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只有顾兄这等胸襟磊落的剑术名家，才配用这等春秋神物！小弟若非还想仗恃这‘干将剑’去寻觅‘莫邪剑’，早就将剑脱手赠与顾兄的了！”

顾青枫见庞真真情意甚挚，知道再推便俗，遂即一面连声称谢，一面问道：“尚兄既将这等神物利器赠与小弟，你自己却以何物作为兵刃？”

庞真真笑道：“顾兄难道忘了我们在峰顶尚埋有两段‘五毒碧钩藤’，以及一条连‘干将剑’都无法毁损分毫的奇异红蛇骨么！小弟随意取上一件，岂不便是威力极强的绝好兵刃？”

顾青枫蹙眉说道：“那三件东西虽均威力绝强，但好似均沾剧毒，尚兄怎能触手？”

庞真真想了一想，含笑说道：“‘天蚕仙娘’与‘天蚕女’庞真真师徒久居苗疆，定知对于这些毒物的克制之法！顾兄无妨向庞姑娘详细讨教以后，再复取出，等四月初四‘万劫大会’之时，带往‘万劫门’便了！”

顾青枫满面惜别之容，目注庞真真凄然问道：“尚兄与小弟如今一别，要等到‘万劫门’前才相见么？”

庞真真的芳心之内，何尝不是一片凄然，但却不得不佯作洒脱地微笑说道：“如今距离四月初四的‘万劫大会’会期并不甚远，两月小别，展眼重逢，顾兄何必如此着相？还是打点精神，且下天蚕谷去，以便事情了后，早早抽身才是！”

顾青枫被她说得俊脸一红、剑眉微轩，抱拳说道：“尚兄珍重，小弟敬如尊命，这就下谷！”

话完，刚自一晃肩头，纵出丈许，突又转身止步！

庞真真见顾青枫一走，心中凄楚难忍，满眶的珠泪，正欲泉流，忽见他复转身，不禁吃了一惊，赶紧再复强行忍耐，发话问道：“顾兄，有甚话

忘了交待我么？”

心底真情，最难克制，庞真真虽然强自矜持，依然不仅双目中泪光盈盈，连语音也有一些哽咽！

顾青枫长叹一声道：“尚兄，知己难堪是别离，你虽教训得我头头是道，自己何尝不也……”

庞真真避免再听顾青枫这些依依不舍的惜别伤离之语，赶紧接口说道：“顾兄，你为何又去而复转？”

顾青枫说道：“尚兄此去六诏山桃花沼谋取‘莫邪剑’，必需特别小心！一来该地常有万劫群魔及‘苗疆双怪’等魔怪出人，二来‘桃花瘴’毒气厉害无伦，尤其沼中毒泥，更是丝毫沾惹不得！”

庞真真笑道：“多谢顾兄关怀，但万劫群魔与‘苗疆双怪’等人，此时大概均为即将举行的‘万劫大会’而各作准备，不会在江湖多事！至于‘桃花瘴’毒气及沼中毒泥，因小弟有‘乐天樵子’欧阳川所赠的‘龙涎草’在身，亦可无虑，顾兄请勿挂怀，还是赶快下谷去吧！”

顾青枫闻言，满面惜别神情，长叹一声，蓦然提气转身，横飘数丈，直下天蚕谷而去！

庞真真目送顾青枫身形消失在天蚕谷口以后，再也忍耐不住，把满腹强抑的情怀，完全从默默无声的泉流珠泪之中，发泄出来！

片刻之间，胸前衣裳，一片尽湿！

她暗想，想不到枫哥哥除了自己与“紫清玉女”孟红绡之外，又有了第三位绝代红妆，并还可能就是自己的同胞小妹？

自己自从容颜被毁之后，早已心若槁灰，但适才听了顾青枫一番话儿，不禁又茁生了些许生存的欲望！

因为假使真能复容如旧，则姊妹二人同事一夫，再加上一位“紫清玉女”孟红绡，男是玉树临风，清标盖世，女是倾城倾国，绝代风华，岂非令人羨煞的神仙眷属？

但倘若无法复容，自己则宁愿遁入深山，流干红泪，嚼尽相恩，以青灯贝叶了此余生，也不愿以一副奇丑面貌，夹杂在他们三人之间，貽笑世人，并终日悒悒寡欢，自惭形秽！

庞真真想到复容之事，自然也联想到复容必需的盖代神医与罕世灵药之上！

关于盖代神医，业已相识的倒有二位，一位是“乐天樵子”欧阳川，另一位则是“东海渔夫”，但罕世灵药却太以渺茫，几乎根本无法寻找！

庞真真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悲伤，在天蚕谷上痴立了好大半天，方始独自离却苗岭，往六诏山桃花沼赶去。

她想照着雌雄双剑气机相吸之理，倚仗这“干将”，取得“莫邪”，转赠顾青枫、孟红绡。在“万劫大会”之上发扬正气、扫荡群魔之举，是否能够如愿？暂且不提，故事转入独下天蚕谷的顾青枫身上。

顾青枫一到天蚕谷底，果见“天蚕女”庞真真仍在小红亭中独倚栏杆，痴痴凝望！

“天蚕女”庞真真想不到顾青枫就在谷上，并被庞真真功得自动下谷，故而乍见之下，竟惊讶得退了半步！

顾青枫因觉庞真真向自己所劝各语极为有理，何况既下天蚕谷，自应对“天蚕女”庞真真动以真情，遂含笑叫道：“真妹，三元峡一别，才有多久，

你难道竟不认识我了么？”

“天蚕女”庞真真听了这几句话儿，才知不是梦境，相信真是自己朝思暮想的顾青枫到来，妙目中喜欢得珠泪直流，娇呼了一声“枫哥哥”，飘身出亭，便向顾青枫怀中扑去！

顾青枫见状，虽然暗自皱眉，但知苗女性情真挚，不善矫揉，只得略微从权，猿臂轻伸，把“天蚕女”庞真真直接在怀内！

“天蚕女”庞真真喜极而涕，脸上泪渍纵横，左手抱住顾青枫肩背，右手抚摸着他的面颊，语音抽噎，缓缓说道：“枫哥哥，你再……再若不来，真……真要想……想死我了！”

“紫清玉女”孟红绡与顾青枫相交最早，互定深盟，但彼此相敬如宾，从无逾越！“黄衫红线”庞真真与他同行万里，虽然有时情感冲动，略微亲热，也不过稍稍温存，哪里曾像“天蚕女”庞真真这等毫不矜持，热情如火？

何两人良宵花烛，曾有肌肤之亲，顾青枫玉人在抱，自然难免心头微跳，怜意滋生，含笑低声问道：“真妹，你既然这样想我，那夜为何匆匆离去，不辞而别？”

“天蚕女”庞真真叫顾青枫抱着自己在石上坐上，一面把香腮偎着顾青枫脸颊，不往亲热，一面微笑说道：“枫哥哥，这是我们苗人的规矩……”

顾青枫剑眉一蹙，不等“天蚕女”庞真真话完，便即神色温和地摇头说道：“武林中之人物最忌忘本，真妹不要忘了你是汉人，而非苗女！”

“天蚕女”庞真真笑着辩道：“我虽是汉人，但自幼便蒙我师傅说到此处，语音忽顿，睁大着一双犹带喜悦泪光的妙目，凝视顾青枫，憨然笑道：“枫哥哥，我不和你辩了，以后我乖乖听你的话，尽量学做汉人就是！”

顾青枫眼看怀中玉人是如此娇憨温柔，也忍不住抱得紧了一些，偎向“天蚕女”庞真真耳边笑道：“真妹，你带我去见你师傅好么？”

“天蚕女”庞真真笑道：“我师傅正在闭关炼蛊，至少要到三日之后才能见你！”

顾青枫听说“天蚕仙娘”至少要在三日后才能与自己见面，不禁心头一动，向“天蚕女”庞真真含笑说道：“真妹，你在这苗岭生长，可见过一种不畏刀剑的红色长蛇？”

“天蚕女”庞真真吃惊说道：“那是‘锁骨红蛇’，全身骨骼坚逾精钢，尤其是那枚头骨更为厉害，只消连拱几拱，便能够拱破任何石壁，钻山而入！”

顾青枫笑道：“既然这‘锁骨红蛇’如此厉害，则我们若能设法弄上一条蛇骨，作为长鞭使用，岂不是好？”

“天蚕女”庞真真笑道：“枫哥哥，你若真能弄到一条‘锁骨红蛇’蛇骨作为兵刃，可称武林瑰宝，当世第一长鞭！但‘锁骨红蛇’除了害怕‘百年金毛蛛’的腹内浆汁之外，连这苗岭中最称厉害的‘五毒碧钩藤’都无奈它何，又怎能弄到手呢？”

顾青枫笑道：“真妹，我不但已经弄到一条‘锁骨红蛇’蛇骨，并且还同时弄到两截‘五毒碧钩藤’呢！”

“天蚕女”庞真真大吃一惊，目光凝注顾青枫问道：“枫哥哥，你遇见了‘五毒碧钩藤’么？但怎能弄得断它？莫非你肩头长剑是什么前古神物？”

顾青枫摇头笑道：“这是寻常凡俗兵刃，但先来见你的那位尚心仁兄，身边却有一柄春秋神物‘干将剑’！”

“天蚕女”庞真真惊异地哦了一声，含笑问道：“‘干将剑’可能斩得

断‘五毒碧钩藤’，但恐怕仍难制得了‘锁骨红蛇’……”

顾青枫接口笑道：“真妹猜得不错，‘干将剑’虽然锋芒绝世，仍斩不断‘锁骨红蛇’蛇骨，那条蛇儿，就是死在你所说的‘百年金毛蛛’的腹内浆汁之下！”

话完，遂把那段经过对“天蚕女”庞真真细说一遍。

“天蚕女”庞真真听完，向顾青枫笑道：“恭喜枫哥哥在无意之中便得了三件绝世兵刃！”顾青枫苦笑道：“这三件东西虽均威力极强，但不能使用，也是枉然！”

“天蚕女”庞真真诧异道：“为何不能使用？”

顾青枫又道：“一条‘锁骨红蛇’蛇骨，两根‘五毒碧钩藤’，全都浸有‘百年金毛蛛’的腹内浆汁，定然奇毒无伦，怎敢沾手？”“天蚕女”庞真真闻言笑道：“枫哥哥，你有所不知，‘百年金毛蛛’的腹内浆汁虽毒，只要用‘凤尾金丝草’把‘锁骨红蛇’蛇骨及那两根‘五毒碧钩藤’拂拭一遍，便可无虑！”

顾青枫问道：“‘凤尾金丝草’又到哪里去找？”

“天蚕女”庞真真指着生长在崖壁飞泉右侧的一丛细若金丝的异草说道：“枫哥哥，这不就是‘凤尾金丝草’么？”顾青枫闻言惊喜异常，放下“天蚕女”庞真真，闪身纵过，摘下一茎细看，只见此草色泽金黄，顶端带着长长一截茸毛，茸毛间并有隐隐清香，捐人神爽！

“天蚕女”庞真真随后姗姗走过，站在顾青枫身畔笑道：“枫哥哥，你只要摘上十几茎‘凤尾金丝草’，用草尾茸毛，把‘锁骨红蛇’蛇骨及‘五毒碧钩藤’拂拭一遍，便可不畏‘百年金毛蛛’的腹内浆汁之毒！”

顾青枫笑道：“真妹，你如今便陪我去，把埋在峰顶的‘锁骨红蛇’蛇骨及‘五毒碧钩藤’取来好么？”

话完，便自伸手摘下了十几茎“凤尾金丝草”！

“天蚕女”庞真真见顾青枫伸手摘草，要想阻拦，已自不及，不禁惋惜说道：“枫哥哥，你把这些‘凤尾金丝草’糟蹋掉了！”顾青枫愕然问故，“天蚕女”庞真真说道：“因为我师傅对我曾严加处罚，不许我私自离开谷口半步，而这‘凤尾金丝草’摘下半日之后，便失灵效！”

顾青枫听她这样说法，不禁剑眉微蹙！

“天蚕女”庞真真委实爱极顾青枫，见他面现不悦之容，遂想了一想，扬眉说道：“枫哥哥不要皱眉，我陪你上峰好了！”

顾青枫说道：“我听说你师傅门规极严，何必违犯？还是由我独自上峰为便！”

“天蚕女”庞真真朝思暮想，千盼万盼，好不容易才把这位心坎上的情郎盼来，怎放心让他独自离去？遂拉着顾青枫的手儿，柔情无限地含笑说道：“枫哥哥，我甘受任何苦难折磨，也不愿意再与你离开半步！”

顾青枫最无法应付的便是这个“缠”字，何况“天蚕女”庞真真软语生憨，深情款款，哪里容得他吐出丝毫不允之语，只好也抚摸着她一双柔荑玉手，点头笑道：“真妹陪我同去也好，反正你师傅此刻正在闭关炼蛊，不知此事，也许不会受甚责罚？”

“天蚕女”庞真真嫣然一笑，不过在嫣然之中，却隐有一种惨然的神色！但顾青枫所领略到的，只是嫣然笑容，却对那惨然的神色未加注意！

两人施展轻功，同上深谷！

攀援纵跃之间，顾青枫觉出“天蚕女”庞真真的一身功力，居然颇为高明，不过略略次于自己！

“天蚕女”庞真真则见情郎如此了得，芳心之内，更是钦佩不已！

顾青枫在快到峰顶之际，向“天蚕女”庞真真笑道：“真妹，我怎么听得峰顶埋藏‘锁骨红蛇’蛇骨及‘五毒碧钩藤’之处，有一种爬搔的声息！”

“天蚕女”庞真真笑道：“那‘锁骨红蛇’及‘五毒碧钩藤’平素凶毒无伦，如今既被枫哥哥以‘干将神剑’斩断以后，可能有它的什么对头感应气机寻来，要想报仇雪恨？”

顾青枫听得点头笑道：“真妹这种猜测颇合情理，我们登峰之际，还宜特别谨慎才好！”

“天蚕女”庞真真嫣然笑道：“枫哥哥你放心，我自幼生长在这蛮烟瘴雨之中，对于降伏歼除各种奇异蛇虫，尽有手段，不必畏怯！”

说话之下，两人业已双双攀登峰顶，但目前的奇异情景，却把顾青枫吓了一跳！

原来是有三条体长约近两尺、全身紫黑的百尺蜈蚣，正在顾青枫暂时掩埋“锁骨红蛇”蛇骨之处，不住百脚连爬，把周围的山石都爬得乱飞石雨，成了一个浇坑模样！

顾青枫点头说道：“蜈蚣与蛇，天生相克，难怪……”

话犹未了，忽即凛然住口，只见“天蚕女”庞真真毫不畏怯地向那三条巨大的蜈蚣姗姗走去！

“天蚕女”庞真真走到蜈蚣近侧，刚刚伸出纤手，欲待加以擒捉，蓦然咦了一声，缩手飘身，退出数尺，像是受了什么莫大的惊吓？

顾青枫以为她被蜈蚣所伤，急忙轻伸猿臂，拢住纤腰，无限关怀地低声问道：“真妹可是受伤了么？”

“天蚕女”庞真真娇靥之上满布惊容，向顾青枫发话问道：“枫哥哥，你看出这三条蜈蚣的特异之处了么？”

顾青枫目光微注，应声答道：“这三条蜈蚣长大得从来罕见“天蚕女”庞真真不等顾青枫话完，便即神色郑重地摇头道：“比这再长再大的蜈蚣，苗岭中也随处可见，无甚希罕！但它们每一条的第三环节之上，均有一淡金圆点，却令我惊疑不已！”

顾青枫不知就里，愕然问道：“蜈蚣环节上发现金圆点，算不了什么大事，真妹为何这等惊疑？”“天蚕女”庞真真柳眉深蹙说道：“我怀疑这三条蜈蚣系自外来，不是苗岭中土生土长之物！”

顾青枫笑道：“真妹忒已多疑，难道谁还特意把这三条凶毒的蜈蚣带来兴风作浪？”

“天蚕女”庞真真摇头说道：“枫哥哥，你不懂这些名堂，我认为可能有人探听到我师傅正在坐关，想对她老人家有所不利！”顾青枫见她说得如此严重，只好将信将疑，皱眉问道：“真妹既然时它如此猜疑，却打算怎样应付？”

“天蚕女”庞真真笑道：“枫哥哥，我替你在此挖掘‘锁骨红蛇’蛇骨及‘五毒碧钩藤’，你替我去办桩事儿好么？”

顾青枫点头笑道：“真妹有何差遣？”

“天蚕女”庞真真想了一想说道：“西南方三十来丈以外，有三座石洞，倘若如我所料，来敌必然藏在洞中，枫哥哥，能否代我一探？”

顾青枫含笑颌首，方欲转身，“天蚕女”庞真真又复叫道：“枫哥哥，你不管见了任何怪异之事，均不可出手，也不可走到距离对方三丈以内，只消把所见的情形告诉我听便了！”

话完便自罗袖轻挥，拂出一片疾风劲气，驱走那三条巨大的蜈蚣，开始挖取地下所埋之物！

顾青枫则照着“天蚕女”庞真真所说的方向，向西南方蹑足轻身地电疾驰去！

到了地头，果然见有三座黑黝黝的洞穴。

顾青枫连搜中右两洞，均未有所发现，但搜到左边洞穴之内，却有怪事入目！

洞中并排陈列着两具蒲团，蒲团上坐着一个年约十三四岁的俊美幼童，及一个长发及腰的苗装中年瞎妇！

幼童仅着一条豹皮短裤，上半身完全赤裸，但却有一条绿底白花的长大怪蛇缠在身上！

中年瞎妇的脚下点着一盏蚕形金灯，灯中火焰色呈淡绿，灯外并有一只大如海碗的碧绿虾蟆蹲伏在地，虾蟆背上极其显明地现出三条金色细线！

顾青枫因自己对于这些苗疆怪异完全外行，不敢轻举妄动，只好照着“天蚕女”庞真真所说，在三丈以外摒息窥伺！幼童似在入定，身上所缠的绿底白花大蛇却长信吞吐！目中精芒如电，长相极为凶毒！

中年瞎妇则口中念念有词，不时伸手，自右手中指之上的一个小小伤口之中，挤出鲜血，滴向蚕形金灯之内！

顾青枫窥伺片刻以后，悄悄转身，回到原处。

这时，“天蚕女”庞真真已把所埋之物挖出，正以“凤尾金丝草”拂拭那条“锁骨红蛇”的蛇骨！

一见顾青枫转来，“天蚕女”庞真真便颇为关心地叫道：“枫哥哥，你在那三座石洞之中可有发现？”

顾青枫点头说道：“真妹猜得不错，我看见一位……”“天蚕女”庞真真抢口问道：“你是否看见一位头发颇长、貌相颇美的中年苗装瞎妇？”

顾青枫笑道：“不但看见这样一位中年瞎妇，还看见一位貌相俊美的十三四岁的幼童，及一些罕见的怪物！”

忙把适才所见的情景，向“天蚕女”庞真真详述一遍。“天蚕女”庞真真听完话后，柳眉深蹙，向顾青枫急急问道：“枫哥哥，你有没有注意到那盏蚕形金灯之中的火焰是什么颜色？”

顾青枫点头答道：“我看得颇为仔细，那灯中火焰是淡绿色，中年苗装瞎妇并还不时由右手中指之上把鲜血一滴一滴地挤入灯内！”

“天蚕女”庞真真失惊说道：“我想不到‘瞎仙婆’竟与我师傅的仇恨深到如此地步？虽知力量不及，仍要施展‘滴血分身大法’，企图与我师傅拼个同归于尽！”

顾青枫问道：“什么叫‘滴血分身大法’？”

“天蚕女”庞真真摇头说道：“这是苗疆养蛊人物最为严厉的手段，枫哥哥一时不会懂得！只要等那盏蚕形金灯中的火焰一变深绿颜色，我师傅即将难逃劫数！”

顾青枫闻言惊道：“那灯中火焰已呈淡绿，要转成深绿，还不是展眼间事？”

“天蚕女”庞真真苦笑说道：“枫哥哥，你不知道，灯中火焰本是红色，‘瞎仙婆’滴下第一百八十滴鲜血以后，才呈淡绿，要想使灯焰成为深绿颜色，却非再滴一百八十滴鲜血，凑满三百六十之数不可！”

顾青枫见“天蚕女”庞真真想系替她师傅‘天蚕仙娘’担忧，说话之间，目中已自泪光盈盈，不由好生怜惜，蹙眉问道：“真妹既然知道对方所用的手段，难道便无法相抗？”

“天蚕女”庞真真摇摇头答道：“那‘瞎仙婆’的养蛊手段与我师傅在伯仲之间，再加上有她儿子‘神蛊仙童’为助，我哪里能是对手？何况我身有灵蛊，气机感应，在离洞十丈以外便会被对方发觉，自己身遭惨死无妨，可能连我师傅也将同受其害！”

顾青枫剑眉微挑，不服地说道：“照真妹如此说法，难道你师徒只有束手待毙不成？”

“天蚕女”庞真真叹道：“倘若我师傅不在坐关，便不会惧怕对方。倘若我能设法把那盏蚕形金灯弄翻，更可使‘瞎仙婆’与‘神蛊仙童’害人不成，反害自己！”

顾青枫闻言，义形于色说道：“真妹不要着急，我去把蚕形金灯替你弄翻好了！”

“天蚕女”庞真真连忙摇手说道：“不行，不行，你方才所见的那条绿底白花大蛇与金线虾蟆全都会喷剧毒，中人立死，根本不能走近它们的三丈以内！”

说话至此，“天蚕女”庞真真忽似想起甚事？秀眉双轩，面露喜色说道：“枫哥哥，我有办法了！请你埋伏在洞穴左近，等我设法把那绿底白花大蛇及金线虾蟆，诱得略微离洞，你便以极快的身法闪进洞去，施展内家掌力，向蚕形金灯劈空遥击，或能奏功？也说不定！”

顾青枫问道：“这‘瞎仙婆’与‘神蛊仙童’和你师傅‘天蚕仙娘’有何仇恨？”

“天蚕女”庞真真叹息答道：“这是一桩难解的冤孽，‘瞎仙婆’与我师傅‘天蚕仙娘’，本是一同修炼的亲生姊妹！”

顾青枫闻言惊道：“既是亲生姊妹，为何翻脸成仇，并还这等誓不两立地生死相搏？”

“天蚕女”庞真真叹道：“瞎仙婆每隔片刻，才能挤血一滴，要等再滴一百八十滴后，使蚕形金灯灯焰变成深绿色泽，方是和我师傅拼命之时！故而我还有时间，向你说明这段故事，也好让你自行决定到底帮不帮我！”

顾青枫道：“真妹放心，我一定帮你！”

“天蚕女”庞真真摇头说道：“枫哥哥，你听完这段故事以后，并不一定准会帮我！”

顾青枫惑然说道：“真妹请讲！”

“天蚕女”庞真真说道：“我师傅与‘瞎仙婆’姊妹二人，同时爱上了一个男子，互相竞争之下，我师傅落了败着，由‘瞎仙婆’与那男子结为夫妇！”

顾青枫听到此处，诧然问道：“这种情形之下，只有你师傅对‘瞎仙婆’妒恨，‘瞎仙婆’怎会恨你师傅？”

“天蚕女”庞真真叹道：“就因为我师傅爱那男子太深，故对于胞妹妒恨万分，竟设计将她双眼害瞎，认为女人最富诱惑力的便是剪水双瞳，‘瞎

仙婆’既然双目齐盲，那男子定会嫌她丑怪，重投自己的怀抱！”

顾青枫摇头说道：“虚情假意的庸俗之辈或者将会如此，但那男子若对‘瞎仙婆’情意真挚，恐怕……”

“天蚕女”庞真真接口说道：“枫哥哥说得不错，‘瞎仙婆’双目瞎后，那男子不仅丝毫不觉嫌恶，反而对她怜爱更切！”

顾青枫点头道：“这才是心胸正大的好男儿！”

“天蚕女”庞真真叹道：“我师傅妒上加妒，更生恶念，终于设法把那男子害死！”

顾青枫失声说道：“这一来委实结仇太深，难以化解！”

“天蚕女”庞真真长叹说道：“‘瞎仙婆’芳心尽碎，两次寻找师傅拼命，均告不效，未能如愿，但我师傅亦因内咎颇深，不忍再加杀害，放她逃走，‘瞎仙婆’遂在临去前咬牙立下血誓，声称第三次再来之日，也就是要与我师傅同归于尽之时！”

顾青枫哦了一声，说道：“原来其中尚有这么一段因果，那瞎仙婆‘想是她儿子神蛊仙童’教养成人以后，方来与你师傅作这两败俱伤的殊死恶斗！”

“天蚕女”庞真真点头说道：“枫哥哥你猜得不错，如今时间已近，我要下谷准备一切，这条‘锁骨红蛇’蛇骨，颇为神妙，给你仗以御敌！‘瞎仙婆’与‘神蛊仙童’母子真实武功不高，你只要等待那条绿底白花大蛇及金线虾蟆被我舍命引开，立即进洞下手，决无不手到成功之理！”

说完，便把那条“锁骨红蛇”蛇骨递过！

顾青枫一面伸手接过蛇骨，一面却对“天蚕女”庞真真所说的舍命引开绿底白花大蛇及金线虾蟆之举，有些茫然不解！“天蚕女”庞真真见顾青枫这等茫然神色，竟会错了意，凄然一笑说道：“我刚才并未讳言，这桩仇恨的造成，委实是我师傅之错！枫哥哥名门正派，侠骨仁心，千万不必以此为难，你能帮我这个大忙，我定然衔恩没世，但你若不肯帮我，我虽随我师傅齐遭劫数，同入九泉，也绝不怪你！”

说话之间，便已伤心悲泣，泪流满面，话完以后，深深地看了顾青枫几眼，也不等他回话，略一挥手，身形立飘，化成一朵黄云，坠向深谷！

顾青枫不被“天蚕女”庞真真提醒还好，经她这一提醒，倒着实觉得有些左右为难起来！

因为若论彼此情谊，自己与“天蚕女”庞真真既有合体之亲，则自应在她危急无策之时，出手相助！

但若论江湖正义，则“瞎仙婆”与“神蛊仙童”母子伤心饮恨多年，如今来报杀夫杀父之仇，错处又在“天蚕仙娘”，自己身为侠义中人，怎可悖理相阻？

“情”“义”二字，难得两全，顾青枫的心头之上，便发生了天人之战！

大凡大庭广众之下，正义之力，高出私情，私室个人之间，则私情之力，大于公义！故而古圣贤才有“君子慎独”之训！

顾青枫目前情形便是如此，第一度天人交战的结果，人情战胜天理，剑眉微轩，身形闪处，便往西南方“瞎仙婆”及“神蛊仙童”母子所藏身的石洞扑去！

虽然“天蚕女”庞真真曾说明“瞎仙婆”母子的真实武功不高，但顾青枫仍极谨慎，蹑足轻身，展尽功力，不使洞内之人听得到丝毫声息！

到了洞口，远远偷窥，只见那盏蚕形金灯火焰，已比先前绿了好多，但尚未到达深绿的颜色！

“神蛊仙童”满面悲切的神情，向“瞎仙婆”叫道：“娘，你心中觉得怎样？已经向灯中滴了三百五十滴血了！”

“瞎仙婆”本自颇为娟秀的脸庞之上，现出一丝凄恻中微带安慰的笑容，点头说道：“再滴十滴鲜血，我便要去往天蚕谷中，替你爹爹报仇雪恨！”

“神蛊仙童”悲声说道：“爹爹被害之仇，与母亲盲目之恨，虽所必报……”

话犹未了“瞎仙婆”惨然微笑说道：“对方是我亲生姊姊，她弄瞎我一双眼睛，对我益多于损，并非必须雪恨，但你爹爹之仇，却是非报不可！”

说话之间，又向蚕形金灯之中，挤了一滴鲜血！

“神蛊仙童”不忿说道：“娘的一双眼睛被对方生生害瞎，怎的还说益多于损？”

“瞎仙婆”苦笑说道：“我儿哪里知道，我与姊姊姿色相若，论性情则我较柔顺，论武功法力，则我姊姊较为高明！故而你爹爹虽然与我结合，却始终未能对我姊姊忘情，直等我眼睛被她弄瞎以后，才对我由爱添怜，对她由鄙生恨，使我享受了一度虽然为时短暂，但却因瞎眼而获得真爱，温馨无比的美好岁月！”

顾青枫听得好生感慨，“瞎仙婆”则又伸出中指，向蚕形金灯之中挤落了一滴鲜血！

“神蛊仙童”目光凝注在“瞎仙婆”脸上，悲切切他说道：“娘虽然欲为爹爹报仇，也犯不着要与对方同归于尽！”

“瞎仙婆”惨然一笑说道：“我姊姊无论是真实武功以及养蛊法力，都比我高明不少，除了这条可以以弱敌强的‘滴血分身大法’之外，哪里能够制她死命？何况我在你爹爹遇害之时，便誓以身殉，如今这样做法，不过是一举两得而已！”

“神蛊仙童”间言，凄然泪落，垂头不语！

原来苗女殉情之举，极为神圣，绝不容人加以劝阻！

“瞎仙婆”又向灯中挤落一滴鲜血，换了柔和的口音，向“神蛊仙童”笑道：“我虽苗女，你爹爹却是汉人，为人最忌忘本，故而我要你等我与姊姊同归于尽以后，不必再居苗峒，应该去往中原，归诸汉化！”

“神蛊仙童”含泪答道：“孩儿生长苗疆，与峒内一班苗人，情如骨肉……”

“瞎仙婆”不等“神蛊仙童”话完，便即沉声问道：“我儿还记得你的汉名么？”

“神蛊仙童”答道：“孩儿叫朱承志！”

“瞎仙婆”点头说道：“你爹爹为你取名‘承志’之意，就是要你长大成人以后，继承他的志业！”

“神蛊仙童”朱承志双眉一扬，朗声说道：“娘请放心，我不会使爹爹在九泉失望！”

“瞎仙婆”脸上神情一肃，沉声问道：“你爹爹的生平志业却是什么？”

“神蛊仙童”朱承志应声答道：“反清复明，还我社稷！”

“瞎仙婆”一面向蚕形金灯之中挤落鲜血，一面神色庄重地点头说道：“反清复明，还我社稷，这将是何等大业，必须周游天下，联系四海八荒的

孽子孤臣，遗民志士，群策群力，一德一心，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地不断努力奋斗，才能有望成功，岂能侷促苗疆一隅，夜郎自大般的痴人说梦？”

这一番话儿，听得顾青枫悚然失惊，通身汗下！

顾青枫万想不到“瞎仙婆”这样一位苗女，竟有如此胸襟？那朱承志，更有点像是先明宗室！这种出乎意外的所见所闻，使得顾青枫的心灵深处，再起天人之战！

“神蛊仙童”朱承志被“瞎仙婆”教训得连连点头说道：“娘说得是，孩儿必当遵命继承，并尽力光扬我爹爹的伟大遗志！”

“瞎仙婆”异常安慰地展颜一笑，又向蚕形金灯之中，滴落一滴鲜血！

这时，“情”“义”二字的份量，在顾青枫的心中业已平衡，若非顾虑到“天蚕女”庞真真本身的安危，“义”字并已战胜“情”字！

“瞎仙婆”又滴了一滴鲜血，向“神蛊仙童”朱承志说道：“再滴四滴血后，便满三百六十之数，我也不能再复开口，趁着我尚能发话之时，要命你做件重要事儿！”

“神蛊仙童”朱承志问道：“娘要我做什么事儿？”

“瞎仙婆”正色说道：“我要你对着诸神盟誓，从今以后，再不放蛊！”

“神蛊仙童”朱承志愕然说道：“孩儿一身所学……”

“瞎仙婆”接口叱道：“你一身所学，只可以用来救人，不可以用来害人，还不赶快盟誓，我能和你说话的时间已经不太多了！”说完话后，又向蚕形金灯之中，挤落一滴鲜血！

“神蛊仙童”朱承志知道母亲再挤三滴血后，便不能开口说话，遂赶紧对着那盏蚕形金灯跪倒，喃喃祝道：“弟子朱承志，今日复仇事了，愿以一身所学，游侠江湖，济民救物，决不仗以害人，倘违此誓，宁受万蛊啮心之苦！”

“瞎仙婆”听“神蛊仙童”朱承志已立重誓，心头一阵安慰，脸上也现出了祥和的微笑，又向灯中挤了一滴鲜血！

顾青枫在洞外窥察至此，不禁好生为难，因为这来向“天蚕仙娘”寻仇的“瞎仙婆”、“神蛊仙童”母子，竟是正人义士，在天理正义方面，自己决不应对其戕害！

但“天蚕仙娘”又是“天蚕女”庞真真的恩师，自己受托前来，不为之尽力，也未免说不过去！

就在顾青枫心头天人交战，迟疑难决之时，“瞎仙婆”又向蚕形金灯之中滴落第三百五十九滴鲜血！

“神蛊仙童”朱承志精于蛊术，知道再滴一滴血后，母子俩便将永隔人天，不禁悲声叫道：“娘啊……”

“瞎仙婆”此时因报仇之机在即，心情颇为激动，不愿再听“神蛊仙童”朱承志的悲伤之语，遂截断爱子的话头，含笑叫道：“阿志不要悲伤，我不雪此仇，怎能与你爹爹双双含笑九泉？但望你能谨守誓言及我所嘱告之语，归诸汉化，好好继承你爹爹的遗志！”

说完，忽将右手中指，送入口内，猛然一咬，向蚕形金灯滴落大片鲜血！

这片鲜血一落，灯中火焰，立转深绿，“瞎仙婆”也僵坐蒲团，不动地宛若死去！

顾青枫看得方自骇然，怪事又生，只见蚕形金灯之内，飞起一条全身雪

白、长才三寸的蚕形奇蛊，落向蹲在“瞎仙婆”足下的金线虾蟆背上！

那只金线虾蟆等蚕形奇蛊落在背上以后，便即电疾般的冲出洞去！

顾青枫虽系外行，但因知苗疆养蛊人物大半炼有元神，见状之下，猜出所谓“滴血分身”，大概就是“瞎仙婆”把所炼的元神附在那条蚕形奇蛊之上，由金线虾蟆送往“天蚕谷”中，去与“天蚕仙娘”拼命！

顾青枫心念至此，忽见当空火星一闪，飞来一条长有三四尺的灰白巨蚕，落向“瞎仙婆”母子藏身的石洞之外！

“神蛊仙童”朱承志见状，大吃一惊，神色突变，口中低发怪啸，身上所蟠那绿底白花大蛇，便宛如急箭离弦般电射而出！

一蛇一蚕在洞口相遇，立即互相猛烈搏斗！

顾青枫知道这条灰白巨蚕，定是“天蚕女”庞真真设法遣来，诱开绿底白花大蛇，好让自己乘隙下手，把那盏蚕形金灯震倒！

因时机稍纵即逝，遂不容深加考虑地趁着一蚕一蛇斗得略为偏向侧方之际，电疾闪身，飘进洞口！

“神蛊仙童”朱承志忽见有人入洞，急得一面用身体挡住那盏蚕形金灯，一面向顾青枫劈空斫出一掌，口中并沉声喝道：“来者何人，此洞不能妄进！”

顾青枫见对方虽然也会内家掌力，却极为浅薄，遂举袖略挥，拂散迎面袭来的掌风，含笑答道：“我叫顾青枫，是受‘天蚕仙娘’爱徒‘天蚕女’庞真真之托而来，要把这盏蚕形金灯击碎！”

“神蛊仙童”朱承志闻言，更是惊心欲绝，厉声喝道：“顾青枫，你若敢再往前进，我宁愿违背誓言，受那‘万蛊啮心’之惨，也要放出神蛊，将你……”

顾青枫不等对方话完，便即接口笑道：“你那点浅薄武功，非我敌手，至于放蛊一节，因我口中含有‘龙涎草’，亦无所惧！何况我若真想毁坏那盏蚕形金灯，早已略凝真气，举掌即碎！”

“神蛊仙童”朱承志也是异禀天生的聪明人物，听出顾青枫语意，诧然问道：“你是受‘天蚕女’庞真真之托而来，难道竟不想照她所说行事么？”

顾青枫剑眉微蹙，长叹一声说道：“论人情我是应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但在天理方面，我却不忍下手！”

“神蛊仙童”朱承志越发惊诧说道：“你已经知道我母子与‘天蚕仙娘’的结仇经过？”

顾青枫点头说道：“我来此已久，你们母子二人所说之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神蛊仙童”朱承志点头说道：“我仅从顾兄双目中的湛湛神光之上，便可以看出你是一位正人君子！但你既知是非曲直，对我母子加以矜全，不肯乘人于危，却又现身进洞则甚？”

顾青枫叹道：“天理不能不顾，人情也不能不尽，我现身进洞之意，是想与你商量商量，有什么两全其美之计？”

“神蛊仙童”朱承志知道顾青枫对于养蛊一道完全外行，并也看出他排忧解难的诚意，遂蹙眉说道：“此事既到如此地步，要想两全其美，恐怕不大可能，顾兄请将‘天蚕女’庞真真姑娘怎样托你的情形说出，容朱承志一尽心力！”

顾青枫也因看透对方人品不坏，遂毫无顾忌地把“天蚕女”庞真真所说之语详细相告。

这时，那盏蚕形金灯中的深绿火焰，不住变幻闪动！

“神蛊仙童”朱承志指着那闪动的绿焰，满面悲容地摇头叹道：“我娘因爱我爹爹太深，立誓为他复仇，故而已抱必死之念！这灯中火焰闪动，便是显示我娘正与‘天蚕仙娘’拼死相斗，但等灯焰一灭，她们姊妹二人，也就同归于尽的了！”

顾青枫说道：“适才我听得令堂自承不是‘天蚕仙娘’之敌！”

“神蛊仙童”朱承志点头说道：“我娘确非‘天蚕仙娘’敌手，但她老人家费尽心思觅来一粒‘灭绝阴雷’，故而到了最后关头，必然可与对方同归于尽！”

说到此处，目光一注顾青枫，慨然说道：“我娘与‘天蚕仙娘’业已互相动手，生死狠拼，根本无法阻止解救！但我听出顾兄与‘天蚕女’庞真真交谊颇厚，朱承志愿尽绵力使庞姑娘得脱浩劫，以聊报顾兄不乘人于危的大德便了！”

顾青枫闻言，失惊说道：“‘天蚕女’庞真真难道也有危险？”

“神蛊仙童”朱承志叹道：“这位姑娘的人品，我夙所钦佩，此次她因我母子拼死而来，情势险恶，竟矢志殉师，已以元神来此，诱开我所蓄灵蛇，好让顾兄下手！”

顾青枫惊讶说道：“那条灰白巨蚕，便是‘天蚕女’庞真真的元神所化么？”

“神蛊仙童”朱承志答道：“巨蚕本身虽是蛮荒异种，但若无庞姑娘的元神附在其上，勉力支撑，早就被我这条威猛无比的罕世灵蛇所杀！”

顾青枫闻言，顿优形于色，蹙眉问道：“朱兄如今打算怎样救她？”

“神蛊仙童”朱承志叹道：“既图报德，只好牺牲，我与顾兄双双出洞，你杀蚕，我杀蛇，一齐下手！”

顾青枫见他肯杀灵蛇，倒是一喜，但听说竟要自己杀蚕，不禁又是一惊，嗫嚅问道：“那条灰白巨蚕，既是附有‘天蚕女’庞真真的元神，怎的也……也……也要杀却？”

“神蛊仙童”朱承志苦笑说道：“顾兄有所不知，我们炼蛊之人，均必蒙有一样能与自己元神相合的厉害毒物！平时威力虽强，但终身亦受此制，极难摆脱！如今正有绝世良机，可使我与庞姑娘拼着略受微伤，一同摆脱这层限制，以便他日归入正道！”

顾青枫恍然问道：“莫非那条绿底白花大蛇，也与你的心神相通？”

“神蛊仙童”朱承志点头说道：“故而我杀蛇之后，精神定极委顿，无力再复动手杀蚕，只好有劳顾兄的了！”

顾青枫答道：“既然如此，顾青枫义不容辞，但不知有无特殊的下手方法？”

“神蛊仙童”朱承志赞道：“顾兄真个细心，你既身怀内家上乘神功，只消凝聚罡气，觑准那一条灰白巨蚕两眼之间的一个小小淡红圆点，屈指轻弹，便可使它了结，其余善后之事，全由朱承志办理便了！”

顾青枫一面点头，一面随同“神蛊仙童”朱承志，走出洞外！

这时那条灰白巨蚕，已被绿底白花大蛇，紧紧缠住，但绿底白花大蛇的头部，也被灰白巨蚕所喷出的一蓬银色细丝，密密罩在其内！

“神蛊仙童”朱承志自怀中取出一叠宛如人发结成的黑色细网，持在左手之内，向顾青枫说道：“顾兄，我一杀蛇以后，你不管我的情势如何，务

须立即下手杀蚕，万勿略为迟延，否则必将两败俱伤，无法救药的了！”

顾青枫点头应承，静看他如何行事“神蛊仙童”朱承志微一凝神，面色忽变，张口吐出一条长才三寸、宛如蚯蚓般的绿底白花小蛇！

但这条小蛇却与缠住灰白巨蚕那条绿底白花大蛇，长得完全相似，只是具体而微而已！

“神蛊仙童”朱承志用右手握住小蛇，把蛇头放入口中，猛力一咬，竟将蛇头生生咬断！

说也奇怪，绿底白花小蛇头一断，绿底白花大蛇的蛇头，也被灰白巨蚕所喷的银丝扯得生生断落！

“神蛊仙童”朱承志惨叫起处，人已摇摇欲倒，一口鲜血喷得顾青枫满头满脸。厉声喝道：“顾兄请莫食言，你怎的还不动手？”

顾青枫因生平从未见过这等怪事，以致看得愕然，如今被“神蛊仙童”朱承志的一口热血喷醒，赶紧默凝“子午神功”，觑准灰白巨蚕两眼之间的一个小小淡红圆点，凌空弹出一指！

罡风锐啸，灰白巨蚕应指僵死，自淡红圆点中喷出一股浓浓黑血，腾起一片淡淡白气！

“神蛊仙童”朱承志在口喷鲜血，摇摇欲倒之下，左手中那叠宛如人发结成的黑色细网，却仍自飞出，化成一片乌云，把灰白巨蚕双目间淡红圆点之内所腾起的那片淡淡白气网住！

顾青枫觉得这位“神蛊仙童”朱承志为人颇好，遂甚为关切地伸手相扶，皱眉问道：“朱兄好像内伤不轻，可妨事么？”

“神蛊仙童”朱承志微定心神，先把那叠细网揣入怀中，然后气若游丝地低声说道“顾兄身旁可有什么固本益元的丹药，请给我服上一粒！”

顾青枫急忙递过三粒灵丹，使他服下！

“神蛊仙童”朱承志服丹以后，便由顾青枫搀扶着又往洞中走去！

这时那盏蚕形金灯的灯中火焰不住闪烁，涨缩不定，忽而涨高达四寸，绿光莹莹，满洞皆碧！忽而缩得半寸不到，宛如鬼火，成了几乎熄灭的光景！

“神蛊仙童”朱承志见状，满面泪痕地悲声说道：“顾兄，我所炼的元神与那灵蛇脱体，自然难免受些内伤，并不妨事，但我娘却快死了！”

顾青枫向他安慰说道：“朱兄不必悲伤，令堂为夫复仇，志节高尚，也许可以逢凶化吉？……”

话犹未了，灯中火焰突地绿光大盛，连闪几闪，一阵轻微爆响起处，骤然一暗，即告完全熄灭！

“神蛊仙童”朱承志失声悲号，叫了一声“娘啊”，便自晕绝倒地！

顾青枫晃着火折看时，果见蒲团上僵坐的“瞎仙婆”业已七窍流血惨死！他深深叹息之下，不愿让“神蛊仙童”朱承志，再目睹“瞎仙婆”惨死之状，遂把他抱在手中，走出洞外！

走到峰顶，救醒朱承志，两人遂同下绝壑，向天蚕谷中赶去！

到了天蚕谷底，只见谷底的一片美景半化劫灰，劫灰中躺着一位中年苗装美妇及一位黄衫少女！

黄衫少女正是“天蚕女”庞真真，则那位中年苗装美妇，不问可知的定是“天蚕仙娘”无疑！

“神蛊仙童”朱承志指着那些半化劫灰的崖石松藤，摇头叹道：“顾兄请看，一粒‘灭绝阴雷’之威，竟至于此！”

顾青枫见“天蚕仙娘”七窍溢血，分明惨死！“天蚕女”庞真真虽无伤痕，也似业已气绝，不由心头狂跳，血脉偾张，哪里还有心情听“神蛊仙童”朱承志的感叹之语，急忙闪身扑向“天蚕女”庞真真，探视究竟！

伸手一探鼻息，顾青枫情不自禁地顿足失声，原来“天蚕女”庞真真也已芳魂飘渺，香消玉殒！

“神蛊仙童”朱承志跟踪纵过，发话叫道：“顾兄别急……”

顾青枫猛挫钢牙，一招“神龙摆尾”，反掌击出，并恨叱道：“我已误信你的一片胡言，害得真妹惨死……”

“神蛊仙童”朱承志猝不及防，几乎被顾青枫这招“神龙摆尾”击在“丹田穴”上，错步飘身，踉跄闪过，口中急声叫道：“顾兄不要误会，庞真真只是失神昏迷，并未死去！”

顾青枫听说“天蚕女”庞真真未曾死去，不由宽心略放，俊脸微红地向“神蛊仙童”朱承志愧然说道：“顾青枫一时鲁莽，尚请朱兄见谅，但‘天蚕女’庞真真分明业已气绝，朱兄怎说她是失神昏迷？”

“神蛊仙童”朱承志不答顾青枫所问，自怀中取出那叠发丝细网，罩在“天蚕女”庞真真的面门之上！

顾青枫提心吊胆地注目细看之下，看见网中有片淡淡白气，分投“天蚕女”庞真真的七窍之中，不由略有所悟，猜出这片发自那条灰白巨蚕双目之间的淡淡白气，定是“天蚕女”庞真真的元神所化！

“神蛊仙童”朱承志静等网中白气完全分投“天蚕女”庞真真的七窍以后，方收回那叠发丝细网，向顾青枫说道：“顾兄，如今你再探探庞姑娘的鼻息，看看是否晕而未死？快些准备灵丹，予以解救！”

顾青枫如言伸手，果然探出“天蚕女”庞真真业已香息微微，遂赶紧以身藏灵丹，送入她的樱唇之内！

“神蛊仙童”朱承志见状，惨笑几声，黯然说道：“顾兄，小弟父仇已报，理当上峰葬母！何况庞姑娘即将醒转，见了小弟，或有不便，不如就此告别，他日有缘，江湖再见！”

顾青枫深知“天蚕女”庞真真与“天蚕仙娘”是兼有师徒之义与母女之情，此时此地，急痛伤心之下，如见“神蛊仙童”朱承志，必将不顾一切地愤然拼命，使自己左右为难，无法措置！

遂只好向“神蛊仙童”朱承志点头说道：“朱兄安葬令堂以后，千万莫忘了她老人家嘱咐之语，努力继承令尊遗志！”

“神蛊仙童”朱承志向顾青枫肃然一礼，朗声说道：“朱承志谨谢顾兄箴言，决不敢忘先人遗志，绿水青山，再行相见！”

话完以后，便即腾身，施展轻功，猿登天蚕谷上而去！

“神蛊仙童”朱承志走后盪茶时分，“天蚕女”庞真真方始悠悠醒转！

但等她目睹师傅“天蚕仙娘”的惨死遗尸以后，不禁又复一恸而绝！

经过顾青枫一番推拿点拍以后，“天蚕女”庞真真再度醒转，伏在顾青枫的怀中，珠泪泉流，号啕痛哭！

顾青枫无法加以安慰，只好把她紧紧搂在怀中，让她尽情流泪，泄尽哀思之后，才劝她为“天蚕仙娘”料理后事！

“天蚕女”庞真真勉强收泪，走到“天蚕仙娘”遗尸身旁，从她怀内取出一只白玉小瓶，倾出三粒梧桐子大小、异香扑鼻的绿色丹药，递与顾青枫，叫他赶紧服下！

顾青枫如言吞服，并向“天蚕女”庞真真含笑问道：“真妹，这是什么丹药？”

“天蚕女”庞真真凄然说道：“这就是你所中‘天蚕毒蛊’的解毒灵丹！但枫哥哥你虽如愿以偿，我师傅却身遭惨祸！”

顾青枫把她拥在怀中，歉然说道：“真妹，我真对不起你，你师傅之死，我确实也应该担负相当责任！”

“天蚕女”庞真真讶然问道：“枫哥哥，我师傅是被‘瞎仙婆’及‘神蛊仙童’害死，要你负担什么责任？”

顾青枫遂把自己所经所见的情形详细叙述一遍，并长叹一声说道：“真妹请想，我在听了‘瞎仙婆’与‘神蛊仙童’的对话，明白其中实情以后，怎能忍心如你所托的对那盏蚕形金灯下手？”

“天蚕女”庞真真心中一酸，泪珠又复泉涌而落，“嚶嚶”啜泣说道：“枫哥哥，我并不是不明白是非善恶，我知道你义胆侠肝，光明正直，早就说过你便不肯帮我，我也绝不怪你！”

“天蚕女”庞真真越是这般柔顺，顾青枫越是感觉对她歉疚万分，偎着她的玉颊，低声说道：“真妹，我心中对你抱歉万分，但已无法补救，如今可以做到，聊为赎过的只有两件事儿！”

“天蚕女”庞真真含泪说道：“枫哥哥，我已声明决不怪你，你又何必……”

顾青枫不等“天蚕女”庞真真话完，便自接口叹道：“这两件事儿，名虽赎过，其实仍均是我份内应为之事！”

“天蚕女”庞真真蜷伏在顾青枫怀内，柔声问道：“枫哥哥说给我听，是什么事儿？”

顾青枫叹道：“第一件事儿，是我要亲手替你师傅挖掘修筑一座美好的坟茔，以聊赎我未能对她老人家尽到救护之责的罪过！”

“天蚕女”庞真真点头说道：“这件事儿自然该做，但应该我来做，枫哥哥你只在一旁帮帮我的忙儿好了！”

顾青枫抚着“天蚕女”庞真真的如云秀发叹道：“真妹，我们两人何必还分彼此？”

“天蚕女”庞真真听得芳心中一阵熨贴，星眸上挂着泪珠，凄然含笑问道：“枫哥请告诉我，第二件事儿又是什么？”

顾青枫双手把“天蚕女”庞真真抱得紧了一些，在她耳边情意绵绵地低声说道：“真妹一向与你师傅相依为命，如今她老人家既遭劫数，我便与你相偕永世，不再分离！”

“天蚕女”庞真真听完顾青枫的话后，“嚶啁”一声，泪珠儿簌簌滚落！

顾青枫被她哭得有些莫名其妙起来，讶然问道：“真妹，我说错了什么话儿，引得你如此伤心？”

“天蚕女”庞真真破涕为笑说道：“枫哥哥，我不是伤心，而是高兴，你若没有这几句话儿，我便立意随我师傅而去，在黄泉之下，再侍奉她老人家了！”

顾青枫听她说得如此凄然，也不禁双睛湿润，在“天蚕女”庞真真香腮之上，亲了又亲，加以安慰！

两人亲热一阵以后，便即双双动手，为那“天蚕仙娘”营筑墓穴！

顾青枫一面挖土，一面向“天蚕女”庞真真含笑说道：“真妹，你既得

‘神蛊仙童’朱承志之助，已使所炼元神与那条灰白巨蚕脱离，以后似乎……”

“天蚕女”庞真真不等顾青枫话了，便即点头笑道：“枫哥哥，我知道了，从今后我决不再用蛊毒之技，因为这到底不是什么光明手段！”

顾青枫笑道：“真妹今后既然不愿再用蛊毒，则不如索性把这‘天蚕女’之外号也一并取消！”

“天蚕女”庞真真微笑说道：“枫哥哥对我真好，不愿我沾上丝毫邪气，但你既要把我‘天蚕女’外号取消，似乎应该另外送我一个称呼才对！”

顾青枫蹙眉说道：“真妹说得不错，但要想拟妥一个适当外号，却也并不容易，决非仓卒之间可以……”

话犹未了，忽然目注“天蚕女”庞真真所着的黄衫，灵机一动，大喜说道：“有了有了，我替真妹想出了一个现成的外号！”

“天蚕女”庞真真目注顾青枫，微笑说道：“什么现成的外号？枫哥哥赶快说给我听！”

第十七章 妙音降龙

顾青枫见“天蚕女”庞真真娇憨之状，反向她含笑问道：“真妹，你可知道我除你以外，其他两位红妆知己的武林外号？”“天蚕女”庞真真点头答道：“她们两人的我全知道，我姊姊叫‘黄衫红线’，孟红绡叫‘紫清玉女’！”

顾青枫笑道：“你也爱着黄衫，人又生得风华绝代、天真无邪，宛如瑶池玉女一般，何不在她们的外号之上，各取两字，叫作‘黄衫玉女’？”

“天蚕女”庞真真梨涡微现，嫣然笑道：“枫哥哥，你替我取的这个‘黄衫玉女’的外号，既颇正派，又颇响亮，我从今后不再叫‘天蚕女’了！”

说到此处，忽然双睛一亮，又向顾青枫笑道：“枫哥哥，还有一件事儿，索性一并请你决定！”

顾青枫问道：“什么事儿？”

“黄衫玉女”庞真真笑道：“我的外号既改，名字也应该更换一下，否则与我姊姊完全相同，岂非太不方便？”

顾青枫点头说道：“你们都叫‘真真’，确实太不方便，但似不必全改，只要更换一字好了！”

“黄衫玉女”庞真真含笑问道：“枫哥哥打算替我换个什么字儿呢？”

顾青枫略微一寻思，含笑说道：“我们今后永不分离，素心相对，真妹不如改叫‘庞素真’吧？”

“黄衫玉女”庞真真笑道：“这个‘素’字改得不错，枫哥哥以后应该叫我‘素妹’，才好与我姊姊有所分别！”

顾青枫点头示意，两人合力之下，终于为“天蚕仙娘”建造了一座颇为高大的埋骨之所！

两人料理完“天蚕仙娘”的身后之事，顾青枫不禁双眉又皱，对今后行踪仔细盘算！

“黄衫玉女”庞素真笑道：“枫哥哥，你是不是在打算到何处去寻找‘紫清玉女’孟红绡姊姊及我姊姊二人？”

顾青枫点头苦笑说道：“我们四人之间的关系，已弄得复杂异常，必须大家当面聚会，加以解释！”

庞素真笑道：“天涯渺渺，海角茫茫，倘若盲目乱撞，却到哪里去找？好在那‘万劫大会’之期即届，她们到时必然与会，枫哥哥不如就在这天蚕谷内与我修练内家功行，以及熟悉‘锁骨红蛇’蛇骨，及那两截‘五毒碧钩藤’的用法，等到四月初四再去‘万劫门’前，大家相会便了！”

顾青枫点头说道：“素妹的想法甚对，‘万劫大会’关系极重，我们委实应该准备一下，趁着这段光阴，我正好把我所会的几套剑法，转传给你！”

庞素真嫣然笑道：“枫哥哥，你传我剑法，我传你鞭法，我们正好彼此交换一些所知的武学！”

顾青枫惊喜问道：“素妹，你会什么神妙鞭法？”

庞素真笑道：“我所用兵刃本是一条‘虬筋软索’，我师傅生平除了养蛊之术以外，便以‘七十二式擒龙索法’驰誉苗疆，我想把这套索法在‘锁骨红蛇蛇骨’及‘五毒碧钩藤’上加加以锻炼，岂不绝妙？”

顾青枫点头说道：“好在‘锁骨红蛇蛇骨’及‘五毒碧钩藤’全是软兵刃，正与‘擒龙索’脉络相通，我们便彼此互传，刻苦用功，等到‘万劫大

会’会期切近，同往野人山百丈坪‘万劫门’前赴会便了！”

两人主意既定，遂在这天蚕谷内一面勤习内功，一面由顾青枫传授“黄衫玉女”庞素真“天遁剑法”、“青萍遁剑”及“风云雷雨”四式，由庞素真传授顾青枫七十二式“擒龙索法”！

他们勤练武功之事，暂且不提，故事转到“紫清玉女”孟红绡方面。

孟红绡自从在三元峡飞虹水榭之外，听得顾青枫与“黄衫玉女”庞素真同圆鸳梦的那片旖旎春光之后，因不知两人会为“媚香仙子”孔凌霄的药物所迷，心中不由惘惘然，对于顾青枫的人格观感之上，大大打了一个折扣！

心想自己孤芳自赏，向不善与男子接近，好容易才遇上一位“中条剑客”顾青枫，彼此两意交投，认为对方名门正派，品格高尚，人才俊美，足堪托以终身，谁知仍是庸俗的好色之辈！

心灰意懒之下，遂在西南一带随意游行，准备等到四月初四赴完“万劫大会”以后，便长伴恩师“百忍神尼”遗骨，青灯黄卷，以了余生。

谁知她在游行到高黎贡出之时，却又发生岔事！

孟红绡满怀抑郁，信步所之，走的全是些绝涧危峰，悬崖峭壁！

眼前是座极高的峭壁，陡立百仞，似乎无法攀援，但孟红绡却欲借以试验自己的轻功，提气纵身，飞跃而上！

她如今精通“荡魔宝录”，功力岂同等闲，并未过份费事，便自到达壁顶！

孟红绡技成以来，极少与人过手，故而对自己功力精进的程度，尚自茫然，这一试出迥非畴昔，不禁心头微喜！绝顶风高，吹得衣袂飘飘，令人胸襟一爽，尘俗齐蠲，仿佛有神仙之感！

孟红绡幽郁略减，正觉栩栩，忽然听得崖壁的另一面云蒸雾涌之下，有梵呗之声，隐隐传上！

她因练过“妙音神功”，故而一听这梵呗之声，便知竟是佛门绝学“天龙禅唱”！

孟红绡不禁心中微诧，暗想这是哪位佛门高手？“天龙禅唱”颇耗真气，不宜轻发，此人究系在壁下遇敌？抑或降魔证道？疑念既动，遂立意悄悄下峰，一探究竟！

绝壁这一边，竟比孟红绡适才提气飞登的一面，更为陡滑难走！

缘藤附壁，缓缓下降，不多时后，便自身入云雾之中，满眼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模糊，数尺以外，即难见物！

孟红绡因既不知壁下情势，又因地属苗蛮瘴厉之区，必须提防那些奇毒蛇虫蓦然进袭，自然小心翼翼，下降得极其缓慢！下降约有二十来丈以后，耳中忽然听得波涛汹涌之声！孟红绡不禁更觉诧异，暗想难道这片绝壁之下，还有什么湖泊不成？

念犹未了，风浪之声益发强大，仿佛竟似大海中波涛狂卷的光景？

孟红绡疑思难解，但目光偏又为云雾所掩，看不见壁下究竟是何情势？

就在此时，“天龙禅唱”之声，亦复大盛！

孟红绡太以好奇，遂不顾一切地冒险往下急速降落！但因崖壁太高，孟红绡降到四十来丈之时，竟听得“天龙禅唱”及风涛之声一齐寂然皆息！又复下降十来丈之后，穿出云雾，视界顿开，四山环拥，均是壁立干云，中央一泓潭水，约有亩许大小，但平静无波，不知适才怎会有那风涛之响？

孟红绡飘然落地，独立潭边，正自心中怀疑莫解之际，忽然听得一个颇

为熟悉的朗脆口音含笑说道：“人生何处不相逢？我真想不到竟在此处又与孟姑娘见面！”

孟红绡闻声侧顾，只见左面一堆嵯峨怪石之后，走出一位宫装中年美妇，正是曾赠“千年何首乌”救了顾青枫性命，而向自己索传“妙音神功”为酬的“苗疆双怪”中的妙音公主！孟红绡一见妙音公主，便知适才“天龙禅唱”定然是她所发，遂一面含笑为礼，一面问道：“晚辈孟红绡参见公主，公主一向可好？怎的突然在这潭水之旁作起‘天龙禅唱’来？”妙音公主含笑说道：“孟姑娘，你知不知道这潭水之名？”孟红绡摇头笑道：“晚辈不知！”

妙音公主笑道：“这叫‘孽龙潭’，是高黎贡山的有名胜地！”孟红绡听得“孽龙潭”之名，恍然有悟说道：“适才孟红绡下壁之时，曾听得风涛之声大作，莫非潭中……”

妙音公主接口笑道：“孟姑娘猜得不错，这潭中有条孽龙，每日子午两时，必在水面大兴风浪，非到丑未时分，不会静止！”孟红绡闻言，一指潭面说道：“如今时未过午，怎的水面业已波平如镜？”

妙音公主笑道：“这就是‘天龙禅唱’之功！”

孟红绡恍然说道：“原来公主是用潭中孽龙来测验‘天龙禅唱’的威力！”

妙音公主笑道：“我已连试三日，孽龙方一出水翻腾，我便作起‘天龙禅唱’，结果总是不到半个时辰，它便安静潜水，蛰伏不动！”

孟红绡轻轻哦了一声，含笑说道：“公主，孟红绡上次在怀玉山中传授给公主的‘法华禅唱’及‘万妙清音’，是释道两家的无上绝学，威力均比‘天龙禅唱’还要神妙，公主怎未一试？”

妙音公主笑道：“我是循序而来，借这潭中孽龙，试验我所习各种妙音，在‘天龙禅唱’以后，正将试验‘法华禅唱’及‘万妙清音’，便与孟姑娘相遇！”

孟红绡微笑道：“我反正无事，索性凑凑趣儿，在今夜子时以前，与公主合力施为，你发‘法华禅唱’，我发‘万妙清音’，试试可能把那孽龙制得灭却凶性，破除惯例，不再出水兴风作浪？”

妙音公主大喜说道：“这样最好，我再告诉孟姑娘一项重大计划！”

孟红绡问道：“什么重大计划，是不是有关‘万劫大会’？”

妙音公主点头笑道：“孟姑娘真是绝顶聪明，倘若我们于今夜子时合力施展‘法华禅唱’及‘万妙清音’，能把‘孽龙潭’底的那条孽龙感化得安静蛰伏，破例不上水面兴风作浪，则我便恳留孟姑娘在此与我一同用功，把这释道两家的无上绝学再加深几分火候，等到四月初四，齐往野人山百丈坪的‘万劫门’前……”

孟红绡听到此处，骇然问道：“公主难道想倚仗‘法华禅唱’及‘万妙清音’，在‘万劫大会’之上制服群豪，独秀‘十三名手’？”

妙音公主摇头笑道：“孟姑娘所说，是我昔日心愿！”

孟红绡笑道：“如今难道已有变更？”

妙音公主脸上浮现一片祥和的光辉，含笑说道：“说来甚是奇怪，昔日我与‘烈火太岁’呼延炳并称‘苗疆双怪’之时，委实雄心勃勃，梦想秀出‘十三名手’，傲视天下，独霸武林！故才有觊觎‘荡魔宝录’，曾对孟姑娘失敬之事……”

孟红绡微笑说道：“往事如烟，孟红绡根本未曾记在心上，公主也不必再提！”妙音公主继续说道：“但自承孟姑娘慨传‘法华禅唱’及‘万妙清

音’以后，修持既久，竟然心头澹泊空灵，而把那争奇夺胜之念，渐渐冷却！”

孟红绡闻言，向妙音公主恭身一礼，含笑说道：“名心淡而道心生，恭喜公主已参正觉！”

妙音公主笑道：“我名心既淡，便忽发奇想，意欲倚仗这两种释道绝学，在‘万劫大会’上为赴会群豪略消杀气，稍挽劫数！”孟红绡肃然起敬道：“公主此念具有莫大慈悲，孟红绡敬佩无以！”

妙音公主笑道：“但我一人毕竟力薄势孤，不知孟姑娘肯否与我协力同心完成此愿？”

孟红绡听完妙音公主的话后，不禁对这位突生妙悟、由魔证道的绝世奇人油然而生敬，恭身答道：“孟红绡愿听公主差遣！”妙音公主笑道：“‘万劫大会’之上的赴会群豪，人人均怀满腹争名好胜之心，或彼此挟有深仇大恨，若不容其先行略微发泄，妄图完全强制，则‘法华禅唱’与‘万妙清音’，恐难发生妙用。”孟红绡点头答道：“公主所说不错！”

妙音公主说道：“故而我们参与‘万劫大会’，似应先在一旁冷静观察，到了真若各走极端，大劫将成之际，再相机尽力，施展这两种绝学，为武林略挽劫运！”

孟红绡笑道：“公主高瞻远瞩，智慧如海，孟红绡钦佩万分！但我不想以这副面目去参与‘万劫大会’，公主有无……”妙音公主笑道：“我与你心意相同，也不想以本来面目参与，干脆我们扮作两个男苗形状，前去便了！”

孟红绡嫣然笑道：“扮作两个苗人，倒是极为有趣，但公主那些驹从，似乎不便带去！”

妙音公主知道孟红绡所谓“驹从”，是指那些替自己抬轿的凶猛人熊，不禁失笑说道：“我名心既淡，哪里还会矫揉造作，再摆那些无谓排场？几只人熊，早已被我遣入深山，自由生活去了！”

孟红绡想起那位与妙音公主齐名，并称“苗疆双怪”的“烈火太岁”呼延炳来，又复含笑问道：“另一位与公主齐名的呼延太岁，是否也与公主同样心意？……”

妙音公主不等孟红绡话完，便即摇头笑道：“此人本质凶恶，与我完全不同，我自修持‘法华禅唱’及‘万妙清音’以后，早已不与呼延炳互相来往！”

孟红绡闻言，展眉一笑，正欲发话，妙音公主又复神色庄重地说道：“但呼延炳人既凶暴，所练各种烈火神功，又复霸道无伦，‘万劫大会’之上，恐怕难免要有不少武林知名人物在他手下归诸劫数！”

孟红绡笑道：“据我所知，连‘万劫魔主’也对‘烈火太岁’呼延炳及三元帮的‘火孩儿’邬赤颇为忌惮，预先准备了克制之法！”

妙音公主哦了一声，问道：“他们打算怎样克制？”

孟红绡道：“‘万劫魔主’因为‘万劫魔宫七使者’中颇有伤亡，略感势力单薄，遂与北天山‘玄冰老魅’、大雪山‘鬼手天尊’定盟结好，准备利用‘玄冰老魅’的玄冰绝学，来克制‘烈火太岁’呼延炳及‘火孩儿’邬赤的‘烈火神功’！”

妙音公主叹道：“这样一来，牵扯更大，不知是否届时能以我们两人之力略加挽回，免成大劫的了？”

孟红绡笑道：“公主一念祥和，必蒙天佑，我们只要尽力而为话犹未了，潭中之水，突然一阵翻动，顿告波涛汹涌。”

孟红绡失惊说道：“如今尚未到达子时，怎的潭底孽龙便将出水？”

妙音公主笑道：“这只是它偶然掉尾而已，倘若真欲出水，即将风涛狂吼，浪涌如山，比这目前光景，何止猛烈百倍？”

孟红绡笑道：“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及早施为，让它多听上几遍释道妙音，也许更可消弭凶性！”

妙音公主笑道：“我们等到亥初时施为便已足够，如今时辰还早，且请孟姑娘尝尝我自酿的美酒‘缥玉松醪’及自制的‘三熏肉脯’！”

说完，走向翠竹掩映后的一个石洞之中，取来一葫芦“缥玉松醪”、一盘鹿脯及两只玉杯，然后斟了一杯美酒，递向孟红绡手内。

孟红绡见这“缥玉松醪”颜色宛如上好翡翠一般，绿得极为可爱，入口一尝，更是醇香无比，不禁向妙音公主含笑说道：“公主此酒，除了兼具色香味三绝之外，并有如此佳名！委实可称罕世妙音公主笑接道：“孟姑娘且慢赞酒，你再尝尝我这‘三熏肉脯’！”

孟红绡见那鹿脯切得极薄，红如透明琥珀，遂拈了两片，入口一嚼，失声叫道：“哎呀！公主真有易牙妙技，我想不到你能把一样寻常鹿脯，熏得这般好吃！”

妙音公主含笑说道：“我对于饮食一道，素极求精，除了酒菜以外，洞中藏酒及泉水之佳，亦可称为当世一绝！且等子夜降龙之后，定当烹以待客，坐对碧海青天，也是一桩乐事！”

两人互相谈笑，不知不觉之间，业已到了戌末亥初时分！

妙音公主放下酒杯，在石上盘膝端坐，向孟红绡微笑说道：“孟姑娘，如今已交亥时，再有一个时辰，潭底孽龙便将出水，我们可以施为的了！”

孟红绡点头笑道：“我试用‘万妙清音’，公主请施为‘法华禅唱’！”

话音方了，一缕清啸，便出红唇，充满祥和，天机无限地笼罩在“孽龙潭”的潭水之上！

妙音公主也自低眉合掌，宝相庄严，口内喃喃，诵起“法华禅唱”！

这“万妙清音”及“法华禅唱”，是释道两家无上降魔绝学，经妙音公主与孟红绡这一联合施为，哪消片刻，慢说潭水不波，连当空云雾也都散尽，显露出正朗当空的一轮明月！

法雨慈云，莲台金粟，真如了了，般若空空，不仅这“孽龙潭”周围万籁俱寂，连孟红绡与妙音公主两人，也都心神栩栩，人了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的至高妙境！

子时已届，潭水未波，妙音公主停诵“法华禅唱”，向孟红绡笑道：“孟姑娘，这‘万妙清音’与‘法华禅唱’，果有不可思议的无上威力！潭中孽龙至此尚无丝毫动作，我们且暂停这两种释道神功，试它一试！”

孟红绡含笑一收“万妙清音”，与妙音公主双双静看潭中是否有变化？

潭水澄如明镜，毫无波澜，一直等到子末丑初，仍未见那潭底孽龙有丝毫蠢动迹象！

妙音公主透了一口长气，向孟红绡含笑说道：“‘法华禅唱’与‘万妙清音’力能降龙，但不知我们在‘万劫大会’之上施为起来，是否可使四海八荒的武林人物，略减名心杀气？”

孟红绡也又似高兴，又似失望地笑着道：“龙既能降，人更能感，但我却从来未曾见过龙是什么样儿？未免可惜！”

妙音公主笑道：“潭中孽龙总不会在听了一次经后，便告永潜不出，孟

姑娘既想看看它的形状，明日午时，我们静等它出水翻腾以后，再施展‘法华禅唱’与‘万妙清音’便了！”

“紫清玉女”孟红绡与“苗疆双怪”中的妙音公主，在高黎贡山的“孽龙潭”边，以潭内孽龙作为对象，苦练“法华禅唱”、“万妙清音”，准备在“万劫大会”之上觅取适当时机施展，以期为武林群雄略挽劫运一事，暂且不提，作者笔尖转到化名为“尚心仁”的“黄衫红线”庞真真身上。

庞真真自在苗岭中与顾青枫分别以后，便带着那柄春秋神物“干将剑”，迳向六韶山桃花沼赶去。

一路之间，愁锁双眉，心中悒悒不已！

她之所以心中悒悒，原因有新有旧，极为复杂。

所谓旧因，自然仍是容颜被毁，与顾青枫之间，恨海难填，情天莫补！

新的原因却是证实了“天蚕女”庞真真与自己确属嫡亲妹妹，然则母亲究竟是谁呢？如今是生？是死？爹爹为何始终将此事讳莫如深？

这些疑问，均非庞真真凭借她的资质智慧所能加以推测，求得解答，故而越想越疑，越疑越想，弄得心头充满一片惶惑！

庞真真就在这惶惶惑惑之下，到了六韶山内距离桃花沼不远之处。

时当夜半，明月朗空，庞真真在隔着一座山环之外，便看见“桃花沼”方面，腾起了一片青朦朦的剑气精芒，与月色相映！

庞真真曾听顾青枫说过“莫邪剑”虽然沉在桃花沼卅丈毒泥之内，但每当月夜，仍有剑气腾起之事，遂足下加快，施展轻功，向前赶去！

刚刚绕过山环，便见桃花沼方面青朦朦的剑气忽收，代而腾起的是一团五彩淡雾！

庞真真知道彩雾便是“桃花毒瘴”，但倚仗有“乐天樵子”欧阳川所赠的“龙涎草”护身，遂仍旧赶往彩雾腾起之处！

距离桃花沼的谷口尚有数丈，耳中忽然听得一声颇为清朗的“老弟止步”！

庞真真愕然侧身，只见山岩半腰的大石上，坐着一位神采飘逸的清癯白衣老人！

这位白衣老人，正是位列“十三名手”的北海青萍宫主人、“海天剑圣”展青萍！

展青萍目注庞真真，含笑问道：“老弟这样急赶则甚，难道你不怕桃花沼内的‘桃花毒瘴’么？”

庞真真因已易容，故而她认得出“海天剑圣”展青萍，展青萍却已不认得她就是曾在乌蒙山九回谷中见过的“黄衫红线”！

庞真真忽见“海天剑圣”展青萍在此现身，知道对方可能也是为了那沉在桃花沼卅丈毒泥之下的“莫邪剑”而来，心中先是一惊，但旋又觉得展青萍身份既高，人亦正直，似无足畏，遂恭身含笑说道：“多谢展老前辈指教，但……”

“海天剑圣”展青萍听对方认识自己，不禁愕然接口问道：“老弟怎样称呼？你我陌不相识，如何知道老夫来历？”

庞真真含笑答道：“晚辈尚心仁，展老前辈‘海天剑圣’四字及‘北海青萍宫主人’的雅号名满寰宇，晚辈早心仪已久，何况更从‘中条剑客’顾青枫兄之处，闻得老前辈曾授以绝世剑术……”“海天剑圣”展青萍哦了一声说道：“尚老弟认得顾青枫？”

庞真真点头笑道：“顾青枫与我是生死之交，最为莫逆！”

“海天剑圣”展青萍笑道：“我传他‘青萍遁剑’以后，又命他来此寻找钓鳌居士，学习‘风云雷雨’四大绝招，尚老弟可知他已否如愿？”

庞真真答道：“钓鳌居士老前辈苦研剑术，已把‘风云雷雨’四大绝招加以增益变化，每招变成四式，共为四四一十六式，因匆促之间，难以全传，仅在此传了顾青枫兄每招一式，约他异日有暇，可去东海钓矶，再求深造！”

“海天剑圣”展青萍闻言说道：“良机难得，绝学难求，顾青枫无论有多忙，也该前往东海学剑才是！”

庞真真笑道：“顾青枫兄自然不肯放过这等绝世良机，但是等他到达东海钓矶之时，钓鳌居士老前辈却又重入中原，来寻找顾兄！”

“海天剑圣”展青萍讶然问道：“钓鳌居士要找顾青枫则甚？”庞真真神色黯然地长叹说道：“钓鳌居士老前辈因身有隐疾，自知寿元将尽，深恐淹没了生平绝学，故而等不及顾兄来寻，竟先入中原相访！”

“海天剑圣”展青萍听得长叹一声，摇头说道：“绝学失传，乃是武林人物最难甘心瞑目之事，钓鳌居士与顾青枫这一互相错过庞真真怀念起钓鳌居士的救命之恩及传剑之德，也不禁眼圈微红，颇为伤感地说道：“他们这一错过，便人天永隔，相会无期”展青萍大吃一惊，截断庞真真话头问道：“尚老弟怎的这样说话？难道钓鳌居士业已……”

庞真真浩然欲泣地悲声说道：“老前辈猜得不错，钓鳌居士老前辈天年已终，仙逝在九疑山内！”

“海天剑圣”展青萍闻言也觉黯然伤神，蹙眉一叹说道：“不仅武林旧友又去一个，他那独创精研‘风云雷雨’四大绝招中其余的十二式剑法从此失传，更是太为可惜……”

庞真真接口说道：“钓鳌居士老前辈人虽仙逝，但所创‘风云雷雨’四四一十六式剑法，却并未随之失传！”

“海天剑圣”展青萍咦了一声，问道：“老弟不是说他未能遇见顾青枫么？莫非他留下了剑谱剑诀之属？”

庞真真摇头答道：“钓鳌居士老前辈并未留下什么剑谱剑诀，他因寻不见顾青枫兄，本身寿元将尽，又复与我相遇，遂在万般无奈之下，把四四一十六式‘风云雷雨’剑法传授给我，再命我立誓转传顾青枫兄！”

“海天剑圣”展青萍点头说道：“这倒也是一桩极好的办法，否则钓鳌居士老友绝技失传，岂非赍恨以歿，在九泉之下犹难瞑目？”

庞真真叹道：“只是晚辈资质鲁钝，恐怕辜负了钓鳌居士老前辈的期望，不能使他这一十六式绝学发扬光大！”

“海天剑圣”展青萍双眉略轩，含笑说道：“尚老弟，你愿不愿意把这四四一十六式‘风云雷雨’剑法演练一遍，给我瞻仰瞻仰！”

庞真真含笑应命，伸手肩头，“呛啾啾”一阵龙吟，精芒腾处，“干将剑”立即出鞘！

“海天剑圣”展青萍耳听龙吟，目惊芒彩，不禁失声说道：“尚老弟的这柄剑儿太以不凡，好像是春秋神物？”

庞真真点头笑道：“展老前辈法眼无差，这是春秋神物‘干将剑’！”

说完，遂把钓鳌居士所创的风四剑“舞雪凝冰”、“飘红送绿”、“蛟龙怒卷”、“易水萧萧”，云四剑“凤啾龙嘘”、“遮天蔽日”、“彩霞练水”、“缥缈氤氲”，雷四剑“斜鞭紫电”、“天鼓三挝”、“乾坤一震”、

“海立山崩”，雨四剑“鞭石飞烟”、“空蒙润物”、“泼火清尘”、“一天丝影”等四四一十六式神奇剑法，演练给展青萍观看！

招术是呕心绝学，宝剑是前古神兵，再加上庞真真那灵妙的身法，舞到急处，简直人与剑合，光影难分，化成了一片飘飘瑞雪！

展青萍一面观看，一面赞叹不已，等到庞真真剑光收后，又自含笑说道：“尚老弟福缘真好，你学会了这四四一十六式精妙剑法，在当代年轻人物之中，已少有敌手！”

庞真真福至心灵，向“海天剑圣”展青萍恭身笑道：“展老前辈是当世第一名剑，尚望不弃晚辈愚蒙，加以指点！”

“海天剑圣”展青萍笑道：“‘第一名剑’四字，我是愧不敢当，因为‘中条逸士’和‘钓鳌居士’两位虽已早逝，尚有‘翻天怪叟’庞千晓与铁剑真人也精剑法，功力并与我相若……”

庞真真笑道：“庞帮主与铁剑真人虽然也精于剑术，仍不若老前辈之得号‘海天剑圣’，卓然成家！”

这两句话儿，奉承得恰到好处，“海天剑圣”展青萍不禁颇为高兴，含笑说道：“尚老弟你真想得我指点么？”

庞真真恭身答道：“绝学难得，明师难求，萍水相逢总是缘，尚望老前辈不吝教诲！”

“海天剑圣”展青萍点头笑道：“好一个萍水相逢总是缘，尚老弟，你且凝聚全力，接我一掌！”

话音方落便自一掌当胸，缓缓推出！

庞真真虽然猜不透“海天剑圣”展青萍为何如此，但知必有深意！忖度之间，一阵重如山岳的奇劲罡风，业已排空涌来！连忙运集全身的真气功力，使之齐聚双掌，一式“推山填海”，硬拒来势，只觉气血一翻，全身一震，足下踉踉跄跄，连退几步！

“海天剑圣”展青萍收掌卓立，目光凝注庞真真，满面叹惜的神色！

庞真真绝顶聪明，见状之下，立即会过意来，恭身苦笑问道：“老前辈出掌相试的结果，是否认为晚辈资质太差，不堪造就？”

“海天剑圣”展青萍含笑说道：“你能接得住我足有九成力的一招‘闭门推月’，已颇难能可贵，但可惜本质略弱，真力不够！否则……”

庞真真问道：“否则怎样？老前辈请往下讲！”

“海天剑圣”展青萍笑而不答，反向庞真真问道：“尚老弟，你的本质虽嫌略弱，但可看出极为聪明，不妨猜猜我自从传了顾青枫‘青萍遁剑’以后，在做些什么？”

庞真真笑道：“这一问题并不难猜，老前辈位列‘十三名手’，必系苦练神功，准备参与‘万劫大会’！”

“海天剑圣”展青萍点头笑道：“老弟果然聪明，我为了应付‘万劫大会’，殚精竭智，创造了三招威力极强的新奇剑法，命名为‘惊神三式’！”

庞真真接口笑道：“老前辈是当世第一名剑，这精心所创的‘惊神三式’，定然比我所创的‘风云雷雨’剑法，还要神妙！”

“海天圣剑”展青萍笑道：“不瞒尚老弟说，我这‘惊神三式’，便是完全为了应付钓鳌居士凌厉无比的‘风云雷雨’四大绝招所创！但我不知他已把一招化为四招，变成四四一十六式，只知道他那‘风云雷雨’四大绝招是叫‘易水萧萧’、‘缥缈氤氲’、‘天鼓三挝’及‘一天丝影’！”

庞真真点头笑道：“展老前辈说得对，这四招是‘风云雷雨’剑法的主招，其余的一十二式全系由此蜕变，顾青枫兄也就是学了这四招主要剑式！”

“海天剑圣”展青萍笑道：“我那‘惊神三式’之中的第一式叫‘双悬日月’，第二式叫‘九抱苍穹’，第三式叫‘乾坤一气’，三式均系主攻，尤其最后那招‘乾坤一气’，神妙无比，但必须配合极强的真力，才能充分发挥！老弟在这一方面可惜禀赋稍差……”

庞真真听得惊喜交集问道：“展老前辈，难道你想把‘惊神三式’传授给我？”

“海天剑圣”展青萍微微点头，叹息说道：“你已学会钓鳌居士的‘风云雷雨’四大绝招，我若再加传授，自然就传‘惊神三式’，索性把你造成第二代人物中的第一剑手！但我适才相试，你在真力方面略嫌薄弱，这种缺陷，又非朝夕之间可以补救，而‘万劫大会’却已近在眼前……”

庞真真正在倾听，忽觉“海天剑圣”展青萍的语音倏然而止，不由抬头看去，只见展青萍的两道炯炯眼神，凝注在自己肩头的“干将剑”之上，双眉略蹙，似有所思？

她不知“海天剑圣”展青萍这等神情是在思索何事？遂低声叫道：“展老前辈……”

话音甫出，“海天剑圣”展青萍便即自言自语地说道：“真力不足，神物辅之，若能再有一柄宝剑……”

庞真真接口笑道：“展老前辈，我可以再找到一柄前古神物！”“海天剑圣”展青萍失惊地问道：“尚老弟是说可以再找到一柄与这‘干将剑’威力仿佛的前古神物么？”

庞真真点头笑道：“与这‘干将剑’雌雄同体的‘莫邪剑’，便沉在这桃花沼的卅丈毒泥之下！”

“海天剑圣”展青萍哦了一声，说道：“怪不得我在此望见桃花沼的‘桃花毒瘴’之中隐隐有剑气腾起，原来‘莫邪剑’沉在其内！但‘莫邪剑’风闻是武林名宿白阳子之物……”

庞真真接口叹道：“白阳子已连人带剑，断送在桃花沼底！”遂把沼中沉剑的经过，及自己想利用“干将莫邪”雌雄双剑气机相吸的原理，取得这柄前古神物，使双剑合璧之意说出！“海天剑圣”展青萍听完，沉吟好久，方自缓缓笑道：“尚老弟这种想法可能如愿，你且进谷一试机缘，我在此处等待！”庞真真讶道：“老前辈何不与我一同进谷？”

“海天剑圣”展青萍笑道：“我要冥心静想，再创一招剑法！”庞真真笑道：“老前辈已创‘惊神三式’，为何还要再创一招？”“海天剑圣”展青萍双目一张，神光四射，大笑说道：“我要设法把我毕生所研地剑术融精铸粹，再创一招绝学，连同‘惊神三式’，一并传授老弟以后，便从此封剑，不再出手，对于参与‘万劫大会’，也只是属于观光性质的了！”

庞真真失惊说道：“老前辈如此作法，叫我怎么敢当？请恕尚心仁不领厚意！”

“海天剑圣”展青萍微叹说道：“为人无不自私，武林人也无不好名，我若能倚仗所学，在‘万劫大会’之上冠冕群雄，自是生平意愿，但平心而论，‘十三名手’的功力均在伯仲之间，谁也无法侈言必能秀拔群伦！如今老弟既因缘遇巧合，得了钓鳌居士的‘风云雷雨’四大绝招，倘若再得我真传，复有‘干将莫邪’双剑，成就必在顾青枫甚至‘紫清玉女’孟红绡以上，

成为第二代中的第一人物！故而我适才所言，是经过慎思而发，要想把本身不能实现的壮志雄图，在老弟身上实现！”

庞真真听“海天剑圣”展青萍这等说法，也就不好再推，只得恭身称谢，往那内有桃花沼的山谷走去！

“海天剑圣”展青萍则右手掣出长剑，左手折了一段树枝，聚精会神，在空中一圈一指，不住比划！

庞真真因听顾青枫说过桃花沼中的“桃花毒瘴”厉害，遂不敢有丝毫大意，把那两片“龙涎草”取出，一片含在口中，一片卷成小卷，塞入鼻内！

等她走到桃花沼旁，漫空彩雾业已淡了好多，人入其间，即无所见！

庞真真面对这满沼桃花毒泥，不觉发呆，暗想“莫邪剑”沉在沼底，却是如何捞取？

想了半天，仍是踌躇无策，只好掣出身边所佩的“干将剑”来，暗想“干将莫邪”虽是雌雄双剑，但是否果能发生气机相吸之效，则未免太以虚无缥缈！

说也奇怪，那柄“干将剑”虽然斩金截玉，锋利无比，但平时看去也不过是形式奇古，光芒夺目而已！但如今方一出鞘，剑尖芒尾立即暴涨，通体均笼着一片青朦朦的宝光，令人到眼便可看出是柄希世奇珍，前古神物！

庞真真见此情状，心中不由大喜，暗想难怪这两柄宝剑传誉千秋，果然竟能通灵，大异凡品！

高兴之间，忽觉手中微震，几乎把那柄“干将剑”，脱手落入桃花沼内！

庞真真大吃一惊，忙凝聚真力，握紧剑柄，忖道倘若偷鸡不着蚀把米，把“干将剑”反而失落在桃花沼内，才是天大笑话！

就在此时，先前远远所见的那片青色光华，又自透出毒泥，缓缓腾起！

庞真真灵机一动，猜想手中“干将剑”既能自动生震，欲往沼中坠落，则沼中的“莫邪剑”，定然也会往上迎来，如今青光剑气一腾，是否“莫邪剑”业已渐近沼面？

想到此处，遂改用左手紧握“干将剑”，以剑尖指向沼面毒泥，右手则凝聚内家“运气吸物”的神功，虚空连抓，帮助“莫邪剑”的上升之势！

她这种想法作法，居然极为凑巧地完全正确，只觉手中“干将剑”的震动越来越烈，剑尖芒尾也越来越甚！

渐渐的，沼中上腾的光华也自大盛，庞真真心头狂喜，凝足十二成“运气吸物”神功，右手往下猛力一抓！

一阵似有似无、低而且脆的龙吟起处，桃花沼的“桃花毒泥”之中，露出同样带有精光芒尾的一段剑尖，与“干将剑”的剑尖相触！

庞真真见“莫邪剑”确已出沼，不禁高兴得心头一阵狂跳，但却未敢稍懈，右手依然凝足“运气吸物”神功，往上不住虚空连抓，左手也力达四梢，用了个“粘”字诀，以“干将”剑尖粘住“莫邪”剑尖，猛然挑起！

一缕精光，离沼飞起丈许高下！

庞真真狂喜之下，不遑多想，一式“野鹤孤飞”，身形斜斜拔起，便在空中攥住“莫邪”剑柄！

但在将触剑柄而未触及剑柄的刹那之间，庞真真忽然警觉这“莫邪剑”是自桃花沼中跳起，必然带有毒泥，倘一沾手，岂非自取奇祸？

警觉虽生，却已略迟，庞真真怎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听任“莫邪剑”再度坠入桃花沼中？遂银牙一咬，运气闭死右臂通心血脉，在空中轻轻抄住

剑柄，提气折腰，双足一屈一伸，由“野鹤孤飞”，化为“白云归岫”，飘落沼边岸上！

到了岸上，再一审视手中“莫邪剑”，庞真真不禁暗叹前古神物，果然大异寻常，宝剑明自泥中跳出，却毫未玷污，自己适才深恐中毒，运气闭穴，竟成了过份小心，多此一举！

神物既得，庞真真自然喜孜孜地驰向谷外！

但她到达“海天剑圣”展青萍身旁，这位当世第一名剑仍自毫无所觉，只顾右手持剑，左手拿着一段树枝，在聚精会神地不住比划！

庞真真不敢惊动，站在一旁静静观看，只见“海天剑圣”展青萍的左手树枝与右手长剑，配合得美妙神奇无比，甚至左手树枝的威力，有时还要超过右手长剑！

庞真真细看了半天，方自看出端倪，不禁顿忘所以，失声叫道：“展老前辈，你右手长剑所用的剑法，怎的有点像是钓鳌居士老前辈的‘风云雷雨’四大绝招？”

“海天剑圣”展青萍闻声收剑笑道：“尚老弟，我毕生浸淫于剑术一道之中，自能触类旁通，闻一知十，你方才把‘风云雷雨’四大绝招演练一遍，我已经全记下了！”

话完，转过头来，目注庞真真手中的“莫邪剑”，轩眉大喜说道：“尚老弟福缘真好，‘干将莫邪’双剑合璧，再加上我的一番心血，定可在‘万劫大会’之上大放异彩！”

庞真真恍然有悟，含笑问道：“老前辈适才右手持剑，左手辅以树枝，是否代表这‘干将莫邪’双剑，要把‘钓鳌居士’老前辈的心血结晶‘风云雷雨’四大绝招，及老前辈的心血结晶‘惊神三式’合而为一！”

“海天剑圣”展青萍笑道：“我在此比划半天，认为我‘惊神三式’中的‘双悬日月’可以与‘雷四剑’中的‘天鼓三挝’配合，‘九抱苍穹’可以与‘雨四剑’中的‘一天丝影’配合，至于‘乾坤一气’应与哪一招配合？尚未研究妥当，还有一招融精铸粹、威力最大的绝学，则尚须详加……”

庞真真微笑道：“如今距离四月初四的‘万劫大会’尚有一段时期，老前辈何必仓促，尽管从容研究！”

“海天剑圣”展青萍笑道：“我是恐怕老弟……”

庞真真接口笑道：“晚辈别无要事，自如今开始，便随着老前辈一面参研绝学，一面同赴‘万劫大会’！”

“海天剑圣”展青萍点头笑道：“这样最好，因为不仅我最后融精铸粹的一招剑法尚未创就，便连‘惊神三式’也由于改用左手发剑，颇难学习，必须多加研练，方可发挥威力！”

说完，向庞真真要过“干将莫邪”双剑，略一拂拭，又复笑道：“我如今先把‘双悬日月’配合‘天鼓三挝’的威力演练给老弟一观，然后再教你‘惊神三式’用左手使用的方法！”

语音了后，略一凝神，左右双剑同挥，左手划出两朵电旋的剑花，右手则幻起一道带有风雷之声的夺目精虹，齐向一块比人还高的巨石攻去！

龙吟脆响，石雨飞空，加上火星四溅，“海天剑圣”展青萍双剑一收，长啸卓立，再看那块巨石，却业已裂成了无数碎块！

庞真真的爹爹“翻天怪叟”庞千晓也是剑术名家，自幼深受熏陶，故而一看便知“海天剑圣”展青萍方才以“双悬日月”配合“天鼓三挝”、左右

同挥的一招剑法，威力之大，简直前所未见，决非单单一招“天鼓三挝”所可比拟！

惊叹万分之下，失声赞道：“展老前辈，我从来尚未见过威力如此强大的精妙剑法！”

“海天剑圣”展青萍微叹一声，把“干将莫邪”双剑剑身互一交震，又复震起一片清越龙吟，纵声狂笑道：“尚老弟说得不错，‘惊神三式’与‘风云雷雨’绝招配合施为之下，威力业已增强数倍，再加上‘干将莫邪’这两柄前古神兵无坚不摧的绝世锋芒，我倒看看‘万劫大会’之上那些夙以剑术自诩的武林豪雄，怎样能够避免不在老弟手下出乖露丑！”

说完，遂把“干将剑”交还庞真真，单以左手执定“莫邪剑”，传授庞真真“双悬日月”、“九抱苍穹”、“乾坤一气”等“惊神三式”！

这“惊神三式”是“海天剑圣”展青萍精心所创，想仗以在“万劫大会”之上克制群雄，自然备极精微！何况如今又复改用左手施展，无疑越发难练，饶是庞真真聪明绝顶，自幼浸淫剑术，所交往的更是铁剑真人、钓鳌居士、顾青枫等剑术名家，也花了不少时间，方把三式剑法学得纯熟！

但庞真真对于“惊神三式”一熟以后，便有所悟，向“海天剑圣”展青萍笑道：“展老前辈，我在演练‘乾坤一气’这招剑法之时，发现似乎可以与‘云四剑’中的那式‘遮天蔽日’彼此相互配合使用！”

“海天剑圣”展青萍闻言笑道：“我对于‘风云雷雨’剑法只是凭强记施为，自难尽探妙处，老弟既有所悟，不妨施展演练，我们互相研究研究！”

庞真真含笑点头，右手“干将”，左手“莫邪”，同时划出两圈如挟疾雷闪电般的夺目剑虹，连身飞起，袭向另一大石，居然也把那块大石击成无数碎块！

“海天剑圣”展青萍在庞真真施展完毕以后，蹙眉深思，沉吟不语。

庞真真颇为高兴，但见了“海天剑圣”展青萍的这种神情，又不禁讶然问道：“老前辈是否看出这招‘遮天蔽日’与‘乾坤一气’配合得不够严密，有甚漏洞？”

“海天剑圣”展青萍摇头笑道：“这两招配合得并无什么漏洞，威力也极为强大，只因老弟初学，手法难免略有生疏，我所以沉思之故，是想设法稍加改进，更增神妙！”

庞真真笑道：“老前辈有何指正？”

“海天剑圣”展青萍笑道：“老弟不要左右手同时发剑，你先施展‘遮天蔽日’，纵身凌空，在剑光笼住对方身形以后，再发‘乾坤一气’，可能会增强不少威力？”

庞真真如言一试，果然威力大增，对方极难逃得出这前后两招绝学的综合施为之下！

一老一少两人，就在这六诏山桃花沼的谷口之外，苦心研练剑术，“海天剑圣”展青萍终于又创出一招融精铸粹、综合众妙的“秋水长天”，可以与“风四剑”中的“飘红送绿”左右合运！

庞真真把这右手施展的“天鼓三挝”、“一天丝影”、“遮天蔽日”、“飘红送绿”四招，及左手施展的“双悬日月”、“九抱苍穹”、“乾坤一气”、“秋水长天”四招，更演练得配合纯熟以后，便与“海天剑圣”展青萍一同赶往野人山“万劫门”前，参与“万劫大会”！

一路之间，庞真真仍自旦夕参研，不敢稍懈！

但即将进入野人山区之前，庞真真忽向“海天剑圣”展青萍含笑说道：“老前辈，我身旁现有钓鳌居士老前辈所赐的极好易容丹药，颇想易容易服，参予‘万劫大会’！”

“海天剑圣”展青萍笑道：“老弟为何要易容易服？”

庞真真笑道：“我暂时不想使顾青枫兄认出我来！”

“海天剑圣”展青萍失笑说道：“他就是认不出你，难道也认不出你所用的‘干将剑’么？”

庞真真说道：“干将莫邪双剑，请老前辈带在身边，等到必要时机，我再取用，岂不便可瞒过顾青枫兄了？”

“海天剑圣”展青萍听她这样说法，遂点头笑道：“这样也好，老弟索性买身道装，装扮成道僮模样，包管顾青枫越法认你不出！”

庞真真闻言，遂在小市镇之上买了一套道装，装扮成“海天剑圣”展青萍的随身道僮，并用易容丹再度改易容貌。

易容改装以后，果然俨若换了一人，并互易用剑，走进野人山境。

这时已是四月初三夜半，一场可能使当代豪雄尽遭劫数的“万劫大会”，即将于天明以后，在“万劫门”前开始，故而“海天剑圣”展青萍与庞真真的心头，均充满了无穷感慨！

“海天剑圣”展青萍因已将生平绝艺分传顾青枫、庞真真，本身无复争雄之想，心中倒是一片澹泊空灵，但想起一于武林旧识，在这场风波之内不知要损折几何？也未免仍自歉歎不已！

庞真真则除了关怀顾青枫身中“天蚕蛊毒”，不知是否已得解药？及与“紫清玉女”孟红绡、“天蚕女”庞真真等可能均在“万劫大会”之上相逢，彼此间种种错综微妙的关系如何解决之外，并对自己母亲的谜般身世，极为惶惑！

她这几桩关怀之事，均不能由推测解决，故而庞真真在烦忧万分之下，灵明忽朗，天君泰然，悟出应该镇静待变，纵有天大问题，事到临头，也必有应付办法！

两人尚未到达百丈坪“万劫门”前，便见有一点奇亮的火光，自左边密林之中，电射而去！

庞真真尚以为是有人用暗器暗算，但“海天剑圣”展青萍却已看出那点奇亮火光，是“苗疆双怪”中“烈火太岁”呼延炳头上所戴的金灯，遂高声笑道：“呼延兄，你怎的独自前来赴会？妙音公主却到哪里去了？”

“烈火太岁”呼延炳因与“海天剑圣”展青萍素无嫌隙，又复知他厉害，遂含笑答道：“展兄，说来也奇怪，妙音公主居然淡尽名心，表示不想参予这场‘万劫大会’！”

“海天剑圣”展青萍闻言，也似乎颇出意外，摇头叹道：“想不到妙音公主竟能如此超脱，确比我们高明多了！”

“烈火太岁”呼延炳冷笑着说道：“她高明她的，我却非在这‘万劫大会’之上完成两桩心愿不可！”

“海天剑圣”展青萍含笑问道：“呼延兄有什么心愿？”

“烈火太岁”呼延炳扬眉答道：“第一桩心愿，我要与三元帮中的‘火孩儿’邬赤，当着举世武林名家，一较‘烈火神功’！”

“海天剑圣”展青萍知道“烈火太岁”呼延炳与“火孩儿”邬赤同样以各种火器成名，自然难免相互嫉妒，遂点头笑道：“呼延兄第二桩心愿又是

什么？”

“烈火太岁”呼延炳目中精光电射，厉声答道：“我第二桩心愿就是要火焚‘万劫门’！”

“海天剑圣”展青萍不知“万劫魔宫七使者”乘着“烈火太岁”呼延炳不在高黎贡山之际，由“拘魂使者”池中龙、“桃花使者”连城玉、“玉雪书生”萧九寒等下手，悄悄将“氤氲使者”庄梦蝶救走，并毁了他所居的烈火洞，故此衔恨甚深，尚以为他是不服“万劫魔主”在“万劫门”下设了十三枚白骨圆环，要把武林“十三名手”的顶上人头悬挂环内一事，不禁微叹说道：“明日一会，结果难料，不知我们‘十三名手’之中的顶上人头，究有几颗将悬挂在‘万劫门’下的白骨圆环之内？”

“烈火太岁”呼延炳冷哼一声，说道：“这位‘万劫魔主’虽然夜郎自大，野心不小，但也确有几分手段，听说‘瞽目诸葛’苗平与‘黑蛇教主’谢云之，业已双双遇害！”

“海天剑圣”展青萍点头说道：“我也听得如此说法，并又闻见‘万劫魔主’因‘十三名手’中的‘中条逸士’焦大先生及‘百忍神尼’均已去逝，白骨圆环之内少了两颗人头，遂欲以三元帮庞帮主的两位夫人‘碧云娘’柳如烟、‘媚香仙子’孔凌霄的人头递补！”

庞真真在旁，听得不禁低低哼了一声！

“烈火太岁”呼延炳说道：“这样说来，‘万劫魔主’准备悬在‘万劫门’下白骨圆环中的十三颗人头，三元帮要占五颗，莫非这位‘万劫魔主’与‘翻天怪叟’庞千晓早年结有什么深仇大恨？”

三人边说边行，已离百丈坪不远，暗黑的天空，也现出了黎明曙色！

“海天剑圣”展青萍因百丈坪上的“万劫门”已可望见，遂向“烈火太岁”呼延炳笑道：“呼延兄，‘万劫门’已在目前，我们不必到得太早，且在此略为歇息，约莫卯牌时分，再去百丈坪吧！”

“烈火太岁”呼延炳笑道：“展兄与令徒请在此歇息，我还另有别事，少时‘万劫门’前再行相见！”

话完，略抱双拳，身形一飘，便自隐入曙色熹微之内！

“海天剑圣”展青萍见“烈火太岁”呼延炳去远之后，长叹一声，向庞真真问道：“尚老弟，四周虽暗，但‘烈火太岁’呼延炳头上戴有一盏金灯，你可曾在灯光映照之下，看清他脸上气色？”

庞真真摇头答道：“我未曾细加注意，只觉得他的印堂微暗！”

“海天剑圣”展青萍叹道：“岂但印堂微暗，脸上亦业已死相毕露，定是劫数中人，无可救药！”

庞真真笑道：“原来展老前辈除了剑术通神以外，并精风鉴之学！”

“海天剑圣”展青萍失笑说道：“我倒并非精于风鉴，但闯荡江湖，阅人太多，总可看得出几分吉凶祸福！”

说话之间，天已大亮，“海天剑圣”展青萍与庞真真是在一座密林之内歇息，瞥见林外黑衣连闪，有三人驰向百丈坪头的“万劫门”前而去！

庞真真虽未看得真切，但已见三人衣着黑白相间，遂向“海天剑圣”展青萍含笑问道：“展老前辈，来人是不是‘娄山三煞’？”

“海天剑圣”展青萍点头说道：“这身‘骷髅衣’便是‘娄山三煞’的招牌，他们生平行事，手段太辣，杀孽甚多……”

话犹未了，远远传来一阵高宏的长啸！

庞真真入耳便知这是爹爹“翻天怪叟”庞千晓的啸声，心中不由产生一种说不出的奇异感觉！

“海天剑圣”展青萍笑道：“三元帮帮主已到，我们且到林边看看与他同来的是些什么人物？”

庞真真灵机一动，一面随同“海天剑圣”展青萍悄悄掩住林边，一面低声说道：“展老前辈，请你仔细看看‘翻天怪叟’庞帮主及与他同来诸人的气色如何？”

“海天剑圣”展青萍点头含笑，依着林边一座参天古木，往外看去，只见除去“翻天怪叟”庞千晓以外，来人之中计有铁剑真人、“碧云娘”柳如烟、“媚香仙子”孔凌霄及“火孩儿”邬赤等，共是五人，匆匆驰过密林，直上百丈坪头赴会。

庞真真异常关切地问道：“老前辈可曾看清庞帮主的气色究竟是吉是凶？”

“海天剑圣”展青萍看着庞真真笑道：“尚老弟怎对‘翻天怪叟’庞千晓如此关怀？莫非与他有甚渊源么？”庞真真本想不再欺骗“海天剑圣”展青萍，但又恐怕揭破本来面目以后，他会强迫自己与顾青枫相见，故在闻言之下，仍然摇头笑道：“我与庞帮主无甚渊源，只是好奇动问而已！”

“海天剑圣”展青萍笑道：“他们驰过林边，我只匆匆一瞥，如何看得详尽？仿佛庞帮主、铁剑真人、‘碧云娘’柳如烟等气色尚好，但‘媚香仙子’孔凌霄及‘火孩儿’邬赤，恐怕却是劫数之中人物！”

庞真真听说爹爹的气色尚佳，不禁心头略慰，向“海天剑圣”展青萍笑道：“老前辈，如今时已不早，我们也去‘万劫门’吧！”

“海天剑圣”展青萍点头长叹说道：“我们前去也好，看看一干武林旧友，究竟能有几人逃得过这场劫运？”

庞真真一面随同“海天剑圣”展青萍步出密林，走向百丈坪头，一面含笑说道：“老前辈名心既淡，不拟争奇，何妨以超然的地位，在旁相机帮助那些平素无甚恶迹的武林高人，度过这场浩劫！”

“海天剑圣”展青萍叹道：“尚老弟这几句话儿与我心中所想不谋而合，你襟怀如此仁慈，异日成就，必然无可限量！我们老一辈的人物，若能侥幸脱过这场武林浩劫，委实也该深山隐名，自葆真如，不再过问江湖俗事的了！”

两人一面感叹，一面提气飞身，业已到了百丈坪头的“万劫门”下！

但庞真真抬头一看那座震慑武林的“万劫门”，不禁深觉惊愕！

原来门上“万劫门”三个大字之中的那个“门”字，依然未曾漆成红色！

庞真真想起在怀玉山阴风峡中曾经亲耳听得“万劫魔主”严令“瑶池使者”毕金环寻找“天下第一狠心人”，挖心沥血，以备漆红“万劫门”的“门”字，否则，便把毕金环处死取血！怎的如今“门”字仍未漆红，岂不与“万劫魔主”宣称要等“万劫门”三字全红以后方召开“万劫大会”之语，有些不合？

“海天剑圣”展青萍则见到“万劫门”的“劫”字已漆红，也颇诧异！

因为“劫”字须用“千年鹤顶红”漆红！上次展青萍告知“氤氲使者”庄梦蝶，长白天池有对千年仙鹤，主人“天池跛叟”极为难缠，意欲多使万劫群魔树敌！如今这“千年鹤顶红”既得，“天池跛叟”难道与“万劫魔主”沆瀣一气？或是……

“海天剑圣”展青萍心中所想，隐忍未言，庞真真却向“万劫门”前负

责逐客的“餐霞使者”卫芳华、“氤氲使者”庄梦蝶含笑说道：“请教二位，风闻‘万劫魔主’要用‘九叶芝汁’、‘千年鹤顶红’及‘天下第一狠心人’的心头鲜血漆红‘万劫门’三字以后，方召开‘万劫大会’！但如今大会已开，这个‘门’字却怎仍未漆成红色？”

“氤氲使者”庄梦蝶含笑说道：“我大师姊‘瑶池使者’毕金环奉命办理此事，因找不到‘天下第一狠心人’，而会期已近，遂想自尽谢罪，挖心取血之际，‘万劫魔主’恩师忽传法旨，说道此举系试验门下能力及忠诚程度，其实恩师早就知道‘天下第一狠心人’是谁，并定将参予‘万劫大会’，故而传令大师姊不必再寻，且待今日当场出彩，也可了结昔年的一段公案！”

庄梦蝶一面答话，一面把“海天剑圣”展青萍、庞真真二人，引领到“万劫门”前预设的位置之中落坐。

这时座中人物，已有林内所见的“娄山三煞”、“翻天怪叟”庞千晓等，庞真真仔细注目之下，果然看出只有爹爹、铁剑真人及“碧云娘”柳如烟三人气色如常，其余则均脸上罩着一层灰扑扑的颜色，异常难看！

其中尤以“冷煞”洪飞、“媚香仙子”孔凌霄、“火孩儿”邬赤更为显明，脸色灰中透青，并充满一片凶杀之气！

庞真真正在游目四顾，胸中百感起伏之际，“万劫门”前又复来了三位赴会武林人物！

三人之中，一位便是“烈火太岁”呼延炳，另两位则是苗装女子！

这两名苗女不仅肌肤如玉，秣纤修短并极适中，一看便知均是容光绝世的美人胎子！

但自颈以上，却垂落了两副厚厚的黑色面纱，不令人看出她们的庐山面目！

庞真真既想不到，也看不出这两名苗女就是“苗疆双怪”之中因参研“法华禅唱”、“万妙清音”而忽淡名心的妙音公主与“紫清玉女”孟红绡所扮，只觉对方神情高朗，步履安详，好似满身均散溢着一片祥和之气！不由颇为失惊地向“海天剑圣”展青萍低声问道：“展老前辈，这两名苗女气宇极高，迥异流俗，不知是什么来历？”

“海天剑圣”展青萍摇头说道：“尚老弟看得不错，这两名苗女着实满身道气，风华绝俗，但因我近年少在江湖走动，竟不知是何来历？”

庞真真说道：“‘十三名手’之中，除了钓鳌居士老前辈天年已尽，‘瞽目诸葛’苗平、‘黑蛇教主’谢云之死在万劫群魔手下以外，大半到齐，只少‘苗疆双怪’中的妙音公主一人，但妙音公主已淡名心，不来参与，似乎‘万劫大会’可以开始了呢！”

她口中虽然如此说法，心中却惦记着在苗岭天蚕谷求取“天蚕毒蛊”解药的顾青枫，为何还不见到？

就在此时，矗立在“万劫门”后远远的那座“万劫魔宫”之中，传来了一声声的金钟脆响！

金钟响到七声，“万劫门”前又复来了一双男女！

男的蜂腰猿臂、英姿飒爽，正是“中条剑客”顾青枫，女的则娇憨天真、风华绝代，正是改名庞素真，并由顾青枫赠号的“黄衫玉女”！

他们两人一到，立时吸引了无数目光，兴起了各种猜测！

庞真真因见胞妹与顾青枫同来，知道不仅顾青枫求取“天蚕毒蛊”解药之事得到解决，可能并听从自己所劝，动以真情，使胞妹弃邪归正！

“紫清玉女”孟红绡因深悉“黄衫红线”庞真真容颜已毁，故而一看便知这位酷似庞真真的黄衫少女，便是与顾青枫在三元峡飞虹水榭之内互相颠鸾倒凤之人，不由越发对顾青枫的品德鄙薄！但她如今与“妙音公主”同参“法华禅唱”、“万妙清音”，道心渐深，满怀都是欲为武林群豪消灾弭劫的一片慈悲，遂也不觉得特殊烦恼！

除了“紫清玉女”孟红绡、“黄衫红线”庞真真以外，其他关切之人，当然是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庞千晓、“碧云娘”柳如烟、“媚香仙子”孔凌霄等人，但他们的目光之中，却充满了疑惑的神色！

因为庞千晓等无法辨别这位与顾青枫同来的黄衫少女，究竟是失踪已久的庞真真？抑或是住在苗岭天蚕谷内的庞真真？

“黄衫玉女”庞素真偎在顾青枫身畔，低声问道：“枫哥哥，我姊姊怎未见来？哪一位是你对她关怀最切的‘紫清玉女’孟红绡姊姊？”

顾青枫扫视在场诸人，不仅未见“紫清玉女”孟红绡、“黄衫红线”庞真真的踪迹，就连自己新交的好友、约定在此见面的尚心仁，也未见到。

遂不禁剑眉微蹙，向“黄衫玉女”庞素真低声说道：“你姊姊与孟红绡均尚未来，可能即将赶到？”

“黄衫玉女”庞素真嫣然笑道：“既然她们均尚未到，我们去和我爹爹坐在一起好么？”

顾青枫知道这是父女天性，自然含笑点头，遂与“黄衫玉女”庞素真一同向“翻天怪叟”庞千晓的身旁走去！

这时钟声业已响到十三下，“万劫魔宫”之内，涌出了一群人物，向“万劫门”前缓步行来。

“翻天怪叟”庞千晓命“碧云娘”柳如烟、“媚香仙子”孔凌霄等让出身旁坐位，又惊又喜地向顾青枫问道：“顾贤侄，这是……”

顾青枫知道连身为人父的“翻天怪叟”庞千晓都弄不清楚其中究竟，遂含笑答道：“她是苗岭天蚕谷‘天蚕仙娘’的义女，但据说也是老前辈的亲生骨肉，顾青枫因她姊妹同名，容易牵扯，故已斗胆代为改名‘素真’，并赠号‘黄衫玉女’！”

“翻天怪叟”庞千晓乐得掀髯大笑说道：“‘黄衫玉女’庞素真，这个名号美极，多谢贤侄大才，快请坐下叙话！”

“黄衫玉女”庞素真一面坐在“翻天怪叟”庞千晓身旁，一面含笑低声问道：“爹爹，我究竟是不是你的亲生骨肉？”

“翻天怪叟”庞千晓见她声音笑貌与“黄衫红线”庞真真无不相同，遂无法否认地点头说道：“你是我的亲生骨肉，作爹爹的这多年来未加照顾，任你流落蛮荒，委实……”

“黄衫玉女”庞素真不等“翻天怪叟”庞千晓话完，便即嫣然笑道：“爹爹不要这样说法，我母亲究竟是谁？你能告诉我么？”

“翻天怪叟”庞千晓低声答道：“你母亲名叫‘玄玄魔女’万飞霜……”

话方至此，自“万劫魔宫”中走来的那一群人，业已到了“万劫门”前的会场之内！

顾青枫见除了两旁簇拥的“瑶池使者”毕金环、“拘魂使者”池中龙、“桃花使者”连城玉、“玉雪书生”萧九寒，以及自己曾经借用他名姓的“百变无常”郝大风等以外，当中一位身材瘦小，穿了一件宽大黄色龙袍的蒙面怪人，正是曾在怀玉山阴风峡内见过一次的“万劫魔主”！

“万劫魔主”左边的是一位青袍道人，身材又瘦又高，双手极长，几乎及膝，肤色青惨惨的，颇为难看！

靠右一人高矮适中，身穿白袍，年龄约莫七十来岁，手中拿着一柄折扇，神情诡谲，目光如电！

顾青枫暗自猜测，青袍道人大概就是大雪山“鬼手天尊”，白袍老者则是“玉雪书生”萧九寒之师，专门准备对付“烈火太岁”呼延炳及“火孩儿”邬赤的北天山“玄冰老魅”！

“万劫魔主”一行走到主位所在，分别入座，这时，“万劫门”前一片沉寂，象征着一场血雨腥风的武林剧斗，即将开始！

“万劫魔主”入座之后，目光从面罩之内森森射出，一扫在场群雄，向侍立身边的“瑶池使者”毕金环低声说道：“挂环！”

“瑶池使者”毕金环立即传令，由侍者在“万劫门”的横梁之下，安装了十三枚白骨圆环，极左边的两枚环中，并悬挂了两具圆形的黑色包裹！

在场群雄多半心头雪亮，知道这两具圆形的黑色包裹之中，定然便是“黑蛇教主”谢云之及“瞽目诸葛”苗平的六阳魁首！

这十三枚白骨圆环挂起以后，“万劫门”前，便在一片静寂之中，又加上了一片森森杀气！

“万劫魔主”冷电似的目光由面罩之中再度射出，左右略一顾盼，向赴会群豪以一种怪异的语音说道：“在我尚未宣布开始‘万劫大会’之前，先向各位引介两位轻易难见的武林高人……”

“翻天怪叟”庞千晓狂笑说道：“‘万劫魔主’，你为什么不先把你自己介绍一下？”

“万劫魔主”向“翻天怪叟”庞千晓哼了一声，冷冷说道：“庞千晓，我若说出我的姓名，你岂不立即惊心碎胆？”

“翻天怪叟”庞千晓仰首长空，纵声大笑道：“庞千晓闯荡江湖，撼五岳、震八荒，水斩蛟龙、陆屠虎象，‘翻天三宝’之下，不知会过了多少罕世人物？但倒还未曾见过像尊驾这等狂妄之人！”

万劫魔主又是冷冷一哼，不再与“翻天怪叟”庞千晓答话，手指坐在自己身左的青袍道人说道：“这位是来自大雪山的‘鬼手天尊’！”

第十八章 万劫大会

“翻天怪叟”庞千晓为了三元帮护法“瞽目诸葛”苗平惨遭“万劫魔主”所害之事，存心寻衅报仇，故而又自哂然狂笑道：“我以为是什么样的绝世高人，原来就是十余年前在青海积石山曾与庞千晓有一面之缘的武林旧识！”

“鬼手天尊”乜斜着一双三角怪眼，冷瞥“翻天怪叟”庞千晓，阴森森地笑了一笑说道：“庞帮主，你记得当年旧事就好，少时彼此比划之间，必须对你那只右手特别注意！”

“万劫魔主”对于“鬼手天尊”与“翻天怪叟”庞千晓互相斗口之事未加理会，又复指着身右的白袍老者说道：“这位是来自北天山的‘玄冰神叟’！”

顾青枫听得不禁失笑说道：“分明是准备仗他一身‘玄冰功力’来克制呼延太岁及‘火孩儿’邬香主所擅‘烈火神功’的北天山‘玄冰老魅’，怎的又变成了什么‘玄冰神叟’？”

站在“玄冰老魅”身后的“玉雪书生”萧九寒闻言，一剔双眉，厉声叫道：“顾青枫，你休要对我恩师妄加不敬，敢不敢和萧九寒斗上二三十合，受受教训！”

顾青枫傲然笑道：“萧九寒，你何必心急？且等‘万劫魔主’宣布开始‘万劫大会’以后，我顾青枫便与你斗上百合千合，又有何妨？”

坐得最远，也因扮做苗女装束不大引人注意的妙音公主，向身旁“紫清玉女”孟红绡耳边低声笑道：“孟姑娘，你看武林人物是否均嫌嗔念太强？‘万劫大会’还未开始，他们便已先起了唇枪舌剑之战！”

孟红绡含笑点头，未曾答话，因为此时她心中正在为了“黄衫玉女”庞素真坐在“翻天怪叟”庞千晓身畔，两人神情颇为亲密之事诧异不已，暗自盘算这位与“黄衫红线”庞真真面貌身材完全相若，并也穿着一件黄衫的娇美少女，到底是何身份？

这时，“万劫魔主”又向“瑶池使者”毕金环低声说道：“鸣钟！”

“瑶池使者”毕金环恭身领命，取出一面小小红旗，向“万劫魔宫”遥一招展，宫中便起钟声，毕金环并向“万劫门”前的赴会群雄微抱双拳，发话说道：“这钟声共是百零八响，本魔主法谕，请各位略进茶点，钟声停后，‘万劫大会’便即开始！”

赴会群豪闻言以后，遂又恢复交谈，纷纷计议。

妙音公主笑向孟红绡说道：“孟姑娘，其实你已获得‘荡魔宝录’中的‘妙音神功’、‘大罗手’及‘摩诃剑法’等三种旷代绝学，若不与我合作，或可在这‘万劫大会’之上独秀群伦，大放异彩！使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十三名手’，以及‘万劫魔主’、‘鬼手天尊’、‘玄冰老魅’等人，知道岁月不居，英雄易老……”

孟红绡因对顾青枫颇为失望，竟至心头茫茫然的万念皆灰，闻言接口说道：“局外看棋多慧眼，当枰不弈是高人！在这样血雨腥风之下，便能尽败群雄，独尊寰宇，又有什么好处？”

妙音公主见孟红绡神情抑郁异常，方自微觉诧异，忽听“海天剑圣”展青萍向“万劫魔主”微笑说道：“‘万劫魔主’，这‘万劫门’下的白骨圆环，最好取掉两枚！”

“万劫魔主”闻言回身，淡然问道：“青萍宫主人，你此语是何意？”

“海天剑圣”展青萍笑道：“因为‘十三名手’之中，钓鳌居士天年已

尽，妙音公主迄今未到，不是只有十一人么？”

“方劫魔主”听得钓鳌居士已死，不由得微感意外，略一沉吟说道：“钓鳌居士已死，不能在这‘万劫大会’之上，使我领教他的‘风云雷雨’四大绝招，真是憾事……”

话犹未了，顾青枫便自接口说道：“‘万劫魔主’请不必遗憾，顾青枫曾蒙钓鳌居士老前辈传授过‘风云雷雨’四招剑法，少时可以代表他老人家，向你领教！”

“万劫魔主”微瞥顾青枫，冷然问道：“你敢代表钓鳌居士？难道你就不怕把你的项上人头悬挂在这‘万劫门’下的白骨圆环以内！”

顾青枫剑眉双轩，狂笑答道：“顾青枫敢来‘万劫门’前，便早把‘生死’二字置诸度外，但魔主杀心如此之重，未必……”

“瑶池使者”毕金环不等顾青枫话完，便即变色叱道：“顾青枫，你是什么身份？凭你也配对我恩师魔主妄肆评议！”

顾青枫看了“瑶池使者”毕金环一眼，冷然说道：“毕金环，凡对行为狂悖的凶残暴戾之徒，人人皆可责以正义！顾青枫请教万劫一派在这‘万劫门’前高悬白骨圆环，敌视当世‘十三名手’，却系为了何故？”

“瑶池使者”毕金环冷笑说道：“因为他们妄窃名号，根本不是什么绝世高手？”

这两句话儿太以伤众，故而“万劫门”前的赴会群雄，一齐纷纷喝叱，愤然欲起！

“翻天怪叟”庞千晓气发丹田，一声长啸，摇手止住众人，含笑说道：“诸位不必动怒，一百零八响钟声少时即完，大家在过手切磋之时，便可证明谁弱谁强？谁是妄窃名号？如今空言争辩，又有何益？”

群豪听了“翻天怪叟”庞千晓的话后，遂均自暂时忍怒，静待“万劫大会”开始。

“海天剑圣”展青萍向庞真真低声笑道：“尚老弟，顾青枫心高气傲，逞强出头，其实代表钓鳌居士之人应该是你！”

庞真真摇头笑道：“钓鳌居士老前辈本是寻他，因临终无奈，才把‘风云雷雨’四四一十六式绝招传我，自然应该由他代表钓鳌居士！等‘万劫大会’了后，我将如誓言所说，毫不藏私地把其余十二式剑法转传给他！”

“海天剑圣”展青萍点头笑道：“老弟胸襟正大，实不枉我一片苦心，你既然这等说法，便由顾青枫代表钓鳌居士，你则代表我‘海天剑圣’的身份便了！”

庞真真愧然笑道：“老前辈过于言重，‘海天剑圣’四字，宛若当代武林的中天皓月，具有何等份量？像我这等萤火微光，哪里妄敢比拟？”

“海天剑圣”展青萍微笑说道：“老弟如今你是身怀‘莫邪干将’双剑，更能用右手施展‘飘红送绿’、‘遮天蔽日’、‘天鼓三挝’、‘一天丝影’等风云雷雨四招，用左手施展‘秋水长天’、‘乾坤一气’、‘双悬日月’、‘九抱苍穹’等惊神四式，互相配合，威力无边，当世中绝少敌手，足可继承我这‘海天剑圣’四字！何况我北海青萍宫中又复向无传人……”

庞真真听出“海天剑圣”展青萍的弦外之音，不禁又惊又喜地接口说道：“老前辈如此说法，莫非有对我见爱收录之意？”

“海天剑圣”展青萍微叹说道：“像老弟这等资质，谁不喜爱？何况我又早已把毕生心血相传？如今人多，不必行礼，你只叫我一声‘师傅’便了，

北海青萍宫中，也算有了第二代衣钵传人！”

庞真真闻言，感激得眼中闪动泪光，凑向“海天剑圣”展青萍的耳边说道：“老前辈……”“海天剑圣”展青萍眉头一皱，怫然说道：“你怎么还称‘老前辈’，难道不肯叫我一声‘师傅’？”

庞真真陪笑说道：“因为我有一桩事儿，若不在改称恩师以前说明，便犯了欺师之罪！”

“海天剑圣”展青萍哦了一声，含笑说道：“有甚事儿尽管直说，我决不怪你就是！”

庞真真不使别人听得地，在“海天剑圣”展青萍耳边，以极低嗓音说道：“弟子‘尚心仁’三字，只是‘伤心人’的谐音，我真名庞真真，是三元帮主之女！”

这几句话儿，着实大出“海天剑圣”展青萍意料之外，不禁暗暗惭愧，自己与庞真真同行甚久，竟未看出她是女儿之身！但目光一转之下，忽然化惭为怒，沉脸低声叱道：“尚老弟，你虽尚未称我师傅，但也不该对我如此戏弄！”

庞真真羞愧得几乎泫然泣下，垂头答道：“恩师，弟子不敢！”

“海天剑圣”展青萍见她称呼自己“恩师”，怒气便已消了大半，但听完话之后，又不禁怫然说道：“尚老弟，我在乌蒙山九回谷内见过‘黄衫红线’庞真真，她如今正坐在‘翻天怪叟’庞千晓身旁，你岂非故意相戏？”

庞真真苦笑解说道：“启禀恩师，那是‘天蚕女’庞真真，我是‘黄衫红线’庞真真，她是我同胞小妹！”

展青萍越发气道：“你简直越来越不像话，天下哪有姊妹同名之理？”

庞真真知道有关自己的这段故事，委实令人难信，遂向“海天剑圣”展青萍说道：“恩师，一百零八杵钟声才敲半数，‘万劫大会’尚有片刻方能开始，恩师请离坐去到那边无人之处，听弟子详述经过，便明白我决非有意不敬！”

展青萍见她神情真挚，不由好奇起来，遂如言离座，装做闲眺风景，与庞真真一同走向“万劫门”侧！

庞真真以极为简捷的语言，说完本身遭遇之后，“海天剑圣”展青萍方深信不疑，向她安慰说道：“真儿不要灰心，北海青萍宫中灵药甚多，我们既已成了师徒，你复容之事就包在我的身上便了，但那位‘紫清玉女’孟红绡怎的迄今未见？”

庞真真蹙眉说道：“会不会是她在三元峡中，撞破顾青枫与我小妹的荒唐事儿以后，对顾青枫的品格发生了怀疑，因而伤心遁世？”

展青萍点头说道：“你这种想法颇有可能！”

庞真真道：“尚真如此，我还要设法找寻孟红绡姊姊，为顾青枫向她解释误会！”

展青萍对她怜爱非常，含笑说道：“真儿，你的心肠太好，将来的结果必然极为美满！”

庞真真笑道：“恩师，我还有一件事儿想托恩师代办！”

展青萍微笑问道：“什么事儿？”

庞真真眉头微蹙说道：“‘万劫魔王’似对三元帮怀恨颇深，我爹爹在这‘万劫大会’之上必有一番苦斗！我想请恩师设法把我身边的‘列缺神斧’还我爹爹，以便遇上强手之时，防身御敌！”

展青萍点头笑道：“这个容易，你且将‘列缺神斧’悄悄给我，然后去请你爹爹来此，就说我有事相商便了。”

庞真真递过“列缺神斧”，便自走向“翻天怪叟”庞千晓座前，微定心神，恭身说道：“家师北海青萍宫主人有事相商，请庞帮主移玉片刻！”

钓鳌居士所赠的易容妙药神奇无比，不仅“翻天怪叟”庞千晓未曾看出丝毫破绽，连“媚香仙子”孔凌霄、“碧云娘”柳如烟及顾青枫等亦无所觉，只有“黄衫玉女”庞素真，毕竟因是孪生姊妹，彼此心灵相通，微带诧异地向她脸上看了几眼！

“翻天怪叟”庞千晓对于“海天剑圣”展青萍向颇敬畏，见他有事相商，知道必关紧要，遂立即含笑离座，走到展青萍身前，抱拳笑道：“展兄相召，有何见教？”

“海天剑圣”展青萍微微笑道：“我要奉赠一件极好的兵刃，使庞帮主在这‘万劫大会’之上神威益振！”

“翻天怪叟”庞千晓闻言微愕，随即摇手笑道：“展兄既有宝物，请留自用，因为谈到兵刃方面，我的‘翻天三宝’尚非凡品！”

“海天剑圣”展青萍把那柄外裹红绫的“列缺神斧”含笑递过说道：“庞帮主请看，这是不是威震乾坤的‘翻天三宝’之一？”

“翻天怪叟”庞千晓接在手中，不必打开红绫，便知正是自己的“列缺神斧”，遂失惊颇甚地目注“海天剑圣”展青萍，急急问道：“展兄几时遇见小女真真？”

“海天剑圣”展青萍笑道：“闻得庞帮主共有两位掌珠，均名真真？”

庞千晓脸上一红，手指“黄衫玉女”庞素真说道：“她如今改名‘黄衫玉女’庞素真，我问的是她姊姊‘黄衫红线’庞真真！”

展青萍点头答道：“我在来此赴会之时遇见令媛，她托我把这柄‘列缺神斧’带交庞帮主！”

庞千晓双眉一蹙问道：“小女为何不来？展兄可知道她的去处么？”

展青萍看出今日局面极为险恶，为了使庞千晓安心御敌，遂不得不编造谎言，含笑说道：“令媛因三元帮好手尽出，深恐三元峡内过份空虚，业已回峡坐镇！”

庞千晓闻言之下，果然极为安慰地笑道：“她倒颇有见地，有她回峡坐镇，我确实放心不少！”

说到此处，忽觉庞真真性极好胜，面容未复，怎会回帮？遂又向展青萍问道：“展兄在遇见小女之时，她颊上疤痕可曾恢复？”

展青萍索性使他高兴，摇头笑道：“令媛容光焕发，仙姿绝世，颊上哪里有甚疤痕？庞兄何出此问……”

话犹未了，便听得“万劫魔主”身旁的“瑶池使者”毕金环高声叫道：“百零八杵钟声已完，‘万劫大会’开始！”

“翻天怪叟”庞千晓手持“列缺神斧”，满面含笑归座，向柳如烟、孔凌霄、顾青枫、庞素真等说道：“真儿托‘海天剑圣’展青萍把这‘列缺神斧’带来给我助威，她颊上的疮疤已愈，恢复了昔日容光！”

诸人闻言，均自大喜，顾青枫尤其心头狂慰，方待发话，“黄衫玉女”庞素真业已抢先问道：“爹爹，我姊姊既已恢复容光，怎不前来参与‘万劫大会’？”

“翻天怪叟”庞千晓含笑道：“她因三元峡中好手尽出，略感空虚，故

而回帮坐镇，不来此地了！”

“碧云娘”柳如烟点头笑道：“真真确实仔细……”

话方至此，北天山“玄冰老魅”门下的“玉雪书生”萧九寒业已踱入场中，扬声发话说道：“顾青枫，你适才对我恩师太以不敬，萧九寒请你下场一会！”

顾青枫想不到才一开始，便有人向自己叫阵，不由得剑眉微蹙！

“翻天怪叟”庞千晓因自己两位爱女势将同嫁顾青枫，遂想看看他的临场胆识，侧脸含笑说道：“顾贤侄听见没有，萧九寒在向你叫阵！”

顾青枫无可奈何地站起身形，“黄衫玉女”庞素真向他微笑说道：“枫哥哥，你要不要带根‘五毒碧钩藤’去发发利市？”

顾青枫摇头说道：“那东西太以狠毒，我与这‘玉雪书生’萧九寒无甚深仇，还是用我的青钢剑对敌，比较光明一点！”

话完，便即缓步离座，向卓立场中的“玉雪书生”萧九寒身前去！

“翻天怪叟”庞千晓听得“黄衫玉女”庞素真之言，不禁愕然问道：“素儿，你竟把苗岭中的‘五毒碧钩藤’当作兵刃用么？”

庞素真取出一段“五毒碧钩藤”来向“翻天怪叟”庞千晓笑道：“爹爹久走苗疆，定然知道这‘五毒碧钩藤’的厉害，把它当作长鞭使用，岂非极妙不过？”

“媚香仙子”孔凌霄笑道：“素真，你这‘五毒碧钩藤’是否只有一条？”

庞素真答道：“我有两条，还有一条更厉害的‘锁骨红蛇’蛇骨，孔姨娘是想要么？”

“媚香仙子”孔凌霄笑道：“我平日便以一根‘凌霄带’作为兵刃，这‘五毒碧钩藤’颇为合用，既然有多，便给我一条也好！”

庞素真见“媚香仙子”孔凌霄想要，遂取了一根“五毒碧钩藤”递过！

但谁知就这一根“五毒碧钩藤”，竟在顷刻以后，送了“媚香仙子”孔凌霄的一条性命！

顾青枫缓步走到场中，向“玉雪书生”萧九寒抱拳笑道：“萧朋友是用兵刃赐教，还是彼此点到为止，切磋切磋掌法？”

“玉雪书生”萧九寒一身功力几得“玄冰老魅”八成传授，故而根本未把这顾青枫看在眼里，遂大迈迈地哼了一声，冷笑说道：“你定已知道‘万劫门’前所悬十三白骨圆环的用意，今日之会，只有强存弱死，真在假亡，哪有什么点到为止？”

顾青枫摇头笑道：“既然如此，萧朋友是打算用兵刃？抑或以一双肉掌？来斫下顾青枫的项上人头？”

“玉雪书生”萧九寒冷然说道：“你方才不是曾自诩得了钓鳌居士所传的‘风云雷雨’四大绝招么？”

顾青枫微微颌首，含笑答道：“剑术一道，渊深如海，顾青枫虽然造诣极浅，却得了先师‘中条逸士’焦大先生、钓鳌居士及北海青萍宫主人‘海天剑圣’展老前辈的三家真传！”

“玉雪书生”萧九寒接口说道：“我就领教领教你这集三家之美的绝妙剑术！”

顾青枫探臂拔剑，挽诀当胸，巍立如山的发话问道：“萧朋友，你以什么兵刃赐教？”

“玉雪书生”萧九寒取下腰间所悬玉笛，晒然答道：“我就用这根玉笛

接你几招！”

顾青枫长笑一声，剑光微掣，挺臂当胸，平平稳稳，丝毫不见奇处地递进一招“萧何问路”！

“玉雪书生”萧九寒知道这招“萧何问路”看似平庸，其实内藏极多厉害变化，但因自恃功力，依然轩眉傲笑道：“顾青枫，你这招‘萧何问路’之中应有七种变化，怎不一一施展？”

话音未了，眼前业已布满错落剑花，身形密罩在无边剑影之内！

“海天剑圣”展青萍向身边的庞真真点头说道：“顾青枫这一招变化得颇见功力，使‘玉雪书生’萧九寒明知有变，却依然逃不出威力圈外！”

萧九寒想不到对方如此厉害，低低喝了一声“好剑法”，手中玉笛贯足真力，猛然一抡，也自撒出电旋银花，迎向漫天剑影！

剑影银花互相一合，两人身形立分，均自这一招上试出对方功力，谁也不敢丝毫怠慢，全都展尽所学，狠狠恶斗！

“玉雪书生”萧九寒用的是“韩湘渡海九九笛招”，顾青枫则是规规矩矩地先施展师门“天遁剑法”，再换用综合“中条逸士”焦大先生与“海天剑圣”展青萍两家之妙的“青萍遁剑”，最后再用钓鳌居士所传的“风云雷雨”四式！

名家剑法，毕竟非左道招术所能抵御，顾青枫师门的“天遁剑法”尚未使完，即已控制了整个局面！

等到他施展出“青萍遁剑”，“玉雪书生”萧九寒的身形便被圈入了如山剑影之内！

北天山“玄冰老魅”想不到顾青枫竟有这高功力，使得自己的得意弟子萧九寒陷身危境之中，不禁双眉深蹙！并因这是“万劫大会”才开始的第一阵，不好意思赴援，只好希望萧九寒能有机会施展独门绝学！

坐得最远的妙音公主却向孟红绡耳边低声笑道：“孟姑娘慧眼识人，顾青枫果然英雄绝世！”

孟红绡低低哼了一声，说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剑法确实甚好，但品行却不敢恭维！”

妙音公主愕然目注孟红绡，正待问她为何对顾青枫如此鄙视之际，场中已生急遽变化！

原来顾青枫虽把“玉雪书生”萧九寒圈入一片寒光剑雨之内，占尽上风，但萧九寒仍自不甘屈服，手中玉笛不时还冒险攻出一两招狠毒手法！

顾青枫见他如此不知进退，不禁剑眉微动，目射精光，攻出一招“青萍遁剑”中威力最强的“群山万壑”！

“玉雪书生”萧九寒看出这招厉害，不敢轻易闪躲，手中玉笛也使出一招防身绝学“笛韵天风”，化成一片银光，迎拒来势！

顾青枫艺高胆大，毫不运用这招“群山万壑”中所蕴的各种变化，竟自一挺猿臂，把所用青铜剑，刺向银光影内！

银光一敛，剑影一收，顾青枫的长剑与萧九寒的玉笛等两般兵刃，便紧紧地粘在一处！

这种打法，是双方均想用内家粘引之力，把对方的兵刃夺出手去！故而顾青枫、萧九寒各自凝聚所学，贯注右掌，企图赢得“万劫大会”第一场的光荣胜利！

萧九寒功力稍深，但顾青枫因曾经服食妙音公主所赠的“千年成形何首

乌”，故在真气内力方面强过了这位“玄冰老魅”的得意弟子！

相持到了分际，两人足下山石都微微下陷了三四分左右！

顾青枫一声龙吟长啸，凝足师门“子午神功”，奋力振剑一挑，挑起一线银光，直飞数丈以外！

这线银光，正是“玉雪书生”萧九寒所持的玉笛，因正好飞过妙音公主身边，被她伸手轻轻接住！

顾青枫乘着“玉雪书生”萧九寒玉笛脱手，震惊错愕之间，猿臂轻伸，长剑一挺，剑尖指向萧九寒的心窝！

“翻天怪叟”庞千晓等，以及一切与顾青枫有关之人，均颇高兴，万劫群魔这边则个个引袖障面！

场中“咕咚”一声，有人栽倒！“玄冰老魅”知是爱徒中剑身亡，不由顿足长叹，正待亲自收尸，但目光注处，竟呆在座上，作声不得！

原来倒卧尘埃之人，不是“玉雪书生”萧九寒，而是“中条剑客”顾青枫！

这种极度转变，完全由顾青枫的一念仁慈，临阵纵敌所致！

因为顾青枫在剑尖已抵“玉雪书生”萧九寒心窝之际，想起与对方无甚深仇，何必取人性命？遂自停剑不进，意欲略微交代几句，便即返回本阵！

谁知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玉雪书生”萧九寒竟然乘着顾青枫停剑不进的刹那之间，功聚丹田，张嘴喷出一口“玄冰真气”！

两人相距仅数尺，顾青枫又是得胜之下，毫未防范，只觉一股奇寒无比的绝大压力，扑向五官七窍，便自气息一闭，晕倒在地！

顾青枫这一晕倒，三条人影同飘，一条是“黄衫红线”庞真真，一条是“黄衫玉女”庞素真，一条是“翻天怪叟”庞千晓，就连如今已对顾青枫品格鄙弃的“紫清玉女”孟红绡，也自大惊失色，离座站起！

“翻天怪叟”庞千晓先命“黄衫玉女”庞素真把顾青枫抱回座位设法治疗，然后戟指“玉雪书生”萧九寒，厉声叱道：“萧九寒，顾青枫缩剑施仁，留你一命，你却乘隙暗算，委实无耻已极，算的是什麼人物？”

这时“玄冰老魅”因恐爱徒吃亏，也自飘身纵出，挡在“玉雪书生”萧九寒面前怪笑说道：“江湖较技，胜者为强，何种手段不能运用？庞帮主倘若自诩功力，我就奉陪一阵如何？”

“翻天怪叟”庞千晓冷冷打量了这“玄冰老魅”几眼，发出一阵震天狂笑道：“你真想尝尝我‘翻天三宝’的滋味么？”

“玄冰老魅”冷笑说道：“你那‘翻天三宝’大概只能吓唬吓唬初出茅庐的江湖末流之辈！”

“翻天怪叟”庞千晓掀髯狂笑，转面对“碧云娘”柳如烟高声叫道：“取我的‘列缺神斧’！”

“碧云娘”柳如烟翠袖扬处，“列缺神斧”化成一道乌光飞出，被“翻天怪叟”庞千晓接在手内！

“万劫魔主”因深知“翻天怪叟”庞千晓功力超凡，尤其所用的“翻天三宝”厉害无比，生恐“玄冰老魅”有所失闪，无人克制“烈火太岁”呼延炳及“火孩儿”邬赤二人，遂发话说道：“玄冰道友请回，让我与庞帮主叙叙多年阔别！”

“玄冰老魅”也知“翻天怪叟”庞千晓难斗，闻言便即携同“玉雪书生”萧九寒退回原位！

“翻天怪叟”庞千晓早就猜出“万劫魔主”必与自己结有深仇，如今听他要叙多年阔别，自更证实所料，遂闪目打量对方，想看看到底是哪位武林旧识？

“万劫魔主”龙袍一展，刚欲离座，“瑶池使者”毕金环忽然恭身说道：“启禀魔主恩师，有事弟子服其劳，毕金环愿意一会三元帮主！”

“万劫魔主”知道毕金环功力极厚，已得自己七成真传，遂在略一沉吟以后，点头说道：“你先去会会当代高人也好！”

“瑶池使者”毕金环恭身一礼，提气飘身，纵到“翻天怪叟”庞千晓面前，微抱双拳说道：“庞帮主，毕金环不才，愿在你‘翻天三宝’之下，讨教几招震世绝学！”

“翻天怪叟”庞千晓一收“列缺神斧”，摇头冷笑说道：“你还不配和我动手！……”他话方至此，“媚香仙子”孔凌霄突然纵身赶上，向“翻天怪叟”庞千晓笑吟吟地说道：“帮主既然不愿出手，便请让我一阵，免得使这位毕金环姑娘过份扫兴！”

原来“媚香仙子”孔凌霄听得铁剑真人归报兄长“展翅飞龙”孔大腾为了捞取“莫邪剑”，与毕金环起了争斗，结果竟被毕金环用“驼龙飞抓”扣住头颅，惨死在桃花沼内！如今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遂赶紧飞身出阵！

但孔凌霄素极阴险深沉，心中虽切兄仇，表面上却仍笑语从容，未以丝毫恶言相向！“翻天怪叟”庞千晓却心头雪亮，向孔凌霄说了一声“多加小心”，便即回座探看顾青枫的伤势！

顾青枫虽被喷中一口“玄冰真气”，几乎骨髓成冰，但本身根底极好，又复服了两粒“火孩儿”邬赤所炼、专御奇寒的“纯阳火灵丹”，也就脱离险境，只是全身仍在不住颤抖，暂难对敌而已！

庞千晓见状，方略放心，又喂了顾青枫两粒益元灵丹，便凝神注视“媚香仙子”孔凌霄与“瑶池使者”毕金环的交手情势！

孔凌霄与毕金环二人，如今是赤手过招，毕金环因自己是“万劫魔主”的掌门弟子，在这万劫大会之上，必须为门户争光，故而一开始使用最得意的“瑶池摘花手法”，含蕴着“诸天罡气”进手！

孔凌霄心切兄仇，自然下手更辣，用的是她浸淫甚久的“天香夺魂指”，每招都凝足了十成以上功力！展眼间，狠斗了二十来招，居然铢两悉称，分不出丝毫胜负！

场上赴会群豪，看得好不诧然，暗惊“万劫魔主”的门下弟子既有如此功力，则他本人的高明程度，更是可想而知！孔凌霄、毕金环越斗越急，越斗越快，渐渐身形难辨，化成一团不时散发“呼呼”劲风的飘忽人影！又斗了约莫二十来个照面过后，两条人影一分，“媚香仙子”孔凌霄目中微闪凶芒，觑着“瑶池使者”毕金环，阴森森地冷笑说道：“毕姑娘真是好功力，我们既在拳掌之上无法分出胜负，且换用兵刃玩玩好么？”毕金环因自己所用的“瑶池玉莲”不仅有极妙的独门招术，并内藏绝毒暗器，早想取出制胜，闻言之下，自然含笑点头答道：“毕金环遵命以一柄‘瑶池玉莲’，敬向孔仙子领教！”话完，在腰间摘下一朵白玉莲花，及一根长约二尺有余的白玉杖，互相接在一处！

孔凌霄则把“黄衫玉女”庞素真所赠的那根“五毒碧钩藤”取在手内！

“万劫魔主”一见“媚香仙子”孔凌霄取出这条“五毒碧钩藤”来，竟然识得厉害，遂嘴皮微动，运用“蚁语传声”功力向“瑶池使者”毕金环的

耳边遥遥说道：“金环小心，对方手中兵刃厉害无比，千万不可使其沾身！”

“瑶池使者”毕金环起初还真未把“媚香仙子”孔凌霄手中这条“五毒碧钩藤”看在眼里，但是听了“万劫魔主”的这番嘱咐以后，却不禁深具戒心，知道是桩不能轻易招惹的奇绝兵刃！

孔凌霄这回胜算在握，异常得意地娇笑一声说道：“毕姑娘小心，我这根兵器不太好惹！”话完，蓦然吸气缩身，飘退七尺，手中“五毒碧钩藤”一抖一甩，化成一圈碧虹，向“瑶池使者”毕金环当头套落！

她因兵刃奇长，故而先退后进，使在场群豪，均感觉这种打法极为别致！

毕金环意欲先行略微观察对方手法，再定进攻之策，遂在碧虹尚未临头之际，便闪身退出了八尺左右！

孔凌霄柳眉微轩，凝气贯注右掌，顿使得那圈碧虹，凌空暴涨，由圆化直，变成一根异常劲硬的翠色长鞭，跟着毕金环的身形追到，飞点她右腰“太乙”大穴！

毕金环见对方微一凝气之下，竟能把这长的柔软山藤，化作精钢一般，也不禁好生惊佩，手中“瑶池玉莲”，当胸一立，向右横推，用了一招“巧拨阴阳”，想拨开“五毒碧钩藤”，趁势獠身进步，展开反击！

谁知孔凌霄功力惊人，简直把那根“五毒碧钩藤”使用得宛如活蛇一般，“瑶池玉莲”尚未触及藤身，“五毒碧钩藤”便即略微一缩，改从左侧方拦腰圈到！

毕金环想不到对方控制如此灵活，再想闪避已迟，只好猛提真气，一式“鹏举九霄”，险煞人地自碧虹横扫之下，冲天飞起！

她生性极傲，因改用兵刃动手以来，一开始便落下风，脸上微感难堪，遂想乘着全身凌空之际，发出杀手！

主意既定，先把“瑶池玉莲”的暗簧弄开，然后折腰反扑，由“鹏举九霄”化作“龙归沧海”，觑准“媚香仙子”孔凌霄，夭矫如龙地电疾扑落！

“万劫魔主”看见“瑶池使者”毕金环这等动作，便知她好胜心切，竟采取了不顾一切的拼命打法！

这种打法无法两全，必有一方惨遭不幸！

故而“万劫魔主”平素极为深沉，如今也不禁紧张得自座中站起！

“媚香仙子”孔凌霄施展“五毒碧钩藤”，连续打空之下，傲心也动，长啸一声，右腕贯足真力，抖起一片匝地碧网，往空迎去！

孔凌霄的“五毒碧钩藤”，化成一片匝地碧网，毕金环的“瑶池玉莲”则化成一片幕天白云，一个垂天疾落，一个蓦然升腾，一齐往中迎合！

“翻天怪叟”庞千晓、“碧云娘”柳如烟等人也在凝神掠阵，见了这种情势，不由笑逐颜开，因为深知孔凌霄这招“回天转地”的手法，奇妙绝伦，“五毒碧钩藤”又复厉害无比，必可占得绝对优势！

果然垂天白云与匝地碧网将合未合之际，“媚香仙子”孔凌霄手中的“五毒碧钩藤”，突然由圈而伸，再复由伸而圈，但一伸一圈之间，却整个换了左右方向，完全出乎“瑶池使者”毕金环意料之外，把她拦腰束了三匝！

毕金环感觉藤一上腰，便知此命将休，银牙咬处，狞笑连连，按动手中“瑶池玉莲”机括，只听脆响一声，那朵玉莲花的无数莲瓣，瓣瓣向外怒射，化成一蓬奇形飞刀，与莲蕊中喷出的无数淬毒细针，构成了一面针刀交织的漫天毒网，把“媚香仙子”孔凌霄的身形笼罩在内！

孔凌霄得意之下，突惊此变，也知大劫难逃，一面左掌疾翻，凝足十二

成功力，发出一片罡风挡向身前，一面右手蓄劲，把“五毒碧钩藤”猛力一拖一撤！

毕金环“瑶池玉莲”所化的刀光针雨，劲急无俦，专破各种内家真气，哪里是孔凌霄仓卒挥手所能抵御？故而刀光一旋，针雨一聚，便把位“媚香仙子”孔凌霄打得宛如刺猬般的尸横就地！

孔凌霄虽然身中十三四片莲瓣及无数毒针，但她临死以前的猛力一拖一撤，加上“五毒碧钩藤”无物不摧，也硬把“瑶池使者”毕金环齐腰拖成两截，肝肠心胃，流得遍地皆是，惨不忍睹！

就在她们双双毙命之时，两条人影掠到场中，正是“万劫魔主”及“翻天怪叟”庞千晓！

孔凌霄平时工于内媚，庞千晓对她宠嬖殊深，如今见她惨遭劫数，不禁一阵伤心，流下了几滴英雄珠泪！

“万劫魔主”一面挥手命人搭过尸首，清扫战场，一面又向双目含泪的“翻天怪叟”庞千晓冷笑说道：“庞帮主，你乃‘天下第一狠心人’，怎的也会落泪？”

这“天下第一狠心人”七字，听得庞真真内心一惊，抬头对那“万劫门”上，因缺少“天下第一狠心人”心窝鲜血，尚未漆红的“门”字，看了一眼！

庞千晓倒未理会这些，只是悲声答道：“孔凌霄是我爱妾，随侍我多年，一旦归诸劫数，教我怎不伤心落泪？”

“万劫魔主”冷笑说道；“这种淫娃死了倒干净，她既然随侍你多年，大概把绿帽子也替你戴了不少！”

庞千晓愤然目注“万劫魔主”，厉声叱道：“‘万劫魔主’，你也是一派宗师，怎可如此血口喷人，你说孔凌霄荡检逾闲，不守妇道，可有什么真凭实据么？”

“万劫魔主”冷笑一声，尚未答话，那位业已投入“万劫门”下的“荡魄尼姑”妙真，却竟闪身而出，咯咯大笑道：“庞千晓，你千晓万晓，就是这一艳事不晓！孔凌霄昔日便曾与我长枕大被的时时共同追欢取乐，连你女儿心爱的‘中条剑客’顾青枫，都曾被我掳到九疑山，几乎作了孔凌霄的裙下……”

庞千晓哪里还听得下去？厉吼一声，“列缺神斧”化成一片乌光，便自照准“荡魄尼姑”妙真的天灵劈落！

“荡魄尼姑”妙真哪里想得到“翻天怪叟”庞千晓恼羞成怒之下，竟对自己骤然下手，何况对方功力太高，动作如电，“列缺神斧”更具绝世锋芒，以致整个人儿，自顶中分，被“翻天怪叟”庞千晓一斧劈成两片！

斧锋乍落，想因动作太快之故，“荡魄尼姑”妙真的尸身竟仍合而未分，直等过了片刻，方始散向东西，分倒地面！

“万劫魔主”对这新归门下之人感情并不太深，故只淡然一瞥，晒然说道：“庞千晓，你身为三元帮帮主，‘翻天怪叟’四字威震江湖，难道就会这等抽冷下手，杀些后生小辈么？”

“翻天怪叟”庞千晓怒声叱道：“我杀你还不是一样容易？”

“万劫魔主”闻言，并未动怒，只是摇头冷笑说道：“我与你之战，是这‘万劫大会’的压轴好戏，此时尚不宜登台，你急着送死则甚？”

“翻天怪叟”庞千晓目中的森森厉芒电射而出，又复把“万劫魔主”的全身上下略一打量，沉声问道：“你到底是谁？”

“万劫魔主”冷然答道：“欲问前生事，今生受者是，欲问来生事，今生作者是，你何必问我是谁？只要扪心自省，想想当年有甚亏心之事？也就可以明白一二！”

最后的“也就可以明白一二”之话，竟系凝聚极上乘的“诸天罡气”修为，旁人听得平淡无奇，但对于“翻天怪叟”庞千晓，却如焦雷炸耳，霹雳当头，震惊得足下踉跄，往后连退两步！

“万劫魔主”却就在庞千晓踉跄却步之间，冷笑一声，龙袍微展，便即回归主座。

这时“火孩儿”邬赤见“翻天怪叟”庞千晓似乎有些心神恍惚，遂一纵而出，恭身笑道：“帮主莫为孔夫人遭难之事过份伤心，让我来会会‘万劫门’下人物！”

庞千晓点头归座，心中兀自疑思，那“万劫魔主”究是何人？语气之中，显然与自己曾经结过不可解脱的深仇大怨！

“火孩儿”邬赤恭送庞千晓归座，并等“万劫”一派弟子收拾掉“荡魄尼姑”妙真尸身以后，卓立场中，抱拳发话说道：“哪位下场，赐教邬赤几手武林绝艺？”

话音一了，位列当世“十三名手”之中的武林奇客，倒有两位同时起立！

一位是在乌蒙山九回谷中曾与“火孩儿”邬赤互相动手、未分胜负的“笑煞”哈腾，另一位则是“烈火太岁”呼延炳！

“笑煞”哈腾因坐位距离较近，故而早到半步，并向“火孩儿”邬赤发出一阵哈哈大笑说道：“哈腾不才，还想领教领教邬朋友的‘烈火乾坤圈’及‘短柄蛇焰矛’等两般奇绝兵刃！”

“火孩儿”邬赤尚未答言，“烈火太岁”呼延炳也已赶到场中，怪笑说道：“哈兄，呼延炳向你讨个人情，能否让我一阵？”

“笑煞”哈腾冷笑说道：“你有什么理由要我让你？”

“烈火太岁”呼延炳目注“笑煞”哈腾，缓缓说道：“一来，当世武林中只有他与我同以烈火成名，今日好不容易在这‘万劫门’前相逢，自应一较上下，二来，我也有点担心哈兄是否敌得过他的‘三离真火’？”

“笑煞”哈腾当着这多武林高手，怎肯甘心示弱？遂发出一阵哈哈狂笑道：“慢说是他的‘三离真火’，就是呼延太岁头上纯阳冠中的‘火中之火’，我哈腾又复何惧？”

“烈火太岁”呼延炳怪眼一翻，厉声说道：“这样说法，哈兄是不吃敬酒吃罚酒了！”

“笑煞”哈腾大笑问道：“请教呼延太岁，这罚酒是怎样吃法？”

“烈火太岁”呼延炳怪笑说道：“就是我们二人先斗一阵，拿这‘火孩儿’邬赤当作彩头，谁能获胜？谁就对他下手！”

“火孩儿”邬赤听这两位武林怪客竟拿自己当作彩头，不由气得双眉连剔，想要发作！

“翻天怪叟”庞千晓见状，忙以“蚁语传声”神功向“火孩儿”邬赤的耳边轻轻说道：“邬香主暂时忍耐，不必动怒，等‘烈火太岁’呼延炳与‘娄山三煞’弟兄多拼几阵以后，你再出手，岂不比较有利？”

“火孩儿”邬赤闻言，才忍耐怒火，回归本座！

在“烈火太岁”呼延炳未出场之时，因他曾经攻入千危谷，烧死“逍遥使者”崔一苇、“五毒使者”唐嘉，并折断“氤氲使者”庄梦蝶一只手臂，

将其掳走，与“万劫”一派结仇极深，故而“餐霞使者”卫芳华、“桃花使者”连城玉、“拘魂使者”池中龙、“氤氲使者”庄梦蝶等，齐欲出手雪恨！

“万劫魔主”也与“翻天怪叟”庞千晓同样的心意，阻止他们出手，且在旁细心观察“烈火太岁”呼延炳强弱所在，并等他连拼强敌，功力消耗以后，再复出面对阵！

场中的“笑煞”哈腾听“烈火太岁”呼延炳如此狂傲，遂一阵纵声狂笑说道：“好好好，我就先领教领教，倒看看呼延太岁的‘烈火神功’有多厉害？”

说完，双掌一错，交叉胸前，向右拉开步眼！

“烈火太岁”呼延炳心中则暗自打算，除非在万不得已之际，决不施展“烈火神功”，要凭真实武学胜他一阵，也好使天下人物知道“苗疆双怪”并非徒负虚名之辈！

坐得最边最远的妙音公主，见“万劫大会”才一开始，便死了“媚香仙子”孔凌霄、“瑶池使者”毕金环等三人，死状并均凄惨无比，不禁向“紫清玉女”孟红绡摇头一叹，低声说道：“孟姑娘，我们的‘法华禅唱’与‘万妙清音’似乎应该提早施为，否则这‘万劫门’前恐怕要遍地横尸，血流漂杵！”

孟红绡点头笑道：“提早施为不如立即施为，但是务须不落痕迹，不致过早暴露我们的身份才好！”

妙音公主目光微瞥，凝注在孟红绡腰下所悬的那一根玉箫之上，灵机忽动，遂含笑问道：“孟姑娘，你有一根玉箫，我也拾得‘玉雪书生’萧九寒被顾青枫挑脱出手的一根玉笛，何如来个玉笛和箫，并把‘万妙清音’及‘法华禅唱’化入箫声笛韵之内，吹奏一曲，试试是否可以收得泯争息嗔之效，并不致过露痕迹？”

孟红绡点头微笑道：“公主此计极佳，我们便先吹奏一曲‘无愁引’吧！”

计议既定，两人遂自一个执箫在手，一个横笛就唇，明月红桥，清风碧玉，虞韶庄籁，凤啾龙吟，吹奏出一曲足以令人息虑忘忧的“无愁法曲”！

这时“笑煞”哈腾与“烈火太岁”呼延炳业已在石破天惊地互相硬接几招以后，双双展开绝世身法，进退若电，超距如风，化成了一片玄云与一团烈火，斗得令人好不目眩神摇，惊心荡魄！

妙音公主与孟红绡的箫声笛韵方自一起，场外诸人首先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不知来历的两名苗女，竟能吹奏出如此美妙的乐律！

庞真真与顾青枫二人，因为一个极爱吹箫，一个觉得箫声甚熟，更是目注妙音公主及孟红绡，心中猜疑不已！

箫笛之声，吹到妙处，因含有佛家“法华禅唱”、道家“万妙清音”等两种无上绝学，简直使人觉得满心祥和，满耳清凉，满目缤纷花雨！

正在相互狠拼的“烈火太岁”呼延炳与“笑煞”哈腾，动作也渐渐迟缓下来，最后竟自两两停手，静静聆听那悠美无俦的箫声笛韵！

妙音公主与孟红绡所施为的“法华禅唱”、“万妙清音”，竟生灵效，正在双双相视，发出会心微笑之际，蓦然一缕奇异的啸声发自主座之上！

原来“万劫魔主”因别有伤心恨事，埋首苦研“万劫魔经”多年，方才创立门户，召开此次“万劫大会”，期于会上尽败武林群豪，发泄心头隐恨！如今听出箫声笛韵之内充满祥氛，使得赴会群豪闻得以后，似乎嗔念渐消，名心渐淡，遂不禁眉梢紧蹙，发出了一声极为短促、极为洪厉的“天魔啸”！

这声“天魔啸”，是“万劫魔主”凝聚毕生功力所发，直如百万天鼓，当空齐震，居然震得妙音公主与孟红绡心神微悸，手摇唇颤，不能成曲！

“万劫魔主”乘着妙音公主与孟红绡的曲音一乱，向“烈火太岁”呼延炳及“笑煞”哈腾怪笑道：“你们两位怎的停手，是谁怕了谁了？”

“笑煞”哈腾心头上刚刚被曲音召起的一点祥和，已被“天魔啸”整个震散，闻言怪笑道：“我会怕他？”

随着话音，一招“浪拍洪厓”，猛击“烈火太岁”呼延炳的前胸，所挟掌风之劲，竟发出了刺耳锐啸！

“烈火太岁”呼延炳见来势太强，不愿硬接，身躯微转，一式“倒踩阴阳”转到“笑煞”哈腾左侧，骈指如风，认准他“冲门穴”上点去！

孟红绡秀眉一蹙，向妙音公主问道：“公主，我们把‘法华禅唱’及‘万妙清音’化入箫声笛韵以内，因功候未到，灵效毕竟稍差，才被‘万劫魔主’所发的‘天魔啸’扰乱！如今是否不用箫笛，再复试上一试？”

妙音公主摇头叹道：“‘万劫大会’这才开始，他们争奇斗胜之心方炽，不易蓦然觉悟，我们纵然再度施为，也必白费气力，不如看上一会，再作道理！”孟红绡知道妙音公主所说不错，只好收起玉箫，但就在这片刻之间，场中又复发生了人间惨剧！

原来“烈火太岁”呼延炳久战“笑煞”哈腾不下，心生毒计，遂毫无痕迹地故意卖了一个破绽！

“笑煞”哈腾一招“乱石崩云”，蓄着极强暗劲击出！“烈火太岁”呼延炳却以“排云见日”的手法，双掌一穿一分，想把“笑煞”哈腾双掌分开，好向他胸前反击！

“笑煞”哈腾见有机可乘，未免略微疏忽，未作深思！哈哈狂笑起处，在“烈火太岁”呼延炳外分双掌，与自己手臂将触未触之际，轻轻一翻，反走内圈，再复蓄力猛震，果然把呼延炳双臂震开，使得他胸前门户大放！

如此制胜良机，怎肯轻轻错过？“笑煞”哈腾眉飞色舞，人随掌进，招化“推山填海”，猛击“烈火太岁”呼延炳的丹田胸腹之间！

呼延炳有心诱敌，自然要让“笑煞”哈腾这一掌打实！眼看劲急掌风已到，呼延炳凝聚数十年性命交修的內家真气护住丹田，微一侧身，使哈腾右掌击在自己所着的道袍之上！他这件道袍色泽鲜红，其上并绘着九朵火焰，“笑煞”哈腾恰好击中其中一朵！

说也奇怪，绘在道袍上的火焰，居然会发生威力，“笑煞”哈腾掌才沾衣，那火焰便闪出一片奇亮光芒，夺人眼目！哈腾那高功力，居然也禁不住这奇亮光芒的一闪之威，惨厉慑人地怪吼起处，便自手抚右臂，疼得满地乱滚！

“冷煞”洪飞与“瘦煞”焦桐大吃一惊，双双离座抢出，只见“笑煞”哈腾的右肘以下，业已成了枯炭一般焦黑之色，并渐渐向上升去！

“冷煞”洪飞牙关一咬，自怀中取出一柄银光如电的匕首，毫不考虑地先把“笑煞”哈腾点了“晕穴”，然后将他那条右臂，齐肩劈断！

“瘦煞”焦桐在洪飞取出匕首之时，便知他要为哈腾断臂，遂早已准备好金创妙药，为哈腾敷伤止血，并把他抱回座位！

“冷煞”洪飞等“瘦煞”焦桐把“笑煞”哈腾抱走以后，目注“烈火太岁”呼延炳，冷冷说道：“呼延太岁，你所擅各种烈火暗器，委实厉害无比，令人意想不到！”

呼延炳早知道自己伤了“笑煞”哈腾之后，“冷煞”洪飞与“瘦煞”焦桐决不干休，故而仍旧傲然怪笑说道：“洪飞兄不必夸奖，我因与哈腾兄无甚深仇，不忍令他身化劫灰，仅仅是牛刀小试而已！”

“冷煞”洪飞冷然说道：“如今哈腾已败，换了洪飞，倒要看看呼延太岁还有什么新鲜花样？”

“烈火太岁”呼延炳深知自己已与“娄山三煞”结下深仇，留有无穷后患！不由凶心大炽，目注“冷煞”洪飞，怪笑问道：“洪兄定要赐教？”

“冷煞”洪飞阴恻恻地答道：“洪飞这点庸俗的功力，谈不上‘赐教’二字，只想呼延太岁再复牛刀小试，把我也打发回去而已！”

“烈火太岁”呼延炳怪笑说道：“我有一项要求，洪兄倘若不能办到？呼延炳便拒绝和你动手！”

“冷煞”洪飞蹙眉问道：“你有什么要求？”

“烈火太岁”呼延炳怪眼圆睁，狂笑说道：“我要你与‘瘦煞’焦桐，一齐上手！”

“冷煞”洪飞闻言，颇觉大出意外，双目怒视“烈火太岁”呼延炳，发出一阵哼哼冷笑！

“烈火太岁”呼延炳诧异道：“洪兄为何如此发笑？”

“冷煞”洪飞沉声叱道：“我笑你太过份轻视了娄山弟兄，凭你也配要我与‘瘦煞’焦桐一齐上手？”

“烈火太岁”呼延炳傲然说道：“你弟兄若不一齐上手，呼延炳便即告退！”

“冷煞”洪飞见“烈火太岁”呼延炳执意要自己与“瘦煞”焦桐双双上阵，不由颇为为难，正在眉头深蹙之际，“瘦煞”焦桐竟飘身下场，阴阴一笑说道：“大哥，常言道得好：‘恭敬不如从命。’我们就领教呼延太岁的神功绝艺也好！”

“冷煞”洪飞见“瘦煞”焦桐业已下场，心想当着天下群雄，以二敌一，虽然有些难堪，但自己是受逼施为，倒看这妄发狂言的“烈火太岁”呼延炳，怎样逃得出自己弟兄联手施为的十招以外？

思虑方毕，“烈火太岁”呼延炳凶光满面、杀气腾眉地厉声狂笑道：“还是焦兄来得爽快，呼延炳要你弟兄一同出手之意，便是好一齐超度，免得零零碎碎打发！”

“打发”二字刚出，呼延炳一阵哈哈狂笑起处，大袖双挥，连身三转，红色道袍飘飘乱舞，变成了一团火云模样！

“冷煞”洪飞向“瘦煞”焦桐低声说道：“二弟小心，对方要施展极为霸道的‘旋风掌’！”

“瘦煞”焦桐狞笑说道：“我们全力接他一招，倒看看他究竟有多高武学？竟敢如此狂妄！”

谁知“烈火太岁”呼延炳早蓄凶谋，并非想发“旋风掌”，身躯转到第三圈时，一阵摄魂厉啸发处，竟自他身上飞起九朵火焰，及一点奇亮的火星！

原来呼延炳身着的道袍，乃他别出心裁制造，袍上所绘九朵火焰，全是实物，蕴含奇毒，并具粘性，名为“幽磷毒火”！如今趁着“冷煞”洪飞误认自己是要施展“旋风掌”，竟把九朵“幽磷毒火”全自道袍之上旋起，再加上头戴灯形金冠中，最厉害的“火中之火”，齐用劈空掌力推向对方，想把“冷煞”洪飞及“瘦煞”焦桐一举烧死，永绝后患！

“瘦煞”焦桐因愤于“烈火太岁”呼延炳过份狂傲，正凝足功力以待，想给他一个迎头痛击，为“笑煞”哈腾报复断臂之仇！突见火焰火星飞到，不由大吃一惊，一面双掌齐推，发出奇劲掌风，加以拦击，一面向“冷煞”洪飞叫道：“大哥小心，这厮以烈火成名，千万不可使火焰火星近身！”

“冷煞”洪飞闻言，也自发出所凝无形劲气，协助“瘦煞”焦桐，阻截火焰火星来势！

谁知那“幽磷毒火”及“火中之火”在未经阻截之前，只是九朵火焰，一点火星，如今被“娄山双煞”所发无形劲气一挡，却立即“轰”的一声，变成一片火海！

这片火海，已把“冷煞”洪飞、“瘦煞”焦桐的身形包没，火海中更有摄人心魂的连珠霹雳不停爆发，使得在场群雄，无不极度震惊，纷纷离座后退！

可怜“冷煞”洪飞、“瘦煞”焦桐，空有一身内家绝艺及刁狡心机，竟丝毫未能施展，便被那片粘身不脱、扑救不灭的奇毒火焰，活活烧成了两堆焦炭！

不仅已断一臂的“笑煞”哈腾看得顿足伤心，其他在场群雄，看得惊魂荡魄，连另外一位善用火攻的“火孩儿”邬赤，也看得双眉紧蹙，认为“烈火太岁”呼延炳的火技，确比自己高明，若非“娄山三煞”弟兄，先挡一阵，作了替死之人，自己定亦难逃劫数！

“烈火太岁”呼延炳见洪飞焦桐等“娄山双煞”已化劫灰，其他群雄也均对自己的烈火威势现出怯色，不禁志得意满，仰天狂笑！

谁知呼延炳笑声未了，一条其亮如电的火龙，竟自他身后轰轰发发而来，把这专用烈火伤人的“烈火太岁”全身罩住！

原来“火孩儿”邬赤知道“烈火太岁”呼延炳在这阵得意狂笑之后，定即向自己叫阵，自己既不能示弱怯敌，出手又必遭不幸，唯一之策，只有先发制人，把这极强对手消灭再说！

心意既定，钢牙一挫，悄悄取下身后葫芦，把葫芦中的“三离真火”化成一条火龙电射而出！

“烈火太岁”呼延炳哪里想得到会有这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情事发生，等到听见那轰轰发发的异响，业已闪避不及，全身均被“三离真火”罩没，只发出几声厉吼，便也步“冷煞”洪飞、“瘦煞”焦桐的后尘，变成了一堆焦炭！

“海天剑圣”展青萍看得长叹一声道：“善火者死于火，‘瓦罐不离井口破，将军难免阵前亡’，诸位看了‘烈火太岁’呼延炳如此下场，应该知所惊惕，稍淡名心……”

展青萍话音未了，场中又生意外变化！

原来“火孩儿”邬赤伺机暗发“三离真火”，把擅于用火、功力又比自己精妙得多的“烈火太岁”呼延炳，活活烧死以后，心内一宽，防范方面未免稍懈！

谁知就在这略略一懈之间，忽然听得“翻天怪叟”庞千晓、铁剑真人微作惊呼，“碧云娘”柳如烟并尖声叫道：“邬香主小心！”

“火孩儿”邬赤尚未发觉危机何在？后背“脊心”死穴之上，已被人一掌按住！邬赤大吃一惊，方待回身，背后那人厉声叱道：“你不许妄动，一动就死！”

邬赤一听语音，方知背后来人竟是“ 娄山三煞 ”中的残余人物，新断一臂的“ 笑煞 ”哈腾，遂只好目注本帮帮主“ 翻天怪叟 ”庞千晓，自目光中显出乞援的神色！

庞千晓站起身形，向“ 笑煞 ”哈腾沉声说道：“ 哈三兄，以你的身份，似乎不应该在邬香主背后下手！”

哈腾厉声答道：“ 他能在背后放火烧死呼延炳，我为什么不能在背后制他？”

庞千晓不禁为之语塞，铁剑真人却含笑说道：“ 哈三兄，你的一只手臂断送在呼延炳‘ 幽磷毒火 ’之下，洪大兄与焦二兄也被呼延炳烧得骨肉齐焦！邬香主采取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的手段，把他除掉，一来是主持武林正义，二来也是为你们‘ 娄山三煞 ’弟兄报仇，哈三兄怎不对他感激，反而出手相制则甚？”

这一席话，说得颇为周到圆滑，听得“ 翻天怪叟 ”庞千晓心中暗喜，认为或可救得“ 火孩儿 ”邬赤的一条性命？

谁知“ 笑煞 ”哈腾仍然毫不动容，厉声狞笑道：“ 娄山弟兄一向睚眦必报，何况杀我大哥二哥之仇？邬赤擅自放火烧死呼延炳，使哈腾报仇无望，茹恨终身，此举哪里是对我有恩？简直成了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我怎肯饶他性命？”

“ 翻天怪叟 ”庞千晓闻言，忿然瞋目叱道：“ 哈腾，你不饶邬香主，难道我就饶得了你？”

“ 笑煞 ”哈腾一阵仰天狂笑，瞪着两只满布血丝、怒射凶光杀气的巨眼，向庞千晓咬牙说道：“ 庞千晓，你是什么东西？能够把我哈腾怎样？”

庞千晓怒极而笑，冷然说道：“ 哈腾，就算你双臂俱在，也非我‘ 列缺神斧 ’以下的百合之将，如今已残一手，还不是弹指即死？”

“ 笑煞 ”哈腾的一只独掌，始终紧贴在“ 火孩儿 ”邬赤的“ 脊心穴 ”上，不容他丝毫动弹，听完庞千晓所说以后，又是一阵狂笑说道：“ 娄山弟兄，宛如同胞手足一般，虽不同生却当同死，大哥二哥遭难，哈腾生趣已绝，怎肯凄然独活？但我会亲自结束我的生命，哪里轮得到你庞千晓来动手？”

语音方了，“ 小天星掌力 ”已发，掌心一登，猛震“ 火孩儿 ”邬赤的“ 脊心 ”死穴！

第十九章 本来面目

庞千晓从“笑煞”哈腾的语气之中，听出“火孩儿”邬赤性命难保！遂想冒险出场抢救！

但哈腾话完掌发，动作太快，根本使庞千晓措手不及！只听“火孩儿”邬赤一声惨嚎，心脉硬被“笑煞”哈腾的“小天星掌力”震断，满口紫黑鲜血喷出，尸身扑地而倒！

庞千晓一声怒吼，方待扑向哈腾，但哈腾动作如电，掌震“火孩儿”邬赤以后，立即回手自点心窝，绝气身亡，“娄山三煞”齐化南柯一梦！

这时一阵震天长笑，突响当空！

群雄放眼看出，这阵笑声发自“海天剑圣”展青萍的口内！“万劫魔主”问道：“青萍宫主人，你有何感触？如此发笑！”“海天剑圣”展青萍点头说道：“我委实感触太深，因为你们这边的主要人物尚未出手，只死了一个‘瑶池使者’毕金环，而‘十三名手’之中，倒有‘娄山三煞’、‘媚香仙子’孔凌霄、‘烈火太岁’呼延炳等五人齐遭劫数！展青萍惊心怵目，怎能不感叹‘名心嗔念’四字，太以害人，竟使得绝世英雄，化作了糊涂死鬼！”这几句话儿，宛如暮鼓晨钟，发人深省，使“十三名手”中仅存的“翻天怪叟”庞千晓、“碧云娘”柳如烟、铁剑真人、妙音公主，听得心中一片凄凉，触发无穷感慨！

“万劫魔主”默然片刻，忽自座中举手，屈指微弹，把“万劫门”下所悬的一枚白骨圆环，弹成粉碎！

群雄不知“万劫魔主”此举何意？但却全被他能隔这远距离弹指碎物的神奇功力所惊！

“万劫魔主”指不停弹，一连弹碎了十二枚白骨圆环，使“万劫门”的横梁之下，只剩一枚白骨圆环，孤单单地随风微晃！

这回轮到“海天剑圣”展青萍惊愕起来，向“万劫魔主”抱拳问道：“请教魔主，你弹碎十二枚白骨圆环之意，究系显示武功，还是另有其他用意？”

“万劫魔主”也似颇有感触地微叹一声答道：“我召开‘万劫大会’之意，本欲当着举世群雄，向与我结有夙仇的‘十三名手’其中之一人要些公道，谁知纠纷迭起，恩怨相缠，才弄成现在这陈尸累累的局面！如今我念彼此修为不易，特地弹碎了十二枚作为陪衬的白骨圆环，只留一枚主环，以示分别！”

“海天剑圣”展青萍问道：“分别什么？”

“万劫魔主”手指“鬼手天尊”及“玄冰老魅”说道：“这‘万劫大会’之上，我们彼此切磋武学，只分上下，莫再伤人！但到了最后，我却仍要亲自向我的仇家讨债！”

“翻天怪叟”庞千晓始终对这“万劫魔主”的身份颇感疑惑，闻言接口问道：“你的仇家是谁？”

“万劫魔主”冷酷的眼神自脸罩之后森森射出，凝注“翻天怪叟”庞千晓，沉声答道：“就是你！”

“翻天怪叟”庞千晓对于这个字儿并不感觉惊异，冷然点头答道：“我知道你的仇家是我，但更想知道你的本来面目，你究竟是谁？以及与我结仇的经过！”

“万劫魔主”摇头说道：“不到我与你对立场中之际，我不愿意揭开我

的本来面！”

“翻天怪叟”庞千晓无可奈何，只得蹙眉说道：“既然如此，便赶快继续进行‘万劫大会’……”

话方至此，大雪山的“鬼手天尊”业已飘到场中，向“翻天怪叟”庞千晓怪笑道：“庞帮主，昔年青海积石山的一掌之赐，使我时刻在心，如今既在‘万劫门’下重逢，少不得再要向你请教几招绝艺！”

“翻天怪叟”庞千晓闻言，正待下场，铁剑真人却站起身形，微笑说道：“帮主，对方最强硬手似是‘万劫魔主’，帮主少时还须拼斗强敌，这一阵由贫道代你应付了吧！”

庞千晓由于“万劫魔主”能够在那远距离把“万劫门”下所悬白骨圆环隔空弹碎，仅此一举，便看出对方武功比自己只强不弱，故知铁剑真人所虑有理，遂不加坚持，点头说道：“真人既欲出阵，务请小心对方左掌所练的‘抓魂鬼手’！”

铁剑真人点头一笑，缓步出阵，向“鬼手天尊”稽首为礼，含笑说道：“贫道久仰高明，今日幸得一会！”

“鬼手天尊”见“翻天怪叟”庞千晓未曾亲自出阵，虽然微觉失望，但知铁剑真人也是“十三名手”之一，剑法极精，遂不敢怠慢，一抱双拳，微笑说道：“我也久仰真人铁剑无双，有降龙伏虎之妙，尚望不吝指教！”

孟红绡听得出奇，向妙音公主低声笑道：“公主，适才场上杀气腾腾，如今怎又变得彼此均甚谦和有礼……”

妙音公主不等孟红绡话完，便即摇头微笑说道：“孟姑娘不要看他们表面谦和，也许内中反而杀机更甚？”

孟红绡道：“‘万劫魔主’业已表示除了他与‘翻天怪叟’庞千晓结有前仇待结以外，其余只分上下，莫再伤人，倘如‘鬼手天尊’或是‘玄冰老魅’竟敢倚仗其独门毒技，再度逞凶，则我也要试试我得自‘荡魔宝录’中的三种神功，是否有荡魔威力？”

说到此处，场中业已掀起了一场极为罕睹的龙争虎斗！

原来铁剑真人听得“鬼手天尊”要向自己领教，遂把肩头的铁剑撤在手中，说了一声：“贫道敬遵台命！”

“鬼手天尊”见对方剑已撤出，遂也探手襟底，取出了一只奇形兵刃！

他这只奇形兵刃，在场群雄均属从来未见，竟是一只绝大的手套，戴在右掌之上，每根手指都成了一尺长短，看来并森利无比，成了一只巨大魔爪！

铁剑真人多年足迹，历尽江湖，却也从未见过这等怪异的兵刃，不禁暗自吃惊，心中加深了几分戒意！

“海天剑圣”展青萍也看了半天，方自向庞真真失惊说道：“真儿，铁剑真人恐怕难逃劫数！”

庞真真因深知铁剑真人无甚恶孽，闻言蹙眉问道：“恩师看出‘鬼手天尊’有甚毒计了么？”

“海天剑圣”展青萍摇头说道：“我只想起了‘鬼手天尊’这种兵刃极为厉害，它是以西域紫金砂麝合缅甸钢打造，除了前古神物以外，不畏寻常刀剑砍削，淬有剧毒，抓人立死，并擅于锁拿各种兵刃！”

庞真真眼珠一动，发话问道：“此物既然如此毒辣，怎不铸上两只？双手齐发，岂非更具威力？”

“海天剑圣”展青萍叹道：“真儿哪里知道，这种兵刃名叫‘天魔爪’，

凡右手戴用‘天魔爪’之人，左手必然练有绝毒功力！因对方见了如此奇特兵刃，必然大起戒心，全神贯注右方，他便可出其不意地以左手突下杀着！”

说到此处，场中两人交手已有二十来合，双方身形渐杳，化作两团虎跃龙腾的飘忽光影！

庞真真看了片刻，又对“海天剑圣”展青萍问道：“恩师，我的‘干将’、‘莫邪’双剑，是否斩得断‘鬼手天尊’的‘天魔爪’？”“海天剑圣”展青萍道：“干莫双剑是传誉千古的春秋神物，‘天魔爪’自然难撻其锋！”

庞真真低声笑道：“恩师把‘干莫双剑’给我！”

“海天剑圣”展青萍讶然说道：“你一用这两柄前古神物，不是立被顾青枫、孟红绡认出本来面目了么？”

庞真真微叹一声说道：“人命为重，秘密为轻，万一到了铁剑真人危急之时，我决心出手一试！何况顾青枫及孟红绡只认得‘干将剑’，我若仅用新得的‘莫邪剑’，他们仍旧莫名其妙！”“海天剑圣”展青萍含笑替她佩好‘干莫双剑’，场中情势也已到了紧张阶段！

铁剑真人虽然身为当世“五大名剑”之一，武功绝世，剑法极强，但今日遇上“鬼手天尊”，却有些捉襟见肘！

因为谈到功力，双方铢两悉称，但兵刃方面，铁剑真人未免略受克制！

铁剑真人手中铁剑，几度削中“鬼手天尊”的“天魔爪”，但不禁毫未削动，反而险被锁住，落入困境！

斗到六七十合，铁剑真人感觉到兵刃被克，无法施展精微剑术，不禁嗔念大动，要想倚仗数十年的内功火候，与对方冒险一拼！

心念既定，铁剑挺处，一招“探穴寻龙”，觑准“鬼手天尊”分心刺去！

“鬼手天尊”一声怪啸，扬起“天魔爪”便向铁剑猛抓！铁剑真人故意撤剑略慢，使自己的铁剑夹在对方“天魔爪”的食中二爪之间！

“鬼手天尊”晒然冷笑，右手“天魔爪”一转一锁，左手却潜运“抓魂鬼手”，向铁剑真人胸前遥遥一抓！

铁剑真人等鬼手天尊“天魔爪”的食中二爪与自己的铁剑紧紧锁住之际，蓦然一声龙吟长笑，全身真力齐贯铁剑剑身，发劲猛震！

数十年功力凝聚的一震之威，岂同小可！铁剑固然寸寸而断，但“天魔爪”的食中二爪，连带“鬼手天尊”右掌食中二指，也自一齐震断！

场中腾起了两声闷哼，场外飞来了两条人影！

两声闷哼，是“鬼手天尊”因二指震断，痛彻骨髓，及铁剑真人因被“抓魂鬼手”抓中，心魂欲飞，一先一后所发！

两条人影则是假扮苗女装束的“紫清玉女”孟红绡，及手持“莫邪剑”的“黄衫红线”庞真真！

这时铁剑真人负伤凝聚了十二成内力，向“鬼手天尊”凌空劈出！

“鬼手天尊”也右手忍痛再举已残二指的“天魔爪”，左手再运“抓魂鬼手”，向铁剑真人攻到！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间，“黄衫红线”庞真真的“莫邪剑”宛如经天长虹，垂空疾落，施展了一招“海天剑圣”展青萍所传的“乾坤一气”剑法，硬把“鬼手天尊”所戴“天魔爪”拇指、无名指及小指上色带暗蓝、蕴有奇毒的三枚爪尖，一齐斩断！

“紫清玉女”孟红绡则施展得自“荡魔宝录”之中、轻易不用的“大罗手”，右手一招“推龙入钵”，震散了“鬼手天尊”的“抓魂鬼手”，左手

一招“兜罗法雨”，化解了铁剑真人负伤后猛发的劈空真力！

这种举措，震惊了“万劫大会”之上的所有群雄！

“黄衫红线”庞真真剑斩“天魔爪”之举，已足惊人，但“紫清玉女”孟红绡以一双肉掌，硬把两位当代武林一流强手所发的劲气罡风化于无形，却更使群雄，包括“万劫魔主”、“海天剑圣”展青萍、“翻天怪叟”庞千晓等在内，一齐震惊不已！

顾青枫认不出庞真真的“乾坤一气”剑法，也认不出孟红绡的“大罗手”，虽然觉得这两人身法似熟，仍未想到她们头上！

但庞真真却立即悟出这位苗装少女，就是“紫清玉女”孟红绡所扮！

孟红绡俏立场中，先含笑恭身，请略受内伤的铁剑真人归座休息，然后向满面厉容的“鬼手天尊”笑道：“‘万劫魔主’业已声称除与庞帮主有前仇待了以外，其余赴会诸位，切磋武功之时，不要伤人，点到为止！如今双方各受微伤，平分秋色，天尊也请归座歇息吧！”

“鬼手天尊”点头说道：“姑娘盛情，贫道颇感，但却还要向这位仗恃宝剑锋利，削我‘天魔爪’的少年朋友，请教几句！”

庞真真不等“鬼手天尊”向自己责问，便即微笑说道：“你那‘天魔爪’尖色泛暗蓝，分明淬有剧毒，伤人立死，我削断以后，替你减了不少恶孽，也就等于积了不少阴功，你该谢谢我呢！”

“鬼手天尊”冷笑说道：“你是出其不意下手，方告侥幸成功，倘若明面过招？慢说是我，连我徒儿‘百变无常’郝大风也未必能胜！”

话完，回头叫道：“郝大风，你让这位狂妄无知的北海青萍宫弟子，见识见识雪山一派‘透骨阴风爪’及‘青磷夺魄砂’的厉害！”

孟红绡见“百变无常”郝大风业已出阵，正待回身，“鬼手天尊”又向她叫道：“这位姑娘慢走，贫道略微料理右掌伤势，还要请教几招绝妙手法！”

孟红绡闻言无奈，只得退立场边，注视庞真真与“百变无常”郝大风互相交手！

“百变无常”郝大风用的是根“金龙索”，索长四尺有余，顶端一枚龙头，双角高翘，尖锐无比！索身则是人发、风磨铜丝与蛟筋合拧而成，连“莫邪剑”那等绝世锋芒，都无法使其有丝毫损坏！

庞真真则未拔“干将剑”，只以一柄“莫邪剑”，与之对敌！

她虽想尽力隐蔽行藏，但出招发式，不是“风云雷雨”四大绝招，便是“翻天怪叟”庞千晓的家传路数！

故而十来招过后，“翻天怪叟”庞千晓首先猜出她就是自己久寻未获的爱女真真，“紫清玉女”孟红绡亦从“风云雷雨”剑法之上，看出她的本来面目！

最后，连开始还莫名其妙的“中条剑客”顾青枫，也告恍然大悟！

庞千晓与孟红绡知道“黄衫红线”庞真真的本来面目以后，尚可暂时镇静，但顾青枫却按捺不住，低呼一声“真妹”，便自飞扑而出！

这一声“真妹”，叫乱了庞真真的心神，心神一乱，手下立慢，被“百变无常”郝大风舞动“金龙索”，施展出“天龙夭矫回环三打”的凌厉招术，逼得她退出了一丈三四！

庞真真银牙暗咬，一面施展了一招“风云雷雨”剑法中的“一天丝影”，把“莫邪剑”舞成漫天急旋的剑影，封闭住“百变无常”郝大风的凌厉攻势，一面却用“蚁语传声”功力向急扑而来的顾青枫耳边说道：“枫哥哥不要管

我，场边苗装少女是孟红绡姊姊所扮，我看她对你误会甚深，你快去向她解释一下！”

说话本已分神，何况还运用“蚁语传声”功力？故而庞真真的“一天丝影”，竟封闭不住“百变无常”郝大风“金龙索”的凌厉攻势，几乎被他那怪啸的索风扫中左肋！

“翻天怪叟”庞千晓及“海天剑圣”展青萍，一个爱女情深，一个爱徒心切，全都被这种惊险局势引得双眉紧蹙！

庞真真发话以后，又被对方攻得连退数尺，不由玉颊微红，“莫邪剑”精光打闪，“天鼓三挝”、“易水萧萧”两招风雷绝学回环并发，顿时剑风如海，剑气如山，反客为主，把“百变无常”郝大风逼得连连倒退！

这时顾青枫听说适才为铁剑真人排难解纷的苗女，竟是自己朝夕悬想、苦寻未得的“紫清玉女”孟红绡所扮，不禁惊喜交集，叫了一声“红妹”，满面情思地向她身前走去！

孟红绡见他向自己走来，不由往后退了几步！

顾青枫蹙眉叫道：“红妹，我对你朝夕悬思，好容易今日才得在这‘万劫门’前相逢，你怎么这样躲我？”

孟红绡冷然说道：“像你这样儇薄无行之人，谁是你的红妹？”

顾青枫被她骂得俊脸飞红，窘然说道：“红妹怎的这等说法？我顾青枫怎、怎样儇薄无行？”

孟红绡见他仍不认错，不由气得戟指说道：“你……你……”

她只说了两个“你”字，便赧然住口，因为当着这多人物，孟红绡怎好意思把自己在三元峡飞虹小榭偷听春光之事说出？

孟红绡无法启齿，顾青枫一片胡涂，其中缠夹的经过，只有“黄衫红线”庞真真一人心头雪亮！

但是庞真真因对手“百变无常”郝大风所用的“金龙索”霸道无伦，自己两度分神，便两度几乎受挫，哪敢再有丝毫大意？精神振处，“莫邪剑”攻似雷奔电掣，守如江海凝光，施展开“钓鳌居士”临终所传“四四一十六式风云雷雨剑法”，渐渐克制了“百变无常”郝大风“金龙索”的凌厉气势，把对方圈入呼呼劲风，密密剑云，轰轰雷鸣，闪闪电掣以内！

这种情势，慢说当场动手的“百变无常”郝大风为之惊心，场边掠阵的“鬼手天尊”为之悬忧，连那自恃武功超迈群侪、目空一切的“万劫魔主”，也不禁看得连连点头，暗地佩服，并好生艳羨“海天剑圣”展青萍，竟能调教出如此弟子！

又是十来个照面过去，“百变无常”郝大风业已支撑不住，若非庞真真心地仁慈，不愿再在“万劫大会”之上伤人，想逗他自行认输，早就做了“莫邪剑”下的洞胸之鬼！

“鬼手天尊”知道自己再不出手，则这名心爱的徒儿又将断送，遂起立沉声喝道：“郝大风，你暂且退下，让我领教领教适才那位姑娘的罕世手法！”

孟红绡正因不愿理睬顾青枫，闻言立即缓步出阵！

她并为了自己踪迹已露，索性扯去面纱，向“鬼手天尊”微抱双拳，含笑说道：“在下孟红绡，先师‘百忍神尼’，敬请天尊不吝赐教！”

“孟红绡”三字，再度震惊了在场群雄，北天山“玄冰老魅”并向“鬼手天尊”发话警告道：“天尊小心，这位孟姑娘曾习‘荡魔宝录’，身怀‘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等三种罕世绝学！”

“鬼手天尊”闻言之后，恍然大悟，向孟红绡端详几眼，蹙眉问道：“孟姑娘，你方才化解铁剑真人掌力及我‘抓魂鬼手’时所用的精奇手法，就是‘大罗手’么？”

孟红绡毫不自诩地点头答道：“孟红绡虽得‘荡魔宝录’，学成‘妙音神功’、‘大罗手’、‘摩诃剑法’等三种精妙武学，却决不藏私，只要心地光明、行为端正的武林同道，有心于此，皆愿举以相传，共同研习！”

这几句话儿说得极为冠冕堂皇，使得在场群雄，无论是正是邪？都对这位“紫清玉女”孟红绡，油然而生敬！

“黄衫玉女”庞素真走到顾青枫身畔，拉着他的手儿，嫣然含笑说道：“枫哥哥，难怪你对孟红绡姊姊朝夕相思，她无论在人品或是武功之上，都比我和姊姊强得多了！”

顾青枫生恐孟红绡看见庞素真与自己这等亲密的神情，会从误会之中，更生误会，遂即伸手向那刚与“百变无常”郝大风停战的庞真真一指说道：“素妹，那位自称‘海天剑圣’展青萍门下的用剑少年，便是你姊姊‘黄衫红线’庞真真，你去陪她，让我单独向你孟红绡姊姊解释几句！”

“黄衫玉女”庞素真心灵之中一片纯洁，闻言立向“黄衫红线”庞真真扑去，并含笑叫道：“姊姊，你为何改扮成这副容貌？不肯以本来面目和爹爹及枫哥哥等相见，难道是怪我么？”

庞真真因“百变无常”郝大风业已收手，也不愿再事逞能，正在把“莫邪剑”缓缓归鞘之际，忽见庞素真口呼“姊姊”，向自己扑来，不由激发姊妹深情，伸手接住庞素真娇躯，向她仔细端详几眼，心头一酸，目中含泪笑道：“妹妹，做姊姊的只有疼你，哪有怪你之理？”

庞素真见姊姊对自己如此慈爱，不禁也感动得一头钻入庞真真怀中，姊妹双双，哽咽不已！

她们姊妹相逢，伤心一哭，竟哭得全场人物一齐默然，连“鬼手天尊”与“紫清玉女”孟红绡也不好意思在这种气氛之下交手！

“万劫魔主”凝目片刻，霍然站起身形！

“翻天怪叟”庞千晓也无法忍耐地飘身纵到她们姊妹之前，抚着“黄衫红线”庞真真的香肩，悲声含泪问道：“真儿，你是不是为了颊上的这等疮疤，便不肯与爹爹相见？”

庞真真在慈父抚问的刹那之下，无穷幽怨，齐聚心头，忍不住放声一哭！

这一哭如巫峡哀猿，空山杜宇，使任何入耳之人，都深觉凄凉，暗生怜悯！

“万劫魔主”向身旁侍者悄悄说道：“鸣钟！”

侍者恭身领命，微晃红旗，“万劫魔宫”之中便又远远传来悠扬的钟韵！但如今的钟韵却与万劫大会开始之时所鸣的钟韵不同，先前所鸣，深蕴杀伐之音，如今则一片祥和，令人神往意达！“紫清玉女”孟红绡也走到“黄衫红线”庞真真身旁，拉着她一双素手，要想好好安慰几句，但又不知应该如何出口？庞真真一抬螭首，泪眼模糊，向“翻天怪叟”庞千晓幽幽说道：“爹爹，我有一件重大事儿想要问你！”

“翻天怪叟”庞千晓如今把那种傲视江湖、叱咤风云的百丈豪情完全收敛，是以一副蔼然慈父的神色，轻拍庞真真肩头，温言说道：“真儿有何事儿要问？”

庞真真悲声叫道：“爹爹，我娘究竟是谁？”

“黄衫玉女”庞素真听了庞真真的这句问话，不由也睁着两只大眼，凝视“翻天怪叟”庞千晓，看他怎样答复？

“翻天怪叟”庞千晓手双分抚两位爱女的如云秀发，长叹一声，缓缓说道：“你娘名叫万飞霜，外号人称‘玄玄魔女’！”“黄衫玉女”庞素真闻言，接口问道：“她老人家是生是死，如今在哪里呢？”

“翻天怪叟”庞千晓被“黄衫玉女”庞素真问得无言可对，沉吟了好半天，方自摇头长长叹息答道：“她……她……她已经死了！”一语方毕，蓦然听得寒意森森、摄人魂魄的一声冷笑！“翻天怪叟”庞千晓悚然失惊，抬头看去，却见“万劫魔主”站在身前三尺以外，那声冷笑，便是由他口中发出！

这时，“万劫魔宫”中的清悠钟韵，也已敲到尾声！

庞真真诧异问道：“方才鸣钟以后，死伤了那多武林人物，如今怎又鸣钟则甚？”

“万劫魔主”冷然答道：“这钟声表示‘万劫大会’业已结束，我与‘翻天怪叟’庞千晓的私人恩怨开始算帐！”

庞真真问道：“你到底与我爹爹有什么深仇大怨？”

“万劫魔主”冷然不答，只是伸手把脸上所戴的脸罩慢慢揭落！

他这脸罩一落，慢说其他人物惊讶欲绝，连与“万劫魔主”同盟的“鬼手天尊”、“玄冰老魅”以及“餐霞使者”卫芳华等一千“万劫”门下弟子，亦是目瞪口呆，作声不得！

原来卫芳华等蒙“万劫魔主”收归门下，传授武学这多年来，居然均不知道“万劫魔主”身是女子！

这位“万劫魔主”可能驻颜有术，眉梢眼角，虽有甚多皱纹，象征她年岁甚高，但皮肤白嫩得仍似十八九岁的红妆美女！

尤其是她那副面容轮廓，美好无伦，假如能够使她倒流回三四十年时光，决不输于“黄衫红线”庞真真、“黄衫玉女”庞素真姊妹，甚或“紫清玉女”孟红绡那等绝代风华，倾城颜色！

群雄愕然，整个“万劫门”前，鸦雀无声，只有“翻天怪叟”庞千晓发出一声长叹，手指“万劫魔主”，语音微颤说道：“我……我早早就猜出是……你，也盼望能……能……能够是你！”

庞真真问道：“爹爹，这位‘万劫魔主’是谁？她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怨？”

“翻天怪叟”庞千晓忍不住自一双虎目之中滚落泪珠，悲声苦笑道：“她……她……她就是‘玄玄魔女’万飞霜，也就是你们姊妹的生身之母！”

“黄衫红线”庞真真与“黄衫玉女”庞素真闻言，俱自大感意外，睁大着四只妙目，凝望“玄玄魔女”万飞霜，良久良久以后，方自同声哭喊了一声“娘啊”，双双扑进万飞霜的怀抱之内！

“玄玄魔女”万飞霜本来面罩严霜，眉腾杀气，但如今怀抱着两位女儿，目中不禁微露慈爱光辉，含笑问道：“你们都叫庞真真么？”

“黄衫玉女”庞素真含着满眼泪光，摇头答道：“我叫庞素真，我姊姊叫庞真真！”

“玄玄魔女”万飞霜向两位爱女颊上各自亲了一亲，双眉之间煞气又浓，缓缓推开庞真真、庞素真姊妹说道：“真儿，素儿，暂且退过一旁，等我与你爹爹算完旧帐，再叙我们的母女之情！”

“翻天怪叟”庞千晓的一双英雄虎目之内亦复隐含泪光，向“玄玄魔女”

万飞霜惨笑道：“霜妹，当年之举，确实怪我过份狠心！但我事后追悔，寻你多年，却……”

“玄玄魔女”万飞霜冷笑一声，截断庞千晓的话头说道：“庞帮主，万飞霜一介江湖魔女，哪里敢当帮主错爱？我只当着天下群雄，请你把昔年在我一产双胞胎，长女初生，次女未降之际，弃于山野，狠心不顾一事，给我一些公道！”

“翻天怪叟”庞千晓因当年之事内咎于心，故而满脸通红，无言可对！

“黄衫红线”庞真真不忍见爹爹那副羞惭无地的奇窘神情，纵身拉住“玄玄魔女”万飞霜衣袖悲声哀求道：“娘啊！爹爹确对当年之事悔咎万分，你看他老人家这多年来，虽有两位姨娘，却未立嫡……”

“玄玄魔女”万飞霜冷笑接口说道：“真儿，你爹爹哪里有丝毫悔恨之心？今日倘不是我在‘万劫门’露出本来面目，你与素儿还不知道‘玄玄魔女’万飞霜，便是你们的生身之母！”

庞真真见父母成仇，无法化解，不由情急万分，蓦然飞身纵上“万劫门”的“劫”字上端，向“玄玄魔女”万飞霜悲声叫道：“娘啊，我知道这‘劫’字是用‘千年鹤顶红’所漆，些许入口，便将魂赴九幽……”

“翻天怪叟”庞千晓听出庞真真语意，慌忙叫道：“真儿下来，我与你母亲之事，自有解决办法，你不许任性胡闹！”

庞真真不理“翻天怪叟”庞千晓，又向“玄玄魔女”万飞霜神情悲切地叫道：“娘啊，我求你看在我和素妹的份上，与爹爹化解前嫌，重修旧好！不然，真儿因不愿见父母成仇，就舔食这‘劫’字上的‘千年鹤顶红’，自求解脱！”

这时，顾青枫、孟红绡、庞素真，以及“翻天怪叟”庞千晓，均情急颇甚，纷纷赶到“万劫门”下！

庞真真在“万劫门”顶伏身，把香唇凑向那“劫”字，往下沉声喝道：“枫哥哥、红姊姊，以及素妹、爹爹等，你们谁要上来，我就立即服毒！”

这几句话儿，果把顾青枫等一齐镇住！

庞真真泪痕满面，又向“玄玄魔女”万飞霜叫道：“娘啊，你真忍心看着女儿服毒自尽，而不宽恕爹爹么？”

“玄玄魔女”万飞霜抬头看了庞真真一眼，目光中满含慈爱的光辉，使得“海天剑圣”展青萍等见状之下，认为她已被庞真真舍身谏母之举感动！

谁知“玄玄魔女”万飞霜目光从庞真真身上移注“翻天怪叟”庞千晓时，那种慈受的光辉，却又变成了恨毒的神色！

“海天剑圣”展青萍、妙音公主等人旁观者清，看得暗暗顿足，知道“玄玄魔女”万飞霜对“翻天怪叟”庞千晓，衔恨多年，结怨太深，恐怕不易化解！

果然“玄玄魔女”万飞霜目注“翻天怪叟”庞千晓，咬牙切齿，一字一字的说道：“庞千晓，我对你恨同山厚，仇比海深，除非当场动手，一决生死以外，别无调解途境！”

庞真真闻言，一声悲号，心酸泪落，竟自微运功力，把那“万劫门”的“劫”字上所漆之物，舔服腹内。

“鹤顶红”是绝毒之物，些许入口，便断人肠，何况这“劫”字上所漆，是取自千年老鹤，自然毒力之强，更无与伦比！

顾青枫、孟红绡、庞千晓、庞素真等见状，一齐大惊失色，连声喝止庞

真真，劝她千万不可如此！

但喝声未了，庞真真似已玉殒香消，四肢一僵，便自“万劫门”上，颓然坠落！

顾青枫欲哭无泪，顿足一叹，猿臂双伸，便向从空坠落的庞真真娇躯抱去！

但他双手才伸，面前人影一闪，庞真真的娇躯竟被人抢先抱去，并有一股劲风，把顾青枫撞得倒退三四步远！

这条人影正是“玄玄魔女”万飞霜，她面罩严霜，向顾青枫沉声叱道：“顾青枫不要放肆，我的女儿，怎么能给你抱？”

顾青枫却被她申斥得无言可对，只好顿足低头，目中痛泪急流，把胸前青衫沾湿了好大一片！

“翻天怪叟”庞千晓长叹一声说道：“霜妹，你要想想，真儿是为你而死！”

“玄玄魔女”万飞霜漠然无动于中，点头答道：“她为我而死，我会替她好好埋葬！”

话完，把手中抱的庞真真，交与“餐霞使者”卫芳华说道：“你把她送往‘万劫魔宫’，等我回宫以后，再作处置！”

卫芳华领命驰去，“玄玄魔女”万飞霜又复向“万劫门”前的群雄说道：“万劫大会已告结束！诸位可以各自散去，至于我与庞千晓私人仇怨一事，局外人最好不必涉及，倘若有人关怀过甚，则请于后日此时，光降‘万劫魔宫’，参与小女真真的葬礼便了！”

说话以后，把手一挥，便率领门下，转回“万劫魔宫”，连对“鬼手天尊”、“玄冰老魅”等人，均未加答理！

“翻天怪叟”庞千晓更是老泪纵横，扶着“黄衫玉女”庞素真的香肩，不住摇头，难出片语！

“海天剑圣”展青萍因自己将毕生所学的精粹传给庞真真，实望能把她造就成第二代人物之中的第一剑手，谁知竟在“万劫门”下玉殒香消，心头自也难过已极，遂走将过来，拍着“翻天怪叟”庞千晓的肩头说道：“庞帮主，事既至此，徒悲无益，我们还是先把孔夫人及邬香主的遗体就近觅地安葬以后，再商议怎样与尊夫人解除宿怨为是！”

“碧云娘”柳如烟也在一旁竭力劝慰，庞千晓方与众人一面动手收埋“媚香仙子”孔凌霄及“火孩儿”邬赤遗尸，一面摇头叹道：“我当年确实辜负‘玄玄魔女’万飞霜太甚，宿怨恐难化解，但最多把这条老命交给她也就算了，而真儿因此殒命，却太以可惜……”

说到此处，业已老泪纷披，语不成声，连连顿足！

顾青枫更是伤心欲绝，满面泪痕，痴痴无语，忘了向身边的孟红绡询问为何对自己如此误会？

孟红绡起初恨顾青枫表面光明磊落，实则儂薄无行，如今见他在庞真真死后的这等悲痛神情，却又觉得此人尚未天良尽丧！但她虽对顾青枫恶感略减，仍不愿加以答理，悄悄拉着妙音公主，离开这“万劫门”前！

妙音公主诧然问道：“孟姑娘，你真不愿再理顾青枫了么？”孟红绡黯然一笑说道：“我已淡泊世情，只是还想对‘黄衫红线’庞真真略尽心力，公主若无要事，可否助我了此心愿？”妙音公主蹙眉诘问道：“庞真真已死，孟姑娘还能怎样对她尽力？”

孟红绡道：“庞真真之死，是尸谏父母，我若能使他父母重新和好如初，岂非足令庞真真在九泉瞑目！”

妙音公主颇为赞佩孟红绡的仁慈襟怀，微笑说道：“孟姑娘打算怎样调解此事？”

孟红绡扬眉说道：“张子房一曲楚歌，能吹散项羽的军心，我就不信我们在‘万劫魔宫’之外，施展上两日连绵不断的‘法华禅唱’及‘万妙清音’，竟然还消除不了‘玄玄魔女’万飞霜的一点心头嗔念？”

妙音公主点头说道：“这样也好，我们尽力而为，听天由命，如今便去勘察地势，于今夜子时开始施展‘法华禅唱’、‘万妙清音’，直到庞真真葬礼了后结束！”

两人商议既定，遂悄然驰向“万劫魔宫”，勘察形势！

“黄衫玉女”庞素真见顾青枫满襟泪渍，形若痴狂，遂上前拉着他的手儿，含泪婉声劝道：“枫哥哥，你不要太伤心了，我姊姊虽死，你还有我和孟红绡姊姊呢！”

顾青枫听庞素真提起孟红绡，这才警觉回头，但孟红绡早已芳踪渺渺！

生平两位红颜知己，一位在“万劫门”下玉殒香消，另一位则不知为何对自己误会极深，不别而去，悄然远引！顾青枫连受如此重大的心灵打击，几乎急痛成疯，独自痴然木立，颊上满布纵横泪渍，目光也极为凝滞！

“黄衫玉女”庞素真知道顾青枫心中悲痛万分，遂仰着脸儿，一面以罗巾替他拂拭颊面泪痕，一面幽幽说道：“枫哥哥，我知道因为我姊姊死了，孟红绡姊姊又走了，你心中难过到了极处，但……”

顾青枫长叹一声，又复泉流，拉着“黄衫玉女”庞素真的一双柔荑素手，摇头说道：“素妹，我知道除了真妹与孟红绡以外，你对我也是刻骨情深，但顾青枫此心已碎，无法再侍妆台，等参加你姊姊的葬礼之后，我要独自告别，觅处荒山野刹，好好忏悔情孽，以青灯古佛，了此余生的了！”

“黄衫玉女”庞素真听顾青枫说得伤心，也不禁凄然泣下，偎在顾青枫怀中，含泪地说道：“枫哥哥，你要去做和尚，我便陪你去做尼姑好么？”

庞素真太璞未雕，毫无装饰，所说之话，全系一片少女的纯情，听得顾青枫更为伤心，抚着她香肩说道：“素妹，你不能与我一样看淡红尘，出家遁世！因为你高堂父母……”

话犹未了，“翻天怪叟”庞千晓已在一旁凄然接口叹道：“素儿，我这一条老命，多半要与你母亲并骨野入山中，故而你在参加你姊姊的葬礼以后，尽管随同顾青枫贤侄而去，出家也好，不出家也好，但千万不要再置身龌龊江湖，涉足武林恩怨！”

“海天剑圣”展青萍明知道“翻天怪叟”庞千晓若非伤心到了极处，也不会说出这种话来，但要想劝说几句，又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话儿，可以收到安慰之效！

过了一段极为凄凉沉默的时光以后，“万劫门”侧的荒地之上，业已拱起了两座新坟，其中埋的便是“媚香仙子”孔凌霄，及“火孩儿”邬赤！

四山寂寂，夜幕沉沉，天光约莫到了亥末子初时分！

众人全在泪眼相看，愁眉相对之际，蓦然间一片喃喃佛号及禅唱之声，由“万劫魔宫”方面，隐隐传到！跟着又是一种似有似无、听来极为空灵淡远的美妙乐音，从同一方向，送入众人的耳内！

说也奇怪，“翻天怪叟”庞千晓及顾青枫等，听了这种禅唱乐音以后，

心头上竟自然而然地略减凄苦，稍稍舒畅一些！

“黄衫玉女”庞素真毕竟未通人事，较为天真，手指“万劫魔宫”向顾青枫问道：“枫哥哥，这梵呗乐音之声，是我母亲延聘僧道，在为我姊姊作佛事么？”

她这无意中的一句问话，又复触动了“翻天怪叟”庞千晓及顾青枫思念庞真真之情，愁肠一结，悲绪即来，怆然失声，泪落如雨！

庞素真见状，慌忙又偎向“翻天怪叟”庞千晓怀中，说道：“爹爹，你怎么又伤心了？是我说错了话儿么？”

“翻天怪叟”庞千晓抚着她的如云秀发，低声说道：“素儿，你没有错，错全错在爹爹当初的一念之差！我不愿在这伤心之地久留，且等后日再来参加你姊姊的葬礼便了！”话完起身，向展青萍抱拳为礼说道：“‘万劫大会’已了，后日‘万劫魔宫’之内，只是庞千晓与万飞霜的私人恩怨，不敢劳动展兄再费精神！展兄还是请回北海青萍宫，啸傲鸥波，享受神仙岁月去吧！”

“海天剑圣”展青萍摇头微叹说道：“庞帮主……”

“庞帮主”三字方出，“翻天怪叟”庞千晓便即摇手截断“海天剑圣”展青萍话头，苦笑道：“展兄，庞千晓后日‘万劫魔宫’之行，不论是生是死，三元帮均从此解散，不再在鲜血淋漓的江湖锋镝之上，夺势争名，请你不要叫我‘庞帮主’了！”

“海天剑圣”展青萍叹息一声说道：“庞兄有所不知，我已将毕生所研的剑术精微传授给真真，与她有了师徒之份！”

“翻天怪叟”庞千晓哦了一声，颇觉意外！

“海天剑圣”展青萍又道：“小弟与令媛既有师徒情份，后日葬礼，自应参加，得便或可为庞兄及尊夫人之间，略微化解！”

庞千晓一面与“碧云娘”柳如烟、铁剑真人、顾青枫、庞素真等，缓步离开这令人心伤肠断的“万劫门”前，一面向“海天剑圣”展青萍摇头苦笑：“展兄盛意，庞千晓极为铭感，但只怕恨海难填，情天莫补，不是几句言语之力，可以挽回的了！”

展青萍叹道：“尊夫人当年产后被弃，茹恨太深，要想与庞兄化解嫌隙，和好如初，确实太难！但人力却又不能不尽，庞兄既然觉得内心愧怍，后日还望尽力忍耐，或许能够委曲求全，亦未可知？”

庞千晓连连摇头，“碧云娘”柳如烟在旁低声劝道：“不论后日情势如何，眼前大家必须寻一适当所在，好好休息，到时才有精神应付一切变故！”

众人觅地歇息，准备等到后日，再来“万劫魔宫”，参加“黄衫红线”庞真真葬礼之事，暂时搁置不提。且说如今正在“万劫魔宫”之外，全神施展“法华禅唱”、“万妙清音”，企图消弭“玄玄魔女”万飞霜心头仇念，感召祥和的“紫清玉女”孟红绡及妙音公主方面。

孟红绡与妙音公主，选择了“万劫魔宫”之后的一处小山坡上，于第一日夜间子时开始施展“法华禅唱”、“万妙清音”，直到第二日的黄昏时分，百虑齐蠲，专心施为，未尝片刻休憩！

但第二日的夜色深笼以后，小山坡上，飘登一条轻灵无比的矫捷人影！

“紫清玉女”孟红绡目光微瞥，看出来人正是被称为“万劫魔主”的“玄玄魔女”万飞霜！

此时因已无改扮必要，孟红绡与妙音公主，均恢复了原来的装束。

“玄玄魔女”万飞霜目光微扫二人，向妙音公主含笑说道：“原来你就

是‘苗疆双怪’中的妙音公主！”

妙音公主报以微微一笑！

“玄玄魔女”万飞霜又道：“你们在我‘万劫魔宫’之后，施为这种释道两家的禅唱妙音，足有一日一夜之久，未曾稍憩，却是为了什么？”

妙音公主尚未答言，“紫清玉女”孟红绡业已正色朗声说道：“我们希望借这释道两家的祥和妙音，为万老前辈消弭一些胸中嗔念！”

“玄玄魔女”万飞霜目光一转问道：“你们是庞千晓的……”

孟红绡接口说道：“晚辈与庞帮主并无渊源，但与万老前辈的令媛、‘黄衫红线’庞真真姑娘却是至交姊妹！”

“玄玄魔女”万飞霜听孟红绡提到爱女庞真真，脸上竟毫无悲戚之容，选了一块大石坐下，向妙音公主微笑说道：“妙音公主，我要请教一下，假如彼此易地而处，你当年因丈夫负心，产后被弃，一直茹恨至今，会对庞千晓采取什么手段报复？”

妙音公主感觉到对于“玄玄魔女”万飞霜的这种问话，颇难回答，想了一想以后，方自缓缓笑道：“庞帮主当初举措，委实过份薄情，但他这多年来只有侧室，未曾立嫡，可见也非对万道友完全遗忘！何况父母成仇，定使儿女极为难堪，我认为只要庞帮主明日能够认错低头，道友不妨看在死去的庞真真姑娘及现存的庞素真姑娘份上，宽大为怀，莫为已甚了吧！”

“玄玄魔女”万飞霜静静听完，神色上亦毫无变化，却向妙音公主及“紫清玉女”孟红绡含笑问道：“公主及孟姑娘明日来不来我‘万劫魔宫’参加真儿葬礼？”

孟红绡摇头答道：“我们只想施展这‘法华禅唱’及‘万妙清音’，消除戾气，感召祥和，对老前辈与庞帮主略微尽心，不想再参加触目伤心的真妹葬礼了！”

“玄玄魔女”万飞霜摇头说道：“人生自古谁无死？故而葬礼并不是什么过份悲哀之事，何况明日也许有出人意料的奇迹发生？两位最好还是光降‘万劫魔宫’，作我座上佳客！”

孟红绡委实不愿再与顾青枫相见，以免引起无谓纠缠，闻言方一沉吟，“玄玄魔女”万飞霜竟似乎知道她的心意，又复含笑说道：“孟姑娘倘若不愿意抛头露面，我为你及妙音公主准备一间静室，使你们只作局外旁观便了！”

妙音公主及“紫清玉女”孟红绡听得“玄玄魔女”万飞霜如此说法，遂只好点头同意！

“玄玄魔女”万飞霜见妙音公主与孟红绡业已答允参加庞真真的葬礼，遂含笑道：“庞千晓等大概要到己牌时分才来，你们两位最好略为提前光降我‘万劫魔宫’之内！”

话完，身起，人影电飘，简直捷逾鬼魅，驰回“万劫魔宫”而去！

妙音公主目送“玄玄魔女”万飞霜身形杳后，向孟红绡微笑说道：“孟姑娘，我们这一日一夜工夫未曾白费，看来‘法华禅唱’及‘万妙清音’，确实具有潜移默化之力！”

孟红绡柳眉微皱，目注妙音公主问道：“公主如何这等说法？”

妙音公主笑道：“孟姑娘难道未曾看见‘玄玄魔女’万飞霜脸上的那种戾气凶光，业已消失大半了么？”

孟红绡摇头说道：“这位‘万劫魔主’脸上的凶光戾气，虽已略为消失，

但她的心肠依旧硬得似铁一般！公主可曾发觉她一再提到‘黄衫红线’庞真真葬礼之时，竟毫无悲戚神色！”

妙音公主眼珠一转，含笑说道：“孟姑娘你记不记得‘玄玄魔女’万飞霜方才说过一句‘何况明日也许有出人意料的奇迹发生’之语？”

孟红绡点头说道：“她确曾说过此语，但不知那‘出人意料的奇迹’，又是指的什么？”

妙音公主异想天开地扬眉笑道：“这所谓‘出人意料的奇迹’，会不会是指‘黄衫红线’庞真真并未死去？”

孟红绡摇头苦笑道：“公主这种推想确实美妙，但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寻常‘鹤顶红’尚且入口即死，何况‘万劫门’上‘劫’字所漆、乃是取自千年老鹤头顶，加上庞真真又非善于作伪之人，昨日她分明是毒才入口，便从‘万劫门’上跌下，全身僵直而死！”

妙音公主笑道：“我这推想，是根据‘出人意料的奇迹’的这句话儿，及‘玄玄魔女’万飞霜毫无悲戚神色等两点综合推断！可能性虽然不大，但若非如此，又怎能称为‘奇迹’及‘出人意料’？”

孟红绡听得含笑说道：“但愿公主这种判断能够丝毫不差，则明日的惨雾愁云，便可化为一片祥氛，皆大欢喜！”

妙音公主看着孟红绡，微笑说道：“孟姑娘对人一片关怀，慈悲已极，但你自己……”

孟红绡眼圈一红，摇手止住妙音公主的话题，神色泫然，微叹说道：“公主不要管我，孟红绡心如古井，此间事了，我愿意追随公主，永遁苗疆，参求上道！宁可侣云烟，友麋鹿，决不再想沾惹红尘的了！”

妙音公主笑道：“一切事儿，且等明日前往‘万劫魔宫’，看看究竟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奇迹’以后，再作决定！如今我们应该静坐行功，好好休息一宵，慎防明日除了意外奇迹之外，还有什么意外凶险？”

孟红绡点头领命，两人遂澄心静虑，返虚入浑，行功打坐。

第二日辰牌时分，孟红绡与妙音公主便前往“万劫魔宫”。

“玄玄魔女”万飞霜竟然亲自迎接，把孟红绡、妙音公主带到一间偏殿之中，指着两个大才如钱的小小洞孔，含笑说道：“妙音道友与孟姑娘，请在这小孔之中观看外厢情事便了！”

说完，吩咐侍者准备茶水酒菜等物，妥为招待，便即告别而去！

孟红绡好奇心切，首先自小孔之中，向外一看，不禁回头向妙音公主失声叫道：“公主请看，这算什么意外奇迹？”

妙音公主闻言，低头凑过一看，也自眉头微蹙！

原来孔外是间广大殿堂，殿堂之上，一并排陈列着三具上好棺木！

正中一具棺木及左边一具棺木，其内空空，但右边棺木之中，却盛有一具尸首！这具尸首脸上虽盖有一幅白巾，但仅就身上所着的那袭黄衫看来，已可猜出正是“黄衫红线”庞真真遗体，唯已除去男装，恢复了女儿打扮！

此时“翻天怪叟”庞千晓等尚未到来，“万劫魔宫”之中，显得一片凄然静寂！

妙音公主收回目光，向泪痕满面的孟红绡说道：“孟姑娘，想不到‘黄衫红线’庞真真姑娘早已玉殒香消，这倒真是恨海难填、情天莫补的了！”

孟红绡一面取巾拭泪，一面悲声叹道：“庞真真为人极好，冥冥中倘若真有神灵，她便不该获得这等结果！”

妙音公主无言可慰，只是移转话头说道：“‘玄玄魔女’万飞霜的举动委实诡不可测，她今日是为‘黄衫红线’庞真真姑娘举行葬礼，却准备了三口棺木则甚？”

孟红绡低声叹道：“这个意思我倒懂得，可能那两具空棺，一具准备盛殓‘翻天怪叟’庞千晓，另一具是为她自己而备！”

妙音公主失惊变色说道：“孟姑娘猜得有理，但这样一来，依然浩劫难免，我们把‘法华禅唱’及‘万妙清音’接连施展一日一夜之功，不是白废了么？”

孟红绡叹道：“常言道：‘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又道是‘九界无边，众生难度’！我们大概只要能把自已度脱出这场劫数之外，便算不错的了！”

这时，“万劫魔宫”诸使者在外布置灵堂，因人多手众，于极短时间以内，便告布置妥当，素烛高烧，香烟缭绕，更添了几分凄凉景色！

孟红绡自小孔内向外一看，益发伤心难忍，泪珠儿扑簌簌地滚落胸前，向妙音公主说道：“公主请看，庞真真是好好一位心地善良、身怀上乘武学的绝代红妆，却为了谏劝父母，舔毒身亡，化作南柯一梦！如今桐棺六尺，好不凄凉？一片孝心，结果却如此，委实天道何存？人生何趣？”

妙音公主也颇为眼前的悲凉景象大兴感触，眼角之间，泪光隐现，盈盈欲滴！

就在妙音公主与孟红绡泪眼相看，凄然无语之际，蓦地听得“万劫魔宫”以外，又起了“当当”钟韵！

妙音公主闻声，向孟红绡说道：“钟声既鸣，大概是‘翻天怪叟’庞千晓等已到！”孟红绡又自小孔之中，往外张看，见“玄玄魔女”万飞霜这回却不亲出迎接，只命“餐霞使者”卫芳华把来人带进灵堂以内。

来人除了“翻天怪叟”庞千晓、“黄衫玉女”庞素真父女之外，尚有“碧云娘”柳如烟、铁剑真人、“海天剑圣”展青萍及顾青枫几人！

“翻天怪叟”庞千晓经过这一日一夜的镇静思考，业已想得十分透彻，深觉自己年岁甚高，在江湖也享有大名，生平只有这一件问心有愧、寝食难安之事，“玄玄魔女”万飞霜倘若当真不肯相谅，便干脆把条性命交代给她，亦可甘心瞑目！

庞千晓既把“生死”二字看得透彻，神情遂自然而然比较从容，率同诸人，颇为镇静地缓步进入灵堂！

一见“黄衫红线”庞真真的灵棺，顾青枫首先控制不住情感，顿足失声，叫了一声“真妹”，便即凄然泪下！

“黄衫玉女”庞素真见顾青枫一哭，不禁也自珠泪双垂，但是却被“玄玄魔女”万飞霜伸手搂在怀中，替她以袖拭泪，并沉声说道：“素儿，你不要哭，我让你看件可以使你高兴之事！”

庞素真见“玄玄魔女”万飞霜一面说话，一面把自己带往“黄衫红线”庞真真的灵棺之前，不禁收泪凝眸，破涕为笑说道：“娘啊，什么事情能够使我高兴？难道你能叫我姊姊活转来么？”

“玄玄魔女”万飞霜苦笑道：“素儿怎的这等痴法？人死不能复生，我只是要叫你看你姊姊业已死得瞑目而已！”

说完话后，走到棺前，伸手把“黄衫红线”庞真真尸身脸上所盖的那方白巾一揭而落！

这方白巾揭去以后，众人顿觉眼前一亮！

原来庞真真被“三离霹雳弹”所爆伤的颊上疮疤，业已消失无踪，恢复了绝代倾城的花容月貌！

“翻天怪叟”庞千晓目中含泪，拈须点头叹道：“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真儿素以姿色自许，此次便为了她的颊上疮疤，竟不愿再与我及顾青枫贤侄见面，如今能够恢复容光，确实可以九泉含笑的了！”

“黄衫玉女”庞素真走到“翻天怪叟”庞千晓面前，拉着他手儿，悲声叫道：“爹爹，你说错了，我姊姊虽已恢复了昔日容光，但已不能言笑，你还能听得见她叫你‘爹爹’么？”

这几句话儿，听得满殿之人，一齐酸鼻，顾青枫低头顿足，双掌紧握，“翻天怪叟”庞千晓则老泪纷披，垂腮而落！

“玄玄魔女”万飞霜的心情，也似微有激动，侧顾着侍立一旁的“餐霞使者”卫芳华等人，挥手说道：“盖棺！”

卫芳华等人恭身领命，自“黄衫红线”庞真真的灵柩之旁，徐徐抬起棺盖！

“黄衫玉女”庞素真又复扑入“玄玄魔女”万飞霜怀中，噙泪凄然叫道：“娘啊，你命他们慢点盖棺，让我再把我姊姊看上几眼好么？”

孟红绡在隔室小孔之内，目睹凄凉景色，耳听断肠语声，不禁泫然泣下，连妙音公主也觉心头好不难过。

“玄玄魔女”万飞霜一面仍命“餐霞使者”卫芳华等为“黄衫红线”庞真真盖棺，一面轻拍庞素真的香肩说道：“素儿，你暂莫悲伤，因为足以令你更大的悲伤还在后面！多看真儿几眼，无非使大家多添几分凄恻而已，根本毫无益处！”

一霎时间，棺盖盖好，斧声“丁丁”，四根长命钉一落，“黄衫红线”庞真真的绝代姿容，便告与世永诀！

在这人人心头凄绝，无不含悲之际，“玄玄魔女”万飞霜手指另外两口空棺，向“翻天怪叟”庞千晓冷然问道：“庞千晓，你可知道这两口棺木，是为谁而备？”

庞千晓因抱必死之念而来，心头反倒泰然，闻言之下，含笑答道：“另一口恕我难猜，但其中必有一口是为我庞千晓所备！”

“玄玄魔女”万飞霜摇头说道：“这倒也未必尽然，我们两人交手，你若将我杀死，或是得胜，尽管率众扬长而去！我若将你杀死，则愿活葬于剩下的一口棺木之中，夫妻父女，一齐并骨九泉便了！”

庞千晓神情凄绝地摇头苦笑道：“不必这等费事，当年之举我承认负心，今日请愿以这条老命还债便了！”

“玄玄魔女”万飞霜闻言，微觉意外，注目问道：“照你这等说法，你竟不等我动手，便即情甘受死？”

庞千晓点头道：“一错遂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庞千晓作孽自受，决不逃避责任！”

“玄玄魔女”万飞霜扬眉问道：“你能舍得你闯荡于剑底刀尖、腥风血雨之间所创立的名头基业么？”

庞千晓苦笑道：“三元帮已被我奉托铁剑真人代为解散，真儿已死，素儿已嫁顾青枫贤侄，除了这侍我多年的‘碧云娘’柳如烟以外，我还有什么抛撇不下之……”

柳如烟不等庞千晓话完，便即接口说道：“帮主不必以我为念，帮主若有不幸，柳如烟定当相从地下！”

庞千晓目注柳如烟叱道：“我今日已拼以身了债，殉节与否，在你自己，但决不许再以‘帮主’称我！庞千晓不愿在临死之前，再沾染丝毫江湖气味！”

“玄玄魔女”万飞霜冷笑说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昔年倘若不对我绝情绝义，过份负心，今日我又怎会如此逼迫于你？”

庞千晓长叹一声，苦笑道：“往事不必再提，我已决心受死，霜妹赶紧下手便了！”

“玄玄魔女”万飞霜冷笑一声，煞气满面，缓缓举起右掌！

“碧云娘”柳如烟紧张得向“翻天怪叟”庞千晓身边靠近一步！

“黄衫玉女”庞素真则以娇躯挡在“翻天怪叟”庞千晓身前，含泪悲声叫道：“娘啊，你要打死我爹爹，便先把我打死好了！”

“玄玄魔女”万飞霜眉头一蹙，正待发话，庞千晓却已神情泰然地微笑说道：“素儿，不要阻挡你母亲，她当年产后被弃，茹恨太深，今日应该让她一泄多年积愤！”

他们父母夫妻之间的这种错杂恩仇，使得铁剑真人、“海天剑圣”展青萍、顾青枫等，空自满腹凄凉，却无法出口解劝！

孟红绡在隔室之中看到此处，愤然离开小孔，向妙音公主摇头说道：“公主，庞真真业已盖棺，我看不惯这以后意料得到的悲凄局面，我们还是早早离开这‘万劫魔宫’了吧！”

孟红绡语音方了，忽然背后响起一片银铃似的娇笑说道：“孟姊姊，这间静室的门户早被闭死，四壁也是铁铸铜浇，你暂时无法脱身，定要听我说清经过的了！”

孟红绡大吃一惊，回头看去，只见身后椅上坐着一位倾城倾国的绝代红妆，正是大家都以为她业已服毒死去、与世永别的“黄衫红线”庞真真！

庞真真见孟红绡神情错愕，遂姗姗起身走过，拉着孟红绡的手儿笑道：“红姊不要惊奇，那具棺木之下挖有暗道，一直通到这所静室之内，只等棺盖一盖，我便来与红姊叙阔的了！”

孟红绡觉得庞真真的一双柔荑素手，温软如常，知道她确实健好无恙，不禁吐了一口长气，含笑问道：“真妹，‘千年鹤顶红’应该入口断肠，你怎会安然无恙的呢？”

庞真真先向妙音公主恭身施礼，然后含笑说道：“公主及红姊有所不知，我母亲在漆红‘万劫’二字之时，曾把次序颠倒，第一个‘万’字之上漆的是‘千年鹤顶红’，第二个‘劫’字之上，漆的是‘九叶紫芝汁’！”

孟红绡哦了一声，目注庞真真光滑柔嫩的玉颊说道：“真妹颊上的伤疤这快痊愈之故，大概就是服食了罕世灵药‘九叶紫芝汁’所致！”

庞真真点头笑道：“我当时求死心切，几乎把‘劫’字上所漆的‘九叶紫芝汁’全部舔食入腹，灵效太重，故而反倒猝然晕倒，致使红姊等人关怀异常，委实有些过意不去！”

孟红绡用手一指外殿，蹙眉问道：“真妹既然因祸得福，为何又复这等做作？”

庞真真玉颊一红，含笑答道：“这是我母亲恨我爹爹昔年产后相弃，太以薄情，才故意如此安排，要让他老人家在夫妻儿女喜庆团圆之前，先受一

些感情折磨！”

孟红绡闻言，又惊又喜地问道：“照真妹这等说法，你母亲万老前辈业已回心转意，不再与你爹爹庞老前辈过份为难了么？”

庞真真嫣然笑道：“这还不是承蒙公主与红姊的慈悲心肠，以一日一夜工夫，不停施展化戾气为祥和的‘法华禅唱’、‘万妙清音’所致？我母亲命我先行致意，少时还要亲自向你们道谢呢！”

说完，盈盈起立，向妙音公主及孟红绡深施一礼！

妙音公主含笑说道：“庞姑娘不要太谦，我觉得令堂令尊今日得能和好团圆之故，并非全是‘法华禅唱’、‘万妙清音’化戾气为祥和之力，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有你与‘黄衫玉女’庞素真姑娘等两位爱女，一片至情，从中劝说，才激发了他们为人父母的慈心爱念！”

庞真真一面对妙音公主含笑称谢，一面又向孟红绡说道：“红姊，我在‘万劫大会’之上仿佛见你对顾青枫鄙薄异常……”

孟红绡不等庞真真话完，便即冷然说道：“此人从外貌看来是个磊落光明的英雄侠士，其实行为却儇薄……”

庞真真接口笑道：“红姊认为顾青枫行为儇薄之故，可是为了三元峡飞虹水榭之事么？”

孟红绡脸上一红，微微点头。

庞真真失笑说道：“这样说来，倒是红姊错怪顾青枫了！”

话完遂把当日经过一一说明，又复含笑说道：“此事全系‘媚香仙子’孔凌霄暗施媚药，一手造成，如今孔凌霄已遭孽报，红姊似乎不应该再怪顾青枫了！”

孟红绡这才恍然大悟，但目光一注庞真真，又自讶然问道：“真妹，你因容颜被毁，除了与我化装为‘荡魔秀士’、‘降魔郎君’同去的那次以外，并未回过三元峡，却怎会知晓其中经过。”

庞真真笑道：“我又经乔装，再以尚心仁的名义，与顾青枫交往了一段时间，这些事儿，全是顾青枫自行透露！”

说到这里，再把自己为顾青枫请求“乐天樵子”欧阳川疗疾，及把他送入天蚕谷等事，又向孟红绡细说一遍。

孟红绡听完，握着庞真真的一双柔黄玉手，含笑说道：“真妹，你真是一副菩萨心肠，我这作姊姊的，比你差得远了。”

庞真真摇头笑道：“红姊不要过谦，你与妙音公主不憚劳苦，欲以释道两门的仙音绝学，消除戾气，感召祥和，才是真正的活菩萨呢！”

妙音公主闻言，不禁失笑说道：“孟姑娘与庞姑娘，你们全是心地善良无比的武林异卉，绝代红妆，谁也不必客套！倒是庞姑娘的令尊，苦头业已吃够，凡事适可而止，我们应该设法替他解围了吧？”

庞真真自小孔之中看去，只见爹爹“翻天怪叟”庞千晓正与母亲“玄玄魔女”万飞霜四掌相对，各斗玄功，但庞千晓显然已落下风，全身微微颤抖，鬓角之间也见汗渍！

原来，庞千晓喝止“黄衫玉女”庞素真向“玄玄魔女”万飞霜求情，声明甘愿一死谢罪以后，万飞霜反倒冷笑道：“庞千晓，你不要对我施展苦肉之计，我也向来不愿杀死束手待毙之人，你还是取出你的‘翻天三宝’，与我放手一战，来得干脆。”

庞千晓摇头叹道：“我昔日负你已深，你如今便是把我碎尸万段，我也不愿还手！”

“玄玄魔女”万飞霜轩眉叫道：“庞千晓，我给你一个便宜！”

庞千晓苦笑道：“我已淡尽嗔念名心，纵有天大便宜，也不愿占！”

万飞霜冷笑一声，说道：“你愿不愿意与我化解前嫌，言归旧好？”

这两句话儿，听得庞千晓心中狂喜，赶紧点头答道：“愿意！愿意！”

连一旁含愁无策的“黄衫玉女”庞素真、“碧云娘”柳如烟、顾青枫、“海天剑圣”展青萍及铁剑真人等人，也均听得心头大慰！

“玄玄魔女”万飞霜又复冷然说道：“既然愿意，便赶紧伸出双掌，与我一较玄功，只要你能维持半个时辰不败，往日烟云，就算一笔勾却！”

庞千晓闻言，不免好生为难，因为自己既不愿意放弃这等良机，又不愿意与“玄玄魔女”万飞霜互动手！

还是“海天剑圣”展青萍在一旁说道：“庞兄，嫂夫人万道友既然这等说法，你不应过拂其意，半个时辰以后，不就前嫌尽释，夫妻团聚了么？”

庞千晓又复深作寻思，方自缓缓伸出双掌！

谁知四掌甫接，“翻天怪叟”庞千晓便觉得“玄玄魔女”万飞霜掌心之中忽而奇冷如冰，忽而奇热如火，尤其是玄功内力之强，简直从来罕见！

庞千晓大惊之下，忙以数十年性命交修、称霸江湖的一身所学，拼命抵御，但约莫一盏热茶的工夫过后，便自有些全身颤抖，鬓脚见汗！

他起初以为凭自己的功力，纵或不如“玄玄魔女”万飞霜，也必然不会在半个时辰之内落败！但如今却深深觉出至少要比对方差了两成火候！

败象既露，庞千晓死念又萌，决心在未被“玄玄魔女”万飞霜逼得英名尽丧之前，自行求得解脱！

就在庞千晓凄然长叹，正欲收掌自尽之际，蓦然一阵隆隆巨响，殿壁裂开，自壁中出现三位同具绝代风华的武林侠女。

妙音公主及“紫清玉女”孟红绡，忽然在此出现，倒并未使人感觉多大惊奇，但适才业已盖棺论定的黄衫红线庞真真，依旧笑靥堆春，亭亭玉立之事，却使得庞千晓等人，目瞪口呆，疑怀莫释！

顾青枫喜心翻倒，庞千晓老泪纵横，庞素真更是泪光盈盈地扑到庞真真怀中，不住声地连呼“姊姊”！

庞真真拉着庞素真，一齐走到“玄玄魔女”万飞霜之前，双双跪倒，由庞真真含泪相劝母亲宽恕爹爹昔日的薄幸之罪！

“玄玄魔女”万飞霜眼看着这一双宛如绝代仙姝的孪生爱女，不禁把脸上的慑人煞气，化作了满面春风，伸手拉起庞真真、庞素真姊妹，微叹一声，含笑说道：“往事如烟，不必再提，我今日能看到你们两人出落得如此风神，也就心满意足，淡却了一切仇嗔之念！”

“海天剑圣”展青萍接口笑道：“岂仅嫂夫人淡却了一切仇嗔之念，便是我们这些参与过‘万劫大会’的劫余人物，也无不冷透名心，看来除了庞兄夫妻儿女齐告团圆，顾青枫老弟一箭三雕，享尽人间艳福以外，武林间也会保持一段清平岁月，真是可喜可贺的了！”

万飞霜摇头说道：“展道友说得不对，目前之事，尚有尾声，因为还有人并未如你所云的冷透名心，消除嗔念！”

众人闻言，全都一愕，谁都猜不透万飞霜此语指的是何人，是甚用意。

万飞霜微微一笑，目注大殿以外，发话说道：“玄冰道友与‘鬼手天尊’，

你们俩尚不回归北天山及大雪山，在我宫中潜窥窃听则甚？”

话了之后，殿上几声怪笑，果然纵落了“鬼手天尊”、“玄冰老魅”，以及“玉雪书生”萧九寒、“百变无常”郝大风等师徒四人！

玄冰老魅抱拳怪笑道：“万魔主，我等并无别意，只是‘鬼手天尊’未与庞帮主一了昔年旧债，微觉怏怏，以及老夫想找位对手，试试我多年苦练的‘玄冰真气’究竟有多大威力，可否傲视宇内？”

“翻天怪叟”庞千晓因万飞霜已看在一双儿女份上，与自己弃嫌修好，心情自然愉快异常，闻言哈哈大笑说道：“鬼手道友，既然对昔年‘青海积石山’那段过节，念念不忘，我就奉陪几招也好！但庞千晓事先必须言明，我自今日以后，便已解散三元帮，封剑隐居，不涉江湖恩怨，故而我们不必过份认真，只当逢场作戏，点到为止便了！”

“鬼手天尊”阴阴一笑，正待发话，“玄玄魔女”万飞霜忽向“翻天怪叟”庞千晓摆手说道：“你们这场过节暂且延搁一下，少时再复交代，我先替玄冰道友找位对手，试试他‘玄冰真气’的厉害。”

“玄冰老魅”点头笑道：“这样最好，老夫埋首北天山，苦研‘玄冰真气’多年，倘无机缘在当代豪雄之前领教一二，岂非大大憾事？”

“玄玄魔女”万飞霜面含微笑，起身走向殿口！

“玄冰老魅”笑道：“万道友，你替我找的对手是谁？”“玄玄魔女”万飞霜笑道：“何必另找旁人？就由我来尝试尝试道友仗以自豪的‘玄冰真气’的滋味吧！”

“玄冰老魅”见万飞霜亲自下场，先是微微一愣，然后点头笑道：“万道友是当世武林中的绝顶高明人物，我在你手下讨教讨教也好！”

话完，便与“玄玄魔女”万飞霜相距四尺，含笑对立！庞真真庞素真姊妹以及殿内群雄，久闻“玄冰老魅”之名，均一齐凝神静现，想看看他那“玄冰真气”，究有多么厉害？谁知等了约有两盏热茶时分，“玄玄魔女”万飞霜与“玄冰老魅”两人均无丝毫动作！

又过片刻，“海天剑圣”展青萍失声一叹，手指殿前地上，众人随着凝目细看，方看出地上起了一层淡淡微霜，正在色泽越来越浓地向“玄玄魔女”万飞霜身前慢慢凝结成薄冰形状！这时站得相距“玄玄魔女”万飞霜距离稍近的“万劫魔宫”弟子，均感觉无形之中有一阵阵奇寒劲气迎面扑来，使人心魂俱颤，禁受不住！

但“玄玄魔女”万飞霜却仍神色自若，巍立不动！

地上薄冰，到了她足前一尺之处，已无法再复前进！“玄冰老魅”眉头连轩，正待继续加功，“玄玄魔女”万飞霜忽然向他看了一眼，微笑说道：“玄冰道友，你所练的‘玄冰真气’万飞霜业已领教，如今且看看我的‘诸天罡气’威力如何？”话完，一声哈哈大笑，殿中突然布满阳和之气，不仅寒威尽敛，冰霜立化，连“玄冰老魅”也宛如听得晴空霹雳，震响当头，惊得往后退了半步！

万飞霜回头看着“黄衫红线”庞真真含笑说道：“真儿，取你‘干莫双剑’过来，把钓鳌居士所传的‘风云雷雨’剑法及你展老前辈所传双剑合璧运用的四招罕世绝学，好好演练一回，请求在场的武林名家加以指正！”

庞真真知道母亲此言，其中必有深意，遂如言先把“风云雷雨”四四一十六式，循序演练了一回，然后再把“九抱苍穹”配合“一天丝影”、“双悬日月”配合“天鼓三挝”、“乾坤一气”配合“遮天蔽日”、“秋水长天”

配合“飘红送绿”等双剑合璧的四招绝学，用足精神，全力施展！

“干将”“莫邪”双剑是罕世奇宝，前古仙兵，所施展的剑法，又是旷古绝今的神妙招术，加上庞真真那等翩翩身影，焕焕容光，简直看得所有在场群雄，一齐鸦雀无声，心中在惊叹之中，暗生惭愧！

庞真真演练完毕，漫天剑气一收，笑吟吟地向在场群雄抱拳为礼。

“玄玄魔女”万飞霜向“鬼手天尊”含笑说道：“鬼手道友，常言道得好：‘长江后浪推前浪，尘世新人换旧人。’真儿方才所演练的几手剑法，再加上‘干将’、‘莫邪’双剑的绝世锋芒，倘若以之攻敌？恐怕连道友这等高明人物，也未必能接架得住？”

“鬼手天尊”脸上一红，默然不语！

万飞霜又道：“何况比我真儿更为高明的还有人在，‘紫清玉女’孟红绡孟姑娘绝代仙姿，绝代缘遇，小小年纪便熟读‘荡魔宝录’，精擅‘妙音神功’、‘大罗手’以及‘摩诃剑法’，真若充分发挥威力，万飞霜自知绝非对手！故而我劝鬼手道友何必对当年的一桩小事耿耿在怀？最好是名山啸傲、自葆真如，莫再与可畏后生，互争长短了！”

“鬼手天尊”既怯于庞真真“干莫双剑”之威，暗忖女犹如此，父何能敌？又听了“玄玄魔女”万飞霜的一番劝告，只得雄心尽淡，废然叹道：“万道友，你说得是，江山代有才人出，自古英雄让少年，我们这样一把年纪，何必还名心不淡，嗔念不消，硬要把几根老骨头，断送在江湖锋镝之内呢？”

话完，略一抱拳，便带着“百变无常”郝大风，电疾腾身，转回大雪山而去！

“鬼手天尊”一走，“玄冰老魅”更觉孤掌难鸣，刚才又复尝过“玄玄魔女”万飞霜的厉害，自然也就趁机下台，率领“玉雪书生”萧九寒，走向“万劫魔宫”之外！

恩怨齐消，江湖事了，自然便宜了“中条剑客”顾青枫，在庞千晓、万飞霜的主持之下，与孟红绡、庞真真、庞素真等三位绝代红妆，举行婚礼，享尽人间艳福！

不久以后，孟红绡、庞真真于八月中秋重到九疑山古洞，自那屏风上的梅根之内，掘出一株刚刚成熟的千年紫芝，夫妻四人分食之后，俱得永驻红颜，青春长在！

庞千晓、万飞霜、柳如烟等三位老夫妇，则把“万劫魔宫”改称“万福仙宫”，偕隐其间，乐似神仙。不问世事。

（全书完）

